

水滸寮隱

—



上海大東書局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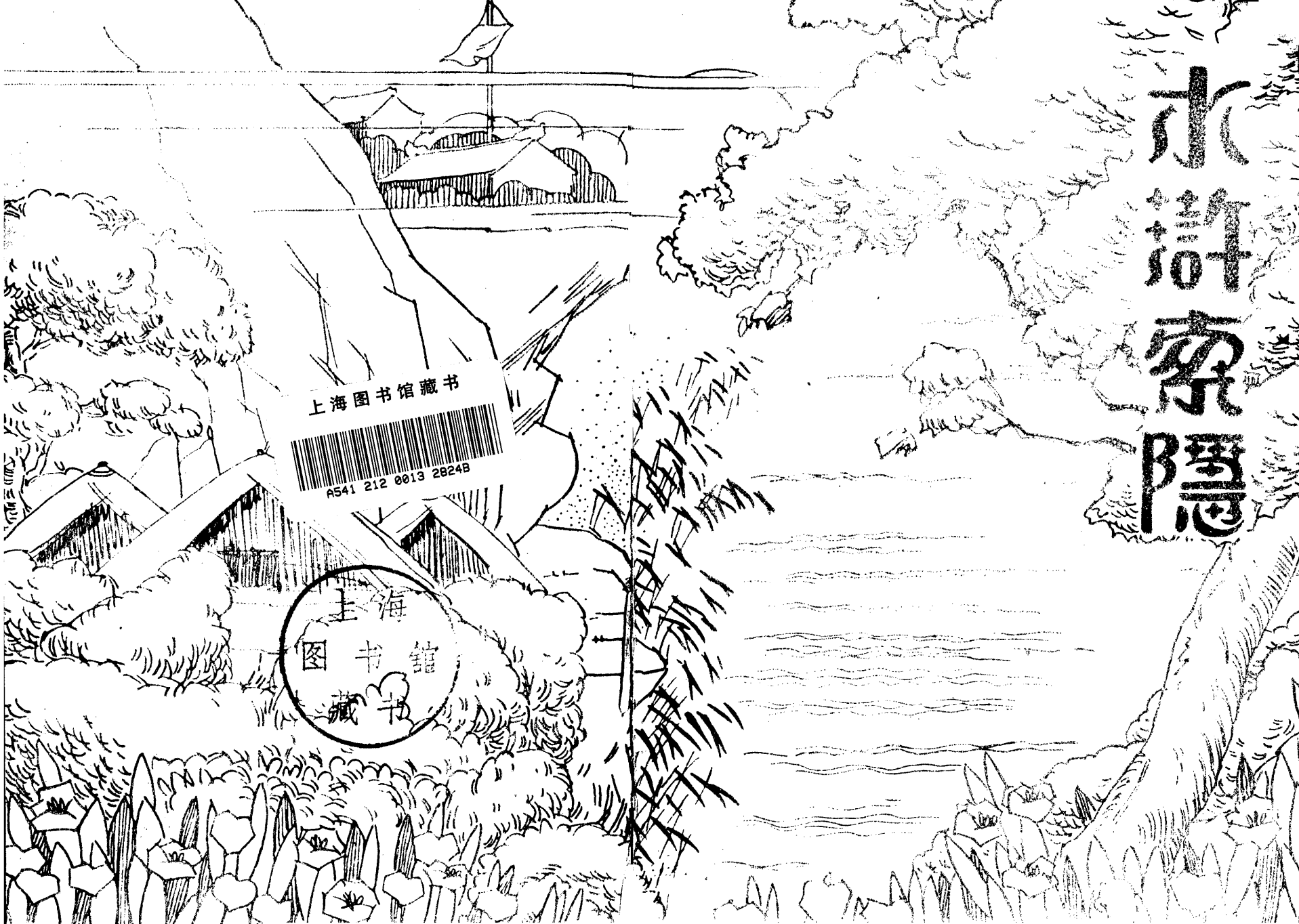
水詩察隱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3 28248

上海
图书馆
藏书



王望如先生評註圖像水滸傳總論

施耐菴著水滸申明一百八人之罪狀。所以責備徽宗蔡京之暴政也。然嚴於論君相而寬以待盜賊。令讀之者日生放辟邪侈之樂。且歸罪朝廷以爲口實。人又何所憚而不爲盜。余故深量其著書之苦心。而又不能不深憾其讀書之流弊。後世續貂之家。冠以忠義。蓋痛惡富貴利達之士。敲骨吸髓。索人金錢。發憤而創爲此論。其言益令盜賊作護身符。余謂不可使聞鄰國。誠哉其不可使聞鄰國也。細閱金聖歎所評。始以天下太平四字。終以天下太平四字。始以石碣放妖。終以石碣收妖。發明作者大象之所在。擡舉李逵獨罪。宋江責其私放。晁蓋責其謀奪。晁蓋其旨遠。其詞文而余最服。其終之惡夢。俾盜賊不寒而慄。天下亂。臣賊子。從此有痛哭流涕之心。從此有畏罪不敢爲非之事。遇堯舜同勉於爲君子。遇桀紂亦不終爲小人。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人死饑寒者什九。死盜賊者什一。蓋人饑則死。寒則死。盜賊未必死。盜賊攫人。

金錢可救死盜賊有官爭護持終不死矣而且小官之大官之執無俟非盜無盜不俟之說以自解免皆宋江作之俑也水滸可不傳矣水滸可不傳而聖歎評其文望如評其人非教天下以偷也教天下以止偷之法也余不喜閱水滸喜閱聖歎之評水滸爲其終以惡夢有功於聖人不小也

入梁山人如此之多者非爲盜也將爲官也以盜爲官故梁山一席如海中江瑤柱能令不事口腹人見之朶頤固也若秦明關勝呼延灼花榮韓滔彭玘董平張清徐寧楊志索超黃信宣贊郝思文單廷珪魏定國凌振龔旺丁得孫者皆宋朝之官食君之祿事君之事乃舍官而爲盜吾不知其心爲何心

世固有求官不得官未有求盜不得盜者如李鐵牛所殺之韓伯龍爲盜而爲盜所殺爲真盜而卒以假盜殺吾甚惜之吾甚恨之惜之者何惜其已投梁山而不得與於天罡地煞之數恨之者何恨其未投梁山而輒欲竄入於天罡地煞之中憶昔啟禎朝雅尙聲氣一時高才之士多出詩古文詞以要聞譽雖不可謂無名之心然實至而名得莫得而非之也嗣則紈袴家兒剿襲時髦之字

句。災。梨。仇。棗。結。社。邀。盟。未。登。范。滂。之。堂。輒。附。李。膺。之。邨。竊。恐。此。輩。終。不。免。爲。韓。伯。龍。但。未。遇。鐵。牛。持。板。斧。耳。

漢代州郡有才著聞者。例得辟爲功曹掾屬。往往洊歷以致公卿。宋江豪猾大俠草澤亡賴。生當盛時。必不鬱鬱居人下。拘以名位。縻以爵祿。自不至犯上作亂。而爲盜。最可異者。世人將錢買官。宋江則將錢買盜。將錢買官者。事發治以盜之罪。將錢買盜者。事發加以官之名。若論時宜。公明何其得計也。

聞之蜃之爲妖也。吐氣成雲。爲城郭。爲樓臺。爲奇花異草。爲怪獸珍禽。能令登樓游覽之士。注目而觀。延頸而望。傾耳而聽。握手而道。無其事也。不敢謂無其形。有其形也。不敢謂無其事。有詩有賦有記以表章之。余之論水滸也。亦若是而已矣。史稱淮南盜宋江。徧掠河北十郡。海州知州張叔夜擊之。令其討方臘以贖罪耳。不聞有天罡地煞之說也。一百八人未必盡有其人。而著水滸者。則旣已著其人矣。一百八人未必盡有其事。而著水滸者。則旣已著其事矣。旣已著其人。不得謂無其人。旣已著其事。不得謂無其事。且縱觀古往今來。興亡治

亂。之。際。如。水。滸。之。人。之。事。者。如。較。列。眉。如。指。諸。掌。又。不。可。勝。數。則。又。安。得。不。借。題。發。論。而。就。事。言。事。也。哉。蘇。東。坡。居。黃。侗。際。無。聊。強。人。說。鬼。夫。鬼。其。不。可。見。者。說。之。荒。唐。近。於。子。虛。近。於。烏。有。近。於。無。是。公。以。耳。語。耳。猶。之。以。瞽。語。瞽。徒。以。生。人。疑。惑。說。也。不。如。其。不。說。也。若。水。滸。之。人。之。事。譬。諸。鐘。磬。敲。者。有。心。聞。者。有。意。初。不。等。之。於。海。市。蜃。樓。幻。也。而。答。之。以。真。謔。也。而。對。之。以。莊。言。之。無。罪。而。聞。之。得。以。自。戒。不。猶。愈。於。東。坡。之。口。孽。也。乎。

序一

原夫書契之作。昔者聖人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其端肇於結繩。而其盛散而爲六經。其秉簡載筆者。則皆在聖人之位。而又有其德者也。在聖人之位。則有其權。有聖人之德。則知其故。有其權。而知其故。則得作而作。亦不得不作。而作也是故。易者導之使爲善也。禮者坊之不爲惡也。書者縱以盡天運之變。詩者衡以會人情之通也。故易之爲書行也。禮之爲書止也。書之爲書可畏。詩之爲書可樂也。故曰易圓而禮方。書久而詩大。又曰易不賞而民勸。禮不怒而民避。書爲廟外之几筵。詩爲未朝之明堂也。若有易而可以無書也者。則不復爲書也。有易有書而可以無詩也者。則不復爲詩也。有易有書有詩而可以無禮也者。則不復爲禮也。有聖人之德。則知其故。知其故則知易與書與詩與禮。各有其一故。而不可以或廢也。有聖人之德。而又在聖人之位。則有其權。有其權而後作。易之後又欲作書。又欲作詩。又欲作禮。咸得奮筆而遂爲之。而人不得。

而議其罪也。無聖人之位。則無其權。無其權。而不免有作。此仲尼是也。仲尼無聖人之位。而有聖人之德。有聖人之德。則知其故。知其故。而不能已於作。此春秋是也。顧仲尼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斯其故何哉。知我惟春秋者。春秋一書。以天自處。學易以事繫日。學書羅列於國學。詩揚善。禁惡。學禮。皆所謂有其德。而知其故。知其故。而不能已於作。不能已於作。而遂兼四經之長。以合爲一書。則是未嘗作也。夫未嘗作者。仲尼之志也。罪我惟春秋者。古者非天子不考文。自仲尼以庶人作春秋。而後世巧言之徒。無不紛紛以作紛紛。以作既久。龐言無所不有。君讀之。而旁皇於上。民讀之。而惑亂於下。勢必至於拉雜。燔燒。禍連六經。夫仲尼非不知者。而終不已於作。是則仲尼所爲。引罪自悲者也。或問曰。然則仲尼真有罪乎。答曰。仲尼無罪也。仲尼心知其故。而又自以庶人。不敢輒有所作。於是因史成經。不別立文。而但於首大書。春。王。正月。若曰。其舊則諸侯之書也。其新則天子之書也。取諸侯之書。手治而成。天子之書者。仲尼不予。諸侯以作書之權也。仲尼不肯以作書之權。予諸侯。其又

鳥肯以作書之權予庶人哉。是故作書聖人之事也。非聖人而作書。其人可誅。其書可燒也。作書聖人而天子之事也。非天子而作書。其人可誅。其書可燒也。何也。非聖人而作書。其書破道。非天子而作書。其書破治。破道與治。是橫議也。橫議則鳥得不燒。橫議之人則鳥得不誅。故秦人燒書之舉。非直始皇之志。亦仲尼之志。乃仲尼不燒。而始皇燒者。仲尼不但無作書之權。是亦無燒書之權者也。若始皇燒書而并燒聖經。則是雖有其權。而實無其德。則不知其故。不知其故。斯盡燒矣。故并燒聖經者。始皇之罪也。燒書。始皇之功也。無何漢興。又大求遺書。當時在廷諸臣。以獻書進者多有。於是四方功名之士。無人不言有書。一時得書之多。反更多於未燒之日。今夫自古至今。人則知燒書之爲禍。至烈。又豈知求書之爲禍之尤烈哉。燒書而天下無書。天下無書。聖人之書所以存也。求書而天下有書。天下有書。聖人之書所以亡也。燒書是禁天下之人作書也。求書是縱天下之人作書也。至於縱天下之人作書矣。其又何所不至之與。有明聖人之教者。其書有之。叛聖人之教者。其書亦有之。申天子之令者。其書

有之犯天子之令者其書亦有之夫誠以三代之治治之則彼明聖人之教與申天子之令者猶在所不許何則惡其破道與治黔首不得安也如之何而至於叛聖人之教犯天子之令而亦公然自爲其書也原其繇來實惟上有好者下必尤甚父子兄弟聚族撰著經營既久才思溢矣夫應詔固須美言自娛何所不可刻畫魑魅詆訕聖賢筆墨既酣胡可忍也是故亂民必誅而游俠立傳市儈辱人而貨殖名篇意在窮奇極變遑惜刳心嘔血所謂上薄蒼天下徹黃泉不盡不快不快不止也如是者當其初時猶尙私之於下被傳觀而已惟畏其上之禁之者也殆其既久而上亦稍稍見之稍稍見之而不免喜之不惟不之禁也夫叛教犯令之書至於上不復禁而反喜之而天下之人豈其復有忌憚乎哉其作者驚相告也其讀者驚相告也警告之後轉相祖述而無有一人不作無有一人不讀也於是而聖人之遺經一二篇而已諸家之書壞牛折軸不能載連閣複室不能度也天子之教詔土苴之而已諸家之書非縹緗不爲其題非金玉不爲其籤也積漸至於今日禍且不可復言民不知偷讀諸家之

書則無不偷也。民不知淫。讀諸家之書則無不淫也。民不知詐。讀諸家之書則無不詐也。民不知亂。讀諸家之書則無不亂也。夫吾向所謂非聖人而作書。其書破道。非天子而作書。其書破治者。不過憂其附會經義。示民以雜。測量治術。示民以明。示民以雜。民則難信。示民以明。民則難治。故遂斷之。破道與治是爲橫議。其人可誅。其書可燒耳。非真有所大詭於聖經。極害於王治也。而然且如此。若夫今日之書。則豈復蒼帝造字之時之所得料。亦豈復始皇燔燒之時之所得料哉。是真一誅不足以蔽其辜。一燒不足以滅其跡者。而禍首罪魁。則漢人詔求遺書。實開之釁。故曰燒書之禍。烈求書之禍。尤烈也。燒書之禍。在并燒聖經。聖經燒而民不興於善。是始皇之罪。萬世不得而原之也。求書之禍。在并燒私書。私書行而民之於惡。乃至無所不有。此漢人之罪。亦萬世不得而原之也。然燒聖經而聖經終大顯於後世。是則始皇之罪。猶可道也。若行私書而私書遂至災害蔓延。不可復救。則是漢人之罪。終不活也。嗚呼。君子之至於斯也。聽之則不可禁之。則不能其。又將以何法治之與哉。曰。吾聞之。聖人之作書。

也。以。德。古。人。之。作。書。也。以。才。知。聖。人。之。作。書。以。德。則。知。六。經。皆。聖。人。之。糟。粕。讀。者。貴。乎。神。而。明。之。而。不。得。櫛。比。字。句。以。爲。從。事。於。經。學。也。知。古。人。之。作。書。以。才。則。知。諸。家。皆。鼓。舞。其。菁。華。覽。者。急。須。拏。去。之。而。不。得。摺。拾。齒。牙。以。爲。譚。言。之。微。中。也。於。聖。人。之。書。而。能。神。而。明。之。者。吾。知。其。而。今。而。後。始。不。敢。於。易。之。下。作。易。傳。書。之。下。作。書。傳。詩。之。下。作。詩。傳。禮。之。下。作。禮。傳。春。秋。之。下。作。春。秋。傳。也。何。也。誠。愧。其。德。之。不。合。而。懼。章。句。之。未。安。皆。當。大。拂。於。聖。人。之。心。也。於。諸。家。之。書。而。誠。能。拏。去。之。者。吾。知。其。而。今。而。後。始。不。肯。於。莊。之。後。作。廣。莊。騷。之。後。作。續。騷。史。之。後。作。後。史。詩。之。後。作。擬。詩。稗。官。之。後。作。新。稗。官。也。何。也。誠。恥。其。才。之。不。逮。而。徒。唾。沫。之。相。襲。是。真。不。免。於。古。人。之。奴。也。夫。揚。湯。而。不。得。冷。則。不。如。且。莫。進。薪。避。影。而。影。愈。多。則。不。如。教。之。勿。趨。也。惡。人。作。書。而。示。之。以。聖。人。之。德。與。夫。古。人。之。才。者。蓋。爲。游。於。聖。門。者。難。爲。言。觀。於。才。子。之。林。者。難。爲。文。是。亦。止。薪。勿。趨。之。道。也。然。聖。人。之。德。實。非。夫。人。之。能。事。非。夫。人。之。能。事。則。非。予。小。子。今。日。之。所。敢。及。也。彼。古。人。之。才。或。猶。夫。人。之。能。事。猶。夫。人。之。能。事。則。庶。幾。予。小。子。不。揣。

之所得及也。夫古人之才也者，世不相延，人不相及。莊周有莊周之才，屈平有屈平之才，馬遷有馬遷之才，杜甫有杜甫之才。降而至於施耐菴，有施耐菴之才，董解元有董解元之才，才之爲言材也。凌雲蔽日之姿，其初本於破萋分莢，於破萋分莢之時，具有凌雲蔽日之勢，於凌雲蔽日之時，不出破萋分莢之勢。此所謂材之說也。又才之爲言裁也，有全錦在手，無全錦在目，無全衣在目，有全衣在心，見其領，知其袖，見其襟，知其帔也。夫領則非袖，而襟則非帔，然左右相就前後相合，離然各異而宛然共成者，此所謂裁之說也。今天下之人，徒知有才者始能構思，而不知古人用才乃繞乎構思，以後徒知有才者始能立局，而不知古人用才乃繞乎立局，以後徒知有才者始能琢句，而不知古人用才乃繞乎琢句，以後徒知有才者始能安字，而不知古人用才乃繞乎安字，以後此苟且與慎重之辯也。言有才始能構思立局琢句而安字者，此其人外未嘗矜式於珠玉，內未嘗經營於慘淡，隕然放筆，自以爲是，而不知彼之所爲才實非古人之所爲才，正是無法於手，而又無恥於心之事也。言其才繞乎構思以

前構思以後。乃至繞乎布局。琢句安字。以前以後者。此其人。筆有左右。墨有正。反用左筆。不安換右筆。用右筆。不安換左筆。用正墨。不現換反墨。用反墨。不現換正墨。心之所至。手亦至焉。文章之聖境也。心之所不至。手亦不至焉。心之所不至。手亦不至焉。文章之神境也。心之所不至。手亦不至焉。文章之化境也。夫文章至於心手皆不至。則是其紙上無字。無句。無局。無思者也。而獨能令千萬世下人之讀吾文者。其心頭眼底。乃窅窅有思。乃搖搖有局。乃鏗鏗有句。乃燁燁有字。則是其提筆臨紙之時。才以繞其前。才以繞其後。而非徒然卒然之事也。故依世人之所謂才。則是文成於易者。才子也。依古人之所謂才。則必文成於難者。才子也。依文成於易之說。則是迅疾揮掃。神氣揚揚者。才子也。依文成於難之說。則必心絕氣盡。面猶死人者。才子也。故若莊周。屈平。馬遷。杜甫。以及施耐菴。董解元之書。是皆所謂心絕氣盡。面猶死人。然後其才前後繚繞得成一書者也。莊周。屈平。馬遷。杜甫。其妙如彼。不復具論。若夫施耐菴之書。而亦必至於心盡氣絕。面猶死人。而

後其才前後繚繞始得成書夫而後知古人作書真非苟且也者而世之人猶尚不肯審己量力廢然歎筆然則其人真不足誅其書真不足燒也夫身爲庶人無力以禁天下之人作書而忽取牧豬奴手中之編條分而節解之而反能令未作之書不敢復作已作之書一旦盡廢是則聖歎廓清天下之功爲更奇於秦人之火故於其首篇敘述古今經書興廢之大略如此雖不敢自謂斯文之功臣亦庶幾封關之丸泥也

序 一

觀物者審名論人者辨志施耐菴傳宋江而題其書曰水滸惡之至進之至不與同中國也而後世不知何等好亂之徒乃謬加以忠義之目嗚呼忠義而在水滸乎哉忠者事上之盛節也義者使下之大經也忠以事其上義以使其下斯宰相之材也忠者與人之大道也義者處己之善物也忠以與乎人義以處乎己則聖賢之徒也若夫耐菴所云水滸也者王土之濱則有水又在水外則

曰。濟。遠。之。也。遠。之。也。者。天。下。之。凶。物。天。下。之。所。共。擊。也。天。下。之。惡。物。天。下。之。所。共。棄。也。若。使。忠。義。而。在。水。滸。忠。義。爲。天。下。之。凶。物。惡。物。乎。哉。且。水。滸。有。忠。義。國。家。無。忠。義。耶。夫。君。則。猶。是。君。也。臣。則。猶。是。臣。也。夫。何。至。於。國。而。無。忠。義。此。雖。惡。其。臣。之。辭。而。已。難。乎。爲。吾。之。君。解。也。父。則。猶。是。父。也。子。則。猶。是。子。也。夫。何。至。於。家。而。無。忠。義。此。雖。惡。其。子。之。辭。而。已。難。乎。爲。吾。之。父。解。也。故。夫。以。忠。義。予。水。滸。者。斯。人。必。有。懟。其。君。父。之。心。不。可。以。不。察。也。且。亦。不。思。宋。江。等。一。百。八。人。則。何。爲。而。至。於。水。滸。者。乎。其。幼。皆。豺。狼。虎。豹。之。姿。也。其。壯。皆。殺。人。奪。貨。之。行。也。其。後。皆。敲。扑。劓。刖。之。餘。也。其。卒。皆。揭。竿。斬。木。之。賊。也。有。王。者。作。比。而。誅。之。則。千。人。亦。快。萬。人。亦。快。者。也。如。之。何。而。終。亦。倖。免。於。宋。朝。之。斧。鑕。彼。一。百。八。人。而。得。倖。免。於。宋。朝。者。惡。知。不。將。有。若。十。百。千。萬。人。思。得。復。試。于。後。世。者。乎。耐。菴。有。憂。之。於。是。奮。筆。作。傳。題。曰。水。滸。意。若。以。爲。之。一。百。八。人。卽。得。逃。於。及。身。之。誅。僂。而。必。不。得。逃。於。身。後。之。放。逐。者。君。子。之。志。也。而。又。妄。以。忠。義。予。之。是。則。將。爲。戒。者。而。反。將。爲。勸。耶。豺。狼。虎。豹。而。有。祥。麇。威。鳳。之。目。殺。人。奪。貨。而。有。伯。夷。顏。淵。之。譽。劓。刖。

之餘而有上流清節之榮。揭竿斬木而有忠順不失之稱。既以名實牴牾。是非乖錯。至於如此之極。然則幾乎其不胥天下後世之人。而惟宋江等一百八人。以爲高山景行。其心嚮往者哉。是故由耐菴之水滸言之。則如史氏之有檣杌。是也。備書其外之權詐。備書其內之凶惡。所以誅前人既死之心者。所以防後人未然之心也。繇今日之忠義水滸言之。則直與宋江之賺入夥。吳用之說撞籌。無以異也。無惡不歸朝廷。無美不歸綠林。已爲盜者。讀之而自豪。未爲盜者。讀之而爲盜也。嗚呼。名者物之表也。志者人之表也。名之不辨。吾以疑其書也。志之不端。吾以疑其人也。削忠義而仍水滸者。所以存耐菴之書。其事小。所以存耐菴之志。其事大。雖在裨官。有當世之憂焉。後世之恭愼君子。苟能明吾之志。庶幾不易吾言矣哉。

序三

施耐菴水滸正傳七十卷。又楔子一卷。原序一篇。亦作一卷。共七十二卷。今與

汝釋。乃序曰。吾年十歲。方入鄉塾。隨例讀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等書。意昏如也。每與同塾兒竊作是語。不知習此將何爲者。又窺見大人徹夜吟誦。其意樂甚。殊不知其何所得樂。又不知盡天下書當有幾許。其中皆何所言。不雷同耶。如是之事。總未能明於心。明年十一歲。身體時時有小病。病作輒得告假出塾。吾既不好弄。大人又禁不許弄。仍以書爲消息而已。吾最初得見者。是妙法蓮華經。次之則見屈子離騷。次之則見太史公史記。次之則見俗本水滸傳。是皆十歲病中之創獲也。離騷苦多生字。好之而不甚解。記其一句兩句吟唱而已。法華經史記解處。爲多。然而膽未堅。剛終亦不能常讀。其無晨無夜不在懷抱者。吾於水滸傳可謂無間然矣。吾每見今世之父兄。類不許其子弟讀一切書。亦未嘗引之見於一切大人先生。此皆大錯。夫兒子十歲。神智生矣。不縱其讀一切書。且有他好。又不使之列於大人先生之間。是驅之與婢僕爲伍也。汝昔五歲時。吾卽容汝出坐一隅。今年始十歲。便以此書相授者。非過有所寵愛。或者教汝之道當如是也。吾猶自記十一歲讀水滸後。便有於書無所不窺之勢。

吾實何曾得見一書。心知其然。則有之耳。然就今思之。誠不謬矣。天下之文章。無有出水滸右者。天下之格物。君子無有出施耐菴先生右者。學者誠能澄懷格物。發皇文章。豈不一代文物之林。然但能善讀水滸。而其爲人已綽綽有餘也。水滸所敘。敍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氣質。人有其形狀。人有其聲口。夫以一手而畫數面。則將有兄弟之形。一口而吹數聲。斯不免再映也。施耐菴以一心所運。而一百八人各自入妙者。無他。十年格物。而一朝物。格斯以一筆而寫百千萬人。固不以爲難也。格物亦有法。汝應知之。格物之法。以忠恕爲門。何謂忠。天下因緣生法。故忠不必學。而至於忠。天下自然無法不忠。火亦忠。眼亦忠。故吾之見忠。鐘忠。耳忠。故聞無不忠。吾既忠。則人亦忠。盜賊亦忠。犬鼠亦忠。盜賊犬鼠無不忠者。所謂恕也。夫然後物格。夫然後能盡人之性。而可以贊化育。參天地。今世之人。吾知之。是先不知因緣生法。不知因緣生法。則不知忠。不知忠。烏知恕哉。是人生二子。而不能自解也。謂其妻曰。眉猶眉也。目猶目也。鼻猶鼻。口猶口。而大兒非小兒。小兒非大兒者。何故。而不自知實與其妻親造。

作之也。夫不知子問之妻。夫妻因緣。是生其子。天下之忠。無有過於夫妻之事者。天下之忠。無有過於其子之面者。審知其理而觀。天下人之面。察天下夫妻之事。彼萬面不同。豈不甚宜哉。忠恕量萬物之斗斛也。因緣生法。裁世界之刀尺也。施耐菴左手握如是斗斛。右手持如是刀尺。而僅乃敘一百八人之性情。氣質形狀。聲口者是猶小試其端也。若其文章。字有字法。句有句法。章有章法。部有部法。又何異哉。吾既喜讀水滸。十二歲便得貫華堂所藏古本。吾日夜手鈔。謬自評釋。歷四五六七八月。而其事方竣。卽今此本是已。如此者。非吾有讀水滸之法。若水滸固自爲讀一切書之法矣。吾舊聞有人言。莊生之文。放浪史記之文。雄奇始亦以之爲然。至是忽啞然其笑。古今之人。以警語警。真可謂一無所知。徒令小兒腸痛耳。夫莊生之文。何嘗放浪。史記之文。何嘗雄奇。彼殆不知莊生之所云。而徒見其忽言化魚。忽言解牛。尋之不得其端。則以爲放浪。徒見史記所記。皆劉項爭鬥之事。其他又不出於殺人報仇。捐金重義。爲多則以爲雄奇也。若誠以吾讀水滸之法。讀之正可謂莊生之文。精嚴。史記之文。亦精。

嚴不寧惟是而已。蓋天下之書誠欲藏之名山傳之後人。卽無有不精嚴者。何謂之精嚴。字有字法。句有句法。章有章法。部有部法。是也。夫以莊生之文。雜之史記。不似史記。以史記之文。雜之莊生。不似莊生者。莊生意思欲言聖人之道。史記據其怨憤而已。其志不同。不相爲謀。有固然者。無足怪也。若復置其中。所論而直取其文心。則惟莊生能作史記。惟子長能作莊子。吾惡乎知之。吾讀水滸而知之矣。夫文章小道。必有可觀。吾黨斐然。尙須裁奪。古來至聖大賢。無不以其筆墨爲身光耀。只如論語一書。豈非仲尼之微言。潔淨之篇節。然而善論道者。論道善論文者。論文吾嘗觀其製作。又何其甚妙也。學而一章三唱。不亦歎觚之篇有四觚。字餘者一不兩哉。而已。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其文交互而成。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其法傳接而出。山水動靜樂壽。譬禁樹之對生。子路問聞斯行。如晨鼓之頻發。其他不可悉數。約畧皆佳。構也。彼莊子史記各以其書獨步。萬年萬年之人。莫不歎其何處得來。若自吾觀之。彼亦豈能有其多才者乎。皆不過以此數章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者也。水

滸所叙。叙一百八人。其人不出綠林。其事不出劫殺。失教喪心。誠不可訓。然而吾獨欲略其形跡。伸其神理者。蓋此書七十回。數十萬言。可謂多矣。而舉其神理。正如論語之一節兩節。瀏然以清。湛然以明。軒然以輕。濯然以新。彼豈非莊子。史記之流哉。不然。何以有。此如必欲苛其形跡。則夫十五國風。淫污。居半。春秋所書。弑奪。十九。不聞惡神。奸而棄禹。鼎憎。檣。而誅。倚相。此理至明。亦易曉矣。嗟乎。人生十歲。耳目漸吐。如日在東。光明發揮。如此書。吾卽欲禁。汝不見。亦豈可得。今知不可相禁。而反出其舊所批釋。脫然授之於手也。夫固以爲水滸之文。精嚴。讀之卽得讀一切書之法也。汝真能善得此法。而明年經業旣畢。便以之徧讀天下之書。其易果如破竹也者。夫而後。歎。施。耐。菴。水。滸。傳。真。爲。文章。之。總。持。不。然。而。猶。如。常。兒。之。汎。覽。者。而。已。是。不。惟。負。施。耐。菴。亦。殊。負。吾。汝。試。思。之。吾。如。之。何。其。不。鬱。鬱。乎。哉。

宋史綱

淮南盜宋江掠京東諸郡知海州張叔夜擊降之史臣斷曰赦罪者天子之大恩定罪者君子之大法宋江掠京東諸郡其罪應死此書降而不書誅則是當時已赦之也蓋盜之初非生而爲盜也父兄失教於前饑寒驅迫於後而其才與其力又不堪以鬱鬱讓人是無端入草一嘯羣聚始而奪貨旣而稱兵皆有之也然其實誰致之失教誰致之饑寒誰致之有才與力而不得自見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成湯所云不其然乎孰非賞之亦不竊者而上旣陷之上又刑之仁人在位而罔民可爲卽豈稱代天牧民之意哉故夫降之而不誅爲天子之大恩處盜之善法也若在君子則又必不可不大正其罪而書之曰盜者君子非不知盜之初非生而爲盜與夫旣赦以後之樂與更始亦不復爲盜也君子以爲天子之職在養萬民養萬民者愛民之命雖娟飛蠕動動關上帝生物之心君子之職在教萬民教萬民者愛民之心惟一朝一夕必塵履霜堅冰之

懼故盜之後誠能不爲盜者天子力能出之湯火而置之衽席所謂九重之上大開遷善之門也乃盜之後未必遂無盜者君子先能圖其神奸而鎮以禹鼎所謂三尺之筆真有雷霆之怒也蓋一朝而赦者天子之恩百世不改者君子之法宋江雖降而必書曰盜此春秋謹嚴之志所以昭往戒防未然正人心輔王化也後世之人不察於此而褻然於其外史冠之以忠義之名而又從而節節稱歎之嗚呼彼何人斯毋乃有亂逆之心矣夫

張叔夜之擊宋江而降之也宋史大書之曰知海州者何予之也何予乎張叔夜予其真能知海州者何也若君子食君之食受君之命分君之地牧君之民則曰知某州知之爲言司其事也老者未安爾知其安少者未育爾知其育饑者未食爾知樹畜寒者未衣爾知蠶桑勞者未息爾知息之病者未愈爾知愈之愚者未教爾知教之賢者未舉爾知舉之夫如是然後謂之不廢厥職三年報政而其君勞之錫之以燕享贈之以歌詩處之以不次延之以黃閣蓋知州真爲天子股肱心膂之臣非苟且而已也自官箴旣墜而肉食者多民廢田

業官亦不知民學游手官亦不知民多饑餒官亦不知民漸行劫官亦不知如是卽不免至於盜賊蠶起也而問其城郭官又不知問其兵甲官又不知問其糧草官又不知問其馬匹官又不知嗟乎旣已一無所知而又欺其君曰吾知某州夫爾知某州何事者哉宋史於張叔夜擊宋江而獨大書知海州者重予之也

史臣之爲此言也是猶寬厚言之者也若夫官知某州則實何事不知者乎關節則知通也權要則知跪也催科則知加耗也對簿則知罰贖也民戶殷富則知波連以逮之也吏胥狡獪則知心膂以託之也其所不知者誠一無所知乃其所知者且無一而不知也嗟乎嗟乎一無所知僅不可以爲官若無一不知不且儼然爲盜乎哉誠安得張叔夜其人以擊宋江之餘力而徧擊之也

宋史目

宋江起爲盜以三十六人橫行河朔轉掠十郡官軍莫敢撓其鋒知亳州侯蒙

上書言江才必有大過人者。不若赦之。使討方臘。以自贖。帝命蒙知東平府。未赴而卒。又命張叔夜知海州。江將至海州。叔夜使間者覘所向。江徑趨海濱。劫鉅舟十餘。載鹵獲。叔夜募死士得千人。設伏近城。而出輕兵距海。誘之戰。先匿壯卒海旁。伺兵合。舉火焚其舟。賊聞之。皆無鬪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賊。江乃降。史臣斷曰。觀此而知天下之事。無不可爲。而特無爲事之人。夫當宋江以三十六人起於河朔。轉掠十郡。而十郡官軍莫之敢撻也。此時豈復有人謂其飢獸可縛。野火可撲者哉。一旦以朝廷之靈。而有張叔夜者。至夫張叔夜則猶之十郡之長官耳。非食君父之食。獨多非蒙國家之知遇。獨厚也者。且宋江則亦非獨雄於十郡。而獨怯於海州者也。然而前則恣其劫殺。無敢如何。後則一朝成擒。如風迅掃者。此無他。十郡之長官各有其妻子。各有其賞重。各有其祿位。各有其性命。而轉顧既多大計。不決賊驟乘之。措手莫及也。張叔夜不過無妻子可戀。無貲重可憂。無祿位可求。無性命可惜。所謂爲與不爲。惟臣之責。濟與不濟。皆君之靈。不過如是。而彼宋江三十六人者。已悉繫。

其臂而投。麾下嗚呼。史書叔夜募死士得千人。夫豈知叔夜固爲第一死士乎哉。傳曰。見危致命。又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又曰。我戰則克。又曰。可以寄百里之命。張叔夜有焉。豈不矯矯社稷之臣也乎。

侯蒙欲赦宋江使討方臘。一語而八失焉。以皇皇大宋不能奈何一賊而計出於赦之使贖夫美其辭則曰赦曰贖其實正是溫語求息失朝廷之尊一也。殺人者死造反者族法也劫掠至於十郡肆毒實惟不小而輕與議赦壞國家之法二也。方臘所到殘破不聞皇師震怒而仰望掃除於綠林之三。十。六人顯當時之無人。三也。誘一賊攻一賊以冀兩鬪一傷烏知賊中無人不窺此意而大笑乎。勢將反教之合而令猖狂愈甚。四也。武功者天下豪傑之士。捐其頭顱肢體而後得之。今忽以爲盜賊出身之地使壯夫削色。五也。傳言四郊多壘。大夫之辱。今更無人出手犯難爲君解憂而徒欲以詔書爲弭亂之具有負養士百年之恩。六也。有罪者可赦無罪者生心從此無治天下之術七也。若謂其才有過人者則何不用之未爲盜之先而顧薦之既爲盜

之。後。當。時。宰。相。爲。誰。顛。倒。一。至。於。是。八。也。嗚。呼。君。子。一。言。以。爲。智。一。言。以。爲。不。智。如。侯。蒙。其。人。者。亦。幸。而。遂。死。耳。脫。真。得。知。東。平。惡。知。其。不。大。敗。公。事。爲。世。僂。笑。者。哉。何。羅。貫。中。不。達。猶。祖。其。說。而。有。續。水。滸。傳。之。惡。札。也。

讀第五才子書法

大凡讀書。先要曉得作書之人是何心胸。如史記須是太史公一肚皮宿怨。發揮出來。所以他於游俠貨殖傳。特地着精神。乃至其餘諸記傳中。凡遇揮金殺人之事。他便嘖嘖賞歎不置。一部史記。只是緩急人所時有六箇字。是他一生著書旨意。水滸傳卻不然。施耐菴本一肚皮宿怨。要發揮出來。只是飽煖無事。又值心閒。不免伸紙弄筆。尋箇題目。寫出自家許多錦心繡口。故其是非皆不謬於聖人。後來人不知。卻於水滸上加忠義字。遂并比於史公發憤著書一例。正是使不得。

水滸傳有大段正經處。只是把宋江深惡痛絕。使人見之。真有犬彘不食之恨。從來人卻是不曉得。水滸傳獨惡宋江。亦是殲厥渠魁之意。其餘便饒恕了。或問施耐菴尋題目。寫出自家錦心繡口。題目儘有何苦定要寫此一事。答曰。只是貪他三十六箇人。便有三十六樣出身。三十六樣面孔。三十六樣性格。中

間便結撰得來。題目是作書第一件事。只要題目好。便書也作得好。或問題目如西遊三國如何。答曰。這箇都不好。三國人物事體說話太多了。筆下拖不動。鬘不轉。分明如官府傳話奴才。只是把小人聲口替得這句出來。其實何曾自敢添減一字。西遊又太無脚地了。只是逐段捏捏撮撮。譬如大年夜放煙火。一陣一陣過。中間全沒貫串。便使人讀之。處處可住。

水滸傳方法都從史記出來。卻有許多勝似史記處。若史記妙處。水滸已是件件有。

凡人讀一部書。須要把眼光放得長。如水滸傳七十回。只用一目俱下。便知其二千餘紙。只是一篇文字。中間許多事體。便是文字起承轉合之法。若是拖長看去。卻都不見。

水滸傳不是輕易下筆。只看宋江出名。直在第十七回。便知他胸中已算過百十來遍。若使輕易下筆。必要第一回就寫宋江。文字便一直帳。無擒放。

某嘗道水滸勝似史記。人都不肯信。殊不知某卻不是亂說。其實史記是以文

運事。水滸是因文生事。以文運事。是先有事生成如此如此。卻要算計出一篇文章來。雖是史公高才也。畢竟是喫苦事。因文生事。卽不然。只是順著筆性去。削高補低。都繇我。

作水滸傳者。真是識力過人。某看他一部書。要寫一百單八箇強盜。卻爲頭推出一箇孝子來做門面。一也。三十六員天罡。七十二座地煞。卻倒是三座地煞先做强盜。顯見逆天而行。二也。盜魁是宋江了。卻偏不許他便出頭。另又幻一晁蓋住在上。三也。天罡地煞。都置第二。不使出現。四也。臨了收到天下太平。四字作結。五也。

三箇石碣字。是一部水滸傳大段落。

水滸傳不說鬼神怪異之事。是他氣力過人處。西遊記每到弄不來時。便是南海觀音救了。

水滸傳並無之乎者也等字。一樣人。便還他一樣說話。真是絕奇本事。

水滸傳一箇人出來。分明便是一篇列傳。至於中間事蹟。又逐段自成文字。亦

有兩三卷成一篇者。亦有五六句成一篇者。別一部書看過一篇卽休。獨有水滸傳。只是看不厭。無非爲他把一百八箇人性格都寫出來。

水滸傳寫一百八箇人性格。真是一百八樣。若別一部書。任他寫一千箇人。也只是一樣。便只寫得兩箇人。也只是一樣。

水滸傳章有章法。句有句法。字有字法。人家子弟稍識字。便當教令反覆細看。看得水滸傳出。便書他如破竹。

江州城劫法場一篇。奇絕了。後面卻又有大名府劫法場一篇。一發奇絕。潘金蓮偷漢一篇。奇絕了。後面卻又有潘巧雲偷漢一篇。一發奇絕。景陽岡打虎一篇。奇絕了。後面卻又有沂水縣殺虎一篇。一發奇絕。真正其才如海。

劫法場偷漢打虎。都是極難題目。直是沒有下筆處。他偏不怕。定要寫出兩篇。宣和遺事。具載三十六人姓名。可見三十六人是實有。只是七十回中許多事蹟。須知都是作書人憑空造謊出來。如今卻因讀此七十回。反把三十六箇人

物都認得了。任憑提起一箇。都似舊時熟識。文字有氣力如此。

一百八人中。定考武松上上。時遷宋江是一流人。定考下下。魯達自然是上上人物。寫得心地厚實。體格闊大。論粗鹵處。他也有些粗鹵。論精細處。他亦甚是精細。然不知何故。看來便有不及武松處。想魯達已是人中絕頂。若武松直是天神。有大段及不得處。

水滸傳。只是寫人粗鹵處。便有許多寫法。如魯達粗鹵是性急。史進粗鹵是少年任氣。李逵粗鹵是蠻。武松粗鹵是豪傑。不受羈勒。阮小七粗鹵是悲憤無說處。焦挺粗鹵是氣質不好。

李逵是上上人物。寫得真是一片天真爛漫。到底看他意思。便是山泊中一百七人。無一箇入得他眼。孟子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正是他好批語。

看來作文。全要胸中先有緣故。若有緣故時。便隨手所觸。都成妙筆。若無緣故時。直是無動手處。便作得來。也是嚼蠟。

只如寫李逵。豈不段段都是妙絕文字。卻不知正爲段段都在宋江事後。故便妙不可言。蓋作者只是痛恨宋江奸詐。故處處緊接出一段李逵朴誠來。做箇形擊。其意思自在顯宋江之惡。卻不料反成李逵之妙也。此譬如刺槍本要殺人。反使出一身家數。

近世不知何人。不曉此意。卻節出李逵事來。另作一冊。題曰壽張文集。可謂咬人屎橛。不是好狗。

寫李逵色色絕倒。真是化工肖物之筆。他都不必具論。只如逵還有兄李達。便定然排行第二也。他卻偏要一生自叫李大。直等急切中移名換姓時。反稱作李二。謂之乖覺。試想他肚裏是何等沒分曉。

任是真正大豪傑好漢子。也還有時將銀子買得他心肯。獨有李逵。便銀子也買他不得。須要等他自肯。真又是一樣人。

林冲自然是上上人物。寫得只是太很。看他算得到。熬得住。把得牢。做得徹。都使人怕。這般人在世上。定做得事業來。然琢削元氣也不少。

吳用定然是上上人物。他奸猾便與宋江一般。只是比宋江卻心地端正。宋江是純用術數去籠絡人。吳用便明明白白驅策羣力。有軍師之體。吳用其宋江差處。只是吳用卻肯明白說自家是智多星。宋江定要說自家志誠質朴。

宋江只道自家籠罩吳用。吳用卻又實實籠罩宋江。兩箇人心裏各各自知。外面又各各只做不知。寫得真是好看煞人。

花榮自然是上上人物。寫得恁地文秀。

阮小七是上上人物。寫得另是一樣氣色。一百八人中。真要算做第一箇快人。心快口快。使人對之齷齪消盡。

楊志關勝是上上人物。楊志寫來是舊家子弟。關勝寫來全是雲長變相。秦明索超是上中人物。

史進只算上中人物。爲他後半寫得不好。

呼延灼卻是出力寫得來的。然只是上中人物。

盧俊義柴進。只是上中人物。盧俊義傳也算極力將英雄員外寫出來了。然終不免帶些呆氣。譬如畫駱駝。雖是龐然大物。卻到底看來覺道不俊。柴進無他長。只有好客一節。

朱仝與雷橫。是朱仝寫得好。然兩人都是上中人物。

楊雄與石秀。是石秀寫得好。然石秀便是中上人物。楊雄竟是中下人物。

公孫勝便是中上人物。備員而已。

李應只是中上人物。然也是體面上定得來。寫處全不見得。

阮小二。阮小五。張橫。張順。都是中上人物。燕青是中上人物。劉唐是中上人物。

徐寧。董平。是中上人物。

戴宗是中下人物。除卻神行一件不足取。

吾最恨人家子弟。凡遇讀書。都不理會文字。只記得若干事蹟。便算讀過一本書了。雖國策史記。都作事跡搬過去。何況水滸傳。

水滸傳有許多文法。非他書所曾有。略點幾則於後。

有倒插法。謂將後邊要緊字。驀地先插放前邊。如五臺山下。鐵匠間壁父子客店。又大相國寺。嶽廟間壁菜園。又武大娘子。要同王乾娘去看虎。又李逵去買糕。收得湯隆等是也。

有夾叙法。謂急切裏兩箇人一齊說話。須不是一箇說完了。又一箇說。必要一筆夾寫出來。如瓦官寺崔道成說師兄息怒。聽小僧說。魯智深說你說你說等是也。

有草蛇灰線法。如景陽岡。勤叙許多哨棒字。紫石街。連寫若干簾子字等是也。驟看之。有如無物。及至細尋。其中便有一條線索。拽之通體俱動。

有大落墨法。如吳用說三阮。楊志北京鬪武。王婆說風情。武松打虎。還道村捉宋江。三打祝家莊等是也。

有綿針泥刺法。如花榮要宋江開枷。宋江不肯。又晁蓋番番要下山。宋江番番勸住。至最後一次。便不勸。是筆墨外。便有利刃直截進來。

有背面鋪粉法。如要襯宋江奸詐。不覺寫作李逵真率。要襯石秀尖利。不覺寫

作楊雄糊塗是也。

有弄引法。謂有一段大文字。不好突然便起。且先作一段小文字。在前引之。如索超前。先寫周謹十分光前。先說五事等是也。莊子云。始於青萍之末。盛於土囊之口。禮云。魯人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

有獺尾法。謂一段大文字。後不好寂然便住。更作餘波蕩漾之。如梁中書東郭演武歸去後。知縣時文彬升堂。武松打虎下岡來。遇着兩箇獵戶。血濺鴛鴦樓後。寫城壕邊月色等是也。

有正犯法。如武松打虎後。又寫李逵殺虎。又寫二解爭虎。潘金蓮偷漢後。又寫潘巧雲偷漢。江州城劫法場後。又寫大名府劫法場。何濤捕盜後。又寫黃安捕盜。林沖起解後。又寫盧俊義起解。朱仝雷橫放晁蓋後。又寫朱仝雷橫放宋江等。正是要故意把題目犯了。卻有本事出落得無一點一畫相借。以爲快樂是也。真是渾身都是方法。

有畧犯法。如林沖買刀。與楊志賣刀。唐牛兒。與鄆哥。鄭屠肉鋪。與蔣門神快活。

林。瓦官寺試禪杖。與蜈蚣嶺試戒刀等是也。

有極不省法。如要寫宋江犯罪。卻先寫招文袋金子。卻又先寫閻婆惜。和張三有事。卻又先寫宋江討閻婆惜。卻又先寫宋江捨棺材等。凡有若干文字。都非正文是也。

有極省法。如武松迎入陽穀縣。恰遇武大也搬來。正好撞着。又如宋江琵琶亭喫魚湯後。連日破腹等是也。

有欲合故縱法。如白龍廟前。李俊二張二童二穆等救船已到。卻寫李逵重要殺入城去。還道村玄女廟中。趙能趙得都已出去。卻有樹根絆跌。士兵叫喊等。令人到臨了。又加倍喫嚇是也。

有橫雲斷山法。如兩打祝家莊後。忽插出解珍解寶爭虎越獄事。又正打大名府時。忽插出截江鬼油裏鯁謀財害命事等是也。只爲文字太長了。便恐累墜。故從半腰間暫時閃出。以間隔之。

有鸞膠續絃法。如燕青往梁山泊報信。路遇楊雄石秀。彼此須互不相識。且繇

梁山泊到大名府。彼此既同取小徑。又豈有止一小徑之理。看他便順手借如意子打鵲求卦。先鬪出巧來。然後用一拳打倒石秀。返出姓名來等是也。都是刻苦算得出來。

舊時水滸傳。子弟讀了。便曉得許多閒事。此本雖是點閱得粗略。子弟讀了。便曉得許多文法。不惟曉得水滸傳中有許多文法。他便將國策史記等書中間。但有若干文法。也都看得出來。舊時子弟讀國策史記等書。都只看了閒事。煞是好笑。

水滸傳到底只是小說。子弟極要看。及至看了時。卻憑空使他胸中添了若干文法。

人家子弟。只是胸中有了些文法。他便將國策史記等書。都肯不釋手看。水滸傳有功於子弟不少。

舊時水滸傳。販夫阜隸。都看。此本雖不曾增減一字。卻是與小人沒分之書。必要真正有錦繡心腸者。方解說道好。

鄧狂言索隱

總評

鄙人覆閱水滸既竟。不禁目爲之眩。手爲之顫。心爲之搖搖如懸旌。旣而舉然高望。曠然遐思。若有百千萬億無數之生命。環繞於吾之神魂間。而強迫之以不得無言。遂乃正襟危坐。振筆急書。以正告天下後世曰。英雄者。天地間之至不祥物也。生人之初。獐獐狂狂。渾渾噩噩。衣食住之慾望。至爲單簡。無所謂憂患。而亦自然安樂者也。古稱九皇六十四民。雞犬相聞。老死不相往來。考諸歐洲古史。亦莫不然。無端而有雄長其族者起焉。而乃漸成部落。由部落而成國家。普通之人類。始不得不割其本身一部分之利權。以與其酋長。而君主兆焉。由是而弱肉強食。優勝劣敗。種種不平等之階級。漸次發生。由是而人羣與人羣之爭起。而戰伐興。猶未也。天然人權之畀賦。猶有存者。雖未能爲極端之保護。而亦未能全然放棄。柳宗元所謂有里胥而後有士大夫。有士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天子。其義殆近之矣。此時強者與弱者爭。而一強不得不賴衆強以互用。則一強猶畏衆強。衆強者猶足以持一強之短長。而共制其死生之命。積之久而強與強爭。爭之不已。而獨強者出焉。君主之位。乃遂一朝固

定而不可得搖。蓋至此而一切酷烈不可思議之法。由此其繁興矣。彼其自居於神聖君主之地位。於舉世復何所畏。以其不法之法繩人。而自爲不法。其所畏者惟外來之敵國。與內變之家賊耳。窮日夜之力。深謀遠慮。以造成其種種防制之手續。而卒不可禦。而一旦仍見奪於他人之手。奪之者又復仍其舊貫而變本加厲焉。彼人類之因其爭奪而死。因其壓制而死。因其愚民政策而死者。誠不知其凡幾。而終古若一丘之貉。無一而非盜賊之行爲也。雖然。其治專主於一人。則其一切防制之方。嚴而不能輒密。其權不分於大衆。則其一切競爭之事。亦倦而可以自存。由是而政變之說起焉。政變之說。非極力於人民之自治者乎。乃一攷其實際。則多數人之心。久已爲專制之流毒所蝕。而少數人之野心。又因過渡之紛爭而熾。日久帶此假面目以相周旋。雖有真心爲民者。固亦無如之何。而人人各有主權之說。實爲互相吞噬者之所由生。邀結之術。愈用而愈工。團體之鬪。愈烈而愈暴。梁山之多數。推戴宋江。恐事實上之將有所必不能免也。由是而極端之論。漸次發明。以爲少數者之代表多數。終不足求多數者之幸福。乃欲取從來社會上之一切。固有而剷除之。究竟其勢不可以復挽。其亂又不可以驟定。既不得不需國家之力。而卒亦無以劑社會之變。世界齷齪。將何所底。補偏救弊。其亦奚益。爲民請命而自命英雄者。其亦宋江之替天行道而已。作者窺透此旨。乃即以強盜寫齷齪之政府。即以

其聰明才力。爲其萬惡之源。泉。書中所言。官僚與盜賊連帶之關係。至爲密切而不可解。一切不良之政府。視此矣。總此原因。何一非自命英雄之一念爲之。而誰爲之。拘拘以成敗論。猶淺之乎。言也。而烏知乎人類之充塞溢盈於天地之間。以至於今日者。惟此自食其力之愚民而已。惟愚故衆。惟衆故貴。實貴也而賤之。已經不可言矣。貴以其名而實賤之。其焉得不逼迫之爲游民。以供英雄之利用耶。作者寫得滿紙不堪寓目。而獨時着一額外之人以發其凡。若王進。若智真。若羅真人。若林冲娘子。若黃佛子。若鍾離老人。此數人者。雖不免限於一偏。囿於一隅。然救弊之意。實寓於此。楔子中借天師之宗教以範圍人心。作者其亦有所不得已與。

鄙人至此。乃復正襟危坐振筆疾書以正告天下後世曰。哲學者亦天地間之至不祥物也。生人之初。自生自滅。不識不知。各安其所。快然自由。無所謂法律也。無所謂政治也。無所謂教育也。無所謂軍隊也。固無所謂一切階級也。無端而有所謂聖人者出焉。而爲之制爲衣食。制爲宮室器用。制爲婚姻。制爲一切倫理。而物質上之文明。與精神上之文明。兩相搏。兩相成。而進以俱分進化者。極致其野蠻之作用。老氏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見道之言也。子思子曰。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是直高談作用於冥漠無朕之中。以爲是足以贊天地之化育。而與天地爭矣。而於是稱天之義。乃實足以爲替天

行道者之所借口。老氏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見道之言也。莊子所謂仁義道德禮樂政刑。實爲大盜。肘篋之具。然猶其事之後起而顯著者耳。韓愈駁之曰。古之無聖人者。人之類滅久矣。不知聖人亦人耳。因人類有不滅之性。而後生聖人。因聖人有生滅。人類之學說。而聖人重。雖明知其不能無害。無可避也。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見道之言也。民智進一等。英雄進數等。哲學更不知進幾何等。欲比其類而同之於無智無愚。其勢不能。日人福澤諭吉之言曰。無所謂共和立憲專制。大抵皆愚民之術耳。實可以爲孔氏斯言之注脚。政治爲齷齪物。猶其迹也。卽彼之倡社會無政府主義者。恐亦終不免此。顧老氏以柔術立說。其弊也。一方面養成國民之惰性。一方面又養成英雄之陰賊險狠性。孔氏以時爲教。一方面養成國民之滑頭性。一方面又養成英雄之投機爭利性。吾國哲學。老極其精。孔極其大。而未流之見象如此。厥有由矣。宗教家言。乃欲超出於世界之外。一舉而空之。空之誠是也。然其所主張者。乃在於靈魂之不滅。試問天堂地獄。有異於人世之階級乎。希冀未來。曾何解於貪嗔愛欲之根蒂乎。至於耶教之爭新舊。佛教之爲喇嘛。則原非其本真。而回教之以征伐異教爲功德者。更不足言。蓋哲學之堅樹一幟。以博人類之景仰者。實惟極端束縛人心之具。而又爲永久開闢大亂之源。其自言開放者。猶之乎束縛也。其自言靖亂者。終不免於造亂也。彼其孤懸目的。以示天下萬世者。

實存一上天下地惟我獨尊之思想。而與其他之學者競爭焉。其儼然自命爲萬世師表之一念。其較諸英雄創萬世帝王之業者。奢望何止萬倍耶。况哲學之及於政治者。尤爲英雄之所利用乎。自君臣之界嚴。而專制之禍烈。自揖讓征誅之義定。而篡亂之事益多。以子矛刺子盾。其說已多不圓。盧梭之民約論。孟德斯鳩之三權鼎立說。非開闢歐洲之一新天地者乎。然而法國之八十年大亂。與夫全歐之自由保守兩大主義之衝突。以及議會之分子複雜。其結局究竟何如。此代表政治人民程度問題之所以爲世詬病也。張伯倫理知之國家學。達爾文之進化論。又非開闢歐洲之一新天地者乎。然而民族帝國主義之潮流。釀成空前絕後之大戰爭。而地方分權與中央集權之辨詰。尙未有所底止。其結局究竟何如。此國家萬能與夫天演淘汰公例之說之所以爲世詬病也。而况社會發生以來。俄德先受其擾亂。匈奧亦蒙其影響。全世界之飢寒人民。歡迎之如旭日中天。而身當政局者。防禦之如洪水鬻堤。前途茫茫。尙不知其所屆。此固未來世界利害得失之林也。謂非學說爲之而誰爲之乎。審是言之。則作者實不可謂爲無罪。匪惟描寫奸盜爲罪。卽描寫官僚亦罪。甚至描寫貧苦亦罪。何也。彼其所言皆足以搖惑人心。而發大難之端。且不免於教猱升木。誘人犯法之嫌也。政府之行爲。無一不與盜賊等。而普通人未必知之。今示之以不過爾爾。而其便宜自恣也如此。則無賴之民。安有不生其勃

勃之野心者。故前人謂爲造亂之書。亦非苛論也。

雖然。如前所言。將欲永避其不祥之禍。能取英雄與哲學而消滅之乎。曰不能。匪惟相對的不能。蓋惟絕對的不能也。蓋人類者生而有圖存之性者也。圖存則不得不自力。自力者。產出英雄與哲學之獨一要素也。凡人之生。不能無欲。凡人之欲。不能無爭。凡人之爭。不能無羣。人與禽獸爭。而或勝或不勝。則同類者必相助以爭之。箇人與箇人爭。而或勝或不勝。則同意者亦必相助以爭之。由是而合併焉。由是而征服焉。於是乎有數人數十百人之小羣。小羣與小羣爭。而彼此儼然有合羣之對待。由是而合併焉。而征服焉。於是乎有百千萬人之羣。有數十萬之羣。由是而合併焉。而征服焉。於是乎合無數大羣而併爲一大羣。其始也以一力敵一力。不能以一力敵衆力。則必互求乎共同利害者之力以爲己力。而其力始合。其繼也。以一力運衆力。卽以一力壓衆力。則必犧牲其共同利害者之力以爲己力。而其力將渙。夫至於衆力將渙。則不惟尤強者無如羣強何。抑且強者亦無如弱者何。而強者獨尊之地位。已凜凜乎其不能有存在之餘地。積之既久。乃生其智。至於用智。而一切巧取術馭。驅策防制之種種變象。乃層見迭出。而靡有所止。政治也。法律也。軍隊也。教育也。官制也。皆其操縱一世之人才者也。種界也。國界也。君民之界也。貧富之界也。宗教之界也。皆其所以操縱一世之人心者也。願力與力

敵而勢均。智與智角而術盡。則智力皆有窮時。而宇宙亦無寧日。一班學者。知智力之不可以不用。而又不可以過用也。乃倡爲道德之說。欲以範圍一世。其意是矣。特古今無絕對之美惡。而道德又難爲一定之標準。古之時尊重箇人之品性。其言私德近之矣。其弊也。人人不知有國家而團體將裂。厥後偏重國家之基礎。其言公德近之矣。其弊也。人人不知重箇人而民生亦苦。社會主義。又將欲起而代之。夫豈不謂是爲平等自由之極則也哉。然而又恐其礙成人類之怠惰心。而又絕不適於英雄之競爭性。則彼其所謂大同者。不過理想之談。而非競爭則待之不能。競爭得之。將何以守。此極端之社會主義之共產均富。爲鄙人之所不能贊成。而以爲不適於用者也。卽以一時之治亂言之。則當極力建設之日。主張維持治安者。固爲道德。當破壞舊污之時。主張提倡改革者。亦何嘗非道德。獨念彼之所謂維持治安提倡改革者。果能清白乃心。專以國利民福爲前提。而無一毫權利之見乎。抑亦政界首領之見。橫亘於胸中而不化乎。借曰不然。則其或者亦尙有偉大人物之名辭。希冀未來以自娛乎。總而言之。凡此之類。無論其爲善爲惡。而皆足以造時勢。究亦爲時勢之所造出者也。無秦始皇之蠻橫專制。以壓成抵抗之力。則漢高不興。無漢以來之柔術專制。以造成腐敗之局。則元清不入。無蒙古之特別專橫。則明祖不起。無西力之東漸逼迫。則國民不醒。推之於拿坡崙華盛頓。而亦何末不然。有春

秋戰國之亂而後有周秦諸子。有元之入主中國。而後有鄧牧心鄭所南。有清之入主中國。而後有黃黎洲王船山。有清末之內壓外侵。而後有民族民權民生主義之輸入。有教皇之專制。而後有路得有君主貴族僧侶之專橫。而後有盧梭。有國際之激烈競爭。而後有達爾文。有貧富階級之懸絕。而後有國家社會主義。有社會政府主義。而俄國之情形特殊。決非一切貧賤之人民所能堪。故其亂一發而不可遏。故從來亂之所由來。政府與社會之尸其任者各半。而時勢所迫。久已冥漠墮壞於一班普通人類。非英雄與哲學者之手。而英雄與哲學。乃起而乘之。以水滸而論。則製造革命黨者。實惟元人。而作者不過其懸賞招集之人。然則水滸者固一時時勢之所產出。而即以產出後來之時勢者哉。不從改良政治社會入手。乃欲以鼠目寸光。防遏其流。多見其不知量也。

雖然如前所言。將欲永避其不祥之禍。能取英雄與哲學而裁制之乎。曰不能。顧此惟相對的不能。而非絕對的不能也。蓋人類固生而有圖存之性者也。圖存則不能不互助。互助者。裁制英雄與哲學之不二法門也。人羣不能無爭。大爭不能無羣。合羣不能不得衆。得衆不能不趨時。趨時不能不隨世界之潮流。而反背進化之公理。其有積久退化與停頓進化。而仍然循其故轍者。其原因實在此一羣之人類。而非英雄與哲學之所獨任。且其外界之知力之所競爭。與其文化之所輸入。必無有以駕乎其

上而大動其心者。故不得不屈伏於一時英雄之下。而其所謂英雄者。亦必未嘗有特殊知能之表見焉。偶有知覺獨先之士。其學說之流傳世間。亦不敢於直言無忌。社會一班人士。亦視之若不足重輕之數。而聊以自存。猶其幸耳。此其影響之所及者。極爲微渺。而得其皮毛之存在。或以爲功。或以爲罪。終竟無當於其意旨之所特別注重之點。而英雄之喜之惡之者。亦不過因其本身所處之地位。與其志願之時勢而殊。是其人之學說。不過供此類英雄之利用。而決非其人之本真也。自古以來。英雄實有支配世界之野心。其次者亦有支配一羣之能力。而初期進化尤甚。哲學可以爲英雄切磋之友。而調劑其太過。又可以爲英雄堅勁之敵。而改變其設施。在進化公例皆然。是則哲學與英雄。互相消長。互爲體片。無論其如何囂張。如何偏僻。而非有以即乎一時一世之人心。必不足以自存於天壤。今試問秦政劉邦。李世民趙匡胤之政策。有可以存在於今日者乎。則曰絕對的不能。蓋能掃滅乎羣豪。終不足以見信於國民也。今試問克林威爾拿坡崙狄愛士之政策。有可以存在於今日者乎。則又曰絕對的不能。蓋或偶采其一節。終不可以效法其全體也。且拿坡崙之所以爲拿坡崙者。實以彼時法民之程度未到。與夫民權學說之尙未普及耳。否則彼固未必見推。即見推亦未必敢於侈然專制。即或專制。亦未必不爲速亡之衰世。凱而尙待其既已稱帝。兵敗國削而後。蓋當時崇拜英雄之謬見。猶全

未破除也。華盛頓之受人羣崇拜。固從來無異議矣。然非美人之祖先。實先有自治之能力。則其遺傳上不能產出華盛頓。而華盛頓亦無以完全其共和之業。彼其初固非首事之人。而其後又爲功成身退之舉。美人固不以不與謀而姑置之。亦未嘗以其有大功而永戴之。是知彼全國視綫。不以崇拜英雄爲前提。而以其人本身之品行才能爲前提。且不徒以其人之品行才能爲前提。而以其國之立法精神爲前提矣。華盛頓之箇人。固自不同。然毋亦與四周所處之地位。有密切之關係乎。且哲學之風行一時者。其於人道正義公理。亦不能一無所取。因封建之極弊而爭奪相尋。故不得不重統一之說。因民生之積苦而程度之太低。故不得不取保民之說。其於進化過渡之原理。本無不合。特不當故步自封而已。民約之論偉哉。然其辦法故猶未備也。優勝劣敗天演淘汰之公例。殺機酷烈。而不利多數固矣。然而強者既有團結之力。弱者亦生危亡之懼。鞭策進化。亦與有力。且世界未到大同地位。則民族自決之主義。終不可沒。其亦有取爾矣。若以進化之趨勢言之。則哲學實當注重於平民。啟牖平民之智識。養成平民之能力。培植平民之道德。雖不免於爲英雄所用。然其主旨則實在於衆。平民能與少數英雄抗。衆英雄能以平民生計利益問題。互相抵制。而英雄之禍漸減。而生民之苦亦漸舒。總使爲英雄者。當爲平民的英雄。毋爲英雄的英雄。爲平民者。當爲平民的平民。毋爲英雄的平民。夫是之

謂普及平民學。亦即謂之普及平民的哲學。故普通之常識。最爲可念。而多數之勞民。尤爲可貴也。凡教育偏重於人才。而不注重於國民與世界人民之位置者。愚民之術也。政治偏重於國家。而不注重於國民習勞動本業之生活者。尤殺人之術也。但以革命論之。則此等事實。爲階級時代之所必不能免。而宋元之際。尤其時勢逼迫之所產出。譬若毒穢。非硝黃不能驅除。譬若陰寒。非烏附不能解散。以毒攻毒。過用爲害。適用則良。衰其大半。則進之以菽粟。佐之以殺肉。其人乃可活也。然而甘脆肥臍。腸之毒。而菽粟之用。乃爲生人之所不能一日無。革命終了。而驅重於平民之政治。革命始事。而一意於勞民之病苦。吾願談革命者之寶貴菽粟。千百萬倍於殺肉。故謂水滸爲撥亂反正之書。亦非渺論也。

第一。須知水滸爲社會的。爲特別社會的。而非普通社會的。而卽以之代表普通社會的。彼其所言。其與今日平等自由之主義。未知其何如。然而種種壓制。節節衝突之情狀。則固已發揮之無餘蘊矣。蓋社會之安寧。以平等爲其基礎與歸宿。而其進化之由來。則以一班人士。爲其中堅之壁壘。與其中流之砥柱者也。吾國之社會。只有上等下等。而決無所謂中等。由君主而產生官僚。由官僚而產生游民。由游民而產生盜賊。所號爲士人者。實在極端游民之例。得志則入於官僚。不得志則入於盜賊。而官

僚與盜賊。同爲分利之游民。且同爲蠹害生利之游民。無論所持之一孔目論。極爲腐敗支離而不可通。且又只以此爲利祿功名之具。亦惟其所便。而等之於虛設。可上可下。不上不下。故不士不農不工不商之游民。較之亦士亦農亦工亦商之游民。其害社會也猶顯。而官僚爲其衆人希望之榮名。盜賊爲其衆人實行之權利。兩相反。兩相成。盤結倚伏而不可離。僅餘此飢寒苦弱之安善少數良民。其何所濟。再復以外力壓之。益復無以自聊。蓋其內力既弱。則扑而復起者幸耳。且下等社會之名辭。亦自其本身所處之地位言之。於其人品之善惡。固絕對的無關係之可言也。且下等社會之積惡。亦自其後起所處之地位致之。於其生性之善惡。亦絕對的無關係之可言也。以人類言。則下等社會爲多數。以羣治言。則下等社會爲本根。世之名爲上中等。而所行實爲下等。且多半不如下等者。蓋下等社會之人類。猶有一部分之自食其力。而有小益於全部之社會。亦猶有一部分之自知其陋。而無大害於全部之社會。非若上中等之安坐蠹民。侈然自大。轉對於全部社會之絕對的有百害而無一利也。且下等社會之一羣。猶有一部分之反對異族壓制。縱令暴厲恣睢。而未嘗無一息之生氣。即有大部分之忍受異族壓制。縱令槁木死灰。而未嘗有得力之助惡。非若上中等者之賣國殘種。殃民養寇。之對於全部社會之敢於殘害大衆而利一己也。以下等社會之情狀寫之。猶爲恕辭。而彼下等社

會之久而久之亦漸染上中等之惡毒習慣。其罪首固將有所歸。其陣局又牢不可破。社會之無從改良也。惟此而已矣。鄙人通世界而計之。竊以爲所謂改良社會者。無論其爲何時。爲何地。爲何人。則亦無論其爲哲學家。爲宗教哲學家。爲政治哲學家。而要之皆爲相對的。而非絕對的。則亦爲一部分的。而非全部的。爲一時的。而非永久的。蓋改良之名辭。從不良對待而生。苟無所謂不良。又焉有所謂良。知社會之真正平等。本無所謂良不良。則社會自然而一。亦自然而平。顧其事絕對的。非人爲之所能及。而果其真到自然境界。則又已無復存在人爲之餘地。故少劑其偏。而息爭於競爭至極之世。其亦庶乎近之矣。政治之改良。其亦渺乎小哉。烏得與社會根本解決之談。一例而并道之也。人有恆言。野蠻人無自由。謂其侵犯他人自由之界。故我能殺人。人亦能殺我。而自由之說已破也。不知野蠻人固無侵犯他人自由之能力。且其界限亦甚小耳。而文明人之侵犯自由界。乃極爲闊大而且久遠。則是文明者固野蠻之假面目。而腐敗亦叢生於其中。謂之曰社會之大蠱。詎不其然。公共組織之團體。非不犖然其可觀。公共設備之衛生。非不燦然其可樂。然試問今之握行政權者。有一人不違法。有一時不違法。而可以保全其地位者乎。曰無有也。今之握立法權者。有一人不違法。有一時不違法。而能得有此地位者乎。曰無有也。衣食住之種種進化。而參政又公之於國人。可以謂之無階級矣。然而

豪華兼并之風。貧富既已懸絕。而政權亦爲其陰翳。其有當於社會平等者之義者幾何。借曰提倡慈善主義以養波民。提倡技藝事業以養勞民。則何以一方面視之若奴隸。又何以一方嫉之若寇仇。借曰彼固能力不足者耳。其何以解於終歲勤動而無以自養。以及其家人者也。又何以解於坐擁厚資而無所事事者也。物質上之文明發達。而無法以調劑其平。則亦擾成大亂。已矣。國家爲特別之社會。而與社會離而爲二。國家爲特別之社會。而與他特別社會離而爲二。一羣之中。自不平等。一羣又與他羣不平等。強弱之勢。其不能不有所反者。固也。反之而未必果無前弊者。又不能不別爲一問題者。固也。此特殊階級之所以不容於天壤。而不可以驟平者以此。

第二須知水滸爲政治的。爲特別政治的。而非普通政治的。而即以之代表普通政治的。彼其所言。其與今日平民政治之主義。未知其何如。然而政府萬惡。政黨萬惡之源泉。則固已發揮之無餘蘊矣。蓋政府害物也。而存之。存吾民之統也。軍政府尤害物也。而存之。存吾民過渡之統也。原始成立之政府。何一非以兵強馬大而得之者乎。繼續存在之政府。何一非以兵強馬大而守之者乎。以兵強馬大而得之。是爲殺人而自利。以兵強馬大而守之。終將殺人而自殺。由是而強者繼起焉。復將以兵強馬大而奪之矣。以兵強馬大而互奪不休。是爲率土地而食人肉。尙何有保全社會。與支配社會之能力可

言。而政治欺人之面目。遂并其所謂政治者。亦並無存在之餘地。幸也政治上之兵力。尙未能獨強耳。又幸而酷烈之軍器。海陸之交通。與一切種種之需要品。尙發達於民權學說發達之後耳。否則戰爭之禍。將終天地無少舒。而人類漸稀。少數之強者。亦無以自給矣。且從來倚仗武力而得有此地位者。積之既久。而或以強亡。或以弱亡。其甚者匪惟亡朝。且將亡國亡種。豈不大可悲哉。以強亡者。武人決無道德。各憑借其一部分之勢力。以自相殘殺。而不顧全局之破壞。以弱亡者。武人習於驕佚。尙束縛其他部分之發展。以逞其野蠻。而終成腐敗之結果。此其患或發於上。或發於下。或發於上與下之中。堅者。而其最爲可痛者。則內力既盡。而外侮乘之。萬劫不復。岌岌乎殆哉。且進化而後。今又不異於古之所云也。試問貴游富族之子弟。其能舍生命以當前敵者有幾。且其人數亦甚少耳。所用以爲兵者。大抵皆貧苦之細民。與野蠻之部屬也。一旦覺悟。安得不倒戈而環起。故軍閥之箝制有時窮。而主國之威力有時損矣。若謂富力足以困武力。則富者亦豈終驅使此不平之人類哉。德之獨強。足以對外而無不足。何以不支。俄之專制。足以壓內而有餘。何以終覆。謂其爲國際之所不服。而生人之所不堪也。美人後起而制其全勝。自衛之戰。與合後之師耳。然外之求爲盟主而不得。內之息其輿論而不能。工界之風潮。一日千里。毋亦生計上之不平。爲之。而國際上之不平等。亦與其生計界有密切之關

係。而非政略家之所能調劑乎。匪止此也。武力萬能。金錢亦萬能。武力與金錢。還相爲用以制羣生之命者久矣。試問全世界果能受其支配乎。試問全世界能受其支配。而維持此現狀乎。誠有以知其必不能也。專制國之政權在君主。共和國之政權在總統與內閣。然權在君主者。實在於其左右近習。在總統與內閣者。實當在於議會代表。左右近習之以金錢爲市。誠無足怪。彼君主者。日以功名富貴之途。愚人而薄其祿入。全不顧其所處之地位何如。且又不信其臣民。而惟其所私暱。之是用。彼爲之臣民者。匪是則無由以自進而得安。固也。獨怪乎號稱民選。而一切種種黑幕。乃益復互相倚伏。而惟此勢力金錢之偉大魔力。浸淫展轉。各隨其時勢之變遷。以互爲其主體。不亦大可異乎。北美爲共和之祖國。彼莊嚴燦爛神聖不可侵犯之選舉。乃實爲富可敵國者之所利用。甚至總統與代表議士。不啻爲其金錢之所收賣。而實際上爲之奴隸焉。工人一部分之有選舉權者。彼或強迫之使不得自主。此勞力與資本家之衝突。所由方興而未艾也。然彼之互相爭競以求獲得此政權者。固亦各有其一定政見。而發之於口舌。要求之於全體之人民。以供其採擇。人民亦各具有割斷之力。苟其意之所不安。雖勢力與金錢不屈。故政客之心。亦不敢悍然與多數之民意抗。黨之作用。所由可以當爲藥石之用品者。以此。若夫程度之遠不及此者。則固已爲世大戾者久矣。夫使人民之度程不及。而舍此別有

其進化之方。舍進化而別有其圖存之術。則吾輩抑又何求。而無如世界之潮流。迫我以不得不然之勢。則此全體社會之所以產出此政治者。又安得不於平民三致意焉。程度進化之階級。無止境。故無定局。而人民程度之於政治良否。又不能悉與政體合爲一談。不能共和者。即亦不能君憲。且亦不能專制。一人獨聖。而舉國皆愚。生番野人之人才。絕對的無能存在於文明競爭世界之理。而迫之以不得不進者。進則生。不進則死。進則存。不進則亡。固非人力之所能遏。而因勢利導者。亦不爲無具。謂法國革命時代之程度。踰於吾國之今日。鄙人曾不敢妄自菲薄也。而法民今日何如。美人非吾所及矣。然今日之與昔。其又何如。究竟放眼而觀世界。則全部人類。未有不以各箇箇人之利害爲前提者矣。其次則一羣也。再次則一國也。再次則世界也。再次則未來也。範圍愈大。則知者愈少。若眼光之遠到。則全世界寥寥焉。但使人人知非有後者之數端之爲其漸次進化之必要。否則無以自保其箇人。則武力金錢之政治。終有窮時。而積漸代之以生活之需要爲主體。故夫武力與金錢。積久而終窮。實由武人與金錢之還相自窮。而大多數之人民乃從而賤之也。慾壑之所難填。物力之所不濟。死傷喪亂困苦流離有生者之所不忍受。而亦自不能安也。故平民之生活。并爲全世界政治之中心點矣。是以不得其本。則政治法律經濟教育。無一而非少數人殺民之具。不得其本中之本。則交通技術商業科

學無一而非少數人獨活之方。富強之說之必爲戰國。豈人民之福哉。

第三。須知水滸爲歷史的。爲特別歷史的。而非普通歷史的。而卽以之代表普通歷史的。彼其所言。其與人羣進化之原則。未知其何如。然而民物凋敝。風俗墮落之原因。則固已發揮之無餘蘊矣。蓋歷史者非爲一人而爲大衆。且非僅爲一部分之社會。而爲全部分之社會。非爲既往而爲見在。且非僅爲見在之適用。而爲將來之改良也。今通觀吾國之歷史。則一姓之家譜。而羣雄之牧場耳。其中紀載某帝之聖神文武。與其典章制度。一切善言善政。以下及於名臣上將之行爲。果真可信徵而無矛盾乎。卽其果爲實錄矣。而有益於人羣之生活。與羣治之進化者。其與幾何。除公羊據亂世昇平世太平世之精言。及太史公之直敘人種。其言頗多國民思想者外。曾有深通歷史法者乎。吾輩之說歷史。當探原於民族民權民生之大義。而以文化之進退爲主要。乃足以應世界之潮流。以保全其歷史之存在。生番野蠻。謂之無歷史的人種。印度埃及。謂之已過去歷史的人種。國權之獨立。絲毫無可以侵犯之界。况并其一種之政權而亡之乎。縱使文明程度。優越於我。猶且不能。而况以野蠻人之武力。乘文明人之腐敗。始之以五胡之侵入。繼之以遼金之迫壓。更終之以蒙古之全制中國。通人安得不發憤而著書。顧種族相結。又有同化不同化之分。而政權之不平等。乃爲種族分界之原則。果其五族共和則

民族之問題已決矣。君主之歷史。爲一家之歷史。而非全國之歷史。故亡朝與亡國殊科。由君主而改爲民主之歷史。爲人民之歷史。而非政府之歷史。故社會較國家猶重。民質之不良。國家斷無苟延之理。况并其舊貫之惡習而深之乎。縱使純良風尚。一律保存。猶且無幸。而況以舊思想之末流。拒新思潮之輸入。又或行之以專橫。濟之以虛僞。終之以無所忌憚。社會豈竟能長此終古。顧共和國體。儘容有專制政體之名辭。而生計之不平。又爲民權極端之障礙。則果其階級懸絕。斯民權之精神已失矣。故民權者民族之保障。而此兩大主義者。究不過爲民生而設。果其無此兩主義。而人民可以保其生存者。則雖無種族界。無國界。無政治界。亦無不可也。民生之說。自古爲昭。顧古之政治。胥言教養。但以政府養民。不如人人自爲養。且互爲養。以政府教民。不如人人自爲教。且互爲教。社會主義。欲使人自食其力。而各有其自治之能力。以自由。惟不借國家之組織。則團體易散。而民情亦恐漸卽於晏安。故主張國家社會主義。實惟干涉進化之要圖。所慮教養之方。不注重於本業。則物質上之文明。又將釀成貧富階級問題之衝突。而軍事之單獨發達。更將較政治之爲害物者而尤毒。此農業之國主義。所以互萬古而不敵。而且千變萬化。終必以此爲全部分安身立命之處也。且此三大主義者。實由文化之猛進得之。而文化之積進。而若有窮時。則惟此生計爭存之問題。爲之解決。此難。其亦毋務爲

高遠而不切於事情矣。綜觀歐洲之歷史。自蒙古土耳其之侵入。人種之轉移以來。以至於各強國之立國。蓋將以解決此民族自決之問題也。乃迄於今而交爭愈甚。未見其有如何之互重也。自美人獨立。法人大革命以來。以迄於自由保守之衝突。蓋將以解決此民權代議之問題也。乃迄於今而詐欺如故。未見有如何之平權也。科學實用。工商發達。蓋將以解決此民生幸福之問題也。乃迄於今而貴族之餘燄猶存。貧富之階級相撞。且負擔日重。生活日艱。未見其有如何之調劑也。至於麪包問題。將羣萃全世界之哲學家。政治家。財政家。科學家。咬腦筋。嘔心血。而爲之研究其將來之結果。而未得其圓滿解決之方針。而彼武人與資本家。且瞠目語難而無能爲役也。毋亦富強者之只知擁護少數人。與一羣人之權利。而日戴此假面具以欺人欺天以自欺乎。此則揆諸天地自然之理。無論何人。皆無所逃遁於其範圍以外。而古今中外之歷史。悉由此而產生者。若欲究竟其精微。而窮極於廣大。以爲根本解決之談。雖聚積從來之歷史學者。亦有未能輕下一辭者矣。且小說爲普通之社會而設。實當以描寫社會爲一定不移之標準。政治上之歷史。對於小說界。固絕對的無獨立之價值。爲夫事實上無有可以便利之剪裁。理論上又無可以憑空之臆斷。不如空中樓閣。惟吾意之所欲爲。而任意假一符號以代之。或借一無關重要之人名以當之。則於道德法律上。舉無可以爲吾說之裁制者。而吾之

眼元之所注。乃得以標新領異。以仍適歷史公例之原則。況吾國政治上之歷史。演繹而成小說。其事又倍極困難。非特汗牛充棟。不易取擇也。即偶取一人一事。而變其單簡者以引伸之。亦復不易。下一褒貶之辭。而即乎人羣之心理。不過適以狹小吾學之範圍而已。烏足以盡善作者之天職哉。既已無正確之實錄。而又無由盡人羣之見象。傳疑傳信之說。均無有當。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歷史家已極其煩難。而吾說何爲而蹈之。將欲頌言其甚美乎。則非其心之所甘。將欲公言其極惡乎。則非口之所敢出。其亦進退無據者矣。若宋江之歷史。則固不甚關於當時之大局者耳。史稱宋江起爲盜。以三十六人橫行河朔。轉掠十郡。官軍莫敢嬰其鋒。究亦虛張賊勢之談。江固未嘗割據城池。有稱帝僭王之事實也。更未嘗有改革政治附會天吏之宣言也。則非作者之一卷妙文。恐亦等諸若有若無之數。而世人多不能舉其名耳。知江之本不足爲輕重也。則知侯蒙之請赦。使討方臘。與張叔夜擒副而降江。亦舉不足以爲輕重。而借其名稱。一方面以寫縮影之政府。一方面以寫變形之社會。固亦無所不利焉。故夫方臘楊么之徒。牽於韓岳之事功而不便借也。李全時青之徒。牽於金元之交涉而不便借也。且借之爲用。莫妙乎其歷史之單簡。而各方面皆無所妨礙。而後歷史上之翳障空。而眼光益銳。宋江之功罪是非。原非其所措意也。且叔夜之事蹟。作者亦固不欲附會耳。江之爲剿而兼撫之。

是非與功罪。皆無當於政治之根本問題。而叔夜之本身。亦決不以此爲輕重。故缺之以便吾說。其說爲何。則以歷史上之成王敗賊者。無一而非宋江。而江之爲江。實自政治與社會之不良產之。借盜賊以逐蒙古。不過其一部分之作用耳。否則亦只爲一時之毒藥。而不足以爲萬世鑒也。

第四。須知水滸爲理想的。爲特別理想的。而非普通理想的。而卽以之代表普通理想的。彼其所言。其與世界未來之境域。未知其何如。然而描寫人情體察時變之觀念。則固已發揮之無餘蘊矣。蓋理想者。固上之極於廣大精微之致。下之歸於明白簡當之途者也。理想爲事實之母。事實卽爲變象之兒。神怪尙不可知。而人事則無所不有。忠義之金字招牌。替天行道之神聖符號。宋江未必有此見識。合羣之僞面目。大公推戴之絕好名詞。梁山未必有此資格。然而世界上之一切美名。無不可以作如是觀矣。林冲之正大而沈鷺。於渾厚中露精明。武松之威猛而仁愛。於剛健中含嫵媚。功名利祿之場。那得有此豁達胸襟。梁山未必有此等人才。關勝之正正堂堂。魚魚雅雅。允爲蕭颯英姿。雖疎略而不卑。其人格魯達之莽莽蒼蒼。渾渾噩噩。允爲血性男子。雖蠻橫而不失其天性。奸盜詐僞之世。那得有此光明氣象。梁山亦不宜有此等美質。然而世界上之一切將相。無一不可作如是觀矣。共和政體之首領公推。平民主義之裁抑富強。作者心中亦未必有此組織。然而其理想之擴張。卽無一不當爲事實。

上之所必有。今觀其嚴責官僚，甚於盜賊，而團體結合，褻然具有平民政治之雛形，而富家大族之豪橫，亦時時具有微辭，而卒竟歸於假仁假義，烏知非有以濟其箇人非常之野心，言行不符，千古同慨。蓋從來人才由平地崛起之時間，莫不稍稍帶有天然人權之不泯性質，而獲有一部分人權之偽形式。而彼平民政治之精神上之絕對的衝突者，雖日日昌言人權，亦只成爲賣櫝還珠之惡習慣。吾輩認此爲進化必經之階級，則可。若以爲見在之世界，此問題已經完全解決，則大不可。故理想所到，仍從事實上產生而出，而貫通萬事，仍可以得一而已。畢當新說未入數百年之前，卽已有此。此其知識其學力，安得不受吾輩之崇拜，而時勢逼迫，所由辛苦艱難，困心衡慮以獲之者，亦猶是天演之公例也。因亡國而思革命，因革命而惡君主，因君主而及官僚，因君主與官僚之自爲盜賊，產生盜賊，而知盜賊之欲爲君主與官僚者，乃時時相爲同異出入，以宰制一班平民死生之命，而籠絡與壓制之政策，亦互爲起滅，使平民遂無復真正幸福之可言。故有時利用盜賊之破壞，仍不使假借名義者流，得以陰謀手段，誣民惑世。雖其建設平民政治之方法未備，而宗旨已明，身當極端忌諱之朝，心目中之所欲言而不得言者，又不知其凡幾。知人論世，吾儕其能以嚴格繩之乎。泰西最古之哲學，伊索出以寓言，由是而哲學大家之繼起者，亦每每假設一人一事，以發其旨趣之所存。小說界之理想，遂踵事

增華而勃勃然其勢不可遏。而以社會事業爲之基礎。遂以立改良政治之根本問題焉。吾國之對小說。則直以爲文人游戲而已矣。彼其寄託之旨。多在於身世悲憤之談。若其洞見人羣大勢。而具有學理者。殆未易以數觀矣。不知莊列之書。寓言殆屬八九。彼其見道探原之談。聚從來之所謂讀書人。與所謂政治家者。問有人了解其宗旨。而發明其趣味者乎。鄙人固未之敢信也。匪惟不能。抑且以邪說。誠辭視之。而真理之汨亡者。遂以不求甚解了之。不亦大可怪乎。其他若名家法家墨家陰陽家。一切周秦諸子之所紀載。同出於寓言之一途者。亦莫不各自有所樹立。而縱橫家滑稽家之轉尙談鋒者。猶其爲諸子之下乘耳。卽以儒家而論。則孟子之爲孟子。豈非社會上大多數之所極端崇拜者乎。然其生平之言論。其與此派相近者。誠不可以一二數。秋毫車薪。百鈞一羽。妻子託友。士師治士。好色好貨好勇之類。政治上之言論。不必惟其事實也。軫兄臂。摟處子。鄉人伯兄之敬。弟爲尸之敬。而今人乍見孺子入井一節文字。亦屬設言。學理上之言論。亦不必拘其事實也。齊人有一妻一妾一章。其事至微。而用以描寫卑鄙齷齪之情形。而以之爲社會之代表。尤與小說之裁料相近。謂吾國之儒林外史。與歐人之孝女耐兒傳等書。非此一類。其何以解。特古時之長篇較少。亦因其所處有不同耳。皇陶爲士。舜爲天子。瞽瞍殺人之一段議論。尤爲闕空設奇。本爲事實之所未有。而孟子不以必無此事爲說。

者。理想家發揮民治法治之本來精神。尤爲後來專制之所未能夢見。而百思而不得其眞解者。天然人權之時代。法治有力。果令瞽瞍竟有此事。則天子亦絕無禁止法官之威。帝塾之廢。舜禹之立。亦行其所無事。且亦非君主本身之獨力所能擔也。若令小說中演此一段故事。則舉世將以爲奇談矣。一孔之儒。烏足與論文學之大觀哉。且世界甚大。而吾身至微。日月甚長。而人壽甚短。合一人之生平而爲之詳細紀載之。已爲多事。乃欲悉歷史之人。而爲之一一紀載之。其力又惡能及。而此中又烏有我。故歷史只有摘要之法。而設事則可以作翻空之想。述歷史之事實者。雖闕疑而不能附會。造歷史之理想眞者。雖附會而不礙於性情。梁山之見於歷史者。宋江與其副耳。宣和遺事。亦僅載三十六人之姓名耳。其事實之可攷者。亦甚寥寥矣。又焉有所謂七十二地煞者哉。顧惟其事之無實錄也。而可以惟吾之意造。且惟其人之便於託興也。而可以爲人世之所不疵。一稱其美。固不悖于節取之義。盡言其惡。亦不嫌於深刻之文。如是則吾之理想界。遂以迎合社會全部人之大多數心理。而轉移之。初何暇於爲此一百八人者之陳死人作傳。而自爲生滅於吾之筆端者。乃儼有萬世之龜鑒者存。苟無此見。則凡古今之所謂聖經賢傳。與西人之所謂哲學精言者。雖一切不作可也。著之空言。不若見之行事之爲深切而著明。此義固可以更進一解乎。夫理想之進行。非深思力索。則絕對的無有一綫之光。

明。故對於過來見在未來之情況。不能不各致其研究。其究竟完全與否。尙不可知。然苟其有真正理想家。則其各有所入之途。體大思精。決不能只就一方面著眼。而遺其全象。奈何金聖歎以闖賊滔天之禍。專注重於盜賊之一方面。幾若除宋江萬惡該死以外。無復有水滸之主要宗旨。而官僚之產生盜賊。亦有時而爲君主怒。則盜賊之罪。人人皆知。作者何苦而描寫其種種成立之原因。以著其強盛者。豈真除卻此題。即無以爲才子之文乎。其亦贅旒而已矣。且聖歎亦何爲并其足以亡元之遺言而亦忘之。夷狄之君主。去中國之君主者。其與幾何。亦五十步與百步之間已耳。宋不亡於盜賊。而亡於夷狄。究竟宋實自亡。而以亡朝者亡國。明亡於夷狄。而亦亡於盜賊。究竟明實自亡。而以亡朝者亡國。官僚與君主爲之。固勢之所必至者。黃梨洲深知此義。而王船山亦稍見及此。然二公皆不肯破儒者之範圍。而作者則絕無冷豬頭之思想。故敢於昌言不諱。其較之二公之專爲學人說法。其力量尤大。而流弊之不易防。亦非二公之所肯爲。奈何徒以文字視之。而不窮究其苦心孤詣之所由來。蓋彼於是非不謬於聖人與否之說。皆非其所顧慮。而究竟亦不謬者。則以其持獨見而探真理。誠卓然有以自立於理想界也。魏叔子云。君不求士。相不下士。士不求友。乃在於此。誠有見矣。然試問并其所謂求與下者而悉爲之。官僚政治。其足以長此終古乎。龔定菴以無才盜無才偷立說。誠有見矣。然試問偷

盜果才。於世界有濟乎。極而言之。人才在上矣。而盜賊之伏莽。果能靖淨而持久乎。官僚少數之人才。果能保存多數之人民於不亡不亂乎。恐皆非作者之所滿意也。水滸爲特別理想之書。不可僅以常識求之。彼批評者之謬贊。續貂者之妄作。又何譏焉。

由是以論水滸之內容。則知其所注重者在從來作事者之發端。而不在水滸之發端。蓋以學理而論。則從來首發大難之端者。必當在光明正大爲民請命之人。而事實上則固不能縱令其志在建設。亦必須帶有許多之破壞性質。乃敢於爲此非常之舉動。故破壞之事業。必需具有許多之冒險敢死性。此其不顧身家。決非安善平民之所能堪。而且非審時度勢之英雄之所肯爲。且爲之亦無所成就。而徒爲犧牲。根株既固。則搖動爲難。此老氏之所以毋爲人先。而革命先驅者之所以不獲美譽也。今試問陳勝吳廣之發難於秦。李密楊玄感之發難於隋。王仙芝黃巢之發難於唐。韓林兒劉福通之發難於元。李自成張獻忠之發難於明。何一而非出於無賴之尤者乎。官僚而積爲弊端。固純粹盜賊之產物矣。其相繼而興者。則亦同爲無賴。而其粗心大膽。冥行不顧之行爲。固亦稍有所異。彼後起者鑒於前者之失敗。則益假名號以自張。於是或清君側。或擁王室。或稱弔民伐罪。或稱驅逐異族。其對峙者。或且島夷索虜。互相譏評。其外至者。或且代平內亂。一視同仁。彼其渙汗大號。以標示於人間。豈不各

各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也哉。乃進而攷其行事。則其所極力表張者。不過爭奪者之一種方法。而平民之如水益深。如火益熱者。對於其無形之痛苦。固曾無毫髮之解釋。而彼其有形之痛苦。且忍死須臾而不可耐也。其始之發難。憂在倒一政府而已。繼而一政府變爲數政府。數政府又等於無政府。政府之威信。墮地無餘。則一部分之起而竊據之者。亦能行其權於最狹範圍以內。而莫敢誰何。羣雄之倏起倏仆。固紛然可笑哉。一統之業。其又何足道也。自明者之眼光視之。則不徒野蠻人無意識之暴動。絕對的無開闢新世界之能力。即文明人有思想之暴動。亦豈能不改其初念哉。試觀歐洲之歷史。其所謂宗教革命。政治革命者。其首先樹立旗幟之人。曾有如何人道正誼公理之不爲所摧殘者乎。法國大革命。爲全歐民政成立之所由來。然一念其恐怖時代之見象。則不寒而慄。而山嶽黨與平原黨之極端衝突。并其本黨之再三破裂。則不特非首事者之所及料。而實其首事者之道德知識能力之程度之有所不足。而黨類之收容太雜。亦惟其初基不固之一大原因。美人以自治之民獨立。且對內而非對外。首事者固當與倡亂者異例。然七年戰爭而後。又經幾許之經營。而十三州聯邦之憲法以成。乃初期之總統。轉在于以軍人而後事加入之華盛頓。誠哉其發端者之不易言也。蓋戰爭發生時代。無論其人具如何之高尙性格。而既以入政治之漩渦中。則亦不能不少爲圓滑。以使其事實上之

活動久之則其不得已而爲之之事。幾成習慣。而本來之第一天性。不能不爲其所汨沒。辦事可以壞人。固絕對的無解免之方法。而非是則又無以爲成立之地。故自己變壞者半。牽於各方面而變壞者亦半。况其以野心之作用爲之者。則首事之偉大人物。斷然不能以光明正大之度。態相繩。其勢然也。若夫爲人羣計。爲學理計。則革命成功。而大權屬之光明正大爲民請命之人。固抱有平民思想者所馨香禱祝以求之至願。而無如歷史上既無此前例。思想界又不便昌言。則不如從反面着手。取宋江之深心辣手。種種權術。以爲萬世發端之鑒。僅僅以深惡魁首立論者。其亦失之遠矣。且梁山之發端。雖在不足輕重之例。而每經挫折一次。必復進化一次。對於革命歷史上破壞之方針。未嘗不受一極大之教訓也。彼其草澤嘯聚之始。不過意在苟活而偷生。避患而求樂。初非有收羅人才。擴張規模之企圖也。即其素懷不逞之志。亦不過徘徊觀望。以俟時機之可乘。而未敢驟發。非有軼出死圈。別無他顧之決心也。一旦官僚迫之。徒黨和之。乃始因利逐便。養成野心。非其人尙能遁出於官僚之範圍。而本身超出於官僚政治之外。亦并非其人先有鮮明旗幟之標示。而無慮人才之不畢集於麾下者也。王倫之始創梁山。打家劫舍而已。於林冲輩猶未能容納也。至於晁蓋。則有劫財不傷人之明令。而拒敵官軍以後。不能不持收羅英雄之主義矣。乃至於宋江而有忠義之說。有招安之說。已經欺人已

極。而又有替天行道之一名辭。赫赫然見於其特別之表示。其所以鼓動人心者。又復愈出而愈奇焉。其他各山寨之地勢與人才。舉無有如梁山者。而乃合之以爲強。其中間角力而後待之者。蓋亦甚寥寥耳。作者之不肯多寫。而微示之意。蓋政府未倒。而互相吞噬。爲革命之所大忌。故其辭頗陰微。而單簡焉。故作者之注重發端。而積久始有其定位者。誠傷其發端之必無好人也。知發端之必無好人。而其實有所不得避。則盜賊之習慣爲之。夫是故以宗教爲衆生說平等之法。以平民爲學者闢求治之門。

由是以論水滸之內容。則知其所注重者。在將來作事之結局。而不在水滸之結局。蓋以學理而論。則從來人類進化之的。必當求人民康阜永遠和平之日。而事實上則固不能。縱令其極力破壞。亦必須別有許多之建設方法。乃足以俾受羣倫之景仰。故建設之事業。必需具有許多之保守安全性。此其苟且目前。決非安善平民之所肯問。而且爲投機自利之英雄之所優爲。且反之則易招抵抗。局勢粗定。則競爭漸息。此兵家之所以毋爲人後。而張皇補苴者之所以毋動爲大也。今試問秦懲封建之禍。而卒易以統一。漢懲暴秦之亡。而卒易以柔術。唐立府兵之制。而卒習於久安。宋懲唐末藩鎮之弊。而卒亡於強敵。明懲山東羣雄之爭。而卒亡於賤。將何一而非出於慎防之途者乎。盜賊而得爲君主。繼

續官僚之胤胄矣。其統馭差久者，固亦可以少安。而其大小臣工高才碩學之徒，亦但求其不亂。彼後起者，密於前者之防制，則更覺堂階之日峻。於是立一政府，降則籠之，否則殺之。而材勇盡矣。立一學說，從則尊之，否則屏之。而材知竭矣。甚則疑忌，元勳而無以禦外侮，靖內憂，借偃武修文之名。於是乎持兵者皆粗暴與腐朽之人，爰飾儒書而無以索大義，發微言。仗時文貼括之力。於是讀書者皆空疎與虛矯之士。彼其巍然獨尊，以利用其愚民政策，豈不各各法制森嚴，典章備具也哉。乃徐而觀其究竟，則其所爲剖別者，祇爲保守者之一種階級。而平民之地位日下，根基日薄者。對於其必需之生活，固會無籌畫之解決。而彼其必需之常識，且黑闇萬劫而不可復也。其事之結局，防制國內人民而已。繼而一弱國忽遇一強國，一強國又繼以衆強國。人民之精力，迫竭無遺。則他部之環而侵略之者，亦能利用其官僚盜賊於直接不及之地，而出以間接。一姓之倏興倏亡，固渺乎其小哉。亡國滅種之禍，其又何堪設想也。自明者之眼光視之，則非獨野蠻革命之對於亡朝，絕對的無改良舊政治之能力。即彼文明革命家之主張政變，亦豈能改良其社會哉。今試觀歐洲之歷史，其所謂宗教改良，政治改良，其由學說而成爲事實者，何一而非社會之所產出。又何一而非受政府之支配。法國之三次革命，固爲全歐民政確定之一大結束。然帝政民政之反覆大亂者，歷數十年，而卒敗於德意志。人民恐

權修省。政府亦不敢妄爲。而始有今日。而帝黨拿破崙黨之餘孽猶在也。彼不亡於斯丹之戰。蓋亦幸而免耳。且亦因是役之失敗。而爲人民之所利用耳。否則軍閥之禍。誠不知其所終極也。美人之立國。對於全世界而爲比例的。其結局誠過之矣。然而社會之人類。豈徒政治上不應有階級。人羣之進化。豈能於社會上有止境。號爲多數之民政。而聽少數者之絕大富豪。把持全國之權利。循是不改。則平民可以不生活。而富者可以獨存天地間。又安有如此之公理公例哉。況乎國際問題。在今日已受空前絕後之一大教訓。而身爲政府者。乃各專爲其一身之利害。與其威望計。而所謂弱小之保存。勞動之保護。皆一一託之於空言。而實際上則絕對的無有可以辯護之餘地。則是此次之所謂國際同盟條約者。各箇政府之條約。而非各國人民之條約。此其結局尙忍言哉。其亦全世界輾轉不了而已矣。誠哉結局之不易言也。蓋戰爭少息時代。無論其人具如何之精密性質。而既已經大亂之困難後。則亦不能不少爲求安。以保其名譽上之尊貴。久之則其所決定欲爲之事。自然厭倦。而從前直行不顧之行爲。不能不爲其所阻卻。知力終有窮時。固絕對的無可以盡如人意之事實。而不滿人意又實有無可如何之趨勢。故前人之積極主張者有定。後人之繼續改進者無窮。况其以專制之慣例行之者。則結局之人民。新朝政治。斷然不能以康阜永遠和平之志事相期。亦其例然也。若夫爲人羣計。爲學

理計則革命成功。而大局定爲人民康阜永遠和平之基。固抱有平民政策者所馨香禱祝以求之。至願。而無如事實上既美惡並存。理想界亦改進無已。則不如從空處着想。取宋江之如何失敗。如何安置。悉置諸不論不議之例。僅僅以功罪立說。其亦失之遠矣。且梁山之結局。雖在不足重輕之例。而始之力合則強。繼之志分則敗。對於革命歷史上之建設方針。未嘗不受一極大之教訓也。彼王倫拒人不納。林沖鋤之奉晁蓋。人才畢集而水滸以興。危乎微乎。主震其威。羣疑其犯。幸而不仆。憂患迫。團結固耳。吳用樂晁宋之易與。而忌林晁之交合。陰附宋。使晁簡出。宋益收物望。將代晁位。患林及關勝呼延灼。盧俊義名重而功高。吳掣之肘。盧退讓。內且自危。已而爲禽。宋江降。惟作者故渾其辭。則以盜賊固無結局。而殺赦之權。不肯明與之官僚也。大抵宋吳盧林。左右全局。林勇而驚。吳智而猜。宋密而陰。盧略而疎。又鋒芒早露。望重勢嫌。任事未久。羽毛不豐。不得如司馬徇河北。次將誅宋義。顧乃率偏師處散地。指揮若素。功冠其曹。退而聽衆之所爲。人心離。亡形成矣。林疑於陰爲盧地。盧不悟分兵及置副之非。其豪氣之未除耶。抑亦忌者強爲之耶。君子是以爲黨爭惜也。開基之初。首著一白衣秀士王倫以垂鑒而起例。則結局亦其旨矣。故作者之注重結局。乃抹煞而不欲明言者。誠傷其結局之必無良果也。知結局之必無良果。而其勢又不可以遽返。則官僚之習慣爲之。夫是故以盜賊之由來。歸獄

於官僚以平民之疾苦期改於政治。

晁蓋及一百八人贊

水滸之一百八人。其何足以爲有無哉。天地間本自無而之有。吾又安能竟以爲無。天地間本自有而之無。吾又安能竟以爲有。有無之名。旣已不能固定。則一人之是非得失。一羣之功罪成敗。與夫等類於此者之對待名辭。亦皆不易以定其對待之形勢。而亦一切皆以符號視之可耳。天地間旣已有矣。天地旣自有生以來而繼續有人矣。其終究有無人之一日與否。良不可知。而吾以渺然一身置之於上下四旁之間。而且已往之人。吾不得而悉知之。見在之人。吾亦不得悉知之。而未來之世界。更不知其何所終極。抑且不能絕人逃世而自存。則又何苦而必欲繁稱博引。以爲其智力之所決不能爲者。故立言不妨廣大而精微。設事則必需明白而簡易。故託于歷史。與託於稗官一也。而論說寬嚴之界分矣。主張言論自由者。不亦得其便利也乎。然則世界之可以作如是觀。固無往而非道。絕對的無可以泥者也。借一百八人以發作者之思想。則吾因而思想寄之焉耳。若謂此贊足以盡水滸。則水滸與水滸索隱。皆可燒也。水滸之書。不得作一百八人傳觀。而又何贊之足云哉。作晁蓋及一百八人傳贊。

托塔天王晁蓋 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亢龍有悔。終日乾乾。

天魁星呼保義宋江 思細於髮。算妙於盤。回旋曲折。往來兵間。

天罡星玉麒麟盧俊義 目無英雄。心無城府。身分自高。遭際自苦。

天機星智多星吳用 縱橫捭闔。陰陽避就。漢之法家。宋之學究。

天閒星入雲龍公孫勝 雲中龍人。中靈行踪不測。是天閒星。

天勇星大刀關勝 儒雅其狀。英爽其姿。廟堂之器。乃在於斯。

天雄星豹子頭林冲 閱歷世變。饒有雄心。遭逢太尉。百感交侵。

天猛星霹靂火秦明 九天九地。如火如荼。狼牙之棒。火場之圖。

天威星雙鞭呼延灼 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驩不逝。

天英星小李廣花榮 端重雜流麗。剛健含婣嫻。

天貴星小旋風柴進 豪俠領袖。氣靜神恬。幸而殲於高廉。

天富星撲天鵬李應 射鵬手。來漠南。矢無虛發。審慎再三。

天滿星美髯公朱仝 能識李衛與唐宗。何必海外創業虬髯公。

天孤星花和尚魯智深 酒醉撞山門。戰場揮鐵杖。天真爛漫。好箇莽和尚。

天傷星行者武松 亦剛亦柔。亦生亦熟。時若談笑。時若痛哭。

天立星雙槍將董平 兒女英雄。天下健者惟董公。

天捷星沒羽箭張清 囊括無咎。出手渾脫。飛石擊人。人不及覺。

天暗星青面獸楊志 押花石網疑爲貪。取生辰槓疑爲怒。世藏寶刀收入庫。俯仰隨人情何堪。

天佑星金鎗手徐寧 鉤鎌鎗破連環。雁翎寶甲戰血斑斕。

天空星急先鋒索超 膽大於身。心粗於斗。履險若夷。健兒身手。

天速星神行太保戴宗 亦機警。亦神速。始謀不周。應變不足。

天異星赤髮鬼劉唐 跳脫英姿。東村戎首。絕跡飛行。冒險夜走。

天殺星黑旋風李逵 悶葫蘆一拳搥破。狂風潮括地吹來。

天微星九紋龍史進 霸事首事一隅間。風流憨態入勾欄。

天究星沒遮欄穆弘 天寬地寬。全沒遮欄。偶然高興。並非作難。

天退星插翅虎雷橫 飛而食肉。響應山谷。水清無魚。爲班超哭。

天壽星混江龍李俊

溯江而上。沿江而下。容與江中。使船如馬。

天劍星立地太歲阮小二

天罪星短命二郎阮小五

天敗星活閻羅阮小七

石碣村聚水

鬼。螭。張角。狐。濡。尾。

天平星船火兒張橫

星火燎原。沒入坎水。剛化爲柔。其機若此。

天損星浪裏白條張順

浪裏翻身。險中得全。長江滾滾。白眼青天。

天牢星病關索楊雄

病態淹淹。強起乃可。一朝奮興。決斷亦頗。

天慧星拚命三郎石秀

知勇深沈。不免喜事。孤苦仵伶。君子哀其志。

天暴星兩頭蛇解珍

藏於深山。不見一班。掉頭而顧。勢若連環。

天哭星雙尾蝎解寶

口蜜腹劍。不可防。化作大戟與長槍。

天巧星浪子燕青

跌蕩風流。號稱浪子。豪氣未平。有如飛矢。

地魁星神機軍師朱武

紆徐爲妍。卓犖爲傑。審括於度。神機活潑。

地煞星鎮三山黃信

名不虛彰。威不輕揚。三山坐鎮。彼惡敢當。

地勇星病尉遲孫立

其心不競。何憚於病。鄂公稱疾。人言未信。

地傑星醜郡馬宣賀

金枝玉葉而辱於斯。猛力衝突。勁敵苦支。

地雄星井木犴郝思文

其質象木而幽於井。在天爲犴。使人知警。

地威星百勝將韓滔

地英星天目將彭玘

地奇星聖水將軍單廷珪

地猛星神火將軍魏定

國。是爲虎將之上。佐謀苟不臧全局。破昔者南粵而北。胡或亦閉門而長臥。其氣不衰鋒小挫。

地文星聖手書生蕭讓

筆墨有神。技中之聖。半由人工。半由天性。

地正星鐵面孔目裴宣

是何軍政。而曰持正。

地關星摩雲金翅歐鵬

摩空而至。其從若雲。迷蒙煙霧。怪鳥成羣。

地闔星火眼狻猊鄧飛

性若火。眼若獅。酣睡聞吼嘶。

地強星錦毛虎燕順

我惜繡虎。人愛皮毛。仁而不武。鄙哉文豪。

地暗星錦豹子楊林

如熊如熊。如火如花。誤入險地。千差萬差。

地輔星轟天雷凌振

刀劍缺折。鋒芒爲累。一震之威。乃至於此。

地會星神算子蔣敬

長於算。用心苦。欲顯其才。不受命而買。

地佐星小温侯呂方 地佑星養仁貴郭盛 左右鈞距擊刺專精方天鐵戟變化若神。

地靈星神醫安道全 活人稱良醫活殺人者醫之奇。

地獸星紫髯伯皇甫端 五十稱伯年非少小如此長鬚其狀已老牝牡驪黃誰了了。

地微星矮腳虎王英 我不如卿豪終是男子相比短絜長孰爲雄長。

地慧星一丈青扈三娘 與子同仇温柔綺麗尙含羞。

地暴星喪門神鮑旭 其地枯樹其神喪門三冬無暖氣何處弔精魂。

地獸星混世魔王樊瑞 妖魔鬼怪劍光出匣晚見天心微聞正法。

地猖星毛頭星孔明 地狂星獨火星孔亮 好帶刀劍伺利逐便因地乘時以名自見。

地飛星八臂哪吒項充 腳踏風火輪手持火尖槍飄然來住水雲鄉。

地走星飛天大聖李袞 胡然而帝胡然而天是真徼幸不墜於淵。

地巧星玉臂匠金大堅 謂我拙工莫浪語於今幾人識攷古。

地明星鐵笛仙馬麟 車麟馬蕭蕭鐵笛橫吹萬里遙。

地進星出洞蛟童威 地退星翻江蜃童猛 海市翻江頭角出水水軍之良風隨浪起。

地滿星玉旛竿孟康

其人如玉。護花之旛。百尺竿頭。進退幾番。

地遂星通臂猿侯健

伸縮其臂。通靈其心。升木而嘯。空谷傳音。

地周星跳澗虎陳達

地隱星白花蛇楊春

蛇其龍之類耶。虎其龍之匹耶。禍亂發於地。煞其

亦化者機耶。

地異星白面郎君鄭天壽

是豈書生之本色。與爲之抑鬱而晞。嗚。

地理星九尾龜陶宗旺

羣龍無首。不見全身。靈龜多尾。所以爲神。

地俊星鐵扇子宋清

富於性情。淡於浮榮。

地樂星鐵叫子樂和

游於藝。審於機。秀才叫化。危乎其微。移而置之古廟。靈。九仙骨披一品衣。

地鎮星花項虎龔旺

項上癥痕。飛劍錯誤中花門。

地速星中箭虎丁得孫

是耶非耶。虎其名。獵人傷之爲不平。

地捷星小遮欄穆春

有時退讓。有時爭強。戒之在鬥。血氣方剛。

地羈星操刀鬼曹正

無聲無臭。神妙秋毫。堯爾而笑。焉用牛刀。

地魔星雲裏金剛宋萬

地妖星摸着天杜遷 地囚星旱地忽律朱貴 地醜星石將軍石勇

傳遞消息。疑有疑無山中色。

地幽星病大蟲薛永 貧耶病耶。時耶命耶。虎離於山。達其性耶。

地伏星金眼彪施恩 眼若銅鈴狀若彪。鐵中錚錚刀與矛。

地僻星打虎將李忠 抗顏爲師。不如弟子。英雄年少。頭顱愧此。

地空星小霸王周通 乘醉夜入銷金帳。離卻深山。錯遇莽和尚。

地孤星金錢豹子湯隆 金錢其文。豹子其質。是爲英雄之名。英雄之實。

地全星鬼臉兒杜興 受梁山書。傳主人命。彼何人哉。名不出境。

地短星出林龍鄒淵 新生之犢不懼虎。龍見首尾終遭侮。

地角星獨角龍鄒閏 誰折其角。傷哉獨也。乖龍割耳。鼎折足也。

地藏星笑面虎朱富 淡淡漠漠。不形於色。相君之面。柔嘉維則。

地平星鐵臂膊蔡福 我不欲殺。誰能殺人。借君臂膊打殘賊。勿使怨氣不能伸。

地損星一枝花蔡慶 殺機黑暗獄。生意一枝花。是少年氣象。是豪傑根芽。

地奴星催命判官李立 獨伯一方。聲威遠揚。結納雄俊。不畏豪強。

地察星青面虎李雲

東方風木其色青。獸中之王山中精。

地惡星沒面目焦挺

社會俗官場酷。不見我真面目。

地數星小尉遲孫新

健將馳名其人將老。奪稍之威讓年少。

地陰星母大蟲顧大嫂

地壯星母藥叉孫二娘。是女子耶。有丈夫氣。是丈夫耶。不免兒戲。是

當納之後山之中。而或誤置之深閨之地。

地刑星菜園子張青

是鄉里之賣菜傭耳。而亦足以自雄耶。

地劣星活閻婆王定六

九子母耶。鳩盤茶耶。真是積世老婆婆。吾欲張口問閻羅。

地健星險道神郁保四

是何神耶。不測如閃電。蕩蕩平平。胡爲出夷而入險。

地耗星白日鼠白勝

不避生人。居然大膽。善持兩端。出坎入坎。

地賊星鼓上蚤時遷

其利用耶。則孟嘗之越函谷關。其不利用耶。則東林之有汪文言。

地狗星金毛犬段景住

虛有其表。如聞其聲。狂咬亂吠。黑夜三更。

總贊

鐵網珊瑚一例收。四千年憾眼前兜。灰飛史劫從何說。臥看中原走馬牛。

鬱鬱葱葱四百州。傷心舉世无才偷。天然缺陷終難補。萬縷千絲截斷頭。
忍恥偷生羞說鬼。終爲大宋不金元。山中若取文丞相。枋得冤魂起九原。
杯酒釋兵擅詐虞。當年中令事模糊。分明衍出陳橋劇。爲問官家記得無。

辛亥起義後數日作此贊今取實吾水滸索隱而更爲贊之曰

一幅征誅揖讓圖。釣鼇海島樹珊瑚。知君多少櫻心事。卻把生涯訴酒徒。
殘缺金甌一雲空。長淮翹首望山東。文明漸染蠻橫氣。眼見蛇蛟欲化龍。
心史幽光閱百年。爭如野老善談天。分明度滅乾坤劫。我欲參禪悟佛仙。
芒碭有人揮漢劍。巢湖何處不明助。入山蒼水猶亡命。撮土勻庭解屬文。



水
滸
索
隱

古本自序

人生三十而未娶。不應更娶。四十而未仕。不應更仕。五十不應爲家。六十不應出游。何以言之。用違其時事。易盡也。朝日初出。蒼蒼涼涼。澡頭面。裹巾幘。進盤飧。嚼楊木。諸事甫畢。起問可中。中已久矣。中前如此。中後可知。一日如此。三萬六千日。何有以此思憂。竟何所得樂矣。每怪人言某甲於今若干歲。夫若干者。積而有之之謂。今其歲積在何許。可取而數之。否。可見已往之吾。悉已變滅。不甯如是。吾書至此句。此句以前。已疾變滅。是以可痛也。快意之事。莫若友。快友之快。莫若談。其誰曰不然。然亦何曾多。得有時。風寒有時。泥雨有時。臥病有時。不值如是等時。眞住牢獄矣。舍下薄田不多。多種秫米。身不能飲。吾友來。需飲也。舍下門臨大河。嘉樹有蔭。爲吾友行立。蹲坐處也。舍下執炊爨。理盤榻者。僅老婢四人。其餘凡畜童子。大小十有餘人。便於馳走迎送。傳接簡帖也。舍下童婢稍閒。便課其縛帚織席。縛帚所以掃地。織席供吾友坐也。吾友畢來。當得十

有六人。然而畢來之日爲少。非甚風雨而盡不來之日亦少。大率日以六七人來爲常矣。吾友來亦不便飲酒。欲飲則飲。欲止先止。各隨其心。不以酒爲樂。以談爲樂也。吾友談不及朝廷。非但安分。亦以路遙傳聞爲多。傳聞之言無實。無實卽唐喪唾津矣。亦不及人過失者。天下之人本無過失。不應吾詆誣之也。所發之言不求驚人。人亦不驚。未嘗不欲人解。而人卒亦不能解者。事在性情之際。世人多忙。未曾常聞也。吾友旣皆雅淡通闊之士。其所發明。四方可遇。然而每日言畢卽休。無人記錄。有時亦思集成一書。用贈後人。而至今闕如者。名心旣盡。其心多懶。一微言求樂著書心。苦二身死之後。無能讀人三。今年所作明年必悔四也。是水滸傳七十一卷。則吾友散後。燈下戲墨爲多。風雨甚無人來之時。半之。然而經營於心。久而成習。不必伸紙執筆。然後發揮。蓋薄莫籬落之下。五更臥被之中。垂首撚帶。睇目觀物之際。皆有所遇矣。或若問言旣已。未嘗集爲一書。云何獨有此傳。則豈非此傳成之。無名不成。無損一心閒試。弄舒卷。自若。二無賢無愚。無不能讀。三文章得失。小不足悔。四也。嗚呼哀哉。吾生有涯。

吾烏乎知後人之讀吾書者謂何。但取今日以示吾友。吾友讀之而樂。斯亦足耳。且未知吾之後身。讀之謂何。亦未知吾之後身得讀此書者乎。吾又安所用其眷念哉。東都施耐菴序

鄧狂言曰。嗚乎。今天下之身家念重。而沈吟不絕者。其烏足論天下事哉。富貴利祿之場。權勢聲華之地。汨箇人之性靈。而害人羣之幸福。其亦如洪水猛獸之爲天下裂矣。推而言之。則彼所謂革命首領。開國元勛。民族偉人。哲學巨子之種種名詞。日往來於胸中。亦無一而非平民之賊。其於覺世。牖民之旨。固毫髮未有當也。古之著書立說。足以立人極而開世變者。大抵皆出於窮愁退老之人。與夫隱逸高蹈之士。甚則或出於奴虜。陷於囚獄。而卒之君相卿大夫之萬鈞威力。不得干涉之使。不露其意。而大局乃竟爲其所轉移。遂致羣天下後世聰明才力之倫。終受制於範圍之下。何其神與吾國哲學。首推孔子老子。一柱下史耳。神怪之說。殊難盡信。且棄官而隱去矣。乃道德之五千言。其精神終將互萬古而不毀。孔子之仕。亦甚暫耳。周流列國。所如不合。其亦無志於用世矣。乃觀於門弟子之所記載。及其支派之所傳流。則皮附者固失其本真。攻擊者亦未免太過。老孔既未嘗自建一尊。阻人進化之途。吾輩又何爲樹幟招尤。而自爲束縛之具。老子一派。演而爲莊列。莊列之輕

世肆志。幾幾乎不認有政治之存在。其絕不肯俯就範圍。固其宜矣。孔子一派。演而爲孟荀。孟子之輕君貴民。以及大德大賢強弱大小之論。固已開平等學說。弭兵學說之先聲。卽荀子主於用法。亦敢僞堯舜而性桀紂。惟彼不靡靡於爵祿。故各有以自樹也。若夫耶蘇路得盧梭託爾斯泰之徒。則又豈非當時之所謂人皆欲殺者哉。然諸人固皆皎然不欺其志。而各得以自保其主義之所存。其心胸中何嘗有流俗之見也哉。今觀作者之原敍曰。「人生三十而未娶。不應更娶。四十而未仕。不應更仕。五十不應在家。六十不應出遊。何以言之。用違其時。事易盡也。」妻孥本爲累人之事。故瑪志尼創意大利之業。而以不娶終其身。中年而育年幼之子女。則尤爲累人。作者之身世。良不可知。然以意度之。則當亦中年喪偶。厥後即不復娶者耳。其敍中不言子孫。則無論其有無與否。大抵皆非其意旨之所存者。仕固可以裨益於政治。不仕又何嘗不可以轉移乎社會。作者之著錄。不著官階。則其在未入元代時之有官與否。亦已非其所重。而入元之必不得出仕者。亦已可以斷言。且不以抗節不仕爲言。而以年齡不應仕爲說。則其本無宦情。僅僅目之以前代遺民。尤未滿其塵視軒冕之本量矣。五十不應在家。則太史公之遠遊壯志。羅馬諸傑之所謂憑弔古蹟者。固已身親歷之。縱或身事感觸。尙未極於困苦流離之地位。然而社會上一切委瑣齷齪奸盜詐僞之種種見象。必

已飽經乎世故人情。而一一洞見癥結之所在。固無可以致疑也。六十不應出游。豈徒爲其精力之已竭乎。出遊既久。見當世四周之情狀。已無可爲。則安得不廢然自反。而聊借著書以發憤。此鄭所南所以致慨於人才之難得也。然所南只求人才。而不知政治之原因。由來已久。故以種族立說。以中興爲望。故心史不可以刊行。且卽行。而其影響亦甚渺耳。敍尾自題爲東都人。若以謂宋之東都。則棄之於金人久矣。其對於宋。固絕對的無君臣之分。而對於異族之金。亦無可言。地位既與所南不同。思想亦與所南特異。受特別壓制之痛者。愈久而愈烈。其亦時勢之所造成者乎。感違時之曷盡。則夫迫不及待。而不得不筆之於書。以告天下後世者。其情見乎辭矣。其敍又曰。「朝日初出。蒼蒼涼涼。澡頭面。裹巾幘。進盤飧。嚼楊木。諸事甫畢。起問可中。中已久矣。中前如此。中後可知。一日如此。三萬六千日可知。以此思憂。竟何所得樂矣。每怪人言某甲於今若干歲。夫若干者。積而有之之謂。今其歲積在何許。可取而數之否。可見已往之吾。悉已變滅。不寧如是。吾書至此句。此句以前。已疾變滅。是以可痛也。」聖嘆每以大雄氏之言評水滸。夫水滸之不重已往。見在而重將來。誠有類似之點。但佛法之重未來。專在靈魂。故其言已超於世界之外。水滸之重未來。猶自愛其學說而重社會。故其言猶域於世界之內。英人韻德之言曰。進化之義。在造未來。其過去及現在。不過爲過渡。

的方便法門而已。故以爲人生既由競爭而進步。競爭的結果。究不能逃達爾文的優勝劣敗之公例。故進化的運動。不可不犧牲箇人以利社會。犧牲見在以利將來。蓋人生不能無死。死爲進化之大原。人人以死而利社會。現在的社會。以死而利未來的社會。死之利大矣哉。人既爲未來而始有死。則亦爲未來而始有生。可見現在非爲現在而存。現在實爲未來而存。其大旨頗有相通者。鈇尾又云。『且未知吾之後身。讀之謂何。亦未知吾之後身。亦得讀此書乎。』言外之意。益復可見。但顧氏主張強權。專爲生計爭存而發。作者主張平權。專爲調劑強弱競爭之生存而發。故其言尤可貴也。句曲外史之鈇文曰。『水滸者耐菴恢史公合傳之體而廣之者也。不寧惟是。言椎埋則傳游俠也。言金幣則傳貨殖也。言卜算則傳龜筮也。日星河嶽之災祥。風雲水火之變動。以及朝廟威儀。車馬聲伎。無不備載。則天官河渠禮樂律歷諸書。傾其瀝液者也。其他忠臣（此兩字失言已極）水滸中實無一人。孝子之怨慕。童婦之貞淫。蟲魚鳥獸之聲色。各肖其狀而繪其神。』此言可謂見水滸之貌。而不見其心。可謂見水滸一部分之曲折。而不見水滸全部分之構造矣。蓋水滸者。以社會之高下美惡爲其材料。以平民之生死安危爲其主旨。其對於政治一方面。則幾若無所別擇。大要取老子在宥天下之義爲多。所謂以不治治之也。揆諸西儒平等自由之真象。其亦有合焉者矣。故

書中一切姓名事迹。皆其因心刻畫之文。游俠貨殖行爲。皆其隨事寄託之旨。至於朝廟威儀車馬聲伎。則不過視之以爲廳堂中之陳設品。而非其所特別措意也。自敍又曰。「吾友談不及朝廷。非但安分。亦以路遙。傳聞爲多。傳聞之言。無實。無實卽唐喪唾津矣。」嗚乎。作者之心目中。何曾有朝廷之說者存。泥乎政治以爲政治。無論惡者爲惡也。卽善者亦無不惡。傳聞之失不失。又何必容心焉。以非但安分一語作撇筆。欺人之談。亦傷心之語也。且安分者聽天之謂。非服從政府之謂。老子之徒。當然如此。彼其所見。實已超出乎政治全體而上。而安得不一切擺脫之。以自養其巍巍蕩蕩之天。而卽將以納民於浩浩落落之地。不然則從實際上觀之。書中所寫之正傳人物。何以一無所滿意。而出之以笑罵者。又何其不一而足也。通體全作反面之文字。閱者奈何不一思其意乎。自敍又曰。「亦不及人過失者。天下之人。本無過失。不應吾詆誣之也。」蓋自法眼觀之。則全世界無一非罪惡耳。政治者。尤萬惡之淵藪也。自由自由。多少罪惡。假汝之名以行。更何有於專制。而抑亦何有於過失。吾人旣不能悉取從來罪大惡極之人。一一而詆之。又不能擇要而論之。則毛舉細故。其又奚爲。且無過失之名辭。由有過失之名辭對待而生者也。人人不能無過失。則對待之名辭。已經消滅。我安得而不以爲無。我身不能無過失。則他方面之過失。亦當相諒。我又安得而更以爲有。若

徹上徹下而言。則人之所爲過失者。果至今日而始有之乎。抑自生人以來。而卽罪累叢集。以至於今日乎。過失既不自今人始。則曾子之所謂失道民散。得情毋喜者。固不應歸罪于今之人。非徒歸之政府不可。卽歸之社會。固亦斷斷乎其不可也。吾輩但存與人改過之心。而卽擴其消滅罪惡之量。則苟非有絕大之阻力。亦無取乎感情之徒傷。故夫言人過失者。萬不得已之事也。不言人過失者。尤萬不得已之心也。潛移默化之力。較之大聲疾呼者之作用。其實均耳。且夫惟聖人爲能無過者。迂儒之調言也。聖人果能無過。則後世又何用改良。卽謂能改卽復於無過者。亦一時一事之暫定也。苟無過。何需改。既需改矣。又何能決其不過。故改過者。進化之機也。而進化者。又屢改之象也。則是過失之標準。尙不能以永遠確定。而何得自以爲是。而謂人之有過失乎。故夫天下之人。本無過失云爾者。謂其非良心之所自致。而又非本身之所自爲也。忌諱云乎哉。敍中又曰。「所發之言。不求驚人。人亦不驚。未嘗不欲人解。而人卒亦不能解者。事在性情之際。世人多忙。未曾常聞也。」大凡人之驚人者。其入於人也似易。然感通力速者。其銷歇力亦速。言之不驚人者。其入於人也似難。然感通力遲者。其銷歇力亦遲。水滸之詞。明白淺易。有何難解。既以事實論之。則官僚盜賊兩方面。固絕對的不會寫一箇平易正當人物。其處處與平民對照。猶屬顯而易見。而何爲其不解。然而

官僚且解之矣。媚嫉之毒。貪酷之巧。敷衍蒙蔽之習。彼固無一不解之矣。故其陰險過於盜賊。其利用便於盜賊。其範圍大於盜賊。嗚乎。是非取官僚之窟宅廓而清之。補苴掇拾。無可言也。然而盜賊且解之矣。椎埋之事。通財之行。假竊名號之舉。彼固無一不解之矣。故有盜賊而平民苦。有官僚而盜賊橫。有官僚與盜賊之互相生滅。而平民將盡。嗚乎。是非取盜賊之根株。廓而清之。招安痛勦。均無當也。然而迂儒且強爲之說矣。曰此誨盜之書也。然何獨不曰此誨貪之書乎。篇中描寫腐敗官僚之見象。窮形盡致。其概括而各別者。不啻今日所出之官場見形記。豈即以之爲官僚教科書。與天地間既有此兩等人。且盈天地間無非此兩等人。乃必欲使人噤口不言。藏筆不書。是使少數人不知所懲。而多數人無以自保也。毋亦陷溺於從來政體上之惡習慣。展轉於一社會之中而不能自拔與。然而文人且強爲之說矣。曰此憤世之書也。然何獨不曰此救世之書乎。天地間之平民本來屬大多數。而官僚與盜賊能制之者。一則壞於人之虛榮心。功利心。一則壞於平民之無團結力。無抵抗力也。故使平民而一爲官僚。則已不得不行強盜之事矣。使平民而一爲盜賊。則已不得不攫官僚之鋒矣。若使全天下之人類。一律平等。而悉爲民治。則官僚與盜賊亦無所容身於其間。故夫作者所謂事在性情之際者。直是道德上之自由。并僅法律之自由也。世人多忙。何忙乎。忙爲官

僚與盜賊而已矣。非盜賊亦盜賊。非官僚亦官僚。政治與社會爲之。習俗移人。賢者不免。蓋此固不關箇人問題者矣。作者對於全世界之所謂政治法律軍事教育一切人爲之裁製。皆若無以當吾意。乃一切擺脫而虛空之。而惟其本來之性情。又安有所謂道學家考據家經學家史學家古文家詞章家之種種穿鑿附會者。在其意中。故設想以平民爲體。立言亦以普及爲用。學理也。而出之以小說。小說也。而出之以俗話。明知真理難明。而惟恐人之不解。徒詫其文章之實爲創體。而不知其用心之實有獨見。古出謂一自命爲文人。便無足觀者。其是之謂乎。敍中又言。「吾友旣皆恬淡通闊之士。其所發明。四方可遇。」則是前之所謂談不及朝廷。言不及過失者。亦將以此數語抉破其藩籬之界。讓一步言之。則敍中所謂「薄田不多。多種秫米。」者固儼然一小農家也。田夫野老。相遇於農隙之暇。其他固不敢言。然其本身親受之痛苦。則絕對的不能自己。官吏催租之擾也。豪強兼并之虐也。而况當政府蠻橫。盜賊竊發之日。喪亂餘生。口舌惡能悉諱。言之而不紀。非不紀也。不便紀也。且不勝紀也。耳目之所及。無一非是。書籍之所載。亦無一非是。集而成之。終不免掛一漏萬。而不得夫羚羊掛角。香象渡河之妙。故鎔其種種材料。概括的而發之於水澗也。敍中又曰。「名心旣盡。其心多嬾。一微言求樂。著書心苦。二身死之後。無能讀人。三今年所作。明年必悔。四。」敍中

又曰。一此傳成之無名。不成無損。一心閒試弄。舒卷自娛。二無賢無愚。無不能讀。三文章得失。小不足悔。四。既不受名。不必著書。成不成既無關係。又何苦積久而成書。蓋其所拋棄者一時之浮名。而其所必爭者。乃在萬世之稱譽。爲民請命。固自有萬不得已之心。然絕對的無名之見者存。則凡書皆可以不作。卽老佛之清淨寂滅。著之語錄。亦未免於多事。鄙人固不能爲作者欺也。既曰著書心苦。而以爲心閒試弄。舒卷自娛。則其所言固當爲微言乎。然微言亦談何容易。恐非讀破萬卷書。行盡萬里路。而又通觀乎上下古今之變者。未易言也。卽令歷久而得其意矣。然必欲惟其意之所託。而隨事可以發揮光大其主義。恐亦非心盡氣絕。亦不能有此豁然貫通之一日。故微言之以苦而得樂者。謂之真樂。能讀與不能讀之界。較之能解不能解之界。何如。蓋其可見者。水澍之貌。見水澍之心者。有幾。水澍之力。足以亡元。足以亡類。於元之清。並足以亡非元清。而類於元清之漢唐宋明。而遂更改政體。其亦奇矣。乃細而想像其神理。則其宗旨手段。固已超越於從來之所謂政治主義者之外。而使作僞者心驚。其老莊之枝流與。然對於儒者。願畏民岩使菽粟如水火之旨。固亦不相悖謬也。既曰今年所作。明年必悔。又曰文章得失。小不足悔。夫擺脫一切。豈一朝夕之所能致哉。固必需積之以歲月經驗。而始能於無可如何之後。恍然別開一新天地於吾之心目中。故悔也者。

進化之惟一動機也。今日悔。今日進化。日日悔。日日進化。一人悔。一人進化。人人悔。人人進化。現在之社會能悔。見在進化。將來之社會能悔。將來進悔無窮。進化亦無窮。謂其小之不足悔者。示之以大之不可不悔也。悔而不已於言。彼固不滿意於今日之所言。且更不滿意於今日之所不得言者矣。敍中又云。「吾生有涯。吾烏知後人之讀吾書者。謂何。但取今日以示吾友。吾友讀之而樂斯亦足耳。」彼其友果有同等之學力否。良不可知。然與之上下其議論。其亦非不可與言者。惟水滸實爲天理人情之所發見之書。其足以迎合社會上之心理。見淺見深。亦任人自爲之。而特非迂儒文士之所能知。且亦終不能湮沒其真義耳。

水滸

試看山林隱處。幾多俊逸儒流。虛名薄利不關愁。裁冰及翦雪。談笑看吳鉤。評議前王并後帝。分眞僞。占據中州。七雄擾擾亂春秋。興亡如脆柳。身世類虛舟。見成名無數。圖名無數。更有那逃名無數。霎時新月下長川。滄海變桑田古路。訝求魚緣木。擬窮猿擇木。又恐是傷弓曲木。不如且覆掌中杯。再聽取新聲曲度。

鄧狂言索隱

開首便曰。「試看山林隱處。幾多俊逸儒流。虛名薄利不關愁。」今之所謂儒者。其能以俊逸稱者。幾何哉。固亦虛聲而已耳。秦始皇之燒書也。原取諸子百家之著作而雜燒之。非專燒六經與孔孟之書也。夫儒者所言。在諸子之中。較諸其他稍爲便於君主。而其不便者亦甚夥也。法家言。似於君主最便。然而慎重名器之談。既非所堪。而以政法爲國之利器。所以制馭其臣民者。又不可舉以視人。故非其所紀。而無不雜燒之。其亦以爲天下固莫余毒也已。而無生人之聰明才力。必不可以盡絕。據衆人之權。

利而久享之。其被剝者。亦何以自聊。而且無書之害。更將各出其私智小數。暴力亂羣。而無所底止。故斷絕言論自由。無論盡其如何力量。終不能使之不有觸。而即發也。顧乃定爲一尊。以不燒爲燒。而書之爲害於天下也。乃益烈。既懸一儒者便利君主之學說以爲之鵠。乃於其所不便者。特設爲例外。曰此亂世之言也。非其人與其時與地。則不適於用。使儒家而果如此也。則其言亦何足以自存。誘之於利祿功名之途。而濟之以權力上之有形桎梏。與社會上之無形桎梏。其將安得而有真儒。又何從而得有儒書。於是附會之僞作出焉。煩瑣之怪說起焉。迂腐空疎。鑿喪人心之種種議論紛焉。凡其所謂道學家。考据家。古文家。詞章家。不過資爲談柄。以眩耀庸俗耳目。於實用上何所裨。於人情上其亦何所見也。求十一於千百。固天理人心上之所不容泯。而亦政治社會之所壓抑激盪。而使之迫而出於此者矣。雖然。此猶爲有志讀書者言也。若以普通人類言之。則其意不在書。而惟是借此爲名。以苟圖衣食。以便其高等游民之地位者。又實居儒流之最大多數。自對策之制興。而純粹哲學之不繫政治者。燒。自詩賦之試興。而政治哲學之專重理想者。燒。乃至八股一出。幾若除高頭講章。而外羣書可以盡滅。而一切之書皆燒。於是而有外來之書焉。則詫以爲奇。而爲之言曰。此非吾儒者之言也。決不可從。又久而見其國強盛。則又詫以爲奇。而爲之說曰。此卽吾儒者之言也。當擇而從。胸中決無定見。斯

文其掃地以盡矣。廟堂無人，不得已而求之於山林。山林何地也。大亂之世，山林爲盜賊嘯聚之地。卽小康之世，山林亦爲盜賊藏伏之地。吾恐近世之號爲文明先進國者，實際上恐亦未能免此耳。以儒流而居山林，在其人已難自處，而斯世其亦非福，不得爲君相之所登庸，或且爲盜賊之所收羅。書中若吳用蕭讓、金大堅、王倫諸人，其人固不足貴，然而或且小有才能焉。或且稍識政治軍事焉，屈抑此輩而使之迫不得已，而快意恣睢於山深林密之地，以養成其惡而毒天下，其罪豈專在箇人哉。作者乃發其萬不得已之極思，而爲真正學人求一最後安身立命之所，而索之於隱。其數極少而可貴。其事至幸而甚難。蓋古今來不可必得之遇，而超越於官僚與盜賊社會之外者也。且從來真正之學者，其亦非大隱莫能爲耳。廟堂之制作，決不足言。卽學校之地，亦只足以養成普通人材，而擬議以成其變化，則非擺脫一切，絕不能有遠大之眼光。非隱其何以至此。老氏禍福倚伏，孟氏生死憂樂之論，未嘗不爲特出之學人說法焉。泰西民權之發達，其學說之決不專重政府，姑且不論。佛家敝屣萬乘，故能發明世界苦惱、靈魂不滅之說。卽觀之吾國哲學，首推孔老。孔老非皆終於隱處者乎。孔子栖栖皇皇，所如不合，乃退而有所作述，不得不列於窮愁之例。老子之神異，吾不敢知，然其實爲柱下史耳。且終之以棄官而去。孔氏之對於當世，本知其不可爲而爲，其學說實爲將來而重見在。顧旣已入世，則

對於見世界之政治。不得一概抹煞。故多從時立論。春秋一書。義同橈杙。觀其所爲搏擊者。固知尊王黜伯。亦不過視爲一種進化之手段也。老氏之對於斯世。本知其愈爲而愈不可。其學說實輕見在而重自然。顧無心應世。則對於見世界之政治。固已絕對無關。故專以清淨立論。天下無事。庸人自擾。觀其所謂道德者。固知政治清濁。決不重各種法令之形式也。老氏既主於聖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則對於人類上當然平等。對於學說上亦當然放任。孔氏既主於因時爲治。則當然無攻擊他人學說之理。故儒之一字。斷不宜有門戶之見者存。而專奉一先生之學說。使理想界閉塞不通。事實上亦斷作不到。是以老子猶龍之一段紀述。兩人實各相喻於無言之表。孔務其大。老務其精。大者可見。精者不可測也。孔氏之學。一傳而爲會言。曾子得一貫之傳。而以忠恕爲入手實行之方。大學本經而作傳。格致誠正。修齊治平。而以明德新民止至善。爲其綱領。此政治家藥石之言。而亦私德公德之改良進化主義也。孝經則本其仁愛之念。推而放之四海而準。此種族家之根本。而野蠻文明同化不同化之界限問題也。此兩書與禮運大同小康之說。息息相通。而究竟主張由小康而漸進大同之義。居其多數。亦與孔子所言有志未逮之語。其意思亦自然不背。蓋曾氏得之以魯。而腳踏實地。言氏長於文而紀述明透。其眼中皆以大同爲標準。而又知小康之不可免而無能厚非也。殆一變而爲孟荀。則去孔子

之所見者。亦各有異矣。孟氏主統一。不必主於封建。以封建告慎子。因事以立論。惡爭之說也。孟氏主恒產。不必主于井田。以井田告滕文。已然之遺迹。一時之言也。學校之設。爲普通人類之所絕不可少。然觀其所言教育宗旨。則所謂時雨化之成德。達材達藝。私淑艾者。亦主於自由教育。而不屑之教誨。亦爲教誨。意自可見。迂儒謂非完全恢復古之井田學校封建。不足以治天下。恐非其旨矣。若夫見世界之觀念。孟氏固未能打破。而救時之意。較孔氏固爲急進。且頗近政客行爲。其義甚明。亦時勢之變爲之。孟主先王。荀主後王。表面上似孟舊而荀新。然此種觀察最誤。荀言論卑而易行。孟稱堯舜。而極端贊成湯武。則荀爲保守的。孟爲進取的無疑。近人以大同小康分之爲孔子之兩派。雖不甚精確。其亦近之。且荀氏主禮。禮者法之精。法之束縛人也有形。而禮之束縛人也無相。此其拘束力固可以制人爲惡。而其所以守此禮法者。又何以得之乎。至於性善性惡之兩說。鄙人實絕對的。不敢贊同。古今固無生而必爲盜賊之人。亦無生而必不爲盜賊之人。卽令有之。亦爲例外之最少數。而妄得以概其全體。卽彼宗教家與安善良民之必以善名。君主與官僚之帶有盜賊性質。亦因其地位爲之。而非其本真。則夫性近習遠。上智與下愚不移。聖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之說勝矣。老氏之學。一變而爲莊列。莊氏主張齊物。而道德亦主張放任。實爲老氏之嫡傳。外篇胠篋一則。尤爲作者之所本。彼以爲仁義

道德禮樂刑政。無一而非大盜之資。而終之曰。故絕聖棄智。大盜乃止。擿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樸鄙。剖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議論。擢亂六律。鑠絕竽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鉤繩。僞棄規矩。儻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含其巧矣。與列子盜天之意。適相符合。又南華經云。巧者勞而智者憂。無能者無所求。蔬食而遨遊。汎若不繫之舟。又曰。山木自寇。源泉自盜。亦與列子蕉鹿得失之旨。息息相通。才智者作奸犯科。爭名奪利。固自以爲無患也。而官僚迫之。權勢者之席豐履富。惟所欲爲。固自以爲無患也。而盜賊殺之。平民雖苦。尙未必人人受此天罰。卽或不免。亦天性中少。了許多機械苦惱。作者以爲是較諸儒者之保民新民學說。猶爲深切著明。而足以動人心。乃以之爲歸真反樸之進行大道也。故取之以寓言焉耳。然莊列之言。詞氣精警。而汗漫無津涯。較老氏稍強制矣。迨再變而又爲楊墨氏兼愛。孟子以爲無父。近日頗有疑其武斷者。夫兼愛而以爲不愛父。此言已經將愛字之本體。完全打消。則孟氏又何必於親親之後。附加以仁民愛物之條件。則反脣相稽。而謂其仁愛之不充分。其又何說。厚葬之說。儒家亦嘗非之。持此以議薄葬。亦爲無據。况對於墨子尙鬼之旨。亦絕對的不復可通。非攻之義。與剛亡柔存之旨合。而博愛尙同。亦微窺乎自然之本原。且尙儉而習勤。意仍不主階級。頗

多與耶教相近者。楊氏爲我。末流固開功利之端。而召保全箇人之習慣。然其言則以爲人人不拔一毛而天下治。則所重原在各箇箇人之自由。故絕對的不肯祿仕。則其鄙棄政治。依然在老氏學說之範圍中。譏之以無君。彼固不以爲輕重。而反脣以相稽。則民貴君輕之說。亦幾幾乎無完全解決其衝突之點。而究竟孟與楊之本真。皆不得不以此論拘之。夫君權未經確定之時代。本與後世不同。不過一人羣中之酋長。故其字卽爲羣字之首。今日總統與責任之內閣。政權所在。亦可以人羣酋長例之。特非久任與世襲者耳。將謂多數之推戴爲可恃乎。則何以解於開國崛起之帝王也。將謂多數之監督爲可恃乎。則何以解於議員之收買入黨也。其他因時勢之不得不然而令在此位者。猶且不論是君主之害。未必一改共和而盡息矣。故有君與無君之問題。不在楊氏學說範圍之中。亦並不累於孟氏重視民生之旨。有君而可以革命。可以易位。而禪繼仍以民意爲歸。則眼光所有。偶限於時代。亦不必繩以今日之純粹民選問題。究竟陸王一派。已近莊列。而梨洲尤契於老莊之奧。程朱一派。或流於申韓。而大抵多爲苟學之餘。蓋從來哲學之對於社會。所見社會之見象皆同。而所以救世之具各異。而各箇箇人之理想。自有本真所在。雖同戴一師之假面目。仍各自成一家言。以獨立。否則應聲蟲焉耳。奈何狹隘迂拘之流。方且專奉道學家以真儒之名。而彼普通人之以讀書人爲儒者。甚且并農工

商賈而賤之。吾人安得不爲發憤乎。鄙人論水滸而必涉及此者。則以驟而觀之。不特孔孟之學說精神。實不盡合。卽對於老莊。亦面貌大異。則其書爲儒者所不談。而亦道德家之所共棄也。若自理想界論之。則孔老有孔老之理想。作者亦有作者之理想。其對於孔老及今日之學說。亦相通而不能悉合。吾輩亦但當作假定之歷史觀。而加以議論。良以理想必由事實而入。不由事實而出。孔固作史。老亦史官。莊列好爲寓言。事實上特取其利便耳。食古不化。何爲取儒流之陋習而蹈之。吾恐崇拜作者。而反爲其所竊笑耳。虛名薄利不關愁。社會上之陷人者。以此爲最深。幾成爲生人之第二天性。夫豈惡此而逃之哉。但精神必有以自存。則斷不宜只爲一時計。通儒之所以爲通儒者以此。「裁冰及剪雪。談笑看吳鉤。」冰雪二字。有陰寒之象。亦有清明之象。此兩種觀念。亦任人自爲之。故曰裁剪。談笑看吳鉤。與其謂爲雄心。毋寧謂爲冷眼。兵固可恃而不可恃也。其曰吳鉤者。則兼含東南宋都之意焉。「評議前王并後帝。分真僞占據中州。七雄擾擾亂春秋。」此三語。幾若與全部水滸不生關係。然細釋其意。則爲作者宣布開宗明義之旨。書中言宋室諸帝。事迹亦甚寥寥。然官僚盜賊。無一非其代表。故於此處先括之。否則書中並不及元。而何論其餘。其曰中州。則漢土也。其曰占據。則霸奪也。真僞之分。則爲帝王者自分之。而吾民無與。而牛羊又何擇焉。七雄之對於帝王。似不充分。而戰國之上接春秋。

實爲政治極壞之世。亦爲學術極昌之世。一并於戎俗之秦。而漢初猶有大歷史家之龍門存在。作者當中原全覆之日。其亦自負不凡者乎。彼正統論之紛爭。何爲者哉。西漢以前。無此謬也。自班彪王命之說。微啟其端。而固乃因之。黜項羽本紀。而置之列傳。已大背於政權繼續之公例矣。陳壽迫於時地。猶稱三國。固不敢直言也。自是以來。各因其所尊事者之時代。而異其所統。雖船山之明。不無所蔽。而何論於鄭所南哉。夫主權在民。不在國家。國家之興亡。君主不得尸其名也。民權之完全與否。在社會不在政治。民族之盛衰。政府不得爲之主也。今乃或者以帝王之子孫爲正。則天下永成私物。以地域之繼續爲正。則都邑原無定居。亂世羣雄。疆宇不全。無論大小。概爲割據。况復後先易姓。南北兩朝。今日盜賊。明日神聖。揆諸史法。概宜刪訂。但傳沿既久。不得不存其政治主權之事迹。若夫遼金分立。中國惟宋。夜郎自大。慰情勝無。甚至元清入主。以君權造成民族之變。而猶不凜凜然以爲大鑒乎。此意之在今日。宜爲普通常識。若從前則無人言之。但恐尊朱熹之孔者。仍不知耳。甚願以此告普通平民也。且既無所謂正統矣。又焉有所謂一統。彼其形式之一統者。正其精神上之決不一統者也。且抑非孟子之所謂定於一者。彼固爲封建極敝而發。又明知仁政不修。則將來亦必并於富強。暫合焉而終亦必亂耳。戰國時代本以中國全境爲天下。猶歐洲之以歐史爲世界史。意旨所含。亦頗有大同之象。

焉。今試問秦政能尸其名乎。自漢以來。固無有能當之者矣。故夫謂兵力可以統一全國。與政權之絕對的集中者。皆土崩瓦解之續。而招至外侮之媒也。戰國固爲極亂時代。而學術乃特發達。上下交爭之力強。而人才收合之途亦廣。歐洲之列強並峙。理亦如之。自秦始兼并。而全國乃無復生氣矣。且彼其既并七國。改封建爲郡縣制。而焚書收兵。以企子孫帝王之業。而又南取百越。北築長城。其亦可謂極一統之盛者矣。乃何以戍卒一呼。二世而斬。而主張集權之大臣。首領不保。而身將重兵之親子信將。且爲矯詔所殺而已。亦不知也。漢不分與諸功臣之地。則帝業不成。既成而不得不殺之奪之。而轉與同姓諸王。又不得不殺之奪之。以歸統一。其勢則然。然繼以武帝之雄才大略。盜賊蠢起。至發使一切斬斷之。暫乃得定。王莽一小豎子耳。輕移漢祚。而內外臣工。實無有反抗之能力。光武之興。亦猶之乎盜賊耳。東漢州郡無兵。而黃巾之亂起。乃特重州牧之權。遂兆三分。晉武涓州郡之兵。而八王內亂。乃阨五胡。隋文以篡得國。乃至混一。以彼其勤儉之資。重文法而無以制盜。有唐乘之。名爲外重。實則以關中之多數府兵。制馭邊鎮。彼固以爲是吾親兵之子弟也。乃一變而爲曠騎。再變而爲長從。不及百年。藩鎮倒戈。然猶借其力以禦回紇吐番方張之勢。而卒至分裂。宋得國於孤兒寡婦之手。而卒收摧枯拉朽之功。輕邊將。重文法。疆吏無獨當方面之力。卒亡於強敵。元入中國。政治實無可言。而專橫

特甚。乃爲奴隸之家賊所驅。明清兩代。制度相似。籠絡政策亦相似。所不同者。種族之界。產出各省之駐防。而更加之政府首領之必在滿人耳。此亦中央集權之特典也。然兩朝有督撫邊將之特權時。則暫時少安。否則大壞。明不足以禦強敵而亡於盜賊。清不足以御衆強敵。非亡於盜賊。而亦猶之乎亡於盜賊。謂辛亥起義。南北兩方面之人物。不免盜賊行爲。而舉以一概抹煞其義舉。固爲苛論。然即使無有此革命光復五族共和之好名辭。以相標榜。則亦必有流賊與拳匪者起而亡之。而禍益烈。乃清末之號爲議論家者。乃侈然號於人曰。自後膛槍出。全球五十年無革命。而今竟何如。吾誰欺。欺天乎。彼以爲彈中央集權之力。以防家賊。而火器爲平民之所未有。疆吏之更事既多者。亦不敢輕於發難。不知連絡軍隊。收容會黨。皆破壞家之所優爲。而又當人心值外迫內壓之日。一旦勃發。則持兵者亦將反顏而相向。辛亥之役。綜計其大多數之軍人。其技藝吾不忍言。其人類亦何堪設想。無論其在何種方面。大概盜賊之分子爲夥。革命而重仗盜賊之力。國民之品性可知。吾曹亦無容諱。惟一切化賊爲兵。化兵爲民之法。斷然不可不講。乃猶欲以昔日集權防賊之舊轍行之。庸有濟乎。鄙人非以爲僅採取地方分權制度。便可以解決此難題。但念從前之以兵力統一政權者。實惟產生盜賊之原。故不得不連類而及之也。蓋以天然之人性言之。則羣人之事。本非獨力所能勝任。亦非少數人之所能

行使。故集權之勢甚逆。逆者而反以爲順。專制之習慣爲之也。故法立雖嚴而卒不行。以自治之原則言之。則團體愈分而治愈密。故美勝於法。而進化上猶不無商榷之點。然北美聯邦之治。卒不適用於吾國者。其省分太大。恐連衡而致內部之抵阻。而劃分又不易爲也。其程度太低。恐剖析而嘆人才之缺乏。而教育又不易進也。其國太弱。恐軍事外交交通之不易對外也。鄙人不取美國之憲法。以爲其中央之權利。爲地方政府之所賦與。認爲與吾國情勢不合。吾國歷史上。爲有名無實之集權。又爲浮游無根之分權。其習慣亦不相類。而時事又不相容。則反之而使中央賦與地方政府之權利。則於軍事外交交通之必需集中者之外。財政教育。皆爲劃分問題。而農工商亦可以除國有之有特別關係者外。任聽各省之自爲。而單獨地方行政。更不得由中央干涉之。至於地方政府。亦只能干涉其人民而使之進化。絕不得取其範圍而代爲收縮之。似乎較爲得策矣。然鄙人終未敢深言也。統一之非集權。割據之非分權。精神形式。都不相合。彼武人與策士各假其名以利用。而變動不居。鄙人亦何爲而效之。平民政治之根本的解決不能圓滿。則所言皆糟粕耳。「興亡如脆柳」言其易也。匪特亡之易。興之亦易。脆柳之榮枯。本於天時。人力固不可以強爲也。「身世類虛舟」言其難也。匪特羣處難。獨處亦難。虛舟之抵觸。褊心不怒。人情亦終無如我何也。「見成名無數。圖名無數。更有那逃名無數。」

名者符號之別也。符號之爲虛爲實。吾烏從而辨之。讓一步言之。名者實之賓也。事實之果善果惡。吾又烏從而準之。故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之言。最爲粗淺。人之好名。果當以何者爲標準。而好之者。乃實以禍己而禍世。若必惡此而逃之。則亦殊覺多此一舉。莊子曰。呼我爲馬者。吾亦應之以馬。呼我爲牛者。吾亦應之以牛。此亦指點之言耳。若人不呼我以牛馬。而以美名加之。則亦只得聽客所爲。而亦無容深拒。所謂處才不才之間也。故名之有無與美惡。但當以無心應之。而惟求吾心上之所自安。偶然而成。本不必期其成也。迹近於圖。亦不必果爲圖也。卽或迫於身世之不容己。而決然逃之。亦非必預定一逃名之成見矣。言成名而不言敗名。彼圖之者之心。固預定以必成爲標準。言成名圖名而始言逃名。彼逃之者之心。亦多卽以逃名爲求名。而未必淡忘。且吾既有此符號。而又不能全無事實。則吾亦實在成名圖名逃名無數中之一。而何以免焉。且人人既皆各有此符號。而又各有其事實。則吾亦同處於此成名圖名逃名無數者之世界中。而又烏能不見焉。無名天地之母。有名萬物之始。天下從此多事。而吾生亦終日勞勞矣。天地間極不自然。又極自然之事。固大抵作如是觀。乃一觀於社會上之所謂名者。則亦大可怪矣。某某發財矣。乃奉之以大實業家之名。而豪強兼并者託焉。某某升官矣。乃奉之以大政治家之名。而利祿蠹民者託焉。其尤爲可笑。則彼列祖列宗之徽號。無所不用其極。

其實則皆盜賊也。武臣文臣之諡法。亦無在不稱其美。其實則皆奴隸也。經世界自然之趨勢。而一易其名。則曰此某國之總統也。此某國之閣員也。鄙人實敢言其最大多數爲人民與國家之蠹。民治國之元首與官吏。名之曰公僕。固不見其爲高尚也。而其事又甚勞。則亦何爲而運動之。人民皆致力於實業。而政權但以服務視之。其似可以少息政爭矣。然何以資本家之縛束勞働。把持選舉。而科學之所發明。大都爲殺人之利器。且其最爲酷烈者。則以機械制全世界工人之死命也。海牙和平會。日日言弭兵。入其會者。大抵皆口是心非之談耳。殺人之技日精。陰謀之害日烈。空前絕後之大戰爭。全世界受此一最大教訓。而依然不悟。卽彼會中亦明知其未能履行也。而亦何爲戴此假面目以張皇之。拿破崙之死。有神聖同盟。而自由保守兩主義之衝突者。歷數十年而小定。自今日視之。則以爲毫無價值耳。然彼時固亦以謀永久和平爲說。試問今日國際聯盟之所爲號召於全世界者。威爾遜之盟主。夢愈於威廉者有幾。弱者果能保其主權否。貧者果能酬其辛勞否。人人皆知無煩嘆舌。吾恐全世界人民之稍有知識而具公德心者。皆將不認。而國際之爭。亦無已時。彼少數人爲其一時之權利名譽計。而何曾爲全世界人民籌永久和平之策。其亦等於空文而已矣。成立不成立。加入不加入。尙復成何問題。則是歐洲今日之和會。直當視之爲名利市賣所。殺人製造廠。而舉世又何譏焉。借曰某某

固人才也。則盜賊固未嘗無才。借曰某某固道德家也。則道德固可以虛偽。名之不可以定人而治世也。有如此夫。由是言之。則是中外古今一切逃名之徒。乃或爲地位上之所環攻。或爲良知上之所逼迫。而不得不逃。原非其生而具有逃名之本性。故仍不能不著書以自娛也。「霎時新月下長川。滄海變桑田古路。」此卽浩浩陰陽移。人生若朝露。寒暑更相迭。聖賢莫能度之義。而滄海桑田。不僅僅從國變立論。蓋一朝之興亡。關係最小。而推論乎種族之盛衰。探原乎民生之憂樂。乃其歸宿。彼其思想之發達。未必不由元人專橫而起。然既經發達而後。則又不得以國變之一端限之。黃王之學說。亦當作如是觀。顧王近於孟。而亦時流入莊。故階級之主張頗嚴。而仍取漢代之柔術。黃近於莊。而終不背於孟。故盜其君而奴其臣。而仍主於唐虞之傳賢。水滸則純爲莊子之學。而不能無弊。其與孔孟適合者。惟重農主義。而意旨各別。究竟不失其哲學之地位。可斷言也。「訝求魚綠木。擬窮猿擇木。又恐是傷弓曲木。」綠木求魚。孟氏爲富強者言之。若老氏之旨。則視天下不自然之人爲無一非綠木求魚。其範圍尤大。孟氏以仁義救富強之弊。而明知久假不歸者之必有。故其政治必歸宿於恆產。其方法則濟之以放伐。更以大小強弱之見世界。爲天演之變局。老氏則知人爲之無一不假。而我亦處此假世界之中。則亦不得不擇其術之自利而利世者以自全。乃主於歸真返樸。還人類於天然自由之境。

而以不作用爲作用。則必用柔術。其極端反對富強則一耳。開天下之殺機者。實惟法家一派。彼以爲舉世絕無一人之可信。乃不任人而任法。較之縱橫家兵家之毒尤烈。然其言實爲大多數之人類所拒。故吾不能不歸其咎於荀氏。言性惡。則仁義非所固有。故不得不用法。而法之所不及。則禁之以禮。且儒者而喜談兵。雖曰首湯武。次桓文。然既重禮法。則仁義亦非強爲不能。與孟子之非兵者。宗旨已經大異。孔氏不答問陳。夾谷之會。事實上之應付。不爲學說。於不得已而用之說無傷。我戰則克。與臨事而懼。好謀而成相反。漢儒雜僞。孔學之本根已淆。故言孔學者。當求之於易於春秋與大學禮運諸篇。以其成爲一貫之學說。而論語一篇。亦當除卻應付世事因人因時因地立言者而外。以定其主旨之所在。則孔學雖不獨尊。亦自可存。否則殆矣。孟氏法先王。猶懸一堯舜以爲的。而君位可以不固定。荀氏法後王。則其所爲禮法者。安得不爲時君創作之私物。事近而論卑易行。則李斯所本之師說也。在宥之義。不聞治天下。彼蓋視政治界絕無圓滿良好之結果。則亦等之緣木求魚而已矣。夫國家富強之弊。其亂亡與貧弱等。而力求富強之國家。其爲害人民尤甚。主張性惡而重禮法。雖維持社會秩序之能力。終不可磨。而其強制力之所及。亦將專重國家。輕視箇人。而終爲強權者之所利用。秦人純用商韓。至欲以英雄之力。永遠盡滅哲學之根株。可謂至愚。漢矯其嚴而濟之以寬。名儒而實老。亦時

雜荀韓。文帝則頗合無擾之旨。故以小康。晉人則放任而流爲虛誕。且乘漢之寬。而弊已極。是知孔氏之主時。老氏之主自然。其根株終不可破。且自然之旨。與政治實不相容。利用之固宜有弊。以之爲專制強權熱毒時代之清涼散。民病固可少舒。然久服則神散氣竭而死。況柔術變而爲陰謀耶。隋用韓多而荀少。故亂速而亡。唐則用荀多而用韓少。以強權立國。其國內裂。卒至採老氏之糟粕。不能不出於無謂之寬大。而藩鎮可以縱容。兵士且令逃死。其亦荀延之策耳。故其亂與東晉之末流。同爲最久。宋之立國最弱。政治亦儉。消兵以憊其國力。而民命轉得荀延。仁宗幾於漢文矣。王安石倡言官禮。是欲於君權固定而後。行契約雛形時代之法。根本謬誤。而程氏乃以爲必先有關雎麟趾之意。朱氏亦云。安石畢竟不錯。真荀學也。程朱以荀而飾孟。又時近於佛。道德上之狹隘範圍。固有裨於人羣。然其說終覺其支離而不貫。且束縛人心極矣。文明人之腐敗。何足以當野蠻之蹂躪耶。明代亦雜用荀韓老莊之術。太祖用韓。其因種族競爭之故而存者。當爲例外。張居正亦用韓。承廢弛之後而得其宜。亦一時之利也。永樂崇禎之用韓。尤爲無理。其餘除昏愚者外。亦多近於老莊腐敗之社會。反與清淨無爲似也。故言漢以後真用孔孟者。其面貌耳。大抵君主多自處於荀韓。而使民爲老莊。其特標一孔孟者。荀韓之學說。不厭於多數人之心理。老莊之學說。又不便於收容少數之官僚。故孔學之因時而爲

政治者勝。而又不能不發見更姓之事實也。則孟氏之學亦存矣。究之社會上之習慣。偏於老莊者爲多。則無論其爲真假善惡利弊與否。而自然之人性。終不可強。政治上之利用。偏於老莊者亦較久。則無論其爲真假善惡利弊與否。而自然之全部人類天性。亦終不能移。而純粹哲學家之原不爲政治一方面而設。已無疑義。元之專恃強權。而并無法律規定之可言。在中國歷史上實出例外。較之關土地朝秦楚蒞中國而撫四夷者。其思想同而範圍過大。然而囊括亞洲。幾無餘地。兵力且及於歐洲中原之威力。何以速亡。此固作者之所特別注意也。清之開國。略類於元。除康熙之參用老術。致力籠絡政策外。順治雍正乾隆時代。皆用荀韓。嘉慶以來。漸以懈弛。外力一迫。而洪楊起。再迫而拳匪亂。三迫而革命興。腐敗之後。復欲效德日之政策。烏得不有今日。且自學說灌輸以還。種種皆與清廷不利。殆亦可爲緣木求魚者鑒耶。盧梭之民約。精透愈於孟氏。而仍屬政治之生活。孟德斯鳩之法理。慎密過於荀氏。而終覺制度之必弊。進化學者。非近世以來所謂獨一無二之驕子者哉。人類互競。慘劇漫天。然與之絕對相敵者。互助論也。威爾遜假互助論之名。以求爲世界盟主。豈果能竟爲互助論者罪。特互助之說。亦只能自存而不能獨尊。進化之初。人羣本合羣。以與禽獸爭。實互助也。而爭點卽由此起焉。十八世紀之革命思想。置自由契約之時代於過去。以再返古世界相號召而起革命。今之無政府

主義者。置自由契約之時代於將來。以速到新世界相號召。而起革命。由前之說。則原人之世。安得有契約。若謂有之。則亦必在立有會長而後。吾不知革命者之返於從前自由契約時代者。其卽爲原人時代否也。老氏固以太古爲最善矣。然亦未嘗設出種種方法。謂必經如何階級。如何手續。始能復得此境也。由後之說。則今日之世界。原不能認爲真正自由契約之時代。鄙人亦表贊同。然果如所期而得此新世界者。新之境。又將從何止。而以無政府之主義。號召革命。革命者團體之事業也。以此團體。逐彼團體。則任何手續。終只能消其政府之名。而不能消其政府之實。謂其猶有組織焉耳。若謂社會程度。到最高時。則全世界政府之能力。至爲薄弱。無須流血。而自然革命。則亦非經過許多國家社會主義之層累手續不能。而今日願不得以此爲革命之機。且近日學者。又以創造進化。謂人類極端自由。亦無退化之憂。蓋將以此破復古天然自由之說云耳。其說頗以人類生而有動性爲之根據。夫乳子之動性與頑性。吾烏從而別之。則其爲勤爲惰。尙復有何標準。夫謂孔氏爲進化太緩。亦未覺其與公理大背。歷史上之陳迹。固亦各因其時。若持人羣進化。以破老氏自然之理。則鄙人以爲未當。人類由獸類進化之時。誰爲改造其形式乎。野蠻人之進爲文明。誰爲改造其形質乎。是兩者既皆無有。則仍不得不謂之自然。且老氏固不以進化爲善者。野蠻文明之界說。從何分別。以野蠻爲文明之母。其

說固精鄙人以為文野直如夫婦。并直如交合時間之夫婦。同時并進。決無分離。鄙人固主張社會國家主義。而干涉人民使之進化者。但此亦實為環境上之所迫。以成此自然之趨勢。雖明知其為一時之言。且或為英雄之所利用。而其事固有所不得避也。則是主張進化之有公例者。亦即以公例二字為自然之代名詞。鄙人非祖老氏者。但以哲學家必有其固定之一元。可以獨立。而不可獨尊。而對於世界。亦或適用不適用。有時為人利用。亦明知之而不肯自屈。否是則緣木求魚。為必不可得之事矣。窮猿擇木。與良禽擇木之說。絕對相反。言良禽者。彼實有擇別之意思。與其能力。鄭所南云。究令有德過堯舜。畢竟不是親父母。是所南固甘為宋臣。而外則絕對無擇木之意。故其量狹。梨洲以明夷待訪錄名書。雖不為臣。自比箕子之為賓師。則是於明清之外。尚有擇之見者存。故多言政治。而其量較寬。作者則專從社會立論。而絕對的無投身政治之臭味。豈獨其天性之高尙淡泊。而放棄權利乎。夫亦有迫之者矣。猿既窮矣。而何木之能擇。則惟有急投山林。以自全其生。而惟懼其不可得耳。乃世之所謂擇木者。則大異於是。其始則教猱升木之術。極力求工。開創之帝王。不起於盜賊。則起於篡竊。篡奪亦盜賊也。草澤奸人。豈能有政治之眼光。軍閥人才。亦豈知有政治之權術。即令有之一人之所知。亦甚少耳。繼世之童騃。抑又何足道哉。乃一時之所謂謀臣策士。附會風雲。各集其謀為官僚之野心。

而種種爲之設備。其壓制與籠絡之因時而用者。直可以借從來哲學者及種種專門學者之說。惟所利用而不顧其非。是其罪固當。學者首坐之。而卒竟無法以遏其流。民治國之精神。寄於政黨。顧何以一時人才輻輳於其黨魁之旗下。而爭奪選舉之最高位置。最大多數黨同伐異。其手段之活敏生辣。曾不恤其黨綱與黨德之所存。而時出時入。易於屢變其宗旨。而作投機之事業者。又無論焉。人民縱有別擇之力。然終如其言。庸事雜者何。此其所以苟安一時而終亂也。彼善於此。則有之矣。謂之非數。孫升木。鄙人不敢信也。元之入主。彼時豈復知有中土舊有之文化。而引賊入室者。既已有之。而爲之緣飾孔教。敷衍一切制度者。誠不知其何心。明堂辟雍。極力模仿。船山所以致慨於拓拔氏也。顧以爲此等舉動。決非夷狄之福。謂其野蠻時代之立國元素。純恃武力。今將襲取文化之皮毛。喪失之。而卽於腐敗也。此固種族家幸災樂禍之辭。在後來亦若爲預知。然不足以爲定義者。歐洲近日諸強國。在羅馬時代。尙爲蠻族。而襲取羅馬之文明。以漸次進化。乃與從前相反。然而羅馬之種族。不絕如綫。意大利不過歷史上之名詞。竟出於維也納同盟議長之口。則當日之以羅馬文化輸入諸國者。在種族界實爲罪人。夫種族原以同化爲解決。以一切平等爲表視。若彼此相壓。則無論其孰爲文野。孰爲優劣。於公理人道上皆有所背。況人壓我。而我之同類亦私通而助之。甚或明目張膽而降附之。此其肉

寧足食乎。然而彼之熱心富貴苟圖衣食者。方且自以爲爰得我所。而自矜爲擇木之智。而不知其終陷於窮境也。試觀累朝之待遇降臣。較之其舊臣何如。異族之待遇本族。較之他族何如。乃至於政權生計上之不平等。且歷世久遠而界限終不能破也。蓋其故實由於專制與強權爲之。非平民政治之根本解決。恐終無有種族大同之一日。良以專制之權力在一人在世及故所含家族主義。會長主義之成局。必無可免。強權者不惟自利。而且極其侵略之野心。故一人之強權國家主義。與民族有密切之關係。一族一國之國家民族主義。其範圍之廣大。爲害尤烈於獨尊之君主。競爭太烈。壓力與抵抗力相引。且亦非普通人類之所能忍受矣。彼賣國賊之依附強權。以爲擇一國焉。而可以自庇者。盍亦恍然悟乎。今者華僑複籍之問題。身受者固出於不得已。然而歸化民之待遇。良不忍言。而一遇國際之交涉。則幾多處置困難之點。幾幾乎爲兩方面之所不能信。爲窮之所使。而求免焉。乃終亦有窮時。人以爲可恨。鄙人竊以爲可憐也。歷來誰秉國成。而令至於此。非能自立於平等之地位。國際上豈有外交之可言。而箇人何以自由焉。傷弓之鳥。見曲木以高飛。畏心爲之。實殺機致之也。海老狎鷗。何以不懼。彼此皆以無心應之。故相習爲安耳。人有機心。則鳥亦有機心。人有殺機。則鳥亦有殺機。顧鳥則力不能報耳。人與人本爲同類。知力終不甚相遠。其能免於亂乎。盜賊之初起。而爲小竊。未嘗不畏官法。

也。不惟畏官。且亦畏人之知之矣。顧久之而遂漸得志焉。而以爲官僚之無如我何也。則畏心少減矣。然不得不畏兵力之剿除也。殆久之而官僚之所謂兵力者。其技能不過如此。則其膽亦少縱矣。顧其人之中心。實則仍有所畏。官僚之庸惡陋劣。患得患失。其亦近於此焉。彼欲穩固其盜賊之地盤。以永保其盜賊之權利。則對內對外。安得不防。不然。則君主混一區宇。何以仍猜疑其臣民。而貌爲寬大者。亦仍以畏顧民岩爲其前提。至於列強競爭。則當局亦在憂勤惕厲之中。獨怪人民之拚死力。競犧牲無數之生命財產。以供其政府之權利名譽之代價。其懸心受嚇。苟非萬不得已。鄙人誠不知其何所爲而出於此。若謂其爲民族國權之競爭。則殺敵而本軍不死一人者。鄙人未之敢信。本羣損失之結果。獨無念乎。實爲自殺而并殺其羣之政策而已矣。且使人人盡消滅。其傷弓曲木之觀念。則又豈國家人民之福哉。一國之人民。無此觀念。則全國亂。各國之人民。無此觀念。則世界全亂。於斯時也。用老氏之術而息其殺機。固未嘗非救時之一道。蓋求生而惡死者。人情之常。知人之不死我而不畏者。亦世事之常。今乃不安於生。處危地而死。不旋踵。豈其生性好亂者之如此其多。而以戰爲樂者之確有把握哉。毋亦別有其致之者與。謂其爲名利之所趨使。則世之因名利而就死者。亦大率由於不知趨避。既非其所甘心。則亦不能以全無所畏爲說。卽謂爲專制之君主。強權之國家。獨尊之學說。其人於

名利上抱有非常之野心。而勢力既厚。乃箝制之。而濟以利祿名譽之途。且又以悚之以危辭。使之死不旋踵。而仍不悟。其說甚透。然迷夢固亦不久。而團結亦難甚固耳。若夫民生問題。則爲大多數人羣。死生存亡之命。決非政治家之所能解決。而實爲政治家之所製造。弊端叢集。亦已甚久。其人則飢寒交迫。其羣將同歸於盡。畏亦死。不畏亦死。死亦死。不死亦死。星星之火。足以燎原。迨其禍亂既起。則民生益敵。而亂日亟。外來之環境迫之。雖至無抵抗力者。意亦有所不安。而始知其畏之無裨也。夫是以人人之不畏死者。乃仍本於并力自衛之決心。而對於人羣本來好生畏死之情。雖不畏而不以爲怪。夫至於不畏。而不以爲怪。則已成爲極不自然之自然趨勢。雖極力講求民生政策者。亦不能驟然靖其旦夕待盡之人心。而爲老氏之術者亦窮。遂子身以遁於方外。而終有戒心。又迫於其良心上之所不能忍。與其學說上之有以圖存。則柔術之用。遂近陰謀。而老氏之真。其亦稍稍失矣。然君子終將諒之。謂其迫於一羣生死界之所不容已。而本心仍主於息末俗之敝。而返於真樸耳。時勢之陷人。固如此其甚哉。夫作者之身世。不過一鄉里頽然之老叟耳。卽令竭力拼命以圖謀光復。亦何所濟。設使不愛其身命名譽。而側身於陳弔眼黃華與韓林兒劉福通張士誠陳友諒明玉珍方國珍之列。死亦無名。且彼卽遭遇朱元璋。亦非其本心之所安也。則畏死而託之於學說。學說而託之於小說寓言。其用

心也至苦。其爲術也甚工。固亦深有得老莊保身之道者。然使元人以極端專制之壓力。有所覺悟而取而殺之。則道之所謂輕生死一去就者。彼豈臨命而尙有所戀。惟不至其時。而強言不畏。則欺人之語耳。何足道哉。嗚呼。彼時新說未入。平民政治之組織方法。本無標準。而爲老學者。又本不以政治爲重。使作者日日取歸真返樸還復於天然之境之師說相聒。而且曰是必如何方法。而後可以得之也。則其人誅死而書亦不存。且亦非其本意。彼蓋專以社會上自然之人性着眼。而革命者不過一時之方便法門。又以知其於政治上之關係支配乎社會者。其力甚微。而處此叔季之世。則政治但求其無擾。原不問其如何組織焉。若但以作者之只託空言不肯實行爲畏死不畏死之評決。則對於歷史上非知人論世之言。更對於理想上失柔術陰謀之義。鄙人於作者宗旨。本不盡合。特以周秦而後。具有哲學眼光而能自成一家言者。寥寥無幾。故特表而出之。且有念於泰山鴻毛處死爲難之辨。且并以見水滸非專爲造亂之書。而實有注重民生之要道。雖其所言。與近今時有同異。然亦可謂難矣。一不如此覆掌中杯。再聽取新聲曲度。一此是莊列放任本來氣象。原序亦當作如是觀。晉人清談流弊。惟陶侃之躬耕退隱。最爲得之。老氏一派。本來不關政治上之生活。而政治上用之。則固利害隨時也。河山人民。如此掌中杯矣。其曰覆者。卽影宋末亡國之象。亦卽影元人將亡之象。故曰再聽取焉。作者本

主張復古。而乃曰新聲。當末世而復還古。初不得謂之新也。玩句中再字。則覆元之舊而易以新。辭義亦極顯明。全書不爲莊論。而以游戲出之。敍及引首。則以詞藻晦之。可謂極寓言之能事矣。

水滸

聖歎外書

楔子

張天師祈禳瘟疫

洪太尉誤走妖魔

哀哉乎。此書既成。而命之曰水滸也。是一百八人者。爲有其人乎。爲無其人乎。誠有其人也。卽何心。而至於水滸也。爲無其人也。則是爲此書者之胸中。吾不知其有何等冤苦。而必設言一百八人。而又遠託之於水涯。吾聞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也。一百八人。而無其人。猶已耳。一百八人。而有其人。彼豈真欲以宛子城。蓼兒洼者。爲非復趙宋之所覆載乎哉。吾讀孟子至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濱。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二語未嘗不歎紂雖不善。不可避也。海濱雖遠。猶紂地也。二老倡衆去故就新。雖以聖人非盛節也。彼孟子者。自言願學孔子。實未離於戰國。游士之習。故猶有此言。未能滿於後人之心。若孔子。其必不出於此。今一百八人。而有其人。殆不止於伯

夷太公居海澨紂之志矣。大義滅絕其何以訓。若一百八人而無其人也。則是爲此書者之設言也。爲此書者吾則不知其胸中有何等冤苦而爲如此設言。然以賢如孟子猶未免於大醇小疵之譏。其何責於稗官後之君子亦讀其書哀其心可也。

古人著書每每若干年布想若干年儲材又復若干年經營點竄而後得脫於稿裏。然成爲一書也。今人不會看書。往往將書容易混帳過去。於是古人書中所有得意處不得意處轉筆處難轉筆處趁水生波處翻空出奇處不得不補處不得不省處順添在後處倒插在前處無數方法無數筋節悉付之茫然不知。而僅僅粗記前後事跡。是否成敗。以助其酒前茶後。雄譚快笑之旗鼓。嗚呼。史記稱五帝之文尙不雅馴。而爲薦紳之所難言。奈何乎。今忽取綠林豪猾之事而爲士君子之所雅言乎。吾特悲讀者之精神不生。將作者之意盡沒不知。心苦實負良工。故不辭不敏而有此批也。

此一回古本題曰楔子。楔子者以物出物之謂也。以瘟疫爲楔。楔出祈禳以

祈禳爲楔。楔出天師。以天師爲楔。楔出洪信。以洪信爲楔。楔出遊山。以遊山爲楔。楔出開碣。以開碣爲楔。楔出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此所謂正楔也。中間又以康節希夷二先生楔出劫運。定數以武德皇帝包拯狄青楔出星辰名字。以山中一虎一蛇楔出陳達楊春。以洪信驕情傲色楔出高球蔡京。以道童猥獩難認直楔出第七十回皇甫相馬作結尾。此所謂奇楔也。

紛紛五代亂離間。一旦雲開復見天。草木百年新雨露。車書萬里舊江山。尋常巷陌陳羅綺。幾處樓臺奏管絃。天下太平無事日。鶯花無限日高眠。好詩一前大書詩

起詩結天下太平話說這八句詩。乃是故宋神宗天子朝中一箇名儒姓邵諱

堯夫。道號康節先生所作。一箇算數先生爲五代殘唐天下干戈不息。那時朝屬梁。暮

屬晉。正謂是朱李石劉郭。梁唐晉漢周。都來十五帝。播亂五十秋。十五五十年

中宮正數更妙後來感得天道循環。向甲馬營中生下太祖武德皇帝來。大書武德皇帝

不用掉文袋子這朝聖人出世。紅光滿天。聖人出世紅光滿天異香經宿不散。乃是上

界霹靂大仙下降。爲天罡地煞英雄勇猛。智量寬洪。自古帝王都不及這朝天

子一條桿棒等身齊打四。百座軍州都姓趙。絕妙好辭可見全部槍法悉從一王之制矣那天子掃

清寰宇。蕩靜中原。國號大宋。建都汴梁。九朝八帝班頭。四百年開基帝主。因此

上邵堯夫先生讚道。一旦雲開復見天。正如教百姓再見天日之面一般。那時

西嶽華山有箇陳搏處士。又一箇算數先主。兩位先生胸中算定有六六三十三十六員重之七十二座矣是箇道高有

德之人。能辨風雲氣色。一日騎驢下山。向那華陰道中正行之間。聽得路上客

人傳說。藏下一大部評話如今東京柴世宗讓位與趙簡點登基。那陳搏先生聽得心

中歡喜。以手加額。在驢背上大笑。攔下驢來。人問其故。那先生道。天下從此定

矣。正乃上合天心。下合地理。中合人和。自庚申年間受禪。開基卽位。一十七年。

天下太平。傳位與御弟太宗。立乎元指乎宋傳位御弟傳疑也太宗皇帝在位二十二年。傳位

與眞宗皇帝。又傳位與仁宗。這仁宗皇帝乃是上界赤脚大仙。又爲天罡地煞先作映襯地降

生之時。晝夜啼哭不止。朝廷出給黃榜。召人醫治。感動天庭。差遣太白金星下

界。忽然轉出一座星辰辰爲化作一老叟。前來揭了黃榜。自言能止太子啼哭。看

榜官員引至殿下。朝見眞宗。天子聖旨。教進內苑看視太子。那老叟直至宮中。

抱着太子耳邊低低說了八箇字。太子便不啼哭。奇事那老叟不言姓名。只見

化陣清風而去。耳邊道八箇甚字。道是文有文曲武有武曲。忽然從一座星辰又轉出兩座星辰

爲一百單八座作引妙妙。八箇字只是四箇字奇情奇文。端的是玉皇差遣紫微宮中兩座星辰。下來輔佐

這朝天子。星辰以座論奇事。星辰可以下來奇事。星辰被玉帝差遣星辰下來輔佐天子奇事。文曲星乃是南衙

開封府主。龍圖閣大學士包拯。武曲星乃是征西夏國大元帥狄青。申呂嶽降傳說列星

變用得好這兩箇賢臣出來輔佐這朝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改了九箇年號。自天聖

元年癸亥登基。至天聖九年。那時天下太平。五穀豐登。萬民樂業。路不拾遺。戶

不夜閉。這九年謂之一登。據一登二登三登有據無據撰成妙語自明道元年。至皇祐三年。這九年

亦是豐富。謂之二登。自皇祐四年。至嘉祐二年。這九年田禾大熟。謂之三登。一

連三九二十七年。號爲三登之世。九一年一登又九年二登又九年三登一連三九

兩先生那時百姓受了些快樂。誰道樂極悲生。嘉祐三年春間。天下瘟疫盛行。

自江南直至兩京。無一處人民不染此症。天下各州各府。雪片也似申奏將來。

且說東京城裏城外軍民死亡大半。開封府主包待制。親將惠民和濟局方自

出俸資合藥救治萬民那里醫治得可自是正事不先補出瘟疫越盛文武百官商議都

向待漏院中聚會伺候早朝奏聞天子是日嘉祐三年三月三日合成九數陽極於九數之

窮也易窮則變變出一部水滸傳來五更三點天子駕坐紫宸殿受百官朝賀已畢當有殿頭官

喝道有事出班早奏無事捲簾退朝只見班部叢中宰相趙哲參政文彥博出

班奏道目今京師瘟疫盛行傷損軍民甚多伏望陛下釋罪寬恩省刑薄稅是

正論不可先補出祈禳天災救濟萬民天子聽奏急救翰林院隨卽草詔一面降赦天

下罪囚應有民間稅賦悉皆赦免一面命在京宮觀寺院修設好事禳災不料

其年瘟疫轉盛仁宗天子聞知龍體不安復會百官計議向那班部中有一大

臣越班啟奏天子看時乃是參知政事范仲淹拜罷起居奏道今天災盛行軍

民塗炭日夕不能聊生以臣愚意要禳此災可宣嗣漢天師星夜臨朝就京禁

院修設三千六百分羅天大醮奏聞上帝可以禳保民間瘟疫不必真出希文只是臨文枉借

耳○先是藥局次是修書第三段方轉出祈禳來仁宗天子准奏急令翰林學士草詔一道天子御筆親

書詔并降御香一炷香欽差內外提點殿前太尉洪信爲天使前往江西信州

龍虎山宣請嗣漢天師張真人。星夜來朝。祈禳瘟疫。就金殿上焚起御香。香親將丹詔付與洪太尉。詔即便登程前去。洪信領了聖敕。辭別天子。背了詔書。詔盛了御香。帶了數十人。上了舖馬。一行部從。離了東京。取路逕投信州貴溪縣來。不止一日。省來到江西信州大小官員出郭迎接。隨卽差人報知龍虎山上清宮住持道衆準備接詔。是日官員接次日衆位官同送太尉到於龍虎山下。只見上清宮道衆鳴鐘擊鼓。香花燈燭幢幡寶蓋一派仙樂都下山來迎接。丹詔。次日官員送太直至上清宮前下馬。當下上至住持真人。下及道童侍從。前迎後引。接至三清殿上。請將詔書居中供養着。上下前後詔書居中洪太尉便問監宮真人道。天師今在何處。住持真人向前稟道。好教太尉得知。這代祖師號曰虛靖天師。性好清高。倦於迎送。自向龍虎山頂結一茅菴。修真養性。因此不住本宮。太尉道。目今天子宣詔。如何得見真人。答道。容稟詔敕權供在殿上。貧道等亦不敢開讀。且請太尉到方丈獻茶。再煩計議。當時將丹詔供養在三清殿上。詔與衆官都到方丈。太尉居中坐下。執事人等獻茶。就進齋供水陸

俱備齋罷。太尉再問真人道。既然天師在山頂菴中。何不著人請將下來相見。開宣丹詔。真人稟道。這代祖師。雖在山頂。其實道行非常。能駕霧興雲。蹤跡不定。貧道等時常亦難得見。怎生教人請得下來。太尉道。似此如何得見。目今京師瘟疫盛行。今上天子。特遣下官齋捧御書丹詔。親捧龍香。來請天師。要做三千六百分羅天大醮。以禳天災。救濟萬民。似此怎生奈何。真人稟道。天子要救萬民。只除是太尉辦一點志誠心。此語不獨指祈禱瘟疫也。夫天子則豈有不要能仰答天子者。語雖不多。而其指甚遠。其斯以爲真人也乎。齋戒沐浴。更換布衣。休帶從人。自背詔書。焚燒御香。步行上山禮拜。叩請天師。方許得見。如若心不志誠。空走一遭。亦難得見。太尉聽說道。俺從京師食素到此。如何心不志誠。既然恁地。依着你說。明日絕早上山。當晚各自權歇。次日五更時分。衆道士起來。備下香湯。請太尉起來沐浴。換了一身新鮮布衣。脚下穿上麻鞋草履。挾了素香。取過丹詔。用黃羅包袱。背在脊梁上。詔手裏提着銀手爐。降地燒着御香。許多道衆人等。送到後山。指與路徑。真人又稟道。太尉要救萬民。休生退

悔之心。只顧志誠上去。要總是教太尉以為天子救萬民之太尉別了衆人口誦

天尊寶號。縱步上山來。獨自一箇行了一回。盤坡轉徑。攬葛攀藤。約莫走過數

箇山頭。三二里多路。看看脚酸腿軟。正走不動。口裏不說肚裏躊躇。心中想道

我是朝廷貴官。醜話入水泊此語卻是此老說無數在京師時。重裊而臥。列鼎而

食。尚兀自倦怠。妙語絕倒。元贊化而將息之何曾穿草鞋。走這般山路。知他

天師在那裏。卻教下官受這般苦。又行不到三五十步。掇着肩氣喘。只見山凹

裏起一陣風。寫得出色風過處。向那松樹背後。奔雷也似吼一聲。寫得出色撲地跳出一

隻吊睛白額錦毛大蟲來。先寫風次寫吼次寫大蟲。只一條好漢洪太尉喫了

一驚。叫聲阿呀。千載欺君。後詔國撲地望後。便倒那大蟲望着洪太尉。左盤右旋。

咆哮了一回。托地望後山坡下跳了去。洪太尉倒在樹根底下。諛得三十六箇

牙齒捉對兒。厮打。奇句那心頭一似十五箇吊桶。七上八落的響。奇句渾身卻如中

風麻木。奇句兩腿一似鬪敗公雞。奇句四句之一句。口裏連聲叫苦。大蟲去了一

盞茶時。方纔爬將起來。再收拾地上香爐。還把龍香燒着。香上定當如故也再

上山來。務要尋見天師。又行過三五十步。口裏歎了數口氣。怨道。皇帝四字通妙

重翻列鼎尚自倦意者其胸中口中每每有此四字也御限。差俺來這里。教我受這場驚恐。說猶未了。只覺

得那里。又一陣風寫得出色吹得毒氣直冲將來。太尉定睛看時。山邊竹藤裏簌簌

地響寫得出色搶出一條吊桶大小雪花也似蛇來亦先寫風次寫響次寫蛇。開簿第二條好漢太尉見

了。又喫一驚。撇了手爐無此有叫一聲我今番死也。往後便倒在盤陀石邊。但

見那條大蛇。逕搶到盤陀石邊。朝着洪太尉盤做一堆。兩隻眼迸出金光。張開

巨口。吐出舌頭。噴那毒氣在洪太尉臉上。驚得太尉三魂蕩蕩。七魄悠悠。那蛇

看了洪太尉。一回望山下一溜。卻早不見了。太尉方纔爬得起來。說道慚愧。驚

殺下官。看身上時。寒栗子比餠餉兒大小此非前詳後略正是從四句外增出一句耳口裏罵那道

士。叵耐無禮。戲弄下官。教俺受這般驚恐。若山上尋不見天師。下去和他別有

話說。再拿了銀提爐香整頓身上。詔敕此詔前不及詔都妙并衣服巾幘。卻待再要

上山去。正欲移步法變不然上只聽得松樹背後隱隱地笛聲吹響。漸漸近來

太尉定睛看時。只見一箇道童倒騎着一頭黃牛。橫吹着一管鐵笛。笑吟吟地

吹過山來。一段筆墨變幻不可言洪太尉見了，便喚那箇道童，你從那里來，認得我麼？好道童不保只顧吹笛道童呵呵大笑，拿着鐵笛，指着洪太尉，寫得說道：你來此間，莫非要見天師麼？太尉大驚，便道：你是牧童，如何得知？只合答云：你是道童，笑道：我早間在草菴中伏侍天師，聽得天師說道：今天子差箇洪太尉齋擎丹詔，御香來到山中，宣我往東京，做三千六百分羅天大醮，祈禳天下瘟疫。我如今乘鶴駕雲去也。這早晚，想是去了，不在菴中。你休上去。山內毒蟲猛獸極多，恐傷害了你的性命。太尉再問道：你不要說謊。道童笑了一聲，也不回應。又吹着鐵笛，轉過山坡去了。寫得太尉尋思道：這小的如何盡知此事？想是天師分付他，一定是了。此四字寫盡從來欲待再上山去，方纔驚說得苦，爭些兒送了性命。不如下山去罷。太尉拿着提爐，香再尋舊路，奔下山來。衆道士接着，請至方丈坐下。真人便問太尉道：曾見天師麼？太尉說道：我是朝中貴官，如何教俺走得山路，喫了這般辛苦，爭些兒送了性命。爲頭上至半山裏，跳出一隻吊睛白額大蟲，驚得下官魂魄都沒了。又行不過一箇

山嘴竹藤裏搶出一條雪花大蛇來盤做一堆攔住去路。若不是俺福分大如何得性命回京。好盡是你這道衆戲弄下官。真人覆道：貧道等怎敢輕慢大臣。

這是祖師試探太尉之心。本山雖有蛇虎並不傷人。一部水滸傳一太尉又道：

我正走不動方欲再上山坡。只見松樹傍邊轉出一箇道童騎着一頭黃牛吹

着管鐵笛。正過山來。我便問他那里來。識得俺麼。他道：已都知了。說天師分付

早晨乘鶴駕雲往東京去了。下官因此回來。真人道：太尉可惜錯過這箇牧童

正是天師。只說其二太尉道：他既是天師如何這等猥獷。此一句直咒至第七

後見一部所列一百八人皆朝廷貴官嫌其猥獷而失之於此真人答道：這代天

師非同小可。雖然年幼。其實道行非常。他是額外之人。一百八員所謂四方顯

化。極是靈驗。世人皆稱爲道通祖師。洪太尉道：我直如此有眼不識真師。當面

錯過真人道。太尉且請放心。既然祖師法旨道是去了。比及太尉回京之日。這

場醮事祖師已都完了。太尉見說方纔放心。真人一面教安排筵宴管待太尉。

請將丹詔收藏於御書匣內。留在上清宮中。詔收龍香就三清殿上燒了。龍香

當日方丈內大排齋供。設宴飲酌。至晚席罷。止宿到曉。次日早膳已後。真人道衆。并提點執事人等。請太尉遊山。遊山下本無事太尉大喜。許多人從跟隨着。步

行出方丈。前面兩箇道童引路。行至宮前宮後。看翫許多景致。三清殿上富貴

不可盡言。左廊下九天殿。紫微殿。北極殿。右廊下太乙殿。三官殿。驅邪殿。天以九

一殿北極太乙三官等殿引出伏魔一殿諸宮看遍。行到右廊後一所去處。洪太尉看時。

另外一所殿宇。一遭都是搗椒紅泥牆。正面兩扇朱紅槅子。門上使着臃膊大

鎖鎖着。交叉上面貼着十數道封皮。封皮上又是重重疊疊。使着朱印。簷前一

面硃紅漆金牌額。上書四箇金字寫道。伏魔之殿。寫得怕人之至太尉指着門

道。此殿是甚麼去處。真人答道。此乃是前代老祖天師鎖鎖伏魔之殿。太尉又

問道。如何上面重重疊疊。貼着許多封皮。真人答道。此是老祖大唐洞玄國師

封鎖魔王在此。但是經傳一代天師親手便添一道封皮。奇文使其子子孫孫

不得妄開。走了魔君。非常利害。今經八九代祖師。誓不敢開鎖。用銅汁灌鑄。誰

知裏面的事。小道自來住持本宮三十餘年。也只聽聞妙洪太尉聽了心中驚

怪先驚想道。我且試看魔王一看。便對真人說道。你且開門來。我看魔王甚麼模樣。

真人稟道。太尉此殿決不敢開。先祖天師叮嚀告戒。今後諸人不許擅開。

太尉笑道。次胡說。你等要妄生怪事。煽惑良民。故意安排這等去處。假稱鎖鎮

魔王。顯耀你們道術。我讀一鑑之書。好東西 好文法何曾見鎖魔法。神鬼之道。處隔

幽冥。我不信有魔王在內。快快與我打開。我看魔王如何。真人三回五次稟說

此殿開不得。恐惹利害。有傷於人。又太尉大怒。次指着道衆說道。你等不開與

我看。回到朝廷。先奏你們衆道士阻當。宣詔違別聖旨。不令我見天師的罪犯。

看他隨口擲出人罪案後奏你等私設此殿。假稱鎖鎮魔王。煽惑軍民百姓。把你

都追了。皮牒刺配遠惡軍州受苦。後州來許多刺配軍真人等懼怕太尉權勢。

猶怕太尉權勢 况其他哉只得喚幾箇火工道人來。先把封皮揭了。將鐵鏈打開。大鎖衆人

把門推開。一齊都到殿內。黑洞洞不見一物。太尉教從人取十數箇火把。點着

將來打一照時。四邊並無一物。只中央一箇石碣。約高五六尺。下面石龜趺。坐

大半。陷在泥裏。一部大書七十回以石碣起以石碣字照那石碣上時。前面都是龍

章鳳篆天書符籙人皆不識。與第七十回作章法照那背後時卻有四箇真字大書鑿

着遇洪而開。奇事洪太尉看了這四箇字大喜。喜次又便對真人說道你等阻當

我卻怎地數百年前已註定我姓字在此遇洪而開分明是教我開看卻何妨

我想這箇魔王都只在石碣底下汝等從人與我多喚幾箇火工人等將鋤頭

鐵鍬來掘開真人慌忙稟道太尉不可掘動恐有害傷犯於人不當穩便。稟又

太尉大怒。怒次又喝道你等道衆省得甚麼碣上分明鑿着遇我教開你如何阻

當快與我喚人來開真人又三回五次稟道恐有不好太尉那里肯聽。詳書真人一稟

再稟又稟又稟者以深明天只得聚集衆人先把石碣放倒一齊併力掘那石龜

半日方纔掘得起又掘下去只有三四尺深見一片大青石板可方丈圍。石碣之下

石龜石龜之下洪太尉叫再掘起來真人又苦稟道不可掘動。掘到石板又行

至之太尉那里肯聽衆人只得把石板一齊扛起看時石板底下卻是一箇萬丈

深淺地穴只見穴內刮喇喇一聲響亮那響非同小可響亮過處只見一道黑

氣從穴裏滾將起來掀塌了半箇殿角那道黑氣直沖到半天裏空中散作百

十道金光望四面八方去了。駭人之筆。他日有稱我老爺者，有稱俺者，有稱小可衆者，有稱洒家者，有稱我老爺者，皆是此句化開。

人喫了一驚發聲喊，撇下鋤頭鐵鍬，盡從殿內奔將出來，推倒擲翻無數，驚得

洪太尉目睜口呆，罔知所措，面色如土，奔到廊下，只見真人向前叫苦不迭。太

尉問道：走了的，卻是甚麼妖魔？真人道：太尉不知，此殿中當初是老祖天師洞

玄真人傳下法符，囑付道：此殿內鎮鎖着三十六員天星，七十二座地煞星

共是一百單八箇。魔君在裏面上立石碣，鑿着龍章鳳篆姓名，鎮住在此。以楔者

出物之謂此篇，因請天師誤開石碣所，謂楔也。俗本不知，誤入正書，失之遠矣。若還放他出世，必惱下方生靈。如今太尉

放他走了，怎生是好？當時洪太尉聽罷，渾身冷汗，捉顛不住，急急收拾行李，引

了從人下山回京。真人并道衆送官已罷，自回宮內修整殿宇，豎立石碣，不在

話下。了再說洪太尉在途中分付從人，教把走妖魔一節休說，與外人知道。恐

天子知而見責。畫出於路無話，星夜回至京師，進得汴梁城，聞人所說。只聞矣人

不必鋪敘天師在東京禁院做了七晝夜好事，普施符籙，救災病，瘟疫盡消。

軍民安泰，天師辭朝乘鶴駕雲，且回龍虎山去了。會洪太尉次日早朝，見了天

子。奏。說。天。師。乘。鶴。駕。雲。先。到。京。師。臣。等。驛。站。而。來。纔。得。到。此。仁。宗。准。奏。賞。賜。洪。信。復。還。舊。職。瘟疫亦楔也醮事亦楔也天師亦楔也太尉亦楔也既已楔出亦不

在。話。下。後。來。仁。宗。天。子。在。位。共。四。十。二。年。晏。駕。無。有。太。子。傳。位。濮。安。懿。王。允。讓。

之。子。太。宗。皇。帝。的。孫。爲前傳位御弟太宗句吐氣此傳外別傳之法也立。帝。號。曰。英。宗。在。位。四。年。傳。位。

與。太。子。神。宗。神。宗。在。位。一。十。八。年。傳。位。與。太。子。哲。宗。那。時。天。下。太。平。一部大書

以天下太平四字起天四。方。無。事。且。住。若。真。箇。太。平。無。事。今。日。開。書。演。義。又。說。着。

些。甚。麼。忽然掉筆一轉轉看。官。不。要。心。慌。此。只。是。箇。楔。子。下。文。便。有。

第 一 回 王教頭私走延安府。九紋龍大鬧史家村。

第 二 回 史大郎夜走華陰縣。魯提轄拳打鎮關西。

第 三 回 趙員外重修文殊院。魯智深大鬧五臺山。

第 四 回 小霸王醉入銷金帳。花和尚大鬧桃花村。

第 五 回 九紋龍剪徑赤松林。魯智深火燒瓦官寺。

第 六 回 花和尚倒拔垂楊柳。豹子頭誤入白虎堂。

- 第七回 林教頭刺配滄州道。花和尚大鬧野豬林。
- 第八回 柴進門招天下客。林沖棒打洪教頭。
- 第九回 林教頭風雪山神廟。陸虞候火燒草料場。
- 第十回 朱貴水亭施號箭。林沖雪夜上梁山。
- 第十一回 梁山泊林沖落草。汴梁城楊志賣刀。
- 第十二回 急先鋒東郭爭功。青面獸北京鬪武。
- 第十三回 赤髮鬼醉臥靈官殿。晁大王認義東溪村。
- 第十四回 吳學究說三阮撞籌。公孫勝應七星聚義。
- 第十五回 楊志押送金銀擔。吳用智取生辰綱。
- 第十六回 花和尚單打二龍山。青面獸雙奪寶珠寺。
- 第十七回 美髯公智穩插翅虎。宋公明私放晁天王。
- 第十八回 林沖水寨大併火。晁蓋梁山小奪泊。
- 第十九回 梁山泊義士尊晁蓋。鄆城縣月夜走劉唐。

- 第二十回 閻婆醉打唐牛兒。宋江怒殺閻婆惜。
- 第二一回 閻婆大鬧鄆城縣。朱仝義釋宋公明。
- 第二二回 橫海郡柴進留賓。景陽岡武松打虎。
- 第二三回 王婆貪賄說風情。鄆哥不忿鬧茶肆。
- 第二四回 王婆計啜西門慶。淫婦藥鴆武大郎。
- 第二五回 偷骨殖何九送喪。供人頭武二設祭。
- 第二六回 母夜叉孟州道賣人肉。武都頭十字坡遇張青。
- 第二七回 武松威鎮安平寨。施恩義奪快活林。
- 第二八回 施恩重霸孟州道。武松醉打蔣門神。
- 第二九回 施恩三入死囚牢。武松大鬧飛雲浦。
- 第三十回 張都監血濺鴛鴦樓。武行者夜走蜈蚣嶺。
- 第三一回 武行者醉打孔亮。錦毛虎義釋宋江。
- 第三二回 宋江夜看小鼈山。花榮大鬧清風寨。

第三三回 鎮三山大鬧青州道。霹靂火夜走瓦礫場。

第三四回 石將軍村店寄書。小李廣梁山射鴈。

第三五回 梁山泊吳用舉戴宗。揭陽嶺宋江逢李俊。

第三六回 沒遮攔追趕及時雨。船火兒大鬧潯陽江。

第三七回 及時雨會神行太保。黑旋風鬪浪裏白條。

第三八回 潯陽樓宋江吟反詩。梁山泊戴宗傳假信。

第三九回 梁山泊好漢劫法場。白龍廟英雄小聚義。

第四十回 宋江智取無爲軍。張順活捉黃文炳。

第四一回 還道村受三卷天書。宋公明遇九天玄女。

第四二回 假李逵翦徑劫單身。黑旋風沂嶺殺四虎。

第四三回 錦豹子小徑逢戴宗。病關索長街遇石秀。

第四四回 楊雄醉罵潘巧雲。石秀智殺裴如海。

第四五回 病關索大鬧翠屏山。拚命三火燒祝家莊。

- 第四六回 撲天鵬雙修生死書。宋公明一打祝家莊。
- 第四七回 一丈青單捉王矮虎。宋公明兩打祝家莊。
- 第四八回 解珍解寶雙越獄。孫立孫新大劫牢。
- 第四九回 吳學究雙掌連環計。宋公明三打祝家莊。
- 第五十回 插翅虎枷打白秀英。美髯公誤失小衙內。
- 第五一回 李逵打死殷天錫。柴進失陷高唐州。
- 第五二回 戴宗雙取公孫勝。李逵獨劈羅真人。
- 第五三回 入雲龍鬪法破高廉。黑旋風下井救柴進。
- 第五四回 高太尉大興三路兵。呼延灼擺布連環馬。
- 第五五回 吳用使時遷偷甲。湯隆賺徐寧上山。
- 第五六回 徐寧教使鉤鎌槍。宋江大破連環馬。
- 第五七回 三山聚義打青州。衆虎同心歸水泊。
- 第五八回 吳用賺金鈴吊掛。宋江鬧西嶽華山。

第五九回 公孫勝芒碭山降魔。晁天王曾頭市中箭。

第六十回 吳用智賺玉麒麟。張順夜鬧金沙渡。

第六一回 放冷箭燕青救主。劫法場石秀跳樓。

第六二回 宋江兵打北京城。關勝議取梁山泊。

第六三回 呼延灼月夜賺關勝。宋公明雪天擒索超。

第六四回 托塔天王夢中顯聖。浪裏白條水上報冤。

第六五回 時遷火燒翠雲樓。吳用智取大名府。

第六六回 宋江賞馬步三軍。關勝降水火二將。

第六七回 宋公明夜打曾頭市。盧俊義活捉史文恭。

第六八回 東平府誤陷九紋龍。宋公明義釋雙槍將。

第六九回 沒羽箭飛石打英雄。宋公明棄糧擒壯士。

第七十回 忠義堂石碣受天文。梁山泊英雄驚惡夢。

一部七十回正書。一百四十句題目。有分教。宛子城中藏虎豹。蓼兒洼內聚蛟。

龍。畢竟如何緣故。且聽初回分解。

〔評〕王望如曰。宋仁宗去太祖太宗政教不遠。天災流行。下罪己之詔。以回天變。宰相趙哲。參知政事文彥博。大學士包拯。大元帥狄青。皆正人君子。輔佐太平。况范仲淹。尤所稱引。君當道者。豈以祈禱瘟疫。引重天師。金聖歎所云楔子。以物出物。謂之楔。皆無中生有。憑空結構之詞。此稗官野史。所以不可盡信。

鄧狂言索隱

作小說者。莫難於作楔子。楔子者。謂如物在孔中。出之以楔。確要引起正文。而又不沾著正文。乃爲合法。自來作者。惟紅樓夢。儒林外史。桃花扇三篇。爲能籠罩全神。但桃花扇爲歷史小說。局面尙狹。紅樓夢以種族小說。託於兒女。其起例也。亦較易。儒林外史。楔子全套水滸。以勢利二字作骨。尤便影射。水滸純從理想神行。其對於政治的理想上。包有種族上社會上軍事上。豔情上種種特長。目空古今。獨闢世界。以黃梨洲民權之宗旨。兼具有王船山民族之手段。學說高於鄧牧齋。而眼光不數鄧所南。全書主要之處。又復不便宜布。一方面提倡革命精神。一方面防止革命流弊。將爲湯武之征誅。更商唐

虞之揖讓。謂其爲扶春秋之心。執馬遷之筆。孟軻流派。莊子嫡傳。固無不可。卽謂其爲扶透壓力專制。籠絡專制之精微。并謂其爲描寫真專制假共和之面目。亦無不宜。如此而欲以不可言狀不可思議之小說。揚揚灑灑。兜入箇中。又復由博返約。約之又約。歸宿於一篇楔子中。豈非難事。今且次第論之。以告來者。嗚乎。自有小說以來。固未有盛於水滸者也。學說之不昌。迂儒寧可勝誅哉。

楔子之標題。曰張天師祈禳瘟疫。洪太尉放走妖魔。夫以瘟疫妖魔四字。籠罩全書。揆諸政治爲齷齪物之定義。其誰曰不然。但受瘟疫者人也。釀成瘟疫而禍人。其禍且不止於瘟疫者。妖魔也。妖魔非人也。哲宗時代以後。固已等於延長之瘟疫。然宋元之際。當復何如。百八人之末路。固不得比於人數。然高俅蔡京等輩。以及耐庵之所耳聞目見者。其所處地位。尙未嘗有百八人逼迫不得已之情形。而亦行同盜賊。并有爲盜賊之所不爲者。謂之曰人。於心安乎。此義又烏可以不廣也。祈禳爲耐菴呼籲告天之至誠。亦爲耐菴乘筆特書之大旨。春秋所謂稱天以臨天子者近之。書中替天行道四字。從此化出。執政權者不知天經。盜賊乃從而竊之。讀死書者拘視天理。而宗教乃提而倡之。傷心慘目。莫此爲甚。耐菴遵孔子春秋之微言大義。表面上則曰盜亦有道。無妨例之以桓文。裏面上則曰惟天民可以治盜。其理想尙不止於堯舜湯武。據亂世昇平世。太平世之精神。實具於此。天師之名。乃其託意。謂必

如是而後可以參贊天地之化育。謂必如是而後可以開闢未來之世界也。曰嗣漢情見乎辭。曰虛靖則老莊之旨也。先天而天弗違。耐菴實抱有此等胸次焉。且瘟疫之傷人也。出以陰柔。妖魔之殺生也。出以剛狠。瘟疫之起。人猶得以藥物防之。妖魔之橫。則幾幾乎爲人力之所不能制。而不得不稱天以治之。此固耐菴之所無可如何者。宋之仁宗號稱極盛。而賢奸雜用。政令不肅。已爲瘟疫之所由來。迄於哲宗以及道君。則真爲妖魔橫行時代。宋之亡實始於此。而由此以迄於南宋。金元遞遘。誰實爲之。而竟至斯乎。妖魔之走。放之者何人。則曰洪太尉。太尉武職耳。祈禳何以不差文官。蓋捕盜爲武人專責。縱盜亦爲武人習慣。而蒙古野蠻。武人專柄。此致亂之所由來。與其究極耐菴蓋痛哭言之。不僅楔出全書中之官吏將帥而已。其曰洪者。蓋卽孟子洪水猛獸之義云爾。

開卷八句詩。首二句言雲開見天。不沒太祖定亂之功也。新雨露。舊江山。黍離麥秀之歌也。羅綺管絃。悲其耽樂也。第七句尤爲著眼。明曰無事。實在多事也。天下太平只是一句粉飾話。只是一句理想話。而太平興國爲太宗建國之紀年。此意當亦微會。魏叔子所謂國爲我之所自興也。借康節以映小康。并含有天數之意義。

夾馬營中紅光燭天。異香經宿不散。純是龍種渺茫語。而霹靂大仙下降。尤與天降石碣互相呼應。

武德皇帝四字。在太祖頗名過其實。

一條桿棒等身齊。打四百座軍州齊姓趙。金評全部槍桿。都從一王之制。可謂妙悟。而未識耐菴之微旨也。此其中有兩義焉。其一義。從前種族家之所能言也。夫此四百座軍州者。非他。吾黃帝以來漢族子孫之所世守也。侵於五胡。亂於五季。宋祖混一。之以傳於其一姓之苗裔。固自以爲子孫帝王萬世之業。而其後人不能守。卒入於金。全亡於元。遺臣故老。當是何等傷心。陸放翁之家祭。鄭所南之心史。岳武穆文文山之拚死力爭。所由來也。夫此軍州而僅曰四百座。其餘疆土之曾經割讓而不得恢復者。非他。吾黃帝以來漢族子孫之所世守也。燕雲十六州。陷於遼金元者四百餘年。吾民不復見天日。誰之罪與。實自宋祖之誤用趙普始。《書中吳學究。多言趙普事。當逐回詳論之。》陳橋立帝。杯酒釋兵。金匱燭影。曹翰不用。皆此老歸心太宗。預防內變之患。得患失之一念。有以中太祖猜疑之心。故其弊害極於末流而不可救。下文陳搏一段文字。意中卽含有此等說話矣。其第二義。則非從前種族家之所得而聞也。夫此四百座軍州。與其餘疆土之曾經割讓而不得恢復者。非他。吾黃帝以來漢族子孫之所世守也。安得爲一家之私有。曰姓趙。已經不可。曰都姓趙。豈吾黃帝以來漢族之子孫。皆趙姓之子孫乎。然耐菴猶恐其辭義之不顯也。乃大筆而直書之曰。打。打果何事。打自己乎。打外人乎。梁山

泊之諸人。何以異焉。太祖篡周世宗。太宗又陰取太祖。打之一字誤之。打之一字。用之於自家人而不用於外人。誤之耐菴之意。便以宋之立國。直是希夷一夢而已。飛龍傳等小說。固不可盡信。然杜太后之言曰。吾兒素有大志。今果然矣。夫以匹夫而謀爲天子。且由軍人而謀爲天子。非結納亡命。何以至此。漢之劉邦。以亭長亡命於芒碭。而黥布彭越之徒興。明之朱元璋。以游僧投命於滁陽。而開平巢湖之傑出。唐之李世民。以藩鎮稱兵。不免收及人奴。徐勣等亦爲佐命。光武中興。頗猶借綠林銅馬。昭烈偏安。猶傳桃園佚事。唐宋之際。兵強馬大者。便爲天子。卽五代諸君以外。亦非由行伍不能開基。打之一字。等宋祖於梁山。非苛論也。梨洲有言。明之無善治也。自高皇帝罷丞相始也。耐菴亦云。宋之無善治也。自武德皇帝之只會打自己人始也。迂儒謂其麥秀之痛荒。識者知其國族之念切。唐甄亦云。三代而後。自秦以來。有天下者皆賊也。曾謂先生之一力提倡革命者。而見不及此乎。曰掃清寰宇。蕩靜中原。而不及四夷。亦是此義。(此是水滸開宗明義第一章。故書成而曰可以亡元。嗚乎。識此義者。後世之元。亦亡於此。卽非若元之以蠻種入主中原之君主。亦亡於此矣。)惟黃梨洲原君一篇。有此見解耳。

傳位與御弟太宗。金評何其膚淺也。陳橋之變。太宗與趙普實尸之。當日接洽諸將者。此兩人也。太宗

爲太祖計。實自爲計。蓋隱然自立爲皇太弟矣。是以陳橋爲金匱之基也。太祖負周世宗於死後。猶厚待其子孫。卽位以前。卽位以後。勳業爛如。馴至康阜。傳之介弟。不無公天下之心。亦尙有取燕雲十六州之意。知人論世。爲法受惡。作者爲天下後世人心之大經大法。并欲闢開理想之新世界。故加以貶辭。實迫於天理人心之所不容已。而未常不念其功。太宗何有哉。仗兄之力。而陷兄於不義。又復紆兄之臂而奪之食。斧聲戩地。燭影搖紅。已成千古疑案。而且彰明顯著。背叛其母金匱之盟言。以爲其後世子子孫孫萬世帝王計。骨肉傷殘。非人所爲。又復壓制武人。猜忌狹隘。楊業枉死。潘曹無功。蘆溝一敗。不敢復問十六州。與宋江之大仇未報。而日日謀據交椅者。其何以異。書中對於御弟二字著眼者。大書特書不一書。實惟楔子中之真精義。船山有言。楚王元佐。有秦伯之節。以狂自晦。恥得秦王基業。嗚乎。雖有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

骨肉之禍。至元而極。憲宗世祖。實爲首禍。楔子之太祖太宗。非特爲宋江影射也。總之倫常之說。至於君主而窮。凡有志於得此座者。大抵以不顧骨肉者爲多。卽謂打之一字。爲古今君主之代表。亦宜。楔子事迹。託始於仁宗者何也。三代以後。有天下者皆賊。而繼體之愛民者無罪。漢文宋仁是矣。當時國威雖不大振。政令雖不大肅。而休養生息。人羣託庇。究之小康終不足以語大同。暫治終不免於久

亂。故瘟疫妖魔兆焉。仙人不願履塵世。赤子先號。及齷齪世界之微旨也。

文曲必借包拯。武曲必借狄青。作者其有深意乎。蓋水滸之最視爲重要而不肯輕輕放過者。曰君。曰官。曰吏。曰軍官。曰宗教。曰夷狄。而通體以盜賊代表之。以奸淫曲會之。君也者。禍亂之所從出也。夷狄者。其終極也。不敢言。不忍言。故其文隱。既以太祖太宗代表君主矣。以天師代表宗教矣。乃以包拯爲官吏與奸淫說法。拯者清剛之官。以察吏鋤奸爲職志者也。以狄青爲軍官盜賊夷狄說法。青者武猛之將。鋤盜而不爲夷狄屈者也。（宋室外交惟青能全制交趾）蓋若官。若吏。若軍官。若宗教。皆於革命上大有關係。而婦人則其隱微難見之迹。故亦重之。

三登之世。威不行於敵國。所謂休養生息。人羣託庇者也。故妖魔尙伏而不出。太史公所謂倉粟紅朽。網漏吞舟之魚。而吏治蒸蒸日上。不至爲奸者矣。民生主義之關係於世變大矣哉。書中從遊俠貨殖諸傳。脫胎者不少。然而物大地盛。萌蘗其間矣。

借瘟疫立論。西儒之所謂天行。天行必以人治敵之。中儒或委之天數。天數必以天理挽之。故曰祈禳。曰趨哲。哲者窮理之謂。西儒之所謂哲學也。曰文彥博。文者文也。博文者。作者自贊其學說也。釋罪寬恩。省刑薄稅。暫靖一時。而不足以長治。且或并暫靖亦不可得。柔術固無療狂疾痼疾之能力矣。特提

范仲淹。非僅特取希文二字之義。蓋以希文平日先憂後樂。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其氣節丰裁。實能一洗五代頑鈍無恥。詬戾無節之惡習。而開風氣之先。若而人者。庶幾足以盡人事而俟天命。乃是真祈禳方法。惟其武功殊不足重。故舍之而取狄武襄。

蛇虎亦是廣義。非僅爲百八人楔子也。（其微旨見第一卷評。）太尉之遇蛇虎。幾有豹虎不食之象。何其深惡武人。乃爾。而終若賴天師以免死焉。足見天地之所以不圯。人類之所以常存。而一切妖魔。亦若受其庇護。於并育不害之下者。皆有人焉。撐持世界也。豈第以太尉影射書中之勢利者哉。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天師爲童。牧牛者民生主義之根本主義也。故天師爲牧童。黃牛屬土。中央正色也。黃帝之子孫也。船山之黃書之所由取義也。吹着一枝鐵笛。笑吟吟走過山來。法螺鼓吹。如是如是。

人類之所以爭存於世界。而尙不至於互相傾軋。互相殺戮。以至於漸盡者。教化也。政治也。法律也。國界也。種界也。人禽之別也。教化有時而窮。則不得不以政治之力。裁制之。政治有時而變。則不得不以法律之力。嚴防之。國界種界。尙未經到大同時代地位。亦出於事實上之所不得不然。人禽之界。卽於此處分別。自古立法之人。不知費了幾許才力。幾許心思。乃能依附道德。發其智能之所獨到。制作之

以鎖一時而傳後世。然或及身而壞。或久傳而壞。或只能治人。不能治己。或僅能治民。不能治官。或能治庸愚。不能治豪猾。於是任性恣情之徒。奮其能力。竟揭破而撞壞此堅牢堅固不可搖動之大防。雖彼後人之習聞舊說者。保守無替。中才以下。粗得自全。而不足以抵禦乎時勢之變。惟是千言萬語。不生信心。肆其不正爲之權力。剛愎自用。其不至於毀法亂紀。掀倒乾坤。如洪太尉之先開石碣。再掘石龜。終掘石版。以至放走妖魔者。幾希鳴乎。真人法符。重重鎖鎖。而起首便鑿成遇洪而開四字。蓋非到人心如洪水氾濫。挾破大防之一日。必不至於妖魔橫行於世界。作此法符者知之矣。知之而不能避之。吾其如天何。吾其如人何。吾其如法何。知法之不可恃而可恃。故不得不立法。知立法之可恃而不可恃。故不得不正人心。

以放走妖魔之人。而復還舊職。可見朝官仗天子之威。雖天子有心爲民。而亦無敢昌言者矣。積威所劫。上下相蒙。如是如是。

楔子中有放走妖魔之事。而並無收捕妖魔之文。非特文字不容冗長。亦以見當世妖魔之並未消滅也。蓋由宋及元。耐菴之所謂妖魔者。舉世皆是不收不得。收之又不得。乃逼迫而成此七十回不得已之文字。何得更有續貂之作。此義甚精微。容俟終篇論之。

水
滸
楔子索隱

評註
圖像

水滸傳姓氏

諸生

吳用 金大堅 蕭讓

世裔

柴進

平民

武松 史進 施恩 盧俊義 阮小二 阮小五 阮小七 石秀
解珍 解寶 燕青 扈三娘 孔明 孔亮 侯健 宋清
杜興 鄒淵 鄒閏 王定六 郁保四 段景住 李應

道士

公孫勝

醫士

皇甫端 安道全

水滸 姓氏

胥役

宋江 朱仝 雷橫 李雲 戴宗 劉唐 李逵 樂和

朱富 蔡福 蔡慶 楊雄

寇盜

朱貴 穆弘 李俊 張橫 張順 朱武 孫新 裴宣

歐鵬 鄧飛 燕順 楊林 蔣敬 呂方 郭盛 王英

鄧天壽 陳達 楊春 陶宗旺 鮑旭 樊瑞 項充 李袞

馬麟 童威 童猛 時遷 孟康 焦挺 石勇 顧大嫂

張青 穆春 曹正 宋萬 杜遷 薛永 李忠 周通

湯隆 李立 孫二娘 白勝

官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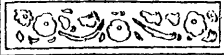
關勝 秦明 呼延灼 花榮 董平 張清 徐寧 楊志

索超 黃信 宣贊 郝思文 韓滔 彭玘 單廷珪 魏定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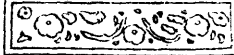
凌振 龔旺 丁得孫 魯達 林冲 孫立

水滸圖

下列水滸傳二百有八人乃依石碣次
序歷時三月始克繪成西庚冬月吳興堂廣戲筆記



呼保義宋江





入雲龍公孫勝

智多星吳用

王麒麟盧俊義



雙鞭呼延灼

霹靂火秦明

豹子頭林冲

大刀關勝



進柴風旋小

應李鵬天撲

榮花廣李小



松武者行

深智魯尚和花

全朱公髯美



青面獸楊志

沒羽箭張清

雙槍將董平



宗戴保太行神

起索鋒先急

寧徐手槍金



黑旋風李逵

赤髮鬼劉唐

九紋龍史進



混江龍李俊

插翅虎雷橫

沒遮攔穆弘



船火兒張橫

短命二郎阮小五

立地太歲阮小二



秀石郎三命拚

雄揚索關病

七小阮羅閻活

順張條白裏浪



兩頭蛇解珍

浪子燕青

雙尾蝎解寶



鎮三山黃信

尉遲孫立

神機軍師朱武



贊宣馬郡醜

文思郝犴木井

滔韓將勝百

水滸圖



十五

圖定魏軍將火神

廷廷單軍將水聖

玃彭將目天



摩雲金翅歐鵬

鐵面孔目裴宣

聖手書生蕭讓



標楊子豹錦

順燕虎毛錦

飛鄧猊眼火

振凌雷天轟



小温侯吕方

赛仁贵郭盛

神算子蒋敬



英王虎脚矮

娘三尾青丈一

端甫皇伯髯紫

全道安醫神



亮孔星火獨

明孔星頭毛

瑞樊王魔世混

旭鮑神門喪



鐵笛仙馬麟

玉臂匠金大堅

八臂哪吒項充

飛天大聖李袞



通臂猿侯健

玉搗竿孟康

翻江蜃童猛

出洞蛟童威



壽天鄭君郎面白

春楊蛇花白

達陳虎澗跳



花項虎龔狂

鐵叫子樂和

鐵扇宋清

九尾陶宗狂



正曹鬼刀操

春穆攔遮小

孫得丁虎箭中



永薛燕大病

恩施彪眼金

遼杜天着摸

萬宋剛金裏雲



興杜兒臉鬼

隆湯子豹錢金

通周王霸小

忠李將虎打



富朱虎面笑

賁朱律忽地早

閔鄒龍角獨

淵鄒龍林出



雲李虎眼青

立李官判命崔

慶蔡花枝一

福蔡膊臂鐵



新孫遲尉小

嫂大顧蟲大母

挺焦目面沒

勇石軍將石



四保郁神道險

六定王婆閻活

娘二孫义夜母

青張子園菜



住景殺犬毛金

遷時蚤上鼓

勝白鼠日白

水滸索隱

聖歎外書

第一回

王教頭私走延安府

九紋龍大鬧史家村

一部大書七十回。將寫一百八人也。乃開書未寫一百八人。而先寫高俅者。蓋不寫高俅。便寫一百八人。則是亂自下生也。不寫一百八人。先寫高俅。則是亂自上作也。亂自下生。不可訓也。作者之所必避也。亂自上作。不可長也。作者之所深懼也。一部大書七十回。而開書先寫高俅。有以也。

高俅來而王進去矣。王進者。何人也。不墜父業。善養母志。蓋孝子也。吾又聞古有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之語。然則王進亦忠臣也。孝子忠臣。則國家之祥麟。威鳳。圓璧。方珪者也。橫求之四海。而不一得之。豎求之百年。而不一得之。不一得之。而忽然有之。則當尊之。榮之。長跽事之。必欲罵之。打之。至於殺之。因逼去之。是何爲也。王進去而一百八人來矣。

則是高俅來而一百八人來矣。王進去後更有史進。史者史也。寓言稗史亦史也。夫古者史以記事。今稗史所記何事。殆記一百八人之事也。記一百八人之事而亦居然謂之史也。何居從來。庶人之議皆史也。庶人則何敢議也。庶人不敢議也。庶人不敢議而又議何也。天下有道然後庶人不議也。今則庶人議矣。何用知其天下無道。曰王進去而高俅來矣。史之爲言史也。固也。進之爲言何也。曰彼固自許。雖稗史然已進於史也。史進之爲言進於史。固也。王進之爲言何也。曰必如此人。庶幾聖人在上可教而進之於王道也。必如王進然後可教而進之於王道。然則彼一百八人也者。固王道之所必誅也。

一百八人則誠王道所必誅矣。何用見王進之庶幾爲聖人之民。曰不墜父業。善養母志。猶其可見者也。更有其不可見者。如點名不到。不見其首也。一去延安。不見其尾也。無首無尾者。其猶神龍歟。誠使彼一百八人者。盡出於此。吾以知其免耳。而終不之及也。一百八人終不及。夫而後知王進之難能。

也。

不見其首者。示人亂世。不應出頭也。不見其尾者。示人亂世。決無收場也。

一部書七十回。一百八人。以天罡第一星宋江為主。而先做强盜者。乃是地

煞第一星朱武。雖作者筆力縱橫之妙。然亦以見其逆天而行也。

次出跳澗虎陳達。白花蛇楊春。蓋櫜括一部書七十回。一百八人。為虎為蛇。

皆非好相識也。何用知其為是櫜括一部書七十回。一百八人。曰楔子。所以

楔出一部。而天師化現恰有一虎一蛇。故知陳達楊春。是一百八人之總號

也。

話說故宋哲宗皇帝在時。其時去仁宗天子已遠。只是順手從楔子寫來。卻將其道民散久矣。之痛也。失東京開封府汴梁宣武軍。便有一箇浮浪破落戶子。

筆提盡使讀者便得上失東京開封府汴梁宣武軍。便有一箇浮浪破落戶子。

弟。開書第一樣脚色。作書者蓋深知破國亡家。結怨連禍之皆由之。姓高排行第二。是輩始也。○言子弟則有為之父兄者矣。失教之罪誰實任之。

自小不成家業。只好刺槍使棒。最是踢得好腳氣毬。京師人口順不叫高二。卻

都叫他做高毬。後來發跡。便將氣毬那字去了。毛傍添作立人。便改作姓高名。

球。

毛篋者何物也。而居然自以為立人。人亦從而立。人之蓋當時諸公。袞袞者皆是也。○奇絕之文。

這人吹彈歌舞。刺槍使棒。

相撲頑耍。亦胡亂學詩書詞賦。若論仁義禮智信行忠良。卻是不會。

甚矣詩書詞賦之易

而仁義禮智信行忠良之難也。觀於高俅不其然乎。

只在東京城裏城外幫閒。因幫了一箇生鐵王員外

兒子使錢。

生鐵之子。未有不使錢者可笑。可歎。

每日三五兩舍。風花雪月。被他父親開封府裏告

了一紙文狀。府尹把高俅斷了二十脊杖。迭配出界發放。東京城裏人民不許

容他在家宿食。

極寫高俅狼狽以深惡之也。○不許在。家卻容他在朝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高俅無計奈何。只得來

淮西臨淮州投奔一箇開賭坊的閒漢柳大郎。名喚柳世權。他平生專好惜客

養閒人。招納四方干隔滌漢子。

奇

高俅投托得柳大郎家。一住三年。

一路以年計。以月計。

以日計。皆史公章法。○一住三年。

後來哲宗天子因拜南郊。感得風調雨順。放寬恩。大赦天下。

那高俅在臨淮州。因得了赦宥。罪犯。思量要回東京。這柳世權卻和東京城裏

金梁橋下開生藥鋪的董將仕。是親戚。寫了一封書札。收拾些人事盤纏。齎發

高俅回東京。投奔董將仕家過活。當時高俅辭了柳大郎。背上包裹。離了臨淮

州。迤邐回到東京。逕來金梁橋下董生藥家。下了這一封書。董將仕一見高俅。

看了柳世權來書。如自肚裏尋思道。這高侏我家如何安着得他。看他處處安

尹所斷如

出。一口。若是箇志誠老實的人。可以容他在家出入。也教孩兒們學些好。他

卻是箇幫閒破落戶。沒信行的人。亦且當初有過犯來。被斷配的人。舊性必不

肯改。若留住在家中。倒惹得孩兒們不學好了。待不收留他。又撇不過柳大郎

面皮。當時只得權且歡天喜地。相留在家宿歇。每日酒食管待。曲折住了十數

日。住了十數日。董將仕思量出一箇路數。將出一套衣服。細甚妙甚不然迭配回來

寫了一封書簡。對高侏說道。小人家下螢火之光照人不亮。恐後誤了足下。我

轉薦足下與小蘇學士處。蘇學士也而又曰久後也得箇出身。足下意內如何。

高侏大喜。謝了董將仕。董將仕使箇人將着書簡。引領高侏逕到學士府內。門

吏轉報小蘇學士出來。見了高侏。看了來書。知道高侏原是幫閒浮浪的人。心

想道。我這里如何安着得他。又與將仕不容也不如做箇人情。薦他去駙馬王

晉卿府裏。做箇親隨。人都喚他做小王都太尉。王太尉也而亦曰他便喜歡這

樣的人。當時回了董將仕書札。留高侏在府裏住了一夜。住次日寫了一封

書呈。使箇幹人送高俅去。那小王都太尉處。這太尉乃是哲宗皇帝妹夫。神宗皇帝的駙馬。他喜愛風流人物。正用這樣的人。一見小蘇學士。差人持書送這高俅來。拜見了便喜。隨卽寫回書。收留高俅在府內做箇親隨。自此高俅遭際在王都尉府中。出入如同家人一般。忽作一結結住下文自古道。日遠日疎。日親日近。忽一日。省而筆勢 突兀可喜小王都太尉慶誕生辰。分付府中安排筵宴。專請小舅端王。小蘇學士小王太尉小舅端王嗟乎既已羣小相聚矣高俅即欲不得志亦豈可得哉這端王乃是神宗天子第十一子。哲宗皇帝御弟。見掌東駕排號九大王。是箇聰明俊俏人物。這浮浪子弟。門風幫閑之事。無一般不曉。無一般不會。更無一般不愛。誠乃魏聖卽如琴棋書畫。無所不通。一樣省文筆法踢毬打彈。品竹調絲。吹彈歌舞。自不必說。又一樣省文筆法當日王都尉府中。準備筵宴。水陸俱備。請端王居中坐定。太尉對席相陪。酒進數杯。食供兩套。那端王起身淨手。偶來書院裏。少歇。猛見書案上一對兒羊脂玉碾成的鎮紙獅子。極是做得好。細巧玲瓏。憑空忽生端王拿起獅子。不落手。看了一回道。好王都尉見端王心愛。便說道。再有一箇玉龍筆架。也是這箇匠人一

手做的。忽然生出獅子實筆架虛極文章之妙也卻不在手頭。明日取來一併相送。端

王大喜道。深謝厚意。想那筆架必是更妙。獅子讚獅子卻讚筆架而已讚王都尉

道。明日取出來。送至宮中。便見端王又謝了。兩箇依舊入席。飲宴至暮。盡醉方

散了。端王相別回宮去了。次日小王都太尉取出玉龍筆架。和兩箇鎮紙玉獅

子。着一箇小金盒子盛了。又陪用黃羅包袱包了。又陪寫了一封書呈。卻使高

俅送去。一路都是申寫此行卻是高俅領了王都尉鈞旨。將着兩般玉玩器。懷

中揣着書呈。逕投端王宮中來。把門官吏轉報與院公。沒多時院公出來。問你

是那箇府裏來的人。高俅施禮罷。答道。小人是王駙馬府中。特送玉玩器來進

大王院公道。殿下在庭心裏。和小王們踢氣毬。賢士大夫軍國重事你自過去。高俅道。相

煩引進。院公引到庭門。高俅看時。見端王頭戴軟紗唐巾。身穿紫繡龍袍。腰繫

文武雙穗縵。把繡龍袍前襟拽扎。揣在縵兒邊。橫嵌一句在縵下靴上寫足穿

一雙嵌金線飛鳳靴。三五箇小黃門。相伴着蹴毬。活畫高俅不敢過去。衝撞立

在從人背後伺候。也是高俅合當發跡。時運到來。那箇氣毬騰地起來。端王接

箇不着向叢人裏直滾到高俅身邊。奇想奇文那高俅見氣毬來也是一時的

膽量使箇鴛鴦拐踢還端王。奇文端王見了大喜便問道你是甚人高俅向前

跪下道小的是王都尉親隨。姓名不作受東人使令齎送兩般玉玩器來進獻

大王有書呈在此拜上端王聽罷笑道姐夫直如此掛心高俅取出書呈進上

端王開盒子看了玩器都遞與堂候官收了去那端王且不理玉玩器下落卻

先問高俅道你這來會踢氣毬你喚做甚麼。玩器亦楔子也既已楔高俅叉手

跪覆道小的叫做高俅。始出名胡亂踢得幾脚端王道好你便下場來踢一回耍

進身之易如此高俅拜道小的是何等樣人敢與恩王下脚端王道這是齊雲

社名為名下圓。奇句但踢何傷高俅再拜道怎敢三回五次告辭端王定要他踢

高俅只得叩頭謝罪解膝下場纔踢幾脚端王喝采。先引一筆下高俅只得把

平生本事都使出來奉承端王那身分模樣。那身分便似一段膠黏矣上一段今

卻忽然從半句虛歇這氣毬一似鯁膠黏在身上的端王大喜那里肯放高俅

回府去就留在宮中過了一夜。過了一夜次日排箇筵會專請王都尉宮中赴宴卻

說王都尉當日晚。不見高俅回來。時正疑思間。固非王都尉之所料也只見次日門子報

道。九大王差人來傳令旨。請太尉到宮中赴宴。王都尉出來見了幹人。看了令

旨。隨卽上馬。來到九大王府前下馬。入宮來見了端王。端王大喜。稱謝兩般玉

玩器。只略帶入席飲宴間。端王說道這高俅。特致其辭踢得兩脚好氣毬。孤欲索此人

做親隨。如何。王都尉答道。既殿下欲用此人。就留在宮中伏侍殿下。端王歡喜。

執杯相謝。二人又閒話一回。至晚間席散。王都尉自回駙馬府去。不在話下。

都尉亦楔子也。既已楔出。且說端王自從索得高俅做伴之後。留在宮中宿食。

高俅自此遭際端王。每日跟隨。寸步不離。忽又作一結。結住下。又未及兩箇月。

未及兩箇月哲宗皇帝晏駕。無有太子。文武百官商議。册立端王爲天子。立帝號曰

徽宗。便是玉清教主。微妙道君皇帝。大書玉清一號也。以登基之後。一向無事。忽

一日與高俅道。一向無事者無所事於天下也。忽一日與高俅道者天下朕欲要

擡舉你。但有邊功。方可陞遷。先教樞密院與你入名。只是做隨駕遷轉的人。後

來沒半年之間。直擡舉高俅做到殿帥府太尉職事。沒半年間高俅得做太尉。揀選

吉日良辰。去殿帥府裏到任。所有一應合屬公吏衙將都軍監軍馬步人等。盡來參拜。各呈手本。開報花名。高殿帥一點過。於內只欠一名八十萬禁軍教頭王進。開書第一卷人物卻似神龍無首寫得妙極半月之前。已有病狀在官。患病未痊。不曾入衙

門管事。高殿帥大怒。喝道。胡說。既有手本呈來。卻不是那厮抗拒官府。搪塞下

官。此人卽是推病在家。快與我拿來。隨卽差人到王進家。來捉拿王進。且說這

王進。卻無妻子。只有一箇老母。二語是一部大書門面家風讀者須安處處着眼年已六旬之上。牌頭

與教頭王進說道。如今高殿帥新來上任。點你不着。軍正司稟說染患在家。見

有病患狀在官。高殿帥焦躁。那里肯信。定要拿你。只道是教頭詐病在家。教頭

只得去走一遭。若還不去。定連累小人了。王進聽說。只得捱着病來。進得殿帥

府前。參見太尉。拜了四拜。躬身唱箇喏。起來立在一邊。高俅道。你那厮便是都

軍教頭王昇的兒子。輕輕生出王昇以爲啣怨之由讀之但見其出筆之突兀兀不知其用筆之輕妙也王進稟道。小人

便是高俅喝道。這厮你爺是街上使花棒賣藥的。可駭你省得甚麼。武藝前官沒

眼。參你做箇教頭。如何敢小覷我。不伏俺點視你托誰的勢。要推病在家安閒。

快樂句句高麗王進絕句王進告道。小人怎敢。其實患病未痊。高太尉罵道。賊配軍。

你既害病如何來的。有小人偏王進又告道。太尉呼喚不敢不來。高殿帥大怒。喝

令左右拿下。加力與我打這厮。衆多牙將。都是和王進好的。只得與軍正司同

告道。今日是太尉上任好日。頭權免此人。這一次。只此一筆便令王進為無瑕之璧不似後文衆人身犯刑法

高太尉喝道。你這賊配軍。且看衆將之面。饒恕你今日。明日卻和你理會。王進

謝罪罷起來。擡頭看了認得是高俅。出得衙門。歎口氣道。俺的性命今番難保。

了。俺道是甚麼。高殿帥卻原來正是東京幫閒的圓社高起。仰起跌頓之極妙靈。比

先時曾學使棒。被我父親一棒打翻三四箇月。將息不起。有此之讐。不惟註明兼令高俅

本事出醜又見宋時軍功可笑他今日發跡。得做殿帥府太尉。正待要報讐。我不想正屬他管。

自古道不怕官。只怕管。俺如何與他爭得。怎生奈何是好。回到家中。悶悶不已。

對娘說知此事。母子二人抱頭而哭。寫王進全是一孺子之色不作英雄身分娘道。我兒三

十六着。走為上着。只恐沒處走。為一百八人王進道。母親說得是。兒子尋思也

是這般計較。只有延安府老种經略相公。鎮守邊庭。他手下軍官。多有曾到京

師的愛兒子使槍棒。何不逃去投奔他們。那里是用人去處。足可安身立命。

下想來只此一處。讀之令我。想令我哭。當下子母二人二人子母商議定了。其母又道。我兒和你。

私走。只恐門前兩箇牌軍。是殿帥撥來伏侍你的。他若得知。須走不脫。王進道。

不妨。母親放心。兒子自有道理措置他。當下日晚未昏。王進先叫張牌入來。

分付道。你先喫了些晚飯。我使你一處去幹事。張牌道。教頭使小人那里去。王

進道。我因前日病患。許下酸棗門外嶽廟裏香願。明日早要去燒炷頭香。你可

今晚先去分付廟祝。教他來日早些開廟門。等我來燒炷頭香。就要三牲獻劉

李王。你就廟裏歇了等我。張牌答應。先喫了晚飯。叫了安置。望廟中去了。

當夜子母二人三人子母收拾了行李衣服。細軟銀兩。做一擔兒打挾了。又裝

兩箇料袋。袱駝拴在馬上的。馬等到五更天色未明。五更天王進叫起李牌。

分付道。你與我將些銀兩去嶽廟裏。和張牌買箇三牲。煮熟在那里等候。我買

些紙燭。隨後便來。李牌將銀子望廟中去了。又一箇王進自去備了馬。牽出

後槽。將料袋袱駝搭上。把索子拴縛牢了。牽在後門外扶娘上了馬。孝子家中

粗重都棄了。照前細鎖上前後門。挑了擔兒。擔跟在馬後。孝子趁五更天色未

明乘勢出了西華門。棗門不出酸取望延安府來。也去且說兩箇排軍買了福物煮

熟在廟等到已牌。牌已也不見來。李牌心焦。走回到家中尋時。來一箇只見鎖了門。

兩頭無路尋了半日。日半並無有人看看待晚。晚嶽廟裏張牌疑思。一直奔回家。

來。又一箇又和李牌尋了一黃昏。看看黑了。昏兩箇見他當夜不歸。夜又不見了。

他老娘次日兩箇排軍又去他親戚之家訪問。兩箇去亦無尋處。兩箇恐怕連

累只得去殿帥府首告。王教頭棄家在逃。子母不知去向。兩來高太尉見告。大

怒道。賊配軍在逃。看那厮待走那里去。隨即押下文書。行開諸州各府。捉拿逃

軍王進。二人首告。免其罪責。此自是王進傳耳與彼二人亦復何涉只如是省去好不在話下。且說王教

頭母子二人。二人子母自離了東京。免不得飢餐渴飲。夜住曉行。在路一月有餘。

忽一日天色將晚。王進挑着擔兒。跟在娘的馬後口裏與母親說道。天可憐

見慙愧了我子母兩箇。二人子母脫了這天羅地網之厄。此去延安府不遠了。高

太尉使要差人拿我也拿不着了。子母二人歡喜。一段為錯過宿頭作地耳圖

也○六子 母二人 在路上不覺錯過了宿頭。走了這一晚。不遇着一處林坊。那里去投

宿是好。正沒理會處。只見遠遠地林子裏。閃出一道燈光來。遞遞生出來王進看

了道。好了。遮莫去那里陪箇小心。借宿一宵。明日早行。當時轉入林子裏來看

時。卻是一所大莊院。一週遭都是土牆。牆外卻有二三百株大柳樹。先寫當時

王教頭來到莊前。敲門多時。只見一箇莊客出來。王進放下擔兒。放擔○敲門

擔寫趕路與他施禮。莊客道。來俺莊上有甚事。王進答道。實不相瞞。小人母子

二人。七子母貪行了些路程。錯過了宿店。來到這里。前不巴村。後不巴店。欲投

貴莊借宿一宵。明日早行。依例拜納房金。萬望週全方便。莊客答道。既是如此。

且等一等。待我去問莊主。太公肯時。但歇不妨。王進又道。大哥方便。莊客入去

多時。出來說道。莊主太公教你兩箇入來。王進請娘下了馬。王進挑着擔兒。就

牽了馬。孝子隨莊客到裏面打麥場上。先寫打歇下。擔兒把馬拴在柳樹上。路

曲曲寫擔子母二人。八子母直到草堂上來。見太公。那太公年近六旬之上。鬚

髮皆白。頭戴遮塵煖帽。身穿直縫寬衫。腰繫阜絲縑足穿熟皮靴。王進見了便

拜太公連忙道。客人休拜。你們是行路的人。辛苦風霜。且坐一坐。王進母子二

人。

九母子

敘禮罷。都坐定。太公問道。你們是那里來的。如何昏晚到此。王進答

道。小人姓張。

第一箇姓張人

原是京師人。今來消折了本錢。無可營用。要去延安府投

奔親眷。不想今日路上貪行了程途。錯過了宿店。欲投貴莊假宿一宵。來日早

行。房金依例拜納。太公道。不妨。如今世上人。那箇頂着房屋走哩。你母子二位

二十母子

敢未打火。叫客安排飯來。沒多時。就廳上放開條桌子。莊客托出一

桶盤四樣菜蔬。一盤牛肉。鋪放桌上。先燙酒來篩下。

此只如太公道。村落中無甚

相待。休得見怪。王進起身謝道。小母子十一子無故相擾。此恩難報。太公道。

休這般說。且請喫酒。一面勸了五七杯酒。搬出飯來。

此只如二人喫了。收拾碗碟。太公起身。引王進。子母到客房裏安歇。王進告道。小人母親騎的頭口相煩。寄

養草料。望乞應付一併拜酬。

將一路寫馬至此

後文水窮雲起

太公道。這箇不妨。我家也有頭口

騾馬。教莊客牽出後槽。一發喂養。

全使此語作線

王進謝了。挑那擔兒到客房裏來。

了。王進子母二人。母十二子謝了莊客。掩上房門。收拾歇息。寫得精細之至次日睡到天

曉。不見起來。莊主太公來到客房前過。聽得王進老母在房裏聲喚。欲便接其

突也又作遷延以少遲之真乃文太公問道。客官失曉。好起了。王進聽得慌忙。生情情生文極筆墨搖曳之妙矣

出房來。見太公施禮。說道。小人起多時了。夜來多多攪擾。甚是不當。偏與聽得聲喚不接

妙太公問道。誰人如此聲喚。王進道。實不相瞞。太公說。老母鞍馬勞倦。昨夜心

痛病發。太公道。既然如此。客人休要煩惱。教你老母且在老夫莊上住幾日。我

有箇醫心痛的方。叫莊客去縣裏撮藥來。與你老母親喫。教他放心。慢慢地將

息。莊主何曾有心痛方只因如此便可轉出史進來耳王進謝了話。休絮繁。自此王進子母二人。十三人

在太公莊上服藥住了五六日。覺道病患痊了。王進收拾要行。行文至此路絕矣無轉處矣

當日因來後槽看馬。只見空地上。一箇後生。脫膊着刺着一身青龍銀盤也似。

一箇面皮約有十八九歲。拿條棒在那里使。何意一耳目駭動也王進看了

半晌。不覺失口道。這棒也使得好了。高眼慈心只是有破綻贏不得真好漢。那

後生聽得大怒。喝道。你是甚麼人。敢來笑話我的本事。俺經了七八箇有名的

師父。我不信倒不如你。你敢和我捩一捩麼。說猶未了。太公到來。喝那後生不

得無禮。那後生道。叵耐這厮笑話我的棒法。太公道。客人莫不會使槍棒。王進

道。頗曉得些。敢問長上。這後生是宅上何人。太公道。是老漢的兒子。王進道。既

然是宅內小官人。若愛學時。小人點撥他端正如何。亦是高眼慈心太公道。恁

地時十分好。便教那後生來拜師父。那後生那里肯拜。此處寫史進氣正令

心中越怒道。阿爹休聽這厮胡說。若喫他贏得我這條棒時。我便拜他為師。王

進道。小官人若是不當真時。較量一棒耍子。那後生就空地當中。把一條棒使

得風車兒似轉。向王進道。你來你來。怕你不算好漢。寫史進頁王進只是笑。不

肯動手。寫王進全太公道。客官既是肯教小頑時。使一棒何妨。王進笑道。

恐衝撞了令郎時。須不好看。太公道。這箇不妨。若是打折了手脚。亦是他自作

自受。王進道。無禮。去槍架上。字妙蓋王進此來不曾帶拿了一條棒在手裏。來

到空地上。使箇旗鼓。名家自有那後生看了一看。拿條棒滾將入來。逕奔王進。

王進托地拖了棒便走。不是尋常家數那後生輪着棒又趕入來。史進王進

回身把棒望空地裏劈將下來。不是尋常家數那後生見棒劈來用棒來隔。史進笑王進

卻不打下來將棒一掣卻望後生懷裏直搨將來只一繳。不是尋常家數得便經

如生龍活虎此豈書那後生的棒丟在一邊撲地望後倒了。史進好笑寫出

生筆墨之所及也事後王進連忙撇了棒向前扶住。又妙全是道休怪休怪那後生爬將起來便

去傍邊掇條櫪子納王進坐便拜道我枉自經了許多師家原來不直半分師

父沒奈何只得請教。妙絕史進快史進令人有生子當如九紋王進道我母

子二人。子十四人連日在此攪擾宅上無恩可報當以効力太公大喜教那後生

穿了衣裳。衣與脫一同來後堂坐下叫莊客殺一箇羊安排了酒食菓品之類。前與

不就請王進的母親一同赴席四箇人坐定一面把盞太公起身勸了一杯酒

與前說道師父如此高強必是箇教頭小兒有眼不識泰山王進笑道奸不厮

欺俏不厮瞞小人不姓張俺是東京八十萬禁軍教頭王進的便是這槍棒終

日搏弄為因新任一箇高太尉原被先父打翻今做殿帥府太尉懷挾舊讐要

奈何王進。小人不合屬他所管和他爭不得只得子母二人。母子十五人逃上延安

府去投在老种經略相公處勾當。不想來到這裏。得遇長上父子二位。如此看待。又蒙救了老母病患。連日管顧。甚是不當。既然令郎肯學時。小人一力奉教。

只是令郎學的都是花棒。想即高太尉之所學也。只好看上陣無用。小人從新點撥他。是純

慈心太公見說了。便道我兒可知輸了。快來再拜師父。那後生又拜了王進。前

高眼太公見說了。便道我兒可知輸了。快來再拜師父。那後生又拜了王進。前

界前面便是少華山。行文至此又路絕矣。又無轉處。忽然先伏一奇峯在此。這村便喚做史家村。村中總

有三四百家都姓史。可稱史林。老漢的兒子從小不務農業。只愛刺槍使棒。母親說

他不得一氣死了。將母而去此其所以為王進也。嘔死其母。老漢只得隨他性

子不知使了多少錢財投師父教他。又請高手工匠人與他刺了這身花繡。肩膊

胸膛總有九條龍。滿縣人口順都叫他做九紋龍史進。為一部書一百單八人而

自許其書進於史矣。九紋龍之號亦作者自讚其書也。教頭今日既到這裏。一發成全了他亦好。老漢自

當重重酬謝。王進大喜道。太公放心。既然如此說時。小人一發教了令郎方去。

自當日為始。喫了酒食。留住王教頭母子二人。十六人在莊上。史進每日求王

教頭指撥十八般武藝。一一從頭指教。史太公自去華陰縣中承當里正。不在話下。不覺荏苒光陰。早過半年之上。史進十八般武藝。矛鎗弓弩。銃鞭簡劍。鏈槌斧鉞。并戈戟牌棒。與槍扒。一一學得精熟。多得王進盡心指教。點撥得件件都有奧妙。王進見他學得精熟了。自思在此雖好。只是不了一日。想起來。相辭要上延安府去。史進那里肯放。得少不說道。師父只在此間過了。小弟奉養你母子二人。子十七母以終天年。多少是好。王進道。賢弟多蒙你好心。在此十分之好。只恐高太尉追捕到來。負累了你。不當穩便。以此兩難。我一心要去延安府。投着在老种經略處勾當。那里是鎮守邊庭。用人之際。足可安身立命。史進并太公苦留不住。只得安排一箇筵席送行。托出一盤兩箇緞子。一百兩花銀謝師。次日。王進收拾了擔兒。擔備了馬。馬子母二人。母十八子相辭史太公。王進請娘乘了馬。如孝子望延安府路途進發。史進叫莊客挑了擔兒。如弟又親送十里之程。心中難捨。史進當時拜別了師父。灑淚分手。和莊客自回。王教頭依舊自挑了擔兒。跟着馬子母二人。母十九子自取關西路上去了。命安身立話中不說王進

去投軍役。神龍無尾寫得妙絕此只說史進回到莊上。每日只是打熬氣力。亦

且壯年。又沒老小。半夜三更起來演習武藝。白日裏只在莊後射弓走馬。寫數語

進精神之極。遂與春秋讀書。秋冬射獵一樣爭新。不到半載之間。史進父親太公染病患證。數日不起。

史進使人遠近請醫士看治。不能痊可。嗚呼哀哉。太公沒了。完太公令史進一

面備棺槨盛殮。請僧修設好事。追齋理七。薦拔太公。又請道士建立齋醮。超度

昇天。整做了十數壇好事。果道場選了吉日良時。出喪安葬。滿村中三四百

史家莊戶都來送喪掛孝。埋殯在村西山上祖墳內了。史進家自此無人管業。

史進又不肯務農。只要尋人使家生。較量槍棒。自史太公死後。又早過了三四

箇月日。時當六月中旬。法好筆炎天正熱。那一日史進無可消遣。提箇交牀。坐在

打麥場邊。柳陰樹下乘涼。史進亦有一日對面松林。透過風來。史進喝采道。好涼風。

要寫人在松林裏。張望卻先寫風。在松林裏。透過筆法。妙不可言。正乘涼哩。只見一箇人探頭探腦。在那里張望。

來得異。若直起少筆。山作書。亦有句難。史進喝道。作怪。誰在那里。張俺莊上。史進跳起身來。轉過

樹背後。打一看時。認得是獵戶標兔李吉。筆勢忽落史進喝道。李吉。張我莊內做

甚麼莫不是來相脚頭。李吉向前聲喏道：大郎，小人要尋莊上矮邱一郎吃碗

酒。以隨手擲出一矮邱一，不知者謂是閒文，卻不知其便已預陪王四醉妙。因見大郎

在此乘涼，不敢過來衝撞。史進道：我且問你往常時，你只是擔些野味來，我莊

上賣，我又不曾虧了你。如何一向不將來賣與我，敢是欺負我，沒錢。少如此過入

李吉答道：小人怎敢一向沒有野味，以此不敢來。曲過入少華山史進道：胡說，偌

大一箇少華山，恁地廣闊，不信沒有一箇獐兒、兔兒。兒以獐兒、兔兒引，出虎折之妙。李吉

道：大郎原來不知。陡然如今山上添了一夥強人，紮下一箇山寨，聚集着五七

百箇小嘍囉，有百十四匹好馬。此六字直與最後照夜玉獅子馬作章法。為頭那箇大王喚作神機軍

師朱武，第二箇喚做跳澗虎陳達，第三箇喚做白花蛇楊春。一、百、單、八、人、先、出、三、地、煞、文、心、縱、橫。

之甚非這三箇為頭打家劫舍，華陰縣裏禁他不得，出三千貫賞錢，召人拿他。誰

敢上去拿他。非表三人也因此上，小人們不敢上山打捕野味。那討來賣，史進

道：我也聽得說有強人。皆無此句，便有睡裏夢裏之語也。不想那厮們如此大弄，必然要惱人。

李吉：你今後有野味時尋些來。仍結歸野味使李吉唱箇喏自去了。完李史進

歸到廳前，靜思這厮們大弄，必要來蕪惱村坊。既然如此，便叫莊客，揀兩頭肥水牛來殺了。莊內自有造下的好酒，先燒了一陌順溜紙，便叫莊客去請。這當村裏三四百史家莊戶，都到家中草堂上序齒坐下，教莊客一面把盞勸酒。

寫史進英雄寫史進爽快寫史進神之極

史進對衆人說道我聽得少華山上有三箇

強人聚集着五七百小嘍囉，打家劫舍。這厮們既然大弄，必然早晚要來俺村中囉哩。我今特請你衆人來商議。倘若那厮們來時，各家準備。我莊上打起梆子，你衆人可各執槍棒，前來救應。你各家有事，亦是如此。遞相救護，共保村坊。如若強人自來，都是我來理會。

讀之令人壯氣真好史進也

衆人道我等村農只靠大郎做

主。梆子響時，誰敢不來。當晚衆人謝酒，各自分散回家，準備器械。

詳自此史進

修整門戶牆垣，安排莊院，設立幾處梆子，拴束衣甲，整頓刀馬，提防賊寇。不在話下。且說少華山寨中三箇頭領，坐定商議，爲頭的神機軍師朱武，那人原是定遠人氏。

出身處甚好

能使兩口雙刀，雖無十分本事，卻精通陣法，廣有謀略。第二箇

好漢，姓陳名達，原是鄴城人氏，使一條出白點鋼槍。第三箇好漢，姓楊名春，蒲

州解良人氏。使一口大桿刀。當日朱武卻與陳達楊春說道。如今我聽知華陰縣裏。出三千貫賞錢。召人捉我們。誠恐來時。要與他廝殺。只是山寨錢糧欠少。如何不去劫擄些來。以供山寨之用。聚積些糧食在寨裏。防備官軍來時。好和他打熬。看他曲曲折折而來跳澗虎陳達道說得是。如今便去華陰縣裏。先問他借糧。看他如何。白花蛇楊春道。不要華陰縣去。只去蒲城縣。萬無一失。奇曲之想便有

之陳達道。蒲城縣人戶稀少。錢糧不多。不如只打華陰縣。那裏人民豐富。錢糧廣有。楊春道。哥哥不知。若是打華陰縣。時須從史家村過。那箇九紋龍史進。是箇大蟲。不可去撩撥他。他如何肯放我們過去。上文從史進說到此文從少華山

說到史進便有楊春一篇奇曲文字真如雙龍天矯矣陳達道。兄弟好懦弱。一箇村坊過去不得。怎地敢

抵敵官軍。楊春道。哥哥不可小覷了他。那人端的了得。朱武道。我也曾聞他十分英雄。說這人真有本事。兄弟休去罷。陳達叫將起來。說道。你兩箇閉了鳥嘴。長別人志氣。滅自己威風。他只是一箇人。須不三頭六臂。我不信。喝叫小嘍囉。快備我的馬來。如今便去先打史家莊。後取華陰縣。上文劫華陰縣是寶打史家莊是主寶者所以引乎

主也此既得主仍不
棄賓文章周繳之甚

朱武楊春再三諫勸。陳達那里肯聽。隨即披掛上馬。點了

一百四五十小嘍囉。鳴鑼播鼓。下山望史家村去了。且說史進正在莊前整製

刀馬。好只見莊客報知此事。史進聽得。就莊上敲起梆子來。那莊前莊後莊東

莊西。三四百家莊戶。聽得梆子響。都拖槍拽棒。聚起三四百人。一齊都到史家

莊上。好看了史進。跟戴一字巾。身披朱紅甲。上穿青錦襖。下着抹綠靴。腰繫皮

搭膊。前後鐵掩心。一張弓。一壺箭。手裏拿一把三尖兩刃四竅八環刀。從三
百人眼

中看出
妙妙莊客牽過那匹火炭赤馬。史進上了馬。綽了刀。前面擺着三四十壯健

的莊客。後面列着八九十村蠢的鄉夫。及史家莊戶。都跟在後頭。一齊吶喊。直

到村北路口。好那少華山陳達引了人馬。飛奔到山坡下。便將小嘍囉擺開。史

進看時。見陳達頭戴乾紅凹面巾。身披裏金生鐵甲。上穿一領紅衲襖。脚穿一

對弔墩靴。腰繫七尺攢線搭膊。坐騎一匹高頭白馬。手中橫着丈八點鋼矛。從亦

史進眼
中寫出小嘍囉趁勢便吶喊。二員將就馬上相見。陳達在馬上看着史進。欠身

施禮。史進喝道。汝等殺人放火。打家劫舍。犯着迷天大罪。都是該死的人。你也

須有耳朵。好大膽。直來太歲頭上動土。陳達在馬上答道。俺山寨裏欠少些糧食。欲往華陰縣借糧。經繇貴莊。假一條路。並不敢動一根草。可放我們過去。回來自當拜謝。史進道。胡說。俺家見當里正。不開話亦正要來拿你這夥賊。今日倒來經繇我村中過。卻不拿你。倒放你過去。本縣知道。須連累於我。陳達道。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相煩借一條路。史進道。甚麼閒話。我便肯時。有一箇不肯。你問得他肯便去。好陳達道。好漢。教我問誰。史進道。你問得我手裏這口刀肯便放你去。絕好話陳達大怒道。趕人不要趕上。休得要逞精神。史進也怒。輪手中刀。驟坐下馬。來戰陳達。陳達也拍馬挺槍。來迎史進。兩箇交馬鬪了多時。史進賣箇破綻。讓陳達把槍望心窩裏擲。來史進卻把腰一閃。陳達和槍擲入懷裏來。學便家王進數。史進輕舒猿臂。法字款紐狼腰。法字只一挾。法字把陳達輕輕摘離了嵌花鞍。法字款款揪住了線搭膊。法字只一丟丟落地。法字那匹馬撥風也似去了。如史進叫莊客將陳達綁縛了。衆人把小嘍囉一趕都走了。史進叫綁陳達衆人趕走嘍囉大將意在大將小卒意在小卒寫得史進回到莊上。把陳達綁在庭心內柱上。等待一發。拿了那兩箇賊首。一併

解官請賞。

此句極似發很卻不知正。是遷延一部都用此法。

且把酒來賞了衆人。教且權散。衆人喝采。

不枉了大郎如此豪傑。

又寫衆人喝采。文字精神之極。

休說人歡喜飲酒。卻說朱武楊春兩箇。

正在寨裏猜疑捉摸不定。且教小嘍囉再探聽消息。只見回去的人。

出嚙

牽着

空馬。

字字不空。

奔到山前。只叫道。苦也。陳家哥哥。不聽二位哥哥所說。送了性命。朱

武問其緣故。小嘍囉備說交鋒一節。怎當史進英雄。朱武道。我的言語不聽。果

有此禍。楊春道。我們盡數都去。與他死併如何。

寫陳達便有楊春又有楊春。

朱武道。亦是

不可。他尙自輸了。你如何併得他過。我有一條苦計。若救他不得。我和你都休。

寫朱武又

楊春問道。如何苦計。朱武附耳低言說道。只除恁地。楊春道。好計。我

和你便去。事不宜遲。再說。史進正在莊上忿怒未消。

只四字何等精。神何等氣色。

只見莊客

飛報道。山寨裏朱武楊春自來了。史進道。這厮合休。我教他兩箇一發解官。快

牽馬過來。一面打起梆子。衆人早都到來。史進上了馬。

寫得似正待出莊門。只

見朱武楊春步行已到莊前。兩箇雙雙跪下。擎着四行眼淚。

神機軍師亦復名。下無虛不止是苦。

計亦實有。義氣也。

史進下馬來。

史進上馬史進下馬。上一下史進如虎也。

一喝道。你兩箇跪下如何說。朱武

哭道。小人等三箇。累被官司逼迫。不得已上山落草。說一邊說解官請賞一邊

初發願道。不求同日生。只願同日死。雖不及關張劉備的義氣。其心則同。今日

小弟陳達不聽好言。誤犯虎威。已被英雄擒捉在貴莊。無計懇求。今來一逕就

死。其言令人感泣望英雄將我三人一發解官請賞。誓不皺眉。我等就英雄手

內請死。並無怨心。解官則死於官也。又曰英雄手內請史進聽了。尋思道。他們

直恁義氣。我若拿他去解官請賞時。反教天下好漢們恥笑。我不英雄。自古道。

大蟲不喫伏肉。出於何典史進便道。你兩箇且跟我進來。門直是下榻留賢。豈是開朱

武楊春並無懼怯。隨了史進。直到後廳前跪下。又教史進綁縛。此反嫌其詐。地

煞也史進三回五次叫起來。他兩箇那里肯起來。此反嫌惺惺惜惺惺。好漢識

好漢。橫插二語史進道。你們既然如此。義氣深重。我若送了你們。不是好漢。我

放陳達還你如何。朱武道。休得連累了英雄。不當穩便。甯可把我們去解官請

賞。此反嫌史進道。如何使得。你肯喫我酒食麼。不惟引入後廳。又要酌酒相待。此

耳場上大耶。視之真如愛蚊蛾朱武道。一死尚然不懼。何況酒肉乎。當時史進大喜。

解放陳達，就後廳上座置酒設席管待三人。忽爲俘虜，忽爲上客，快哉！朱武楊春

陳達拜謝大恩，酒至數杯，少添春色，酒罷，三人謝了史進，回山去了。史進送出

莊門。史進妙人，令人想殺之，真是成禮而別笑世上鞠躬之僞也。自回莊上，卻說朱武等三人歸到寨中坐

下。朱武道：「我們非這條苦計，怎得性命在此。雖救了一人，卻也難得史大郎爲

義氣上放了我們。過幾日，備些禮物送去，謝他救命之恩。話休絮繁，過了十數

日。以下是一節。朱武等三人收拾得三十兩蒜條金，使兩箇小嘍囉乘月黑夜送去。

史家莊上當夜敲門，莊客報知，史進火急披衣來到莊前，問小嘍囉有甚話說，

小嘍囉道：「三箇頭領再三拜覆，特使進獻些薄禮，酬謝大郎不殺之恩，不要推

卻，望乞笑留，取出金子遞與史進。初時推卻，次後尋思道：「既然好意送來，受之

爲當。」叫莊客置酒管待。小較喫了半夜酒，把些零碎銀兩賞了小較，回山。又過

半月有餘。以下是一節。朱武等三人在寨中商議擄掠得好大珠子，又使小嘍囉連

夜送來莊上。史進受了，不在話下。又過了半月。以下是一節。史進尋思道：「弄出也難

得這三箇敬重我，我也備些禮物回奉他。」次日叫莊客尋箇裁縫，自去縣裏買

了三疋紅錦。裁成三領錦襖子。又揀肥羊。煮了三箇。將大盒子盛了。委兩箇莊客去送。史進莊上有箇爲頭的莊客王四。此人頗能答應官府。口舌利便。爲他欲

巧言誤事。卻先寫他答應官府。是倒插過來之筆。○大郎誤矣。安見口舌利便。頗能答應之人。而能託事有成者乎。君子鑒於此。而知能文之士。不足用之也。滿

莊人都叫他做賽伯當。史進教他同一箇得力莊客挑了盒擔。直送到山下。小

嘍囉問了備細。引到山寨裏。見了朱武等。三箇頭領大喜。受了錦襖子。并肥羊

酒禮。把十兩銀子賞了莊客。每人喫了十數碗酒。先以山寨送禮。引出史進送禮。先以送禮。吃酒引出下書

吃酒筆下節節次妙甚下山同歸莊內。見了史進。說道山上頭領多多上覆。史進自此常

常與朱武等三人往來。不時間。只是王四去山寨裏送物事。不止一日。史進總

寨裏頭領也頻頻地使人送金銀來與史進。山寨亦總結一句。○已上文散敘

作引非正文也荏苒光陰。時遇八月中。秋到來。史進要和三人說話。約至十五夜來。莊

上賞月飲酒。先使莊客王四齎一封請書。直去少華山上。請朱武陳達楊春來

莊上赴席。王四馳書逕到山寨裏。見了三位頭領。下了來書。朱武看了大喜。三

箇應允。隨即寫封回書。賞了王四五兩銀子。喫了十來碗酒。此有前文吃酒便令

也

王四下得山來。正撞着時常送物事來的小嘍囉。一把抱住那里。肯放。又拖

去山路邊村酒店裏。喫了十數碗酒。寫王四酒醉不作一番便倒。又轉出時常送物事小嘍囉來。筆墨週環。兜鎖妙不可言。

王四相別了回莊。一面走着。被山風一吹。好酒卻湧上來。跟踉跄跄。一步一擷。

走不得十里之路。見座林子。奔到裏面。望着那綠茸茸莎草地上。撲地倒了。原

來標兔李吉正在那山坡下。張兔兒也。王四之醉也。便借送物事小嘍囉同書之失。

若俗筆另添出無數人。便令文字散亂無致也。認得是史家莊上王四。趕入林子裏來扶他。那里扶得

動。初是好好。意相扶。只見王四胳膊裏突出銀子來。李吉尋思。次是見道。這厮醉了。那里

討得許多。何不拿他些。也是天罡星合當聚會。自是生出機會來。李吉解那膊

膊。望地下只一抖。那封回書和銀子都抖出來。活是無心拾得。李吉拿起。頗識幾字。將

書拆開看時。見上面寫着少華山朱武陳達楊春。中間多有兼文帶武的言語。

卻不識得。只認得三箇名字。只說三箇名字足矣。不必全書也。李吉道。我做獵戶。幾時能發

跡。算命道我今年有大財。卻在這裡。正是誤信算命。寫李吉出首亦復曲曲而來。華陰縣裏。見出三

千貫賞錢。捕捉他三箇賊人。叵耐史進那厮。前日我去他莊上尋矮邱一郎。他

道我來相脚頭。躡盤你原來倒和賊人來往。絕運環兜鎖銀子并書都拿去了。望

華陰縣裏來出首。卻說莊客王四一覺直睡到二更方醒覺來。看見月光微微

照在身上。喫了一驚。跳將起來。卻見四邊都是松樹。地營讀坡公赤壁賦人影在地仰見明月之語歎其妙

絕蓋先見月影後見月便宛然晚步光景也此忽然脫化此添寫作王四便去腰裏

摸時。膀膊和書都不見了。四下里尋時。只見空膀膊在莎草地上。王四只管叫

苦尋思道。銀子不打緊。這封回書。卻怎生好。正不知被甚人拿去了。眉頭一縱。

計上心來。前特讚王四賽百當自道。若回去莊上說脫了回書。大郎必然焦躁。

定是趕我出去。不如只說不會有回書。那里查照。計較定了。飛也似取路歸來。

莊上卻好五更天氣。史進見王四回來。問道。你緣何方纔歸來。王四道。托主人

福蔭。寨中三箇頭領都不肯放。留住王四。喫了半夜酒。因此回來遲了。史進又

問。曾有回書麼。王四道。三箇頭領要寫回書。卻是小人道。三位頭領既然準來

赴席。何必回書。小人又有杯酒。路上恐有些失支。脫節不是要處。上文極讚頗能答應正為

也是史進聽了大喜。說道。不枉諸人叫了你。賽伯當真箇了得。王四應道。小人怎

敢差遲。路上不曾住脚。一直奔回莊上。

於路一隻見松樹林裏一隻死狗。

史進道：「既然如此，教人

去縣裏買些果品案酒伺候。不覺中秋節至。是日晴明得好。史進當日分付家

中莊客宰了一犛大羊，殺了百十箇雞鵝，準備下酒食筵宴。看看天色晚來，少

華山上朱武、陳達、楊春三箇頭領，分付小嘍囉看守寨柵。只帶三五箇做伴。將

了朴刀，各跨口腰刀，不騎鞍馬，步行下山。

便令門外無馬以爲下文抵賴地。

逕來到史家莊上。

史進接着各敘禮罷，請入後園。莊內已安排下筵宴。史進請三位頭領上坐。史

進對席相陪，便叫莊客把前後莊門拴了。

照後不要開門等句。

一面飲酒。莊內莊客輪流

把盞，一邊割羊勸酒。酒至數杯，卻早東邊推起那輪明月。史進和三箇頭領敘

說舊話新言，只聽得牆外一聲喊起，火把亂明。史進大驚，跳起身來道：「三位賢

友且坐，待我去看喝叫。」莊客不要開門，掇條梯子上牆，打一看時。

寫得好。

只見是

華陰縣尉。在馬上引着兩箇都頭，帶着三四百土兵，圍住莊院。史進和三箇頭

領只管叫苦。外面火光中照見鋼叉、朴刀、五股叉，留客住，擺得似麻林一般。兩

箇都頭口裏叫道：「不要走了強賊！」

如火。

不是這夥人來捉史進，并三箇頭領，怎地

教史進先殺了一兩箇人。結識了十數箇好漢。直教蘆花深處屯兵士。荷葉陰中。治戰船。畢竟史進與三箇頭領。怎地脫身。且聽下回分解。

〔評〕 王望如曰。徽宗喜林靈素講經。自稱教主。道君皇帝。蓋妖魔之領袖也。妖魔立於朝。則百姓應於野。小人道長。君子道消。高俅至而王進行。理有必然者。水滸一百八人。開口先提孝子王進。以見此人非盜。併見一百八人非生而爲盜。

鄧狂言索隱

第一回託始於哲宗。春秋託始於魯隱之義也。平王東遷而周衰。託魯隱卽託周平。紀禍亂之所由始也。魯隱攝位而桓公逆。託魯隱卽託魯桓。兄終弟及之罪案也。哲傳於徽而大亂作。寫來煞是好看。一部大書。開手便寫一浮浪破落戶子弟。便寫一浮浪破落戶子弟之高級軍官。蓋謂全國已成了一箇破落戶。全國人民已成了箇浮浪子弟。而軍官尤爲著眼。

夫吾國之高級軍官。果何等之軍官乎。流品最雜。無學之武夫。方願入伍。亂世有英雄。治世無英雄。此歷史之通例也。究其所謂英雄者。狗馬聲色。屠狗椎埋。一旦得志。則儼然肆於民上。以殺人爲威權得

意之具。以歌兒舞女多得錢爲驕奢淫佚之行。微特開國元勳。中興名將。大抵出於此輩。卽彼所謂高皇帝太祖太宗世祖等類。亦逃不出此範圍。而又甚焉。其所謂神聖與盜賊者。實無何等分別。成則爲王。敗則爲寇。已成爲通俗名詞。今一試翻歷史上累朝開國之事蹟。與其出身之途。安得不喟然一嘆也。有此等皇帝。安得不有此等強盜。強盜之目的。固希冀此等地位。大則王。小則侯。戶安得而不破落。人安得而不浮浪。敗國亡家。絕宗滅種。禍機皆伏於此。今觀作者全書。謂其不重武乎。則殺人放火遊俠之行爲。浸浸乎言之有餘味。謂其果重武乎。則開首一篇。卽寫一高俅。非精心體妥。實不能得其意旨之所在。蓋其中寓有以毒攻毒之妙法。而所以滌蕩此毒穢者。則必借額外之人以寫之。一如王進羅真人等類。古人有言。兵者可以百年不用。不可以一日不備。耐庵又何所輕重於武人。而必有所軒輊於其間哉。

夫宋之軍人。果爲何等軍人乎。唐季以來。藩鎮強橫。蕃騎雜錯。不惟不知有人民。抑且目中無天子。戰關南而偏師先潰也。收兩川而將帥激變也。潘美之忌。遂死健者。曹翰之酷。猶說輪回。其有差強人意者。一曹彬耳。然對內則勝。而對外則走。宋祖又復柔之以子女金錢。州郡無兵。蓋自此而將帥之氣索矣。中外之防隳矣。此後惟有一狄武襄。而猜忌之者尙不遺餘力。至南渡而僅有一岳武穆。乃中於外

間而死之獄。自是而江淮羣盜招降復叛。繼以呂劉之輩。蒲黃之輩。竟羣起而結南宋之全局焉。作者鑒此情形。乃特爲文弱罷癘惡劣腐敗之軍隊。曲繪出一種致治不足擾亂有餘對外長敵對內殃民之種種見象。書中所載。有甘心作賊之將官。有戰敗降賊之將官。而特標一釀成全部盜賊之將官。以發凡而起例。又必系之隨駕遷轉。半年做到殿帥府太尉職事之奇文。此其罪不歸之君主而將誰歸。溯君主之罪之原因。不歸之於太祖之重文輕武。預防內變。而又將誰歸。知此義也。即謂爲殿帥太尉之必用高俅一班人。爲君主專制之祕訣可也。

夫元之軍人。又爲何等軍人乎。則尤耐菴之傷心出涕。而飲血吞聲。以至死不瞑目者也。彼以其遊牧水草之性。視中國幾如牧場。心史一篇。後人不忍卒讀。而其所謂專征仗鉞。與其重要之部分。無一非其種人。且大半係其親貴。彼自居於安富尊榮之地。而視我漢人。曾草芥之不如。劉整一叛臣耳。死有餘辱。吾漢族固當視之爲仇讎。然彼一方面言之。自當用桀犬以吠堯。乃一觀其主帥。阨我使我成功。後於人之言。并其所以發憤嘔血死之原因。吾漢族子孫念之。豈能不爲之不寒而慄哉。其對張洪範之言曰。是家爲我滅宋滅金三次矣。不得與他漢人比。則君主雖少寬假。而醜類之忌之者亦日多而日深。乃至分人類爲四等。蒙古爲一等。次色目人。次漢人。次南人。甚則至於禁漢人不得持兵。軍界之

中。豈復有吾族容身之餘地。以爲革命張本哉。曰隨駕遷轉。喻親貴及其本種也。曰殿帥府太尉職事。喻漢人之不得執最高政權及兵權也。曰半年之間。喻其本種之陞遷迅速。及其親貴之可以任意作官也。元人純以兵力立國。純以殺人爲威。野蠻專制之極點。蠻族特別階級專制之極點。其軍制較諸滿清之八旗駐防。尤爲嚴刻。故壓力甚而反抗力亦強。不百年而亡。有由來也。耐菴於萬難措手之時。猶於軍界中作一或然之想。故特寫此一篇軍官作賊降賊之文字。而特標一釀成全部盜賊之將官。以發凡而起例。其罪不歸之君主而誰歸。其特別之罪不歸之蠻族君主而又誰歸。知此義也。即謂爲殿帥府太尉之必用高俅一班人。爲蠻族君主特別專制之祕訣可也。

夫既知殿帥府太尉之必用高俅一班人。爲君主專制之祕訣。又知殿帥府太尉之必用高俅一班人。爲蠻族君主特別專制之祕訣。則其罪之必歸於君主與蠻族君主者。固當直截以君主與蠻族君主代表之。乃爲擒賊擒王之手段。乃合於開卷第一宗旨之體裁。讀者試掩卷思之。宋之亡。亡於重文輕武。文臣之權。比武人重。蔡京之惡。寧不當爲首坐。元之橫。橫於純用兵力。然專制之將。惡當浮於禁軍。則伯顏之徒。又當特別影射。而此書不如此者何也。讀者試掩卷思之。高字是何等地位。二字是何等地位。倅字與毳字。又當作何解說。則知其爲天子無上之義。即太宗之排行。即元太祖之長子不立。即

元憲宗世祖之代名詞。毛傍之毳，卽蒙古氈毳幕之義。二字改爲毳字。毳字改爲倖字。卽兄終弟及。次序得立之意。且謂有太宗并有高宗（高宗亦兄終弟及）之君主。卽當有元憲宗世祖等之野蠻。自立人而人亦立之。金評解之。而不明其用意之所在。徒爲醜語。殊非大觀。蓋以君主招夷狄之禍。則其病源實在君主。而夷狄乃其發見極端。宋儒極言君主。而種族之說。亦爲其所牽制而不可辨別。其流極遂有許衡等之陋儒。作者首倡新說。既不容於特別專制之朝。又不容於陋儒社會之惡。苦心孤詣。以下等社會入手。而引伸觸類。使人於言外得之。厥功甚偉。其所寫高俅微時形狀。便是開國帝王與野蠻種族不得志時胡行亂爲情事。其得志時情形。則古今開國帝王。蓋亦無能免此者。而野蠻者尤甚。梨洲所謂以天下爲佚樂之具者也。曰幫了一箇生鐵王員外的兒子使錢。生鐵者。遼以鑛鐵爲號。錢者金也。王者王也。言遼金之君主。皆此類也。而籍貫汴梁。更爲明顯。曰被他父親開封府裏告了一紙文狀。太宗元憲宗世祖等謀兄之罪。上通於天。脊杖迭配。卽是有罪當刑。屏諸四夷。不與同中國之義。哲宗大赦。因拜南郊。感得風調雨順。寬恩大赦。卽是世無湯武。堯舜。不能除凶之義。（臨淮州一語。是隨手湊成。暗指宋末之江淮羣盜。）生藥鋪。藥之有毒者也。柳音同鈕。董將仕。董做官。董做皇帝也。小王都尉。則親貴之以類相從者。而小字尤輕忽之甚。其餘則帝王親貴。佚樂情形。不必縷述矣。耐

庵猶恐高俅之辭義未盡宜明也。乃曰齊雲社。曰天下圓。圓之與元同音。盡人知之。雲之爲燕雲之雲。而齊之爲山東之齊。社之爲社會之社。瞭如指掌。合宋元與梁山一爐而冶。謂非鑿破混沌之力。何以及此。

王進者進於王也。王進之父名昇。昇平世之義。作者蓋謂其理想不止於湯武堯舜也。

王進孝子也。孝子而八十萬禁軍教頭也。八十萬禁軍教頭。儼然軍人之模範。其責任不可謂不重。殿帥上任。王進何得不知。既不知矣。則殿帥之爲高俅。而卽爲高毬。而卽爲高二。王進又當然不知。既不知矣。則其不來也。必非避高俅也。可知。然既患病未痊。半月之前。告了病假。則高俅要拿時。必不得已而來。又必不得已而走。何以長途無病。如曰偶然。事實上固可以說得過去。理想上則作書人固不當留此老大敗病。且假借此人以反映全書。用筆當如何鄭重。質諸讀者。當亦爲之稱怪也。不知王進既爲孝子。卻無妻子。只有六旬之老母。目覩此軍政腐敗。權要專橫之世界。早已有心退閒。其告病之久。固已有厭棄塵凡。抽身官界之思想。即使因不迎新官。而竟被革除。彼亦樂得其退閒。而不知其新官之竟爲仇敵也。若以迂儒而論。則軍政何等重要。半月之前。卽不來。一來之後。又能便走長途。固當責之以昏庸驕蹇。尸位素餐。直截加以以大不忠之徽號矣。作者心目中。決不會有此等思想。而用力極

寫。以告病不來之情事。表白其本欲退閒一意養親之初志。孝字乃更寫到十分出稜。林冲之受禍。只爲舍不得一箇八十萬禁軍教頭耳。本來無舍卻八十萬禁軍教頭之心眼。如何能走。如何能孝。作者開首特寫此一人以反對百八人之情狀。而獨以孝字作骨。爲種族寫。亦爲反對君主寫。故絕對的隔開忠君的範圍。而猶恐其寫之之未足。乃特著一只有延安府老种經略相公。鎮守邊庭他手下軍官多有會到京師的愛兒子使槍棒何不逃去投奔他們那裏是用人去處足可安身立命。嗚乎。種族之義。至此透露無餘矣。夫以武勇絕倫之孝子。推其愛母之心。自不得不愛種。愛種自不得不愛國。愛國自不得不入伍。入伍自不得不辦事。高俅進用之日。軍政之久已不修。固不待明言。王進之借病而求退閒也。亦固其所。高俅迫之。逃則逃耳。乃猶欲投効於邊鎮。以力禦外侮。種族之界。其何分明。乃爾老种經略相公。种師道也。其人固極力拒金之人。其言固極力主戰之言。其手下軍官亦多能者。與遼金角力者殆比比也。物以類聚。方以羣分。王進之爲何如人。其品格固已高出肥遯之人以上。否則耐菴方欲以種族大義。號召後進。而何爲寫一無心世事之人。灰後來者之銳氣乎。曰用人處。曰安身立命。即船山黃書之微旨。而亦後人所謂堅持此義以爲畢生歸命之源者也。

要而言之。則高俅之逼走王進一段文字。爲小人排擠正人寫照。爲蠻族排擠漢人寫照。確無疑義。而

以一孝子代表種族之感。反面影射杜太后。影射高宗之章太后。影射太宗元憲宗世祖之倫常乖舛。影射蠻族之無人倫。包一切。掃一切。大言炎炎。全書都入骨裏矣。然作者猶有特別之旨在焉。其旨惟何。則吾漢族第一種族家第一軍事家日月經天江河行地之岳武穆是也。憑弔岳王。而兼及於韓蘄王夫婦。爲三字冤獄。痛哭流涕。以告後人。蓋以此獄爲吾漢族存亡絕續之關係。有不得不表而出之。使長留於天下萬世之人心也。惟避去風波慘死一事。而湖上偕老。亦少變化。耐菴心中。實有許多不忍言之隱曲。故特爲二公別尋一條生路。九原可作。二公之靈如生。亦當許爲知言。夫武穆之手握兵權。與禁軍教頭何異。而外軍盡歸御前。禁軍尤爲明顯。殿帥府之高俅。與張俊何異。與秦檜何異。自作者之眼光視之。則直以爲與高宗無異。推而言之。則張魏公恐亦不免耳。酈瓊之叛。呂祉之激變。公徧論諸師。而魏公以爲公志在得軍。嗚乎。冤哉。委軍廬墓。直是當日精忠渙背之心。言母病。不言母死。不忍死公。並不忍死賢母也。曰被父親打了一棒。從黑雲龍虎呼爺化出。曰王昇的兒子。公在中興諸將中年最少也。不怕官。只怕管。獄吏之虐。風波亭之變。作者蓋不忍質言之。高俅之擊。金牌之召耳。下文史進爲之徒者。其中兼有兩義。公學射於周侗。師弟恩義備至。說岳謂廬林皆侗弟子。雖不可考。然理亦或有之。而作者以其爲盜賊之太重要者。故不直書。又公死之後。部曲未必無變心者。說岳以想

當然出之。作者去宋不久。或者其別有見聞耶。三字之獄。惟韓王爭之強。梁夫人亦當與有力焉。西湖偕隱。豈能無髀肉復生之嘆。邊鎮用人。安身立命。二公之志也。而竟不得酬。作者亦深探其志而出之。以愛惜人才之至意。曰王進只有老母。卻無妻子。反言韓公家事。一以見韓公有如此之妻。而竟若無一。以見岳公之不顧身家。雖妻孥流離死亡而不悔也。噫。大抵書中偶有及作者心目中仰望之人者。卻只一二節相似。而不關全體。愛惜從前之英雄已往。并愛惜後來之英雄失足。天地之心。固不絕人自新之路。而亦絕不肯儕正人於盜賊之列。惟王進大體爲岳公寫照。故楔子曰額外之人。卽此等特別人物也。若以爲指文文山之妻死無子。及父母有病。人子不能不下藥之言。及謝疊山母死自盡等事。意似可通。然作者尙武。二公不足以當此。（二公另有傳。俟後論之。）

王進之徒。而有史進。史之爲歷史。表面上之言也。革命事業。固當主之以君子。而不以小人。作者之所寄慨也。然君子必不能與小人伍。而又不能決對的與小人離。故王進爲史進師。而不與於梁山之數。見小人末流之弊。君子固逆知之而不能防。且當其破壞時間。亦必所不欲盡防也。岳公之收用盜賊。實師宗畱守之舊策。山中亦有篡取文丞相之說。安得以此爲諸公罪。况盜賊亦猶是人耳。已爲盜賊。尙容自新。未爲盜賊。而逆億之。盜賊安得不多。

禍亂發於地煞。所謂地發殺機。龍蛇起陸者也。天之殺機發於地。地之殺機發於人。人之殺機發於上者。可見而不可見。發於下者。不可見而可見。故民岩甚可畏也。治以民爲福之基。亂亦以民爲禍之胎。彼君主官吏亦民中之人。盜賊亦民中之人。君主官吏之數少。而盜賊之數多。統君主官吏盜賊而雜之民。其數爲尤少。其地位其才力雖足以發難而有餘。然民苟無有亂心。彼固無如之何。一旦民不聊生。則此種禍機發矣。禍亂之機。必先小亂而後大亂。窮迫無聊者始之。大奸大惡。乃從而扇之。此開卷之微旨也。神機軍師之機。白花蛇之蛇是矣。而匹龍以虎。不肯直截以史進之。龍首先發難者。皆是此義。虎曰跳澗。蛇曰白花。絕非深山大澤之觀念也。

西嶽華山。今取少華。小之也。蒙古起於西方而禍中原。故從少華起手。一則喻據其巢穴。一則喻絕其根本也。

陳達被擒。與神機自縛。影射盧俊義被擒。宋江降本事。爲終篇楔子。宣和遺事。只載三十六人。地煞爲作者所添。其用神機二字。調宋江也。

聚集得五七百箇小嘍囉。五七者。死數也。梵語也。篇中言五七杖。五七杯。五七合。皆是此義。推類可也。

水滸
第一回索隱

水滸索隱

聖歎外書

第二回

史大郎夜走華陰縣

魯提轄拳打鎮關西

此回方寫過史進英雄。接手便寫魯達英雄。方寫過史進麤糲。接手便寫魯達麤糲。方寫過史進爽利。接手便寫魯達爽利。方寫過史進剷直。接手便寫魯達剷直。作者蓋特地走此險路。以顯自家筆力。讀者亦當處處看他所以定是兩箇人。定不是一箇人。處毋負良史苦心也。

一百八人爲頭。先是史進一箇出名。領衆作者卻於少華山上特地爲之表。白一。遍云。我要討箇出身。求半世快活。如何肯把父母遺體。便點汙了。嗟乎。此豈獨史進一人之初心。實惟一百八人之初心也。蓋自一副才調。無處擺。劃一塊氣力。無處出脫。而桀驁之性。既不肯以伏死田塍。而又有其狡猾之。尤者起而乘勢。呼聚之。而於是討箇出身。既不可望。點汙清白。遂所不惜。而。

一。百。八。人。乃。盡。入。於。水。泊。矣。嗟。乎。才。調。皆。朝。廷。之。才。調。也。氣。力。皆。疆。場。之。氣。力。也。必。不。得。已。而。盡。入。於。水。泊。是。誰。之。過。也。

史進本題只是要到老种經略相公處尋師父王進耳。忽然一轉卻就老种經略相公外另變出一箇小种經略相公來。就師父王進外另變出一箇師父李忠來。讀之真如絳雲在霄伸卷萬象。非復一目之所得定也。

寫魯達爲人處一片熱血直噴出來令人讀之深愧虛生世上不曾爲人出力。孔子云詩可以興吾於稗官亦云矣。

打鄭屠忙極矣。卻處處夾敘小二報信。然第一段只是小二一箇。第二段小二外又陪出買肉主顧。第三段又添出過路的人。不直文情如綺。并事情亦如鏡。我欲剗視其心矣。

話說當時史進道。卻怎生是好。朱武等三箇頭領跪下道。哥哥。你是乾淨的人。休爲我等連累了大郎。可把索來綁縛我三箇出去。請賞免得負累了你。不好看。
如此疑忌何以謂之神機軍師只因此文獨史進道如何使得恁地時是我表史進便不免相借一觀非真朱武出醜也

賺你們來捉你。請賞枉惹天下人笑。若是死時。我與你們同死。活時同活。明口快

表盡大耶生平你等起來放心。別作圖便。且等我問箇來歷情繇。史進上梯子問道。你

兩箇何故半夜三更來劫我莊上。史反貴之妙經如靈兩箇都頭道。大郎。你兀自

賴哩。見有原告人李吉在這裡。史進喝道。李吉。你如何誣告平人。妙反貴之李吉

應道。我本不知。林子裏拾得王四的回書。一時間把在縣前看。進怕史因此事發

史進叫王四問道。你說無回書。如何卻又有書。王四道。便是小人一時醉了。忘

記了回書。史進大喝道。畜生。卻怎生好。外面都頭人等。懼怕史進了。得不敢透

入莊裏來捉人。三箇頭領把手指道。且答應外面。畫如史進會意。在梯子上叫道。

你兩箇都頭。都不必鬪動。權退一步。我自綁縛出來。解官請賞。那兩箇都頭。都

怕史進。只得應道。我們都是沒事的。等你綁出來。同去請賞。史進下梯子。來到

廳前。先叫王四帶進後園。把來一刀殺了。了王喝教多多莊客。把莊裏有的沒

的細軟等物。即便收拾。盡教打疊起了一壁。點起三四十箇火把。莊裏史進和

三箇頭領。全不披掛。槍架上。不顯得三人各人跨了腰刀。拿了撲刀。拽扎起。把莊

後草屋點着。莊客各自打拴了包裹。外面見裏面火起。都奔來後面看。史進卻

就中堂又放起火來。大開莊門。吶聲喊殺。將出來。史進當頭。四字獨朱武楊春

在中。陳達在後。和小嘍囉并莊客。一衝一撞。指東殺西。史進卻是箇大蟲。那里

攔當得住。寫得有聲勢後面火光亂起。殺開條路。衝將出來。正迎着兩箇都頭并李

吉。筆勢疾勢史進見了大怒。讎人相見。分外眼明。兩箇都頭見勢頭不好。轉身便走。

李吉也卻待回身。史進早到手起一刀。把李吉斬做兩段。了李兩箇都頭正待

走時。陳達楊春趕上一箇一扑刀。結果了兩箇性命。此處殺李吉不殺兩都頭可

周旋不若殺卻令文字乾淨。首史進者史進殺之捉陳達楊春者陳縣尉驚得

跑馬走回去了。衆土兵那里敢向前。各自逃命散了。不知去向。縣尉土兵放

進引着一行人。且殺且走。直到少華山上。寨內坐下。喘息方定。朱武等忙叫小

嘍囉。一面殺牛宰馬。賀喜飲宴。不在話下。一連過了幾日。史進尋思。四字轉來

一時間要救三人。放火燒了莊院。雖是有些細軟家財。粗重什物。盡皆沒了。心

內躊躇。在此不了。開言對朱武等說道。我的師父王教頭。開言便是師父王教

本真可作一部大書領袖也。○我的師父王毅頭開言便是此七在關西經略府

勾當我先要去尋他。只因父親死了，不曾去得。今來家私莊院廢盡，我如今要

去尋他。朱武三人道：哥哥休去。只在我寨中，且過幾時。又作商議。若哥哥不願

落草時，待平靜了。小弟們與哥哥重整莊院，再作良民。史進道：雖是你們的好

情分，只是我今去意難留。我若尋得師父，也要那里討箇出身。求半世快樂。見可

英雄初念亦正要討箇出身。求半世快樂耳。必欲驅朱武道：哥哥便在此間做箇

寨主，卻不快活。只恐寨小不堪歇馬。史進道：我是箇清白好漢，如何肯把父母

遺體來點汗了。王進教法○乃所願剛學也○此句爲一百你勸我落草，再也

休題。史進住了幾日，定要。去朱武等苦留不住。史進帶去的莊客都留在山寨。

進了史只自收拾了些散碎銀兩，打拴一箇包裹。餘者多的，盡數寄留在山寨。史

進頭帶白范陽氈大帽，上撒一撮紅纓帽兒。下裹一頂渾青抓角軟頭巾。頂上

明黃縷帶，身穿一領白紵絲兩上領戰袍，腰繫一條揸五指梅紅攢線搭膊。青

白間道行纏絞脚襯着踏山透土多耳麻鞋，跨一口銅鈸磬口雁翎刀，背上包

裏提了撲刀辭別。朱武等三人衆多小嘍囉都送下山來。朱武等洒淚而別。

與前擊着兩眼淚當自不同

自回山寨去了。只說史進提了撲刀離了少華山取路投關西。

正路望延安府路上來。免不得飢食渴飲。夜住曉行。獨自行了半月之上。來到

渭州。這里也有一箇經略府。莫非師父王教頭在這里。

出筆有牛頭蛇神之法人猜測不出。這裏

二字上省卻史進道三字

史進便入城來看時。依然有六街三市。只見一箇小小茶坊正在

路口。史進便入茶坊裏來。揀一副坐位坐了。茶博士問道。客官喫甚茶。史進道。

喫箇泡茶。茶博士點箇泡茶。放在史進面前。史進問道。這里經略府在何處。茶

博士道。只在前面便是。史進道。借問經略府內有箇東京的教頭王進麼。茶博

士道。這府裏教頭極多。有三四箇姓王的。不知那箇是王進。

答得糊塗。便留住史進脚。

道。猶未了。只見一箇大漢大踏步。竟入進茶坊裏來。史進看他時。是箇軍官模樣。頭

裹芝蔴羅萬字頂頭巾。腦後兩箇太原府紐絲金環。上穿一領鸚鵡綠紵絲戰

袍。腰繫一條文武雙股鴉青縑足穿一雙鷹爪皮四縫乾黃靴。生得面圓耳大。

鼻直口方。腮邊一部貉髯。鬚鬚身長八尺。腰闊十圍。那人入到茶房裏面坐下。

茶博士道。客官要尋王教頭。只問這位提轄。便都認得。史進忙起身施禮道。客

官請坐拜茶。那人見史進長大魁偉。像條好漢。便來與他施禮。像條好漢方與施禮甚矣英雌

之惜施禮也若小人處處施禮亦獨何哉兩箇坐下。史進道。小人大膽。敢問官人高姓大名。那人道。

洒家是經略府提轄。姓魯諱箇達字。敢問阿哥。看得上眼便你姓甚麼。史進道。

小人是華州華陰縣人氏。姓史名進。請問官人。小人有箇師父。是東京八十萬

禁軍教頭。姓王名進。不知在此經略府中有也。魯達緊緊只問史進史進頭

一箇眼裏各自有事極其精神魯提轄道。阿哥。你莫不是史家村甚麼九紋龍史大郎。王全不答

是問史進妙絕不肯便伏心事史進拜道。得一人知我名便不惜拜小人便是魯

提轄。連忙還禮。格亦寫出說道。聞名不如見面。見面勝如聞名。好辭妙你要尋王教

頭。莫不是在東京惡了高太尉的王進。直到此處方纔放下史進答還王進筆法

史進道。正是那人。魯達道。俺也聞他名字。那箇阿哥。遙望叫阿不在這里。洒家

聽得說。他在延安府。老种經略相公處勾當。真是奇小文种這渭州卻是小种經

略相公鎮守。奇文王進御與師父李忠相遇小种相公治下尋師那人不在這里。你

既是史大郎時。王既進是史大郎五字予奪在手○甫答多聞你的好名字你且和我上街去喫杯酒。

榮傑之酒魯提轄挽了史進的手。等看他何便出茶坊來魯達

回頭道茶錢洒家自還你。茶欠一處茶博士應道提轄但喫不妨只顧去兩箇挽

了臃膊出得茶坊來上街行得三五十步只見一簇衆人圍住白地上史進道

兄長我們看一看。寫史進少分開衆人看時中間裏一箇人仗着十來條桿棒

地上攤着十數箇膏藥一盤子盛着插把紙標兒在上面卻原來是江湖上使

槍棒賣藥的史進見了卻認得他原來是教史進開手的師父。尋不音一箇師

絕師父此文此師父前並不見彼師父後唯不見真正奇絕妙叫做打虎將李忠史進就

人叢中叫道師父多時不見李忠道賢弟如何到這里魯提轄道既是史大郎

的師父。師父是史大郎的也和俺去喫三杯。李忠道待小子賣了膏藥討了回

錢一同和提轄去。妙魯達道誰奈煩等你去便同去。李忠道小人的衣飯無

計奈何提轄先行小人便尋將來賢弟你和提轄先行一步。史又照願魯達焦躁

把那看的人一推一交罵道這厮們夾着屁眼撒開不去的洒家便打衆人見

是魯提轄一闕都走了。畫如李忠見魯達兇猛敢怒而不敢言只得陪笑道好急性的人。又如画當下收拾了行頭藥囊寄頓了槍棒三箇人轉灣抹角來到州橋之下一箇潘家有名的酒店門前挑出望竿掛着酒旆漾在空中飄蕩三人來到潘家酒樓上揀箇齊楚閣兒裏坐下提轄坐了主位李忠對席史進下首坐了酒保唱了喏認的是魯提轄便道提轄官人打多少酒魯達道先打四角酒來一面鋪下菜蔬果品按酒又問道官人喫甚下飯魯達道問甚麼句但有句只顧賣來一發算錢還你。這厮句只顧來聒噪。妙哉此公酒保下去隨卽燙酒上來但是下口肉食只顧將來擺一桌子三箇至數杯正說些閒話較量些槍法說得入港只聽得隔壁閣子裏有人哽哽咽咽啼哭文奇魯達焦躁便把碟兒盞兒都丟在樓板上。寫魯酒保聽得慌忙上來看時見魯提轄氣憤憤地畫如酒保抄手道官人要甚東西分付賣來魯達道酒家要甚麼接口你也須認得酒家。看他托大語卻恁他教甚麼人在間壁吱吱的哭攪俺兄弟們喫酒酒家須不曾少了你酒錢酒保道官人息怒小人怎敢教人啼哭打攪官人喫酒

這箇哭的是綽酒座兒唱的父女兩人。不知官人們在此喫酒。一時間自苦了啼哭。魯提轄道。可是作怪。你與我喚得他來。寫魯酒保去叫。不多時。只見兩箇到來。前面一箇十八九歲的婦人。背後一箇五六十歲的老兒。手裏拿串拍板。都來到面前。看那婦人。雖無十分的容貌。也有些動人的顏色。拭着淚眼。向前來。深深的道了三箇萬福。那老兒也都相見了。魯達問道。你去便問。你兩箇是那裏人家。爲甚啼哭。那婦人便道。先是婦人說官人不知。容奴告稟。奴家是東京人氏。因同父母來渭州投奔親眷。不想搬移南京去了。母親在客店裏染病身故。父女二人流落在此生受。此間有箇財主。叫做鎮關西鄭大官人。因見奴家。便使強媒硬保。要奴作妾。誰想寫了三千貫文書。虛錢實契。要了奴家身體。未及三箇月。他家大娘子好生利害。將奴趕打出來。不容完聚。着落店主人家。追要原典身錢三千貫。父親懦弱。和他爭執不得。他又有錢有勢。當初不曾得他一文。如今那討錢來還他。沒計奈何。父親自小教得奴家些小曲兒。來這里酒樓上趕座子。每日但得些錢來。將大半還他。留些少父女們盤纏。這兩日酒客稀

少。違了他錢限。怕他來討時。受他羞恥。父女們想起這苦楚來。無處告訴。因此

啼哭。不想誤觸犯了官人。望乞恕罪。高擡貴手。魯提轄又問道。你姓甚麼。句一在

那箇客店裏歇。句一那箇鎮關西鄭大官人。句一在那里住。句一寫出魯達如活老兒。

答道。兒次這老老漢姓金。排行第二孩兒小字翠蓮。鄭大官人便是此間狀元橋

下賣肉的鄭屠。綽號鎮關西。老漢父女兩箇。只在前面東門裏魯家客店安下

魯達聽了道。呸。抹只一字可以俺只道那箇鄭大官人。卻原來是殺豬的鄭屠。朝一

發跡便起別號尋根這箇腌臢潑才。投托着俺小种經略相公門下做箇肉鋪

戶。天十七字成句上五十二字何等驚卻原來這等欺負人。回頭看着李忠史進道。

你兩箇且在這里等酒家去。打死了那厮便來。後快人快語覺秋史進李忠抱住

勸道。哥哥息怒。明日卻理會。兩箇三回五次勸得他住。魯達又道。老兒。你來。洒

家與你些盤纏。明日便回東京去。如何。眼無父女兩箇告道。若是能殼回鄉

去時。便是重生父母。再長爺娘。只是店主人家如何肯放。鄭大官人須着落他

要錢。魯提轄道。這箇不妨事。俺自有道理。便去身邊摸出五兩來銀子。五兩來

者約略之辭也。二兩來者亦約略之辭也。放在桌上。看着史進道。洒家今日不曾多帶。

得些出身。你有銀子借些與俺。借些小人待人也類如此矣。洒家明日便送。

還你。前云茶錢洒家自還你。此云洒家明日便送還你。後云酒錢洒家明日送來還你。凡三處許還而一去代州並不提起作者亦更不為周旋者蓋魯達非

是史進。去包裹取出一錠十兩銀子。十兩史進銀多似魯達一倍非放在桌上。

魯達看着李忠道。你也借些出來與洒家。同仁視李忠去身邊摸出二兩來銀子。

二兩雖與魯達同是一箇摸得慢須知之魯提轄看了見少便道也是箇不爽利的人。

魯達只把這十五兩銀子與了金老。此十五兩可為之大哀乎分付道。你

父子兩箇將去做盤纏。一面收拾行李。俺明日清早來發付你兩箇起身。看那

箇店主人敢留你。金老并女兒拜謝去了。魯達把這二兩銀子丟還了李忠。勝

勝打勝殺勝副真好魯達三人再喫了兩角酒。下來叫道。主人家酒錢洒家明日送來還你。

又欠一處酒錢主人家連聲應道。提轄只顧自去。但喫不妨。只怕提轄不來賒。三箇人

出了潘家酒肆。到街上分手。史進李忠各自投客店去了。只說魯提轄回到經

...

略府前下處。到房裏。晚飯也不喫。氣憤憤地睡了。寫魯達寫出性情來妙筆主人家又不敢

問他。再說金老得了這一十五兩銀子。回到店中。安頓了女兒。先去城外遠處

覓下一輛車兒。車兒。回了來收拾了行李。行李收拾了。還了房宿錢。算清了柴米錢。停都

了當。只等來日天明。來日便去得快了。此一段與明日當夜無事。次早五更起

來。父女兩箇先打火做飯。喫罷收拾了。天色微明。只見魯提轄大脚步走入店

裏來。看他爲人爲徹。高聲叫道。店小二。那里是金老歇處。小二道。金公魯提轄

在此尋你。金老開了房門道。提轄官人裏面請坐。魯達道。坐甚麼。你去便去等

甚麼。直截爽快何人。金老引了女兒挑了擔兒。作謝提轄。便待出門。店小二攔住

道。金公那裏去。魯達問道。他少你房錢。小二道。小人房錢。昨夜都算還了。須欠

鄭大官人典身錢。着落在小人身上看管他哩。魯提轄道。鄭屠的錢。洒家自還

他。你放這老兒還鄉去。三箇字掉。那店小二那里肯放。魯達大怒。揸開五指去

那小二臉上。只一掌。打得店小二口中吐血。再復一拳。一掌一拳只算。打落兩

箇當門牙齒。小二扒將起來。一道煙跑向店裏去躲了。店主人那里敢出來攔

他金老父女兩箇忙忙離了店中出城自去尋昨日覓下的車兒去了寫得好且

說魯達尋思細人偏恐怕店小二趕去攔截他且向店裏掇條橈子坐了兩箇

時辰約莫金公去得遠了方纔起身寫魯達逕到狀元橋來陡然接此一句如

耳目震駭且說鄭屠開着兩間門面兩副肉案懸掛着三五片猪肉鄭屠正在

門前櫃身內坐定看那十來箇刀手賣肉身分魯達走到門前叫聲鄭屠得

快人稱大官人彼亦居然鄭屠看時見是魯提轄慌忙出櫃身來唱喏出

鄭屠道提轄恕罪便叫副手掇條橈子來提轄請坐寫鄭屠處處以相公鋪戶魯達

肉叫副手掇橈又總寫魯達坐下道奉着經略相公鈞旨鄭屠是相公鋪戶魯達

絕妙要十斤精肉切做臊子不要見半點肥的在上面奇鄭屠道得使你們快選好

的切十斤去魯提轄道不要那等腌臢厮們動手你自與我切奇鄭屠道說得

是語極小人自切便了自去肉案上揀了十斤精肉細細切做臊子那店小二

把手帕包了頭正來鄭屠家報說金老之事卻見魯提轄坐在肉案門邊不敢

攏來只得遠遠的立住在房簷下望此一段如何插入筆鄭屠整整的自切了

半箇時辰。金老去用荷葉包了道提轄教人送去。極其奉魯達道送甚麼。直是

開口不得且住。忽然一曲生出事來再要十斤都是肥的不要見些精

的在上面也要切做臊子。法奇情轉鄭屠道卻纔精的怕府裏要裏餛飩肥的

臊子何用。可實不解魯達睜着眼道相公鈞旨分付洒家誰敢問他。相公分付四字

絕妙鄭屠道是合用的東西。出極妙語小人切便了又選了十斤實標的肥肉也細

細的切做臊子把荷葉包了整弄了一早晨卻得飯罷時候。金老一發遣了

前此處在荷葉後法變那店小二那里敢過來連那正要買肉的主顧也不敢攏來。又夾

句店小二又增出一句買肉的奇不可言鄭屠道着人與提轄拿了送將府裏去魯達道再要十斤

寸金軟骨也要細細地剝做臊子不要見些肉在上面。奇發鄭屠笑道卻不是

特地來消遣我。翻出笑來魯達聽得跳起身來拿着那兩包臊子在手睜着眼

看着鄭屠道洒家特地要消遣你把兩包臊子劈面打將去卻似下一陣的肉

雨。只須鄭屠一句便疾接入真見筆墨鄭屠大怒兩條忿氣從腳底下直衝到

項門心頭那把無明業火焰騰騰的按捺不住從肉案上搶了一把剔骨尖

刀托地跳將下來魯提轄早拔步在當街上法好筆衆鄰舍并十來箇火家那箇

敢向前來勸出百忙中偏又要夾入店小二奇矯不可言增兩邊過路的人都立住了

脚又增出一和那店小二也驚得呆了是百忙中處處夾店小二真鄭屠右手拿

刀左手便要揪魯達螻蛄當妙所謂被這魯提轄就勢按住左手趕將入去望小

腹上只一脚騰地踢倒在當街上魯達再入一步踏住胸脯提着那醋鉢兒大

小拳頭看着這鄭屠道洒家始投老种經略相公做到關西五路廉訪使也不

枉了叫做鎮關西有先殺玉在己前之愧使之你是箇賣肉的操刀屠戶疑恐其居之不便連自家不

亦已忘卻故明白正告之狗一般的人等選他也叫做鎮關西絕不爭此亦只爭此妙你如何強

騙了金翠蓮撲的只一拳正打在鼻子上第一拳在打得鮮血迸流鼻子歪在

半邊卻便似開了箇油醬舖鹹的酸的辣的一發都滾出來鼻根味塵鄭屠掙

不起來那把尖刀也丟在一邊尖刀斂口裏只叫打得好硬還魯達罵道直娘賊還

敢應口打硬再提起拳頭來就眼睚際眉梢只一拳第二拳在打得眼稜縫裂烏

珠迸出也似開了箇彩帛舖的紅的黑的紫的都綻將出來眼根色塵兩邊看

的人懼怕魯提轄誰敢向前來勸再夾一句鄭屠當不過討饒已魯達喝道

咄你是箇破落戶若是和俺硬到底洒家到饒了你你如今對俺討饒洒家偏

不饒你打歌又只一拳太陽上正着第三拳在卻似做了一箇全堂水陸的道

場磬兒鉞兒饒兒一齊響耳根聲塵真正奇文魯達看時只見鄭屠挺在地上

口裏只有出的氣沒了入的氣動彈不得魯提轄假意道魯達亦有假意你這

厮詐死洒家再打只見面皮漸漸的變了魯達尋思道寫人偏俺只指望痛

打這厮一頓不想三拳真箇打死了他洒家須喫官司又沒人送飯大丈夫日快

出亦虧不如及早撒開拔步便走回頭指着鄭屠屍道你詐死洒家和你慢

慢理會一頭罵一頭大踏步去魯達亦有權詐街坊鄰舍並鄭屠的火家誰敢

向前來攔他魯提轄回到下處急急捲了些衣服盤纏細軟銀兩但是舊衣羸

重都棄了提了一條齊眉短棍奔出南門一道煙走了且說鄭屠家中衆人和

那報信的店小二魯達已去何不救了半日不活嗚呼死了老小鄰人逕來州

衙告狀候得府尹陞廳金老之去全虧稟經略兩番批勒正是一樣筆法魯達之接了

狀子看罷道。魯達係是經略府提轄。不敢擅自逕來捕捉兇身。府尹隨卽上轎來到經略府前下了轎子。把門軍士入去報知。經略聽得教請到廳上。與府尹施禮罷。經略問道。何來。府尹稟道。好教相公得知。府中提轄魯達無故用拳打死市上鄭屠。不曾稟過。相公不敢擅自捉拏兇身。魯達去得遠了。經略聽說喫了一驚。尋思道。這魯達雖好武藝。只是性格麤鹵。今番做出人命事。俺如何護得短。須教他推問使得。經略回府尹道。魯達這人。原是我父親老經略處的軍官。爲因俺這里無人幫護。撥他來做箇提轄。既然犯了人命罪過。你可拏他依法度取問。如若供招明白。擬罪已定。也須教我父親知道。方可斷決。怕日後父親處邊上要這箇人時。此語本無奇特。不知何故讀之。淚下也。魯達道。下官問了情繇。合行申稟。老經略相公知道。方敢斷遣。府尹辭了經略相公。出到府前上了轎。回到州衙裏。陞廳坐下。魯達一發去得遠了。便喚當日緝捕使臣押下文書。捉拏犯人魯達。當時王觀察領了公文。將帶二十來箇做公的人。逕到魯提轄下處。只見房主人道。卻纔挖了些包裹。提了短棒出去了。小人只道奉着差使。又不

敢問他。王觀察聽了。教打開他房門看時。只有些舊衣舊裳。和些被臥在裏面。

王觀察就帶了房主人東西。四下里去跟尋。州南走到州北。捉拏不見。魯達一發去得

了王觀察又捉了兩家鄰舍。並房主人。同到州衙廳上。回話道。魯提轄懼罪在

逃。不知去向。只拏得房主人。並鄰舍在此。府尹見說。且教監下一面。教拘集鄭

屠家鄰右人等。點了件作行人。仰着本地方官人。並坊廂里。正再三簡驗已了。

鄭屠家自備棺木盛殮。寄在寺院。一面疊成文案。一壁差人仗限緝捕兇身。原

告人保領回家。鄰右杖斷。有失救應。房主人並下處鄰舍。止得箇不應。魯達在

逃。行開箇廣捕急遞的文書。急遞故魯達初到雁門榜文已先張掛也各處追捉。

出賞錢一千貫。寫了魯達的年甲貫址形貌。到處張掛。一千人等。疎放聽候。鄭

屠家親人。自去做孝。不在話下。且說魯達自離了渭州。東逃西奔。急急忙忙。行

過了幾處州府。正是饑不擇食。寒不擇衣。慌不擇路。貧不擇妻。忽入四句如謔似諺正是絕妙

好辭第四句寫成笑話千古獨絕魯達心慌搶路。正不知投那里去的。是一迷地行了半月之

上。卻走到代州雁門縣。入得城來。見這市井鬧熱。人烟麇集。車馬駢馳。一百二

十行經商買賣行貨都有端的整齊。雖然是箇縣治。勝如州府。魯提轄正行之間。卻見一簇人圍住了十字街口看榜。魯達看見挨滿也鑽在人叢裏聽時。魯達卻不識字。只聽得衆人讀道。榜文在耳代州雁門縣。依奉太原府指揮使司。該准渭州文字。捕捉打死鄭屠犯人魯達。卽係經略府提轄。如有人停藏在家宿食。與犯人同罪。若有人捕獲前來。或首告到官。支給賞錢一千貫文。文未畢魯提轄正聽到那里。只聽得背後一箇人大叫道。張大哥。奇文○王進自家僞呼你如何在這里攔腰抱住。扯離了十字路口。不是這箇人看見了。橫拖倒拽將去。有分教。魯提轄剃除頭髮。削去髭鬚。倒換過殺人姓名。藕惱殺諸佛羅漢。直教禪杖打開危險路。戒刀殺盡不平人。畢竟扯住魯提轄的是甚人。且聽下回分解。

〔評〕王望如曰。王進奉母遇太公。避高俅之禍也。王進奉母辭太公。避史進之禍也。大郎不守家業。浪結強人。彼少華山朱武陳達楊春。乃縣官所捕之盜。卽無醉露回書之莊客王四。出首回書之標兔李吉。折柬相邀。禍不旋

踵。王教頭於習武藝時。早有以窺其微矣。

鄧狂言索隱

華而曰陰。陰字上復作夜走兩字。黑暗世界也。一語道破。自此而下。史進與王進。分爲兩人矣。宋武請縛。是宋江影子。此之謂神機。

獵戶標兔李吉。前之在莊上探頭探腦。在那裏張望來相腳頭者也。今之搜得史進回書。在官府報告者也。曰獵戶捕生之業。曰標兔走狗之義。曰李吉。卽算年底今年有大財之義。元主中國防範最嚴。宋人不服。陰謀亦多。此種偵探。大約佈滿寰區。而貪利無知之徒。又遇事生風。究竟干卿底事。不過爲得三千貫錢耳。作者惡之最深。乃特首寫一李吉。而繼之以史進之刀。害人者害己。而於兩都頭則聽其自走。意甚明了。書中如此類者甚多。餘可類推。作者之筆。固不欲多殺妄殺也。

我的師父王教頭。何教乎。教革命也。教革命。非教盜賊也。所教者民權民族之大義。非百八人所知也。亦非君主官吏之所知也。流爲盜賊。耐菴之所不忍。而其勢固莫可如何也。尋到師父那裏討箇出身。邊鎮也。卽種族也。求半世快樂。雖爲求幸福正義。然一念之差。自此始矣。曰清白好漢。如何肯把父母遺體來點污了。何其高尚潔白。乃爾與盜賊來往。不嫌其點污。作盜賊則說此語。將作何解。言革命者

之有時近於盜賊。而化盜賊爲良民。出於不得已也。乃有此思想而終未免於盜賊。則教頭之術窮矣。小种經略相公者。哀世將也。非哀世將也。哀中國漢族之疆土也。

寫李忠不大見得。言史進之從前師父誤投也。江湖上使槍棒賣假藥的。安知革命真諦。若百八人者。安得得王進而一一教之乎。

魯達打鎮關西一段文字。是天罡部開首第一篇大義。處處以天孤二字發出妙諦。當逐一論之。

其言鎮關西。西者蒙古地域之方向。關西者元世祖分藩之領土。曰鄭姓。世祖本駐防河南陝西一帶。言屠戶。著蒙古殺人之事蹟也。蓋當時滅金以後。滅金以前。河南百姓。陝西百姓。膏蒙古鐵騎之鋒刃者何限。寡人之妻。孤人之子。不敢復向蠻族發一矢。而彼民間之子女玉帛。囊括無餘。既污其身。反復因以爲貨物。耐菴無可如何。其欲殺欲割之心。久誓天日。乃借筆墨之靈。開手便以打字從事。打殺字從事。借小种部下之軍官者。若謂此土地者固吾中國人民之所世守。中國世將之所開闢。汝以賤種之屠戶。在此作惡。安得不急於打殺。切肥肉。切精肉。切金軟骨。此皆吾民之痛苦歷史。安得不把兩包臊子。劈面打去。向之索償生命哉。下了一陣肉雨。便是蒙古殺人罪案。曰破落戶。卽屠戶之代名詞。賤其種也。必用魯達打之者。天孤星之孤字。卽戰國策之所謂今其存者皆死秦之孤。史記所謂楚雖三

戶亡秦必楚者也。天字中含天誅之意。抵當得一篇討賊檄。

雖然作者有深意焉。漢族中原之子女。受其荼毒。不忍言而又不忍不言也。乃化其姓名曰金翠蓮。金者金也。金人之入我中原時。對於漢族之子女如何。元人之滅金時。對於金人之子女如何。幾若有天理循環。絲毫不可移易之見象。所難堪者。獨我漢族之諸姑姊妹。既受金人之虐。而又復隨金人受虐於蒙古。乃特以金人立說。而終使金翠蓮爲趙姓之妾。筆補造化天無功。先生其所謂過屠門而大嚼。雖不得肉。聊以快意者耶。

延安渭州何地耶。固昔日种氏世代之所鎮守。而一旦喪之於金人。种師古戰死於疆場。而种師道亦被阨於權奸。氣憤而死。厥後吳氏兄弟。拚其死力以求恢復。終阨於秦檜之徒。齎志以沒。恨血班斲。萬古不雪之仇恨也。而其兵力則未嘗不足以集事。徒阨於此輩之懵懂文官。卽所謂府尹觀察等人是也。苟有人焉。足以一拳打死鎮關西者。經略安得而不庇護之。作者馨香禱祝。夢想此一人。此一日而卒不可得。乃以一筆寄其孤憤。其小种之言語。處處護短。而其要義。則曰他是我父親老經略處的軍官。又曰怕父親處邊上要這箇人時。卻不好看。禦外之意。溢於言表。殺李綱以謝金人。真狗彘不如之言。死岳飛以謀和議。真萬劫地獄之鬼。作者蓋有慨乎其言之也。

革命須武力與金錢。而有金錢者必不肯革命。此第一困難關頭也。夫有金錢而革命者。大都爲遊俠之子弟。以浪交而入於其中。其人多不老練。易至洩機。此作者所必爲叮嚀告戒者矣。史進既得王進爲師。武力則可用矣。革命大義。當亦夙聞之矣。數百人家都姓史。且能修整門戶牆垣。安排莊院。設備梆子衣甲馬匹。糾合鄉衆。其經濟不可謂不充。能釋神機軍師等而不肯落草。其知革命之不能不借盜賊而不可自爲盜賊。其見解不可謂不明。受金一事。不必爲史進惜。革命不可以無經濟也。然更事不多。終敗於一無用莊客之手。而莊客復以誑言報之。其情事殊不可明晰。少年遊俠之不足與有爲。固如是哉。是作者革命方法。教人過細處。不可不知。結局寫盧俊義。恰與此段對照。

九紋龍之刺龍。文身之義。夷狄之俗也。蓋北方自五胡亂華以迄于遼金元。染夷狄之俗者久矣。餘可類推。

王進有母而卻無妻子。及走後乃有徒弟。史進父死而不言其娶妻。皆作書之微旨。非特以便宜其筆墨也。家眷者革命家之累人物。故意大利之瑪志尼。終身不娶。書中明言無妻子者甚多。志士之堅忍不娶。與流氓之無力不娶。其理一也。王進不在額內。可以無妻子。而不可以無母。種族之義也。不可以無徒。種子之義也。史進父死。便可以免得許多家庭壓力。又可以免得許多危險時不好處置情狀。非

如宋江之不孝。必深惡痛絕。其罪大惡極。而後可以快其筆力之所及也。作者本意。不爲百八人作傳。何肯浪費筆墨。餘可類推。

朱者血色也。武者兵也。殺機也。陳達者言情也。楊春者陽春也。十月之謂陰極陽生之義也。

然而此篇不專爲魯達而寫。實兼爲种氏而寫也。种氏之爲將也。本無豐功駿業。足以爲人羣之所崇拜。然宋室極弱。而西夏一域之兵事。种氏實與之爲終始。在哲宗而後。比較的實勝于其他之軍隊。且金人入犯。尙能支柱一時。而慰情聊勝于無。且宋室兵備懈弛。其所以爲邊域之安身立命者。舍此一塊土。當時亦別無其他軍區之可言。故不得不如此描寫。爲其道君時代之軍官。只有此一部份。尙可以容有遺餘之精銳也。然細而論之。則其文并非兼爲种氏而寫。乃仍是專爲王進而寫。觀於魯達以种氏部下之提轄。而一遇史進。便嘖嘖于王進之生平。蓋以其人品則爲孝子。其志事則在靖邊。其見首無尾。則非利祿功名之徒之所能及。此其人不惟求之武人中不可多得。吾恐歷史上之所謂名臣之有此胸襟者。其亦甚少耳。乃既已見棄於中央。而又復不見身于邊塞。殆亦所如不合。而不得不終隱者乎。安得不爲人才一歎也。顧掩晦韜光。而名聲自在天壤。口碑載道。固其宜也。史進依賴其餘光。而亦有聲於社會。猶可云微幸耳。百八人者何居。而一大半有聲江湖間。已屬國家人民之不幸。宋江

何人奮其險詐。以銀子收一世之人心。而實則百無一能。乃何以竟有及時雨之美名。苟非民生之窮而無告。而在上者之行爲不良。賊士虐民。而何以至此哉。此作者著王進之無終也。嗟乎。如此見象。不逃名其將能乎。

水滸索隱

聖歎外書

第三回

趙員外重修文殊院

魯智深大鬧五臺山

看書要有眼力，非可隨文發放也。如魯達遇着金老，却要轉入五臺山寺。夫金老則何力致魯達於五臺山乎？故不得已，却就翠蓮身上生出一箇趙員外來。所以有箇趙員外者，全是作魯達入五臺山之線索，非爲代州鴈門縣有此一箇好員外，故必向魯達文中出現也。所以文中凡寫員外愛槍棒，有義氣處，俱不得失口，便讚員外也。是一箇人要知道向前段金老所云女兒常常對他孤老說，句中生出來，便見員外只是愛妾面上着實用情。故後文魯達下五臺處，便有好生不然一語了結。員外一向情分，讀者苟不會此，便自不辨牛馬牡牝矣。

寫金老家寫得極小樣，寫五臺山寫得極大樣，真是史遷復生。

魯達兩番使酒。要兩樣身分。又要句句不相像。雖難矣。然猶人力所及耳。最難最難者。於兩番使酒接連處。如何做箇間架。若不做一間架。則魯達日日將惟使酒是務耶。且令讀者一番方了一番。又起其目光心力。亦接濟不及矣。然要別做間架。其將下何等語。豈真如長老所云念經誦咒辨道參禪者乎。今忽然拓出題外。將前文使酒字面掃刷淨盡。然後迤邐悠颺走下山去。並不思酒何況使酒。真斷釐煉石之才也。

話說當下魯提轄紐過身來看時。拖扯的不是別人。却是渭州酒樓上救了的

金老。

文奇

那老兒直拖魯達到僻靜處。說道：「恩人你好大膽。見今明明地張掛榜

文出一千貫賞錢捉你。你緣何却去看榜。若不是老漢遇見時。却不被做公的

拿了。榜上見寫著你年甲貌相貫址。魯達道：「洒家不瞞你說。因為你事。就那日

回到狀元橋下。

許多魯達爽直聲口在別人口中便有

正迎着鄭屠那廝。被洒家

三拳打死了。因此上在逃。一到處撞了四五十日。不想來到這里。你緣何不回

東京去也。來到這里。

緊問得

金老道：「恩人在上。自從得恩人救了。老漢尋得一輛

車子本欲要回東京去。又怕這廝趕來。極曲之情亦無恩人在彼搭救。老兒口

無雙因此不上東京去。隨路望北來。撞見一箇京師古鄰。來這里做買賣。就

帶老漢父子兩口兒到這里。虧殺了他。就與老漢女兒做媒。結交此間一箇大

財主趙員外。養做外宅。衣食豐足。皆出於恩人。我女兒常常對他孤老說。提轄

大恩。員外後邊許多好那箇員外也愛刺槍使棒。不重員外槍棒只借嘗說道。

怎地得恩人相會一面也好。想念如何能覓得見。且請恩人到家過幾日。却再

商議。魯提轄便和金老行不得半里。到門首。徑得只見老兒揭起簾子叫道。我

兒大恩人在此。畫那女孩兒濃粧艷飾。從裏面出來。請魯達居中坐了。插燭也

似拜了六拜。說道。若非恩人垂救。怎能覓有今日。拜罷。便請魯提轄道。恩人上

樓去請坐。女子開口請上樓去。親魯達猶父也。然樓上已算曲室。只因此魯達道。

不須生受。洒家便要去。處不知何金老便道。恩人既到這里。如何肯放教你便去。

老兒接了桿棒包裹。孝順如見請到樓上坐定。老兒分付道。我兒陪侍恩人坐

坐。我去安排飯來。此句有三妙。在內不可不露。一是視魯猶父。一是女兒嬌養。價

魯達道不消多事。隨分便好。魯達老兒道提轄恩念殺身難報。量些粗食薄味。

何足掛齒。女子留住魯達在樓上坐地。金老下來。寫得叫了家中新討的小廝。

新討的是分付那箇寫得。一面燒着火。未買東西之前。祇為要顯出那箇

不然喚為添足矣。只外宅二字難寫。如此胡可易言。作文也。老兒和這小廝上街

來。買了些鮮魚嫩雞。釀鵝肥鮮。時新菓子之類。歸來一面開酒。酒自有收拾菜蔬。

都早擺了。搬上樓來。春臺上放下三箇盞子。三雙筯。之極鋪下菜蔬菓子。噶飯。

等物。將銀酒壺燙上酒來。又有銀酒壺。外宅不女父二人輪番把盞。金老倒

地便拜。妙方拜魯提轄道。老人家如何恁地下禮。折殺俺也。金老說道。恩人聽稟。

前日老漢初到這里。寫箇紅紙牌兒。旦夕一炷香。父女兩箇兀自拜哩。今日恩

人親身到此。如何不拜。魯達道。却也難得你這片心。魯達托大三人漫漫地飲。

酒。情者何以異哉將及天晚。只聽得樓下打將起來。魯提轄開窗看時。只見

樓下三二十人。各執白木棍棒。口裏都叫拿將下來。叢裏一箇官人騎在馬上。

口裏大喝道。休叫走了這賊。含糊雙關魯達見不是頭。拿起凳子。棹棒被金從

樓上打將下來。金老連忙搖手叫道：「都不要動手。」那老兒搶下樓去。直至騎馬的官人身邊，說了幾句言語。那官人笑起來，便喝散了那二三十人，各自去了。

寫得淋漓突兀，真正奇文。

那官人下馬入到裏面，老兒請下魯提轄來。

樓上

那官人撲翻身

便拜。

非寫趙員外義氣也。寫金老父女平日中贊誦不少，爲前文出色加染。

道：「聞名不如見面，見面勝似聞名。」義士

提轄受禮。魯達便問那金老道：「這官人是誰，素不相識，緣何便拜洒家？」

雖是問辭，亦寫

魯達托大意思。

老兒道：「這箇便是我兒的官人趙員外，却纔只道老漢引甚麼郎君子。」

弟在樓上吃酒，因此引莊客來廝打。老漢說知，方纔喝散了。魯提轄上樓坐定。

重上樓去。

金老重整杯盤，再備酒食相待。趙員外讓魯達上首坐地。魯達道：「洒家怎

敢員外道，聊表相敬之禮。」小子多聞提轄如此豪傑，今日天賜相見，實爲萬幸。

魯達道：「洒家是箇粗鹵漢子。」

我與我周旋久，方有此四字。魯達自知粗鹵，李達不然。

又犯了該死的罪過。

若蒙員外不棄貧賤，結爲相識，但有用洒家處，便與你去。

活魯達。○

趙員外大

喜動，問打死鄭屠一事。

無賢無愚必要問及。

說些閒話，較量些槍法。

疊此三句，令半夜酒席不寂寞。喫了

半夜酒，各自歇了。次日天明，趙員外道：「此處恐不穩便，欲請提轄到敝莊住幾

時魯達問道。貴莊在何處。員外道。離此間十里多路。地名七寶村。

俗文殊菩薩每

乃欲起一篇大文字必於前文先露一箇消息使文情漸隱隆而起猶如山川出雲

二渾家聚洗綿襖六月將劫生辰綱 便是魯達道。最好員外先使人去莊上。再牽

一疋馬來。俗本作叫牽 未及晌午馬已到。來員外便請魯提轄上馬。叫莊客擔

了行李。魯達辭了金老父女二人和趙員外上了馬。兩箇並馬行程。於路說些

閒話。省投七寶村來不多時。早到莊前下馬。趙員外攜住魯達的手。直至草堂

上分賓而坐。一面叫殺羊置酒相待。晚間收拾客房安歇。次日又備酒食管待。

魯達道。員外錯愛洒家。如何報答。趙員外便道。四海之內皆兄弟也。泛然讀之

而令人猶如何言報答之事。話休絮煩。魯達自此之後。在這趙員外莊上住了

五七日。忽一日。兩箇正在書院裏閒坐說話。書院裏說閒話何也避王進在史家

入港之法耳非比史進是條好漢定要出色若此處不住書院說閒話則務要較 槍棒矣。在員外何苦在魯達亦何以異於王進哉。○魯達坐在書院裏亦是奇文。只

見金老急急奔來莊上。逕到書院裏見了趙員外並魯提轄。見没人。三寫出

便對魯達道。恩人不是老漢心多。為是恩人前日老漢請在樓上喫酒。員外誤

聽人報引領莊客來鬧了街坊。後却散了。人都有些疑心。文便借前文入說開去。

昨日有三四箇做公的來鄰舍街坊打聽得緊。只怕要來村裏緝捕恩人。思路

副筆之能倘或有些疎失。如之奈何。魯達道。恁地時。洒家自去便了。不知何處去趙員外

道。若是留提轄在此。誠恐有些山高水低。教提轄怨恨。若不留提轄來。許多面

皮都不好看。趙某却有箇道理。教提轄萬無一失。足可安身避難。只怕提轄不

肯。魯達道。洒家是箇該死的人。但得一處安身便了。做甚麼不肯。趙員外道。若

如此最好。離此間三十餘里有座山。喚做五臺山。山上有一箇文殊院。原是文

殊菩薩道場。寺裏有五百僧人。爲頭智真長老。是我弟兄。我祖上曾捨錢在

寺裏。醜話○一路每每於無意中寫出趙員外不足取是本寺的施主檀越。我曾許下剃度一僧在寺

裏。已買下一道五花度牒在此。只不曾有箇心腹之人了。這條願心。如是提轄

肯時。一應費用。都是趙某備辦。委實肯落髮做和尚麼。魯達尋思。二字寫盡如

今便要去做時。那里投奔人。不如就了這條路罷。便道。旣蒙員外做主。洒家情願

做和尚。專靠員外做主。當時說定了。說定者難之辭也。極力寫魯達爽直者連夜收拾

衣服盤纏段正禮物。此處漏了一句金老回去。魯達自己桿棒包裹亦不見。次日早起來叫莊客挑了兩

箇取路望五臺山來。辰牌已後。早到那山下。趙員外與魯提轄兩乘轎子。兩乘轎子

上去擡上山來。一面使莊客前去通報。到得寺前。早有寺中都寺監寺出來迎接。

兩箇下了轎子。轎下去山門外亭子上。無好箇亭子先坐一坐異日。無常到來方悟今日如夢。坐定。寺內智真

長老得知。引着首座侍者出山門外來迎接。趙員外和魯達向前施禮。真長老

打了問訊。說道。施主遠出不易。施主脚懶僧家。心熱盡此二字。趙員外答道。有些小事。特來上

剎相。真長老便道。且請員外方丈喫茶。趙員外前行。魯達跟在背後。當時同

到方丈。長老邀員外向客席而坐。魯達便去下首坐禪椅上。寫魯達員外叫魯達

附耳低言。你來這裏出家。如何便對長老坐地。魯達道。洒家不省得。爽心直口我慕其人

起身立在員外肩下。面前首座維那侍者監寺都寺知客書記。依次排立東西

兩班。莊客把轎子安頓了。細精一齊搬將盒子入方丈來。擺在面前。長老道。何故

又將禮物來。寺中多有相瀆檀越處。趙員外道。些小薄禮。何足稱謝。道人行童

收拾去了。趙員外起身道。一事啟堂頭大和尚。趙某舊有一條願心。許剎一僧

在上剎度牒詞簿都已有了。到今不曾剃得。今日這箇表弟姓魯。三寶位前不敢更名改姓

寫盡婆氣員外是關內軍漢出身。因見塵世艱幸。信心人口頭滑語鄭居情願棄俗出

家。萬望長老收錄。大慈大悲。看趙某薄面。披剃爲僧。一應所用。弟子自當准備。

萬望長老玉成。幸甚。長老見說。答道。這箇因緣。是光輝老僧山門容易。且

請拜茶。只見行童托出茶來。茶罷收了盞托。真長老便喚首座維那商議剃度

這人。分付監寺都寺安排齋食。只見首座與衆僧自去商議道。這箇人不似出

家的模樣。一雙眼却恁兇險。以眼取人魯達衆僧道。知客你去邀請客人坐地。我們

與長老計較。知客出來請趙員外魯達到客館裏坐地。首座衆僧稟長老說道。

却纔這箇要出家的人。形容醜惡。相貌兇頑。不可剃度。他恐久後累及山門。長

老道。他是趙員外檀越的兄弟。如何撇得他的面皮。你等衆人且休疑心。待我

看一看。焚起一炷信香。長老上禪椅盤膝而坐。口誦咒語。入定去了一炷香過。

却好回來。對衆僧說道。只顧剃度他。此人上應天星心地剛直。維摩詰經云菩薩直心是道場

無詔曲衆生來生其國長老深解此言雖然時下兇頑。命中駁雜。久後却得清淨。證果非凡。汝等皆

不及他。一箇文殊叢林其衆何止千人却不及一箇軍漢可記吾言。勿得推阻。首座道。長老只是護短。

我等只得從他。不諫不是。諫他不從便了。長老叫備齋食。請趙員外等方丈會

齋。齋罷。監寺打了單帳。趙員外取出銀兩。教人買辦物料。一面在寺裏做僧鞋。

僧衣。僧帽。袈裟。拜具。特詳此語寫得魯達出家可笑可涕。要知以極高與語寫

極極忙忙攢造新死人大殮衣裳新出家袈裟拜具亦一兩日都已完備。長老選了

吉日良時。教鳴鐘擊鼓。就法堂內會集人衆。整整齊齊五六百僧人。盡披袈裟。

都到法座下。合掌作禮。分作兩班。趙員外取出銀錠表裏信香。向法座前禮拜。

了。表白宣疏已罷。行童引魯達到法座下。維那教魯達除下巾幘。打得好好。鄭屠

如畫得把頭髮分做九路綰了。捫揲起來。淨髮人先把一週遭都剃了。却待剃髭

鬚。奇文魯達道。留下這些兒。還洒家也好。從來名士多愛鬚髯。是一習衆僧忍笑

不住。真長老在法座上道。大衆聽偈。念道。寸草不留。六根清淨。與汝剃除。免得

爭競。通達佛法。謝靈運施與維摩。卻不知爲鬪草者備得一品。然則長老之偈。真爲通達佛法矣。寸草妙長老念罷。偈言。喝一

聲。咄。盡皆剃去。剃髮人只一刀。盡皆剃了。首座呈將度牒上法座前。請長老賜

法名長老拿着空頭度牒而說偈曰。靈光一點。價值千金。佛法廣大。賜名智深。

竟與長老作弟兄

長老賜名已罷。把度牒轉將下來。書記僧填寫了度牒。付與魯智深。

收受長老又賜法衣袈裟。教智深穿了。監寺引上法座前。長老與他摩頂受記。

道。一要皈依佛性。二要皈奉正法。三要皈敬師友。三皈依皆不甚如法。神史只應如此。此是三皈。

五戒者。一不要殺生。能二不要偷盜。能三不要邪淫。能四不要貪酒。不能五不

要妄語。能智深不曉得戒壇答應能否二字。却便道。洒家記得。錯錯落落。萬善戒壇。

中從未聞此四字。如雷之吼。真正奇本。衆僧都笑。受記已罷。趙員外請衆僧到雲堂裏坐下。焚香設

齋供獻。大小職事僧人。各有上賀禮物。都事引魯智深參拜了衆師兄弟。又

引去僧堂背後。選佛場坐地。當夜無話。只是閒着一筆。却便使讀者眉飛肉次

日趙員外要回。告辭長老。留連不住。早齋已罷。并衆僧都送出山門。趙員外合

掌道。長老在上。衆師父在此。疊此二語。藏下後段無數字。凡事慈悲。小弟智深。乃是愚鹵直

人。早晚禮數不到。言語冒瀆。誤犯清規。是必連日書院裏領略不少。故能相知至此耳。萬望觀趙某薄

面。恕免。恕免。長老道。員外放心。老僧自慢慢地教他念經誦咒。辦道參禪。累員

外道。日後自得報答。人叢裏。喚智深到松樹下。低低分付道。人叢裏一句低低說到一

句三句描出一位作家員外來賢弟。你從今日。難比往常。此八等寫盡忽忽難盡於凡事自宜省

戒。切不可托大。達生二字是魯倘有不然。難以相見。保重保重。早晚衣服。何得止是

風雲入妙四字我自使人送來。智深道。不索哥哥說。洒家都依了。員外東啣西嚙

之意。後日吃酒打人是天性。定無食言。且今日依是真正當時趙員外相辭了長老。再

別了衆人。上驕引了莊客。挖了一乘空驕。取了盒子。細子下兩乘下山回家去了。

當下長老自引了衆僧回寺。話說魯智深回到叢林。選佛場中。禪床上。撲倒頭。

便睡。悶殺英雄。作者胸中血淚。十斗。頗有人言。倒頭便睡。是大修行。人大自在。

薩英雄也。游行十方。願盼雄毅。若有一刹。那頃合眼。若睡即是善。上下肩兩箇禪

和子推他起來。說道。使不得。既要出家。如何不學坐禪。智深道。洒家自睡。干你

甚事。八字說得。有情有理。禪和子道。善哉。智深喝道。團魚洒家也吃。甚麼鱔哉。

禪和子道。却是苦也。智深便道。團魚大腹。又肥甜了好喫。那得苦也。此等世人

獨不取。上下肩禪和子。都不采他。繇他自睡了。元人曲云。破次日要去對長老說。

知智深如此無禮。首座勸道。長老說道。他後來證果非凡。我等皆不及他。只是

護短。你們且沒奈何。休與他一般見識。禪和子自去了。智深見沒人說。他每到

晚便放翻身。體橫羅十字。倒在禪床上。睡夜間。鼻如雷響。獅子吼。要起來淨手。

大驚小怪。種一句六只在佛殿後撒尿。撒尿遍地都是。是一句乾屎橛侍者稟長

老說智深好生無禮。全沒些箇出家人體面。叢林中如何安着得此等之人。長

老喝道。胡說。通長老且看檀越之面。後來必改。自此無人敢說。魯智深在五臺山

寺中不覺攪了四五箇月。出四五箇月中情事時遇初冬。天氣智深久靜思

動。四字迅疾得當日晴明得好。智深穿了皂衣直裰。繫了鴉青緜。換了僧鞋。大踏

步走出山門來。信步行到半山亭子上。亭子又坐在鵝頸懶凳上。尋思道。干鳥

麼。驚才捷筆醒俺往常好酒好肉。每日不離口。如今教洒家做了和尚。餓得乾癆

了。寫得可惱趙員外這幾日又不使人送些東西來。與洒家喫。口中淡出鳥來。見可

日前曾送來吃不止衣服而已。隋煬帝從天台智者受菩薩戒。日止食米。這早

晚怎地得些酒來喫也好。寫盡英雄失正想酒哩。四字略頓一頓便有東只見

遠遠地一箇漢子挑着一付擔桶唱上山來。蓋着桶蓋。特地按下文蓋着桶蓋四字

那漢子手裏拿着一箇鏟子。二語之妙正是索解人不得蓋桶上無蓋則顯然是

惟是桶則蓋着手裏却拿箇酒鏟若隱若顯是筆歌墨舞唱着上來。唱道九里山前作

戰場牧童拾得舊刀槍。順風吹起烏江水好似虞姬別霸王。不唱酒詩妙絕却又

魯達妙不可當第一句風雲變色第二句冰消瓦解聞此二言真使酒懷如湧

名士歌詩如游亭畫壁一絕句故事矣天下真英雄如魯達李逵之徒只是不

好淫慾耳至於兒女離別之感何得無之故魯達有酒淚之文李逵有大哭之日也

第四句隱隱直用動史魯智深觀見那漢子挑擔桶上來坐在亭子上看這漢子

也來亭子上歇下擔桶智深道兀那漢子你那桶子裏甚麼東西。桶蓋不問者

必問者誰那漢子道好酒。此二字作一句却有兩段驚天動地文字在內一是酒

智深道多少錢一桶。流涎極矣不好便吃只得問價其實身邊無錢也極力描寫英

那漢子道和尚得又好氣又好笑寫你真箇也是作耍智深道洒家和你耍甚

麼。使酒之根那漢子道我這酒。三字賣弄挑上去只賣與寺內火工道人直廳驕夫

老郎們做生活的。喫本寺長老已有法旨但賣與和尚們吃了我們都被長老

責罰。追了本錢。趕出屋去。我們見關着本寺的本錢。見住着本寺的屋宇。如何

敢賣與你喫。智深道。真箇不賣。硬一句現出那漢子道。殺了我。也不賣。智深道。

洒家也不殺你。只要問你買酒喫。仍放軟一囑句現那漢子見不是頭挑了擔桶

便走。智深趕下亭子來。雙手拿住匾擔。只一脚。又打鄭屠時連用三句只一拳此處

交襠踢着。那漢子雙手掩着。做一堆蹲在地下。半日起不得。智深把那兩桶酒

都提在亭子上。兩桶都提在亭地下拾起鏟子。被打下妙在開了桶蓋。先是蓋好

只顧昏冷酒喫。無移時。兩大桶酒喫了一桶。四不是贊魯達酒量大正是智

深道。漢子明日來寺裏討錢。討錢回映多少一桶句文心如繡說那漢子方纔疼

止。又怕寺裏長老得知。壞了衣飯。忍氣吞聲。那里敢討錢。把酒分做兩半桶挑

了。兩頭輕重如何好挑分作兩拿了鏟子飛也似下山去了。只說魯智深在亭

子上坐了半日。酒却上來。有寫酒醉下得亭子。松樹邊根又坐了半歇。酒越湧上

來。有節智深把皂直裰褪膊下來。把兩隻袖子纏在腰下。露出脊背。上花繡來。

綉關奇妙不止擡着兩箇膀子上山來。回願子願復爾爾看看來到山門下。兩箇

門子遠遠地望見。拿着竹篋來到山門下。攔住魯智深。喝道。你是佛家弟子。如何撞得爛醉了上山來。你須不瞎也。見庫局裏貼着曉示。但凡和尚破戒喫酒。快打四十竹篋。趕出寺去。如門子縱容醉的僧人入寺。也喫十下。口中念出你

快下山去。饒你幾下竹篋。魯智深一者初做和尚。二來舊性未改。無此一架便

想見安睜起雙眼罵道。直娘賊。兼句可罵却偏擇此三字不惟惡口你兩箇要

打洒家。俺便和你廝打。語得意門子見勢頭不好。一箇飛也似入來報監寺。一箇

虛拖竹篋攔他。智深用手隔過。揸開五指。去那門子臉上。只一掌。快人其聲清

打得跟跟踉踉。却待掙扎。智深再復一拳。第四打倒在山門下。只是叫苦。魯智

深道。洒家饒你這廝。跟跟踉踉擲入寺裏來。監寺聽得門子報說。叫起老郎火

工直廳轎夫三二十人。各執白木棍棒。從西廊下搶出來。却好迎着智深。智深

望見大吼了一聲。却似嘴邊起箇霹靂。語奇大踏步搶入來。衆人初時不知他是

軍官出身。好筆安開寬次後見他行得兇了。慌忙都退入藏殿裏去。便把亮桶

關了。寫衆人活智深搶入堦來。一拳。痛一脚。性發不在上二字正在下二字蓋此

痛矣。接連便是一脚寫人失手。真乃如畫。

打開亮榻，二三十人都趕得沒路，奪條棒從藏殿裏打

將出來。監寺慌忙報知長老。長老聽得，急引了三五箇侍者，直來廊下喚道：智

深不得無禮。智深雖然酒醉，却認得是長老。大蟲偏服慈心人，所以為大蟲。魯達偏懼長老，所以為魯達。撇

了棒，向前來打箇問訊，指着廊下。打箇問訊，指着對長老道：智深喫了兩碗酒

不妄語，戒不穿不又不曾擦撥他們。眾人又引人來打洒家。此又字醉語，寫盡醉中夾七長老道：你

看我面快去睡了。明日却說。善知諸根，利鈍之相。魯智深道：俺不看長老面。夾八語如畫。

洒家直打死你。那幾箇禿驢。有公髮耶，罵得妙。長老叫侍者扶智深到禪床上，撲

地便倒了，齣齣地睡了。好衆多職事僧人，圍定長老，告訴道：如向日徒弟們曾

諫長老來。今日如何。語不多而文極勢。本寺那容得這箇野貓。語奇，亂了清規。長老

道：雖是如今眼下有些囉呢，後來却成得正果。沒奈何，且看趙員外檀越之面。

容恕他這一番。我自明日叫來埋怨他便了。衆僧冷笑道：好箇沒分曉的長老。

沒分曉是各自散去歇息。次日早齋罷，長老使侍者到僧堂裏坐禪處喚智深

時，尚兀自未起。乾葛湯，良待他起來。穿了直裰，赤着脚，一道煙走出僧堂來。侍者喫

了。一驚。奇文出入人意中神化之筆趕出外來尋時却走在佛殿後撒屎。佛殿撒屎四字

自來不曾一處合成奇景奇語侍者忍笑不住等他淨了手。也要淨手說道長老請你說話。智

深跟着侍者到方丈長老趕智深雖是箇武夫出身今趙員外檀越剃度了你

我與你摩頂受記教你一不可殺生二不可偷盜三不可邪淫四不可貪酒五

不可妄語此五戒乃僧家常理出家人第一不可貪酒。飲酒本第五戒前移在第四此處又說是第一顛倒

錯亂得好只合如此也你如何夜來喫得大醉打了門子傷壞了藏殿上朱紅榻了又把

火工道人都打走了口出喊聲。於三句外另加四字如何這般所為智深跪下

道今番不敢了。真正慚顏頭顛動不是凡夫僧口頭懺悟語長老道既然出家如何先破了酒戒又亂

了清規我不看你施主趙員外面定趕你出寺再後休犯智深起來合掌道不

敢不敢長老留住。在方丈裏安排早飯與他喫。降龍伏虎盡此數言然後知百丈清規為下輩證也

又用好言語勸他。句一取一領細布直裰一雙僧鞋與了智深。加上一句賞畏之乎愛之

耳我做長老亦必爾矣教回僧堂去了。但凡飲酒不可盡歡。承上文無數英雄常言酒能

成事酒能敗事便是小膽的喫了也胡亂做了大膽何況性高的人。見此文之段人

夫爲作書者借此勸戒酒徒必有平莽連延數十里以舒其磅以夏楚痛出三峽倒也
衝黃鶴瀕可謂怒矣必作者胸中幾筆以舒其氣而殺
兼其勢則下文第二番使酒必將直上才不惟才胸中豈村小兒所病再說
這魯智深自從喫酒醉鬧了這一場一連三四個月不敢出寺門去此句不寫魯達改過
亦只爲要放緩後文忽一日天氣暴煖是二月間時令上文放緩是特特放入真此
使酒不令兩番接連處閃入便陡然閃入真此
如筆離了僧房信步踱出山門外立地看着五臺山喝采一回寫英雄人必須

豈天蓋地胸襟夫魯豈有山水之鑿哉猛聽得下山叮叮噹噹的響聲順風吹上山來引入市井

來是二月風吹上山○順風也智深再回僧堂裏取了些銀兩揣在懷裏其心一步步走下

山來。出得那五臺福地的牌樓來。忽然增出一座牌樓補前文之所看時原來

却是一個市井。約有五百人家。智深看那市鎮上時。也有賣肉的。寫魯達快

也有賣菜的。上一句也有酒店。寫魯達快麵店。上一句智深尋思道。干鳥。

麼。○考州有云是此時光明如俺早知有這箇去處不奪他那桶酒喫。未知其一也

其便好也是下來買些喫。這幾日熬得清水流。鳥出猶可水流難當且過去看

有甚東西買些喫聽得那響處却是打鐵的在那里打鐵

此來正文專為吃酒却顛倒放過吃酒接

出鐵店衍成絕奇一篇文字已為奇絕矣乃又於鐵店文前再顛倒問壁一家門

上寫着父子客店老遠先放此一句可謂隔年智深走到鐵匠舖門前看時見

三箇人打鐵智深便問道兀那待詔有好鋼鐵麼那打鐵的看見從打鐵人眼中

和尙後形狀魯智深腮邊新剃暴長短鬚戩戩地好慘瀨人真有一冬不剃先有五

分怕他那待詔住了手道師父請坐要打甚麼生活智深道酒家要打條禪杖

一口戒刀不知有上等好鐵麼待詔道小人這里正有些好鐵不知師父要打

多少重的禪杖戒刀但憑分付智深道酒家只要一條一百斤重的待詔笑道

重了師父小人打怕不打了只怕師父如何使得動正語曲折之甚便是關王

刀也只有八十一斤齊東野人相傳之言荒唐俚鄙偏如親見此智深焦躁道

俺便不及關王他也只是箇人說關王便是關王說八十一斤便是那待詔道

小人據嘗說只可打條四五十斤的也十分重了智深道便依你說比關王刀

也打八十一斤古亦真有關王耶古關王亦真有刀耶古關王刀真有八十一斤

耶誰見之誰傳之而一入於耳便定要依以為式所謂真正魯達

非他人之待詔道。師父肥了。爭得法好奇絕不好看。又不中使。依着小人好生打一

條六十二斤的水磨禪杖與師父使不動時。休怪小人戒刀已說了。不用分付。

兩件家生也乃半日只講得一件故特找此語完足之妙絕小人自用十分好鐵。打造在此。智深道。兩件家生。

要幾兩銀子。待詔道。不討價。此語經紀人嘗口何必標出然為其偏與魯達性格相合故作者特用之也實要五兩

銀子。智深道。俺便依你五兩銀子。爽。你若打得好時。再有賞你。爽。那待詔接了

銀子道。小人便打在此。智深道。俺有些碎銀子在這裏。和你買碗酒喫。又爽利

寫魯達有胸襟有意與分明不是噓酒糟漢○一鐵匠不要待詔道。師父穩便。小人

拉之同飲而四五百禪人不聞偶過問焉嘲罵時師不少待詔道。師父穩便。小人

趕趁些生活。不及相陪。智深離了鐵匠人家。撇開鐵匠真去如何是了行不

到三二十步。見一箇酒望子。眼挑出在房簷上。此家掛酒望下簷邊是智深掀

起簾子。入到裏面坐下。敲著桌子。極力叫道。將酒來。只三字描賣酒的主人

說道。師父少罪。小人住的房屋也是寺裏的本錢。也是寺裏的。長老已有法旨。

但是小人們賣酒與寺裏僧人喫了。便要追了小人們本錢。又趕出屋。因此只得休怪。智深道。胡亂賣些與酒家喫。俺須不說是你家便了。不犯妄那店主人

道。胡亂不得。師父別處去喫。休怪休怪。智深只得起身。屬提波羅便道。酒家別

處喫得却來。和你說話。雖極要忍。畢竟不是。開口出得店門。行了幾步。又望見

一家酒旗兒。直挑出在門前。又。一。樓。上。是。到。門。首。方。見。此。云。望。見。直。挑。出。在。門。前。

則比之第一家情更急景更妙矣。智深一直走進去。如。畫。情。坐下叫道。主人家。快把酒來賣與俺喫。

寫得發極。定是第二家。不是第一家也。尤好笑。店主人道。師父你好不曉事。長

老已有法旨。你須也知。却來壞我們衣飯。智深不肯動身。可。笑。三回五次。那里

肯賣。智深情知不肯。起身又走。連走了三五家。都不肯賣。急。智深尋思一計。生一

不用巧。此處萬分無奈。忽然用巧。不生箇道理。如何能夠酒喫。遠遠地杏花深處。市梢盡頭。一家

挑出箇草帚兒來。要。又。一。樓。寫。魯。途。久。渴。思。漿。光。景。胡。亂。茅。柴。勝。於。長。行。粥。飯。也。智

深走到那里看時。却是個傍村小酒店。智深走入店裏來。靠窗坐下。便叫道。主

人家。過往僧人。四。字。細。口。舖。買碗酒喫。莊家看了一看道。一是。魯。達。生。得。怕。人。和。尙。

那里來。猶。言。不。是。五。臺。山。來。壓。智深道。俺是行脚僧人。遊方到此。經過。重。宣。要。買。碗。酒。喫。

不。重。說。不。見。燥。吻。之。急。莊家道。和尙。若是五臺山寺裏的師父。既。喚。作。和。尙。而。兩。稱。

頭不照活畫莊家之
輕他方而重五臺也
我却不敢賣與你喫
智深道酒家不是
四字情急
你快將

酒賣來
三說
莊家看見魯智深
這般模樣
聲音各別
便道你要打多少酒
智深

道休問多少
大碗只顧篩來約莫也
喫了十來碗
智深道有甚肉把一盤來喫

吃了十來碗
方問到肉者寫
莊家道早來有些牛肉都賣沒了
偏不是牛肉偏要

酒懷浩浩落落
妙不可言
寫絕妙
智深猛聞得一陣肉香
走出空地上看時
只見牆邊沙鍋裏煑着一隻

狗在那裏
賣酒莊家尙不將大肉來
竈上煮五臺山禪
智深道你家見有狗肉

如何不賣與俺喫
莊家道我怕你是出家人不喫狗肉
相傳有此言
因此不來

問你智深道酒家的銀子有在這里
便摸銀子遞與莊家道
酒肉銀子何足道哉

你且賣半隻與俺那莊家連忙取半隻熟狗肉
搗些蒜泥
索性盡與妙文雲涌

將來放在智深面前
智深大喜
自從請了今日
用手扯那狗肉蘸着蒜呢喫
一連

又喫了十來碗酒
喫得口滑
只顧討那里肯住
莊家到都呆了
叫道和尚只

恁地罷
四字妙勸
從莊家
智深睜起眼道
酒家又不白喫你的管俺怎地
答妙

莊家道再要多少
智深道再打一桶來
盡興
莊家只得又啣一桶來
智深無移

時又喫了這桶酒。剩下一脚狗腿。把來揣在懷裏。不肯便盡臨出門又道。多的

銀子。明日又來喫。稱完不嚇得莊家目瞪口呆。罔知所措。看他却向那五臺山

上去了。僧過往智深走到半山亭子上。亭子時坐下一回。酒却湧上來。跳起身口

裏道。俺好些時不曾拽拳使脚。覺道身體都困倦了。生即神肉復洒家且使幾路

看。下得亭子。把兩隻袖子。搭在手裏。上下左右。使了一回。使得力發。只一膀子

擻在亭子柱上。只聽得刮刺刺一聲響亮。把亭子柱打折了。斃了亭子半邊。坐初

時曾坐於此而今已矣門子聽得半山裏響。高處看時。只見魯智深一步一擻。搶上山來。兩

個門子叫道。苦也。這畜生今番又醉得不小。便把山門關上。把拴拴了。只在

門縫裏張時。使妙筆不張時將見智深搶到山門下。見關了門。把拳頭擂鼓也似

敲門。兩箇門子那里敢開。智深敲了一回。扭過身來。看了左邊的金剛。眼前喝

一聲道。你這箇鳥大漢。不替俺敲門。却拿着拳頭嚇洒家。俺須不怕你。跳上臺

基。把柵刺子只一扳。却似撓葱般扳開了。拿起一根折木頭。去那金剛腿上。便

打簌簌地泥和顏色都脫下來。門子張見道。苦也。只得報知長老。智深等了一

會調轉身來看。看右邊金剛。兩座金剛。兩機打法。敲了一回。等了一回。都是前日大創後不敢使酒之辭。然已亭子金剛天崩地塌矣。

喝一聲道。你這廝張開大口也來笑洒家。便跳過右邊臺基上。把那金剛脚上

打了兩下。只聽得一聲震天價響。那尊金剛從臺基上倒撞下來。智深提着折

木頭大笑。大笑妙提了折木頭大笑又妙。兩箇門子去報長老。長老道。休要惹他。你們自己去。只

見這首座監寺都事。並一應職事僧人。都到方丈裏說這野貓。今日醉得不好。

把半山亭子。山門下金剛。都打壞了。如何是好。長老道。自古天子尚且避醉漢。

何況老僧乎。好長老不枉是五百人善知識。若是打壞了金剛。請他的施主趙員外自來塑

新的。倒了亭子。也要他修蓋。這箇且繇他。衆僧道。金剛乃是山門之主。如何把

他換過。長老道。休說壞了金剛。便是打壞了殿上三世佛。也沒奈何。只得迴避

他。真正善知識胸中便。有丹霞燒佛眼界。你們見前日的行兇。衆僧出得方丈。都道。好箇囹圄

竹的長老。門子你且休開。只在裏面聽。接口將敘事帶說。智深在外面大叫道。

直娘的禿驢們。不放洒家入寺時。山門外討把火來燒了這箇鳥寺。一句勝百

此語如衆僧聽得。只得叫門子。拽了大拴。拽字繇那畜生入來。若不開時。眞箇

做出來。門子只得捻脚捻手拽了拴。飛也似閃入房裏躲了。衆僧也各自迴避。

只說那魯智深雙手把山門盡力一推。撲地擲將入來。喫了一交。從上拽字

將起來把頭摸一摸。妙景。直奔僧堂來。到得選佛場中。禪和子正打坐間。

看見智深揭起簾子鑽將入來。謂字妙我法中所都喫一驚。盡低了頭。智深到

得禪床邊。喉嚨裏哈哈地響。看着地下便吐。看地下三字妙活是醉人。於吐前

衆僧都聞不得那臭。那者何也酒箇箇道善哉。齊掩了口鼻。智深吐了一回。扒

上禪床。解下縵把直搭帶子。都剝剝剝扯斷了。况本乃酒後脫下那脚狗腿來。

取出來便是俗筆今云脫智深道好好。出於意正肚饑哩。扯來便喫。衆僧看見

把袖子遮了臉。上下肩兩箇禪和子遠遠地躲開。智深見他躲開。便扯一塊狗

肉。看着上首的道。你也到口上首的那和尚。把兩隻袖子死掩了臉。智深道。你

不喫。放過把肉望下首的禪和子嘴邊塞將去。好塞字那和尚躲不迭。却待下禪

床。智深把他劈耳朶揪住。將肉便塞。揪住對床四五箇禪和子跳過來勸時。文上

只謂得一邊故又補出對智深撇了狗肉。提起拳頭去那光腦袋上剝剝剝。

只顧鑿鑿字滿堂僧衆大喊起來都去櫃中取了衣鉢要走此亂喚做捲堂大

散如如火首座那裏禁約得住智深一抹地打將出來打智深已大半禪客都躲出

廊下來躲出廊監寺都寺不與長老說知叫起一班職事僧人點起老郎火工

道人直廳轎夫約有三二百人都執杖叉棍棒盡使手巾盤頭看好一齊打入僧

堂來衆人又打入去○方成大鬧智深見了大吼一聲別無器械四字奇搶入

僧堂裏搶入二字奇妙火蓋上文云智深一抹地打將出來衆人都趕在廊下

一時無紀之師頭昏眼黑可發一笑然是猶未爲奇絕之文也最奇者二三百人打

入僧堂却撞了一箇空方思退出更尋智深也乃今智深反從外邊搶入二三百人

陣中來尋軍器大鬧佛面前推翻供桌擲了兩條桌腳從堂裏打將出來再打

衆多僧行見他來得兇了都拖了棒退到廊下又退到智深兩條桌腳着地捲

將來衆僧早兩下合攏來智深大怒指東打西指南打北八字如只饒了兩頭

的是廊下妙妙如此敘事忽忙當時智深直打到法堂下只見長老喝道成方

大鬧打出長老來何足云鬧鬧智深不得無禮衆僧也休動手兩邊衆人被打

傷了數十箇見長老來各自退去智深見衆人退散撇了桌脚叫道長老與洒

家做主。此時酒已七八分醒了。妙○不下此語定要醉到何時又使酒人長老

道。智深你連累殺老僧。前番醉了一次。攪擾了一場。我教你兄趙員外得知。他

寫書來與衆僧陪話。此事前文不見却於此處補今番你又如此大醉無禮。亂

了清規。打攤了亭子。又打壞了金剛。這箇且繇他。你攪得衆僧捲堂而走。這箇

罪業非小。我這里五臺山文殊菩薩道場。千百年清淨香火去處。如何容得你

這箇穢污。你且隨我來方丈裏過幾日。我安排你一箇去處。智深隨長老到方

丈去。長老一面叫職事僧人留住衆禪客。再回僧堂。自去坐禪。完打傷了和尚

自去將息。完長老領智深到方丈。歇了一夜。次日。真長老與首座商議。收拾了

些銀兩。賚發他。教他別處去。可先說與趙員外知道。是長老隨卽修書一封。使

兩箇直廳道人。逕到趙員外莊上說知。就裏立等回報。趙員外看了來書。好生

不然。員外出醜矣回書來拜覆長老。說道。壞了的金剛亭子。趙某隨卽備價來修。智

深。任從長老發遣。非員外薄情也若非此句則員外真像一箇人後日便不容易

何等省長老得了回書。便叫侍者取領皂布直裰。一雙僧鞋。往往寫長十兩白

手乾淨

銀房中喚過智深。長老道：智深，你前番一次大醉，鬧了僧堂，便是誤犯。今次又大醉，打壞了金剛，攤了亭子，捲堂鬧了選佛場，你這罪業非輕。又把衆禪客打傷了。我這裏出家，是箇清淨去處。你這等做作，甚是不好。你看趙檀越面皮，與你這封書投一箇去處安身。我這裏決然安你不得了。我夜來看你，贈汝四句偈言，終身受用。智深道：師父教弟子那裏去安身立命。此四字是王進所說世間淡泊收拾不住此語願聽俺師四句偈言。真長老指着魯智深，說出這幾句言語，去這箇去處，有分教：這人笑揮禪杖，戰天下英雄好漢；怒掣戒刀，砍世上逆子讒臣。畢竟真長老與智深說出甚言語來，且聽下回分解。

鄧狂言索隱

以宗教之末流而論，則純粹游民者耳。其甚焉者，則死囚大盜之逋逃藪也。其變焉者，則忠臣烈士之收容場也。所南之剛俠而爲僧，姚平仲之武勇，一戰不勝而逃入青城山中，梨洲以儒術名，而其弟宗炎猶負不甘爲異姓之臣者，轉甘爲異姓之子者，之呵謫，其同時之披緇入道者，猶不可以一二數。蓋其來固已久矣。耶教盛行於中國，不及百年，而莠民附焉，黨人附焉，其開首之人，與其羣聚之最大多

數。惟此而已矣。乃或者借以爲求學之徑焉。若其真心信仰者。殆千百而不一遇也。魯達公孫勝之徒。安得而不蝨於其中乎。然其果有破壞之志也者。則固不得於此求才。不必悉以宗教之法律繩之也。夫死囚大盜。其人生平之行事。果居何等。而安得望之以清苦焚修之業。卽文人墨客之有託而逃者。亦戛戛乎其難之。爲其本心之不相屬也。况以粗鹵躁急之軍官。一旦不得已而以此爲緩死計。則匪惟他人不能相信。卽自己亦先知其決不能忍。而作者乃必屬意於此等人物。亦若可以爲全書標準者。其用心固亦良苦哉。非宗教則無以藏。而其人早死。非軍官則藏而不復動。而其人不死而死。且非如魯達之爲軍官而復爲和尚。爲和尚而復爲盜賊。則將爲王進。王進者。平時之菽粟。而魯達者。疾病之藥石。用各有當。故繼續而書之也。明祖起於無賴。而實爲皇覺寺僧。姚廣孝爲永樂謀主。識者早知其非釋子語。作者其真有先見哉。

若以宗教之本真而言。則亦覺世牖民者矣。其最粗淺者。未嘗非衣食貧民之功德也。其最平易者。未嘗非剷除惡業之法門也。其爲體也廣大。旣不苛其旣往。而亦何必逆億其將來。其爲用也平等。只有柔性之勸善方。而無剛性之強制力。此其利害於社會也。有時過於政治。而政治之力。不得而消滅之。縛束之。此亦政治家之所無如何者矣。且世之借宗教以爲護符者。豈僅爲逃死而已哉。逃焉者。其名

也。非其實也。亦其偶然者也。非其習慣者也。僅緩須臾之毋死。而不求吾肉體之所可安。必非人情。故夫靈魂不滅之說。可以脫盡全世界之網羅。而有時不能自脫。夫至於不能自脫。則宗教之本真。其亦難言哉矣。大抵除庸愚迷信苟圖衣食者外。其託身於宗教之中。而稍有聰明才力焉者。固未有能泯滅其不死之雄心者也。其雄心果能收拾之於宗教者。固可以謂之宏願。此等宏願。無論對己對人。皆不能無所強制。由強制而終歸自然。是爲宗教之精。顧強制方法。必有所窮。如魯達之爲人。而必欲使隨吾之強制。大衆之強制以爲強制。則雖殺之不能。既已無殺之之力。而又必非其本旨。則不如遠之。使無妨吾教。且遠之而聽其自爲。則於宗教亦無傷耳。謂魯達之天真爛熳。具有佛性。非盲從儀式者。比從天性言之。猶可。從學佛言之。則大不可也。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此固是大澈大悟地位。而魯達則固不足以語此。故夫飲酒食肉鬥毆殺人等事。謂天礙於將來成佛之位分。則固有可通之理。若即以此爲可。則佛法其掃地以盡。蓋魯達爲人之可取。在於能平不平。除剪除惡人而外。本身並無貪殘之意。與淫妄之行。此亦稍稍有合於宗教者。若以平等自由之真義而論。則雖印度人之以佛理說革命者。殆亦非其所及。至於公孫勝之謀取生辰綱。入山而復出。則尤不足言。然其奉母則猶存天性。敬師則亦得教力也。

顧自鄙人之意度之。則作者之對於宗教。無所謂排斥。亦無所謂尊崇。亦不過偶借一二事。以透發其自然之旨趣。故此篇仍以爲佛像莊嚴戒律紛繁之殊爲多事也。蓋此等色相。本非佛理之精微。而作者亦未嘗於其明心見性之說。輕爲議論耳。老孔絕對的不爲宗教家。已成定義。曰自然。曰時。固相對的有容納其他哲學之餘地。并絕對的無攻擊其他哲學之餘地者也。作者固深有得於老氏之道。而亦觀於孔氏之通者。何得有此迂拘之見。且佛之爲宗教也。與其他宗教異。他宗教無不注重於教主。是猶不免有人之見者存。而不純乎天。卽猶不免有我之見者存。而有異乎人。佛氏不然。其所謂真如。所謂觀自在者。仍指各箇箇人之本心。而非主於本身之色相。故三教同原之論。本不盡誣。而各有其固定之一元。則亦仍其所獨見。而不相涉焉。若以全書之文字表面言之。則其痛斥宗教中人者。其亦可謂達於極端矣。魯達之逃死而爲和尚。武松之逃死而爲頭陀。其精神上不可謂爲佛家。其形式上不可不謂爲佛家也。以公孫勝之首事焉而學道法。以樊瑞之混世焉而亦學道法。其根本上不可謂爲道家。其枝流上不可不謂道家也。彼固身爲盜賊。而已託其身於宗教中。顧猶未著其極惡也。相國寺諸僧之勢利。蜈蚣嶺王道人之淫殺。裴如海之奸謀。高廉之蠻橫。曾何一非宗教中人。乃至於下文瓦官寺一段文字。極寫生鐵佛。崔道成。飛天藥叉。邱小乙之種種不法。以宗教中人而所犯如此。固已

無解於宗教之名稱，以各一宗教而共犯如此。更何從問其宗教之主旨？是則倡言宗教，欲以正人心而消惡業者，其亦不可以已乎？雖然，此猶從宗教之惡者一方面言之也。若自其善者一方面言之，則其當受排斥者，恐亦有所不免耳。楔子中之張天師，表面上寫得如何神通，然天降石碣之僞爲，稍有識者能言之，則一爲對照。此語之流傳，固亦當出之妖妄之口。知妖魔之害而徒憑鎮壓，此又一極端專制之法也。妖固盡於此乎？法不可恃，而何況專制之法？且明知其遇洪而開，則是法力壓制，固已有必窮之一日。而何以解焉？作者爲寓言小說，借宗教爲下等人說法，而一觀所南心史，則元代尊僧而賤道，故僧不可以託始，而託始於道家，以起其例。死煞句下，其何足以知之？若夫此篇之智真長者，與後文之羅真人，其品性不可謂不高尙，其胸次不可謂不闊達矣。然何以智真之門，而竟有魯達。羅真人之門，而竟有公孫勝。則是其所謂宗教中之有道德行爲者，適以爲袒護盜賊教育盜賊之地也。然則作者其深惡宗教者乎？曰：其殆非也。同是人耳。官僚亦人，盜賊亦人，宗教亦人。吾既同爲人之一矣，而何所惡於人之一種？所惡乎盜賊者，爲其樹害人之幟。所惡乎官僚者，爲其自稱利人而實際上亦樹害人之幟。政治上之防弊作弊，實有迫人以不得不然之勢。其根本之錯誤，固當全體極端有所衝突於社會。而宗教中人，與其他平民，固無此也。宗教家聽人之平等自由，而所限制者以道德政治上

則不得不以法律制止之。而守之之難。必從掌此法者始。故階級生而不可治。宗教家豈能尸此咎哉。明乎此。則知作者之對於宗教中人。亦只能因其人本身之自爲善惡。而加以分別。原無關於全體之批評也。

雖然。作者何所惡於五臺山而必一打之。而再打之。豈真爲空佛家之色相而設哉。其亦不可通矣。蓋有感於元代之所謂佛者也。喇嘛而已矣。喇嘛非佛。而其權力之所及。將使佛教盡入於喇嘛。彼其時種種罪惡。豈復可以人理論哉。作者恨不得一舉而空之也。顧其勢不能。亦作不到。而於五臺山發之。且其間猶有所顧忌。而不肯爲瓦官寺之燒焉。蓋作者以亡元爲手段。上文之趙員外。卽爲瀛國公之影身。而此回之長老。則暗以謝疊山爲其代表。瀛國公出家於五臺。收羅舊日之才力軍官。以備他日光復之用。固當爲其上繼祖宗之天職。而彼固庸懦無能。乃故以疊山代表之。疊山勸瀛國公娶妻生子。以全一脈。則公亦不主張戒律者。船山有言。今種族之不自保。而何仁義之足云。此卽長老祖庇智深放走智深之微文也。公固無招納亡命之氣魄。卽使疊山當此。恐亦不能久任耳。彼其地位固有以限之也。故疊山教公以娶妻生子。而終不得不長餓以死。傳畱革命種子之深意存焉。元順帝之出於公。亦豈疊山之本志哉。顧疊山以傳種爲傳種。作者則以造亂爲傳種。其革命之範圍愈大。而其手段

亦愈辣。非壘山所及也。然果使有逃死軍官。出死力佐壘山以革命。壘山固未嘗不嘉許之。則雖謂作者心壘山之心。亦無不可也。

九里山前作戰場。牧童拾得舊刀槍。順風吹起烏江水。好似虞姬別霸王。霸王革命之英雄也。元初之世。猶是秦政之世。而加之以種族之感。安得不思霸王。霸王革命失敗之英雄也。當漢族全體失敗之餘。而有感於垂成復敗之業。安得不思霸王。且革命而必取於其事之成功者。非真能革命者也。古今中外之革命先烈。與其首倡學說者。類皆以喚醒羣倫爲宗旨。而不以身親奏凱爲目的。耶教犧牲之義。而西學頡德輩。所爲發揮而光大之者也。卽其利用盜賊以爲犧牲。亦自絕對的無可諱言。惟苟非萬不得已。必不肯犧牲他人而不先犧牲自己耳。且從來成敗之見。亦何足以論英雄哉。而况於以此論世。則其謬益甚。霸王破趙之功。高出劉邦遠甚。北面而臣之。據何理由。彼以功自尊。而以功分諸將於善地。懷王於故諸侯。亦得裂土。非不公也。忌疑劉邦。猶有殺功不祥之懼。較之劉邦奚若。若九里山前之戰場。孰作之。降虜之韓信也。究竟與彭越英布同一凶終耳。政治上之辣手段。固如是乎。烏江戀戀於虞姬。似爲伯王一缺點。然臨死自刎。品格當在韓彭而上。且無論呂戚也。後文史進芒碭山之歎。固與此歌用意有相同之點。然作者之視魯達。人品實高於史進。史進求下半世之快活。以至爲

賊而魯達曾盡死力於邊疆。且以救金老父女之故。而不顧其不得爲提轄。以救林沖之故。而不顧其不得爲和尚。此其見義勇爲。冒險舍死之性質。固實有可以爲失敗英雄之資格。故作者亦以伯王影射之也。鄙人非左祖伯王者。亦非以伯王之革命爲非出於野心者。但古今來成事者。心術多壞。轉有時不如失敗者之可取。而真正革命之事業。則非利祿功名。一意圖成之人所知。故以此意規之。蓋傷乎戴假面目者之多也。

水滸索隱

聖歎外書

第四回

小霸王醉入銷金帳

花和尚大鬧桃花村

智深取却眞長老書。若云於路不則一日。早來到東京大相國寺。則是二回書。接連都在和尚寺裏。何處見其龍跳虎臥之才乎。此偏於路投宿。忽投到新婦房裏去。特特避却和尚寺。而不必到新婦房。則是作者龍跳虎臥之才。猶不爲快也。嗟乎。耐庵眞正才子也。眞正才子之胸中。夫豈可以尋常之情測之也哉。

此回遇李忠。後回遇史進。都用一樣句法。以作兩篇章法。而讀之。却又全然。是兩樣事情。兩樣局面。其筆力之大。不可言。

爲一女子弄出來。直弄到五臺山去做了和尚。及做了和尚。弄下五臺山來。又爲一女子。又幾乎弄出來。夫女子不女子。魯達不知也。弄出不弄出。魯達

不知也。和尚不和。魯達不知也。上山與下山。魯達悉不知也。亦曰。遇酒便喫。遇事便做。遇弱便扶。遇硬便打。如是而已矣。又烏知我是和尚。他是女兒。昔日弄出故上山。今日下山。又弄出哉。

魯達武松兩傳作者意中。卻欲遙遙相對。故其敘事亦多彷彿。相準如魯達救許多婦女。武松殺許多婦女。魯達酒醉打金剛。武松酒醉打大蟲。魯達打死鎮關西。武松殺死西門慶。魯達瓦棺寺前試禪杖。武松蜈蚣嶺上試戒刀。魯達打周通。越醉越有本事。武松打蔣門神。亦越醉越有本事。魯達桃花山上踏匾酒器揣了。滾下山去。武松鴛鴦樓上踏匾酒器揣了。跳下城去。皆是相準而立。讀者不可不知。要盤纏。便偷酒器。要私走。便滾下山去。人曰。堂堂丈夫。奈何偷了酒器。滾下山去。公曰。堂堂丈夫。做甚麼。便偷不得酒器。滾不得下山耶。益見魯達浩浩落落。看此回書。須要處處記得。魯達是箇和尚。如銷金帳中坐。亂草坡上滾。都是光着頭。一箇人。故奇妙不可言。

寫魯達踏匾酒器偷了去後接連便寫李周二分賊數語其大其小雖婦人小兒皆洞然見之作者真鼓之舞之以盡神矣哉

大人之爲大人也自聽天下萬世之人諒之小人之爲小人也必要自己口中戛戛言之或與其標榜之同輩一遞一唱以張揚之如魯達之偷酒器李周之分車仗可不爲之痛悼乎哉

話說當日智真長老道智深你此間決不可住了我有一箇師弟見在東京大相國寺住持喚做智清禪師我與這你封書去投那里討箇職事僧做我夜來看了贈汝四句偈子你可終身受用記取今日之言智深跪下道洒家願聽偈子長老道遇林而起遇山而富遇州而遷遇江而止魯智深聽了四句偈子拜了長老九拜是宜三拜也然而洒家不省得也九拜者不住則是九拜矣或曰若此則何十拜曰十拜者數之餘也九拜者不數之辭也拜箇不數則拜是九也背了包裹腰包肚包藏了書信辭了長老并衆僧人離了五臺山逕到鐵匠間壁客店裏歇了前所見間壁一家寫着父子客店也等候打了禪杖戒刀完備就行寺內衆僧得魯智深去了無一箇不歡喜完衆僧長老教火工道人自來收拾打壞了的

金剛亭子。完壞金剛過不得數日。趙員外自將若干錢物。來五臺山再塑起金

剛重修起半山亭子。完新金剛不在話下。再說這魯智深就客店裏住了幾日。

連日爛醉等得兩件家伙都已完備。做了刀鞘。又向戒刀上把戒刀插放鞘內。

禪杖却把漆來裹了。又向禪杖上將些碎銀子賞了鐵匠。前許不肯食言亦表

蓋文人筆美人背上包裹跨了戒刀。提了禪杖。細作別了客店主人。并鐵匠了

行程上路。過往人看了。果然是箇莽和尚。亦在過往人眼中看智深自離了五

臺山文殊院。取路投東京來。行了半月之上。於路不投寺院去歇。已受大創也

利竿能喫一嚇安只是客店打火安身。此句白日間酒肆裏買喫。此句一日正

行之間。貪看山明水秀。寫得疊不覺天色已晚。趕不上宿頭。路中又沒人作伴。

那里投宿是好。又趕了二三十里頭地。過了一條板橋。遠遠地望見一簇紅霞。

樹木叢中。閃着一所莊院。莊後重重疊疊。都是亂山。伏一魯智深道。只得投莊

上去借宿。逕奔到莊前看時。見數十箇莊家。忙急急搬東搬西。魯智深到莊

前。倚了禪杖。與莊客唱箇喏。俗本作打莊客道。和尚。日晚來我莊上做甚的。智

深道。洒家趕不上宿頭。欲借貴莊投宿一宵。明早便行。莊客道。我莊上今夜有事。歇不得。智深道。胡亂借洒家歇一夜。明日便行。莊客道。和尚快走。休在這裏討死。智深道。也是怪哉。歇一夜打甚麼不緊。怎地便是討死。莊家道。去便去。不去時。便捉來縛在這裏。莊主苦不可言。莊客已使新增勢頭矣。魯智深大怒道。

你這廝村人。好沒道理。俺又不曾說甚的。便要綁縛洒家。莊家們也有罵的。也有勸的。魯智深提起禪杖。卻待要發作。只見莊裏走出一箇老人來。魯智深看那老人時。年近六旬之上。拄一條過頭拄杖。走將出來。喚問莊客。你們鬧甚麼。

莊客道。可奈這箇和尚要打我們。智深便道。洒家是五臺山來的僧人。便不說。過往僧。

人魯達亦。有賊智耶。要上東京去幹事。今晚趕不上宿頭。借貴莊投宿一宵。莊家那廝無

禮。要綁縛洒家。那老人道。既是五臺山來的師父。隨我進來。智深跟那老人。直到正堂上。分賓主坐下。那老人道。師父休要怪。莊家們不省得師父是活佛去

處來的。他作尋常一例相看。老漢從來敬信佛天三寶。佛者何也。天者何也。三者何也。三寶者何也。天者何也。夫三寶者。

佛法僧三是也。然則言三寶不得。又言佛也。佛者三界大師。所謂天中天也。然則言佛不得。接言天也。今混帳云。我敬佛天三寶。不知彼之所敬。爲何等事。耶。嗟乎。滔滔。

於天下皆是也。作者深哀其不達法，但於劉老口中調侃出之，凡以愧之也。雖是我莊上今夜有事，權且留師父歇一

宵了去。智深將禪杖倚了，起身唱箇喏。俗本亦作打箇問訊謝道：感承施主，洒家不敢動

問貴莊高姓。老人道：老漢姓劉。此間喚做桃花村。好村名，可謂桃之夭夭，灼灼其花矣。鄉人都叫

老漢做桃花莊劉太公。阿父桃花，著名令愛，那作者憑空設色。敢問師父法名，喚做甚麼諱

字。智深道：俺的師父是智真長老。兼乃不背師長，白與俺取了箇諱字。因洒家姓

魯，喚作魯智深。太公道：師父請喫些晚飯，不知肯喫。葷腥也不。着然只問酒

魯智深道：洒家不忌葷酒。然自增出一酒，字妙筆忽遮莫甚麼，渾清白酒都不

揀選。說酒先牛肉、狗肉，但有便喫。肉次補太公道：既然師父不忌葷酒，先叫莊客取

酒肉來。沒多時，莊客掇張桌子，放下一盤牛肉，三四樣菜蔬，一雙筯。筯先有，了

妙放在魯智深面前。智深解下腰包肚包，細坐定。那莊客旋了一壺酒，下一壺妙

又妙拿一隻盞子。盞子方纔來，只一雙筯一隻盞亦必篩下酒與智深喫。這魯

智深也不謙讓，也不推辭，無一時一壺酒，一盤肉都喫了。三四樣菜蔬，原物不動，寫五壺山師父絕倒

太公對席看見，呆了半晌。莊客搬飯來，又喫了，擡過桌子。此只如太公分付道：胡

亂教師父在外面耳房中歇一宵。夜間如若外面熱鬧，不可出來窺望。智深道：「敢問貴莊今夜有甚事？」太公道：「非是你出家人閒管的事。」

先作一跌妙絕盡開管，倘非出家人本色。

後文乃至赤條條坐新婦銷金帳中，真絕倒之事也。

智深道：「太公緣何模樣不甚喜歡，莫不怪洒家來攪」

擾你麼？明日洒家算還你房錢便了。」太公道：「師父聽說我家時常齋僧布施，那」

爭師父一箇，只是我家今夜小女招夫，以此煩惱。」

八字奇文字。

魯智深呵呵大笑道：「男」

大須婚，女大須嫁。這是人倫大事，五常之禮，何故煩惱？」太公道：「師父不知這頭」

親事，不是情願與的。」智深大笑道：「太公，你也是箇癡漢。既然不兩相情願，如何」

招贅做箇女婿？」太公道：「老漢止有這箇小女，如今方得一十九歲。」

六字奇文，寫盡莊漢情。

彼此間有座山，喚做桃花山。近來山上有兩箇大王，

近來二字妙，定李忠下筆。

札了寨柵，

聚集着五七百人，打家劫舍。此間青州官軍捕盜，禁他不得。因來老漢莊上討

進奉，見了老漢女兒，撇下二十兩金子，一疋紅錦，爲定禮。選着今夜好日晚間

來入贅。老漢莊上又和他爭執不得，只得與他。因此煩惱，非是爭師父一箇人。

又答還一句。

智深聽了道：「原來如此。」洒家有箇道理，教他回心轉意，不要娶你女兒。」

如何。魯達凡三事都是婦女身上起第一爲了金老女兒做了和尚第二既做和

色特寫豪傑親酒遠太公道。他是箇殺人不貶眼魔君。你如何能夠得他回心

轉意。智深道。酒家在五臺山真長老處學得說。因緣便是鐵石人也勸得他轉

前說有箇道理回心轉意原欲以鄭屠之法治之只因老兒如今晚可教你女兒

別處藏了。俺就你女兒房內說。因緣勸他。便回心轉意。太公道。好卻甚好。只是

不要捋虎鬚。智深道。酒家的不是性命。是魯達語他人說不出。你只依着俺

行。太公道。卻是好也。我家有福得遇這箇活佛下降。莊客聽得都喫一驚。焠打前

妙情絕太公問。智深。再要飯。喫麼。智深道。飯便不要喫。有酒。再將些來。喫。酒前一足

道哉既要智深幹事定應再與痛飲然在智深既不可自討在太公又不可直問

何則若智深自討則太公驚喜奉承之意不見太公直問則又不似敬重三寶之

太公所以待活佛去處之師父何故作者於此反覆推敲算出問飯太公道。有有

來而智深接着云飯便不喫酒再將來一時賓主酬酢如火如錦矣太公道。有有

分有字寫出太公隨卽叫莊客取一隻熟鵝。大碗酒斟將來。叫智深盡意喫了。三二十碗。那隻熟鵝也喫了。叫莊客將了包裹。先安放房裏。細提了禪杖戒刀。細問道。太公。你的女兒躲過了不曾。太公道。老漢已把女兒寄送在鄰舍莊裏。

去了。智深道引小僧新婦房裏去。處處自稱西家此獨云小僧者為新婦房裏四字合成妙語以發一笑也太公引

至房邊。指道這裏面便是智深道。你們自去躲了。太公與衆莊客自出外面安

排筵席。智深把房中桌椅等物都掇過了。將戒刀放在床頭。禪杖把來倚在床

邊。劉老女也孫耶妹耶何其房中甚似孫也把銷金帳子下了。脫得赤條條地。銷金帳中赤條條地一箇和尚奇文跳

上床去坐了。太公見天色黑了。叫莊客前後點起燈燭。熒煌就打麥場上放下

一條桌子。上面擺着香花燈燭。一面叫莊客大盤盛着肉。大壺溫着酒。約莫初

更時分。只聽得只聽得山邊鑼鳴鼓響。這劉太公懷着鬼胎。雖寫怕極之語然亦故作奇文女兒傲親

丈人先國鬼胎耶莊家們都捏着兩把汗。盡出莊門外看時。只見只遠遠地四五十火

把照耀如同白日。一簇人馬。飛奔莊上來。劉太公看見。便叫莊客大開莊門。前

來迎接。只見前遮後擁。明晃晃的都是器械旗槍。盡把紅綠絹帛縛着。高小嘍

囉頭上。亂插着野花。高與此處特地寫非為新耶裝幌總為後文反映前面擺着四五對紅紗燈籠。炤

着馬上那箇大王。紅紗燈照出大王來奇筆頭戴撮尖乾紅凹面巾。鬢傍邊插一枝羅帛像

生花。上穿一領圍虎體挽絨金繡綠羅袍。腰繫一條稱狼身銷金包肚紅搭膊。

着一雙對掩雲跟牛皮靴。騎一匹高頭捲毛大白馬。與高那大王來到莊前。下了馬。只見衆小嘍囉齊聲賀道。帽兒光光。今夜做箇新郎。衣衫窄窄。今夜做箇嬌客。與高劉太公慌忙親捧臺盞。斟下一杯好酒。跪在地下。衆莊客都跪着。那大王把手來扶道。你是我的丈人。如何倒跪我。太公道。休說這話。老漢只是大王治下管的人戶。那大王已有七八分醉了。分已有七八呵呵大笑道。我與你家做箇女婿。也不虧負了你。你的女兒匹配我也好。劉太公把下了馬杯。馬杯又是下來到打麥場上。見了香花燈燭。便道。泰山何須如此迎接。那里又飲了三杯。三又飲了來到廳上。喚小嘍囉教把馬去繫在綠楊樹上。大王親口分付教把馬繫在綠入贅則非少頃便歸者矣據理定應把這馬可養小嘍囉把鼓樂就廳前播將起。在太公家槽裏今祇爲後文一笑故有此一筆大王上廳坐下。叫道。丈人。我的夫人在那里。太公道。便是怕羞不敢出來。大王笑道。且將酒來。我與丈人回敬。那大王把了一杯。便道。我且和夫人厮見了。卻來喫酒未遲。那劉太公一心只要那和尚勸他。便道。語趣老漢自引大王去。拏了燭臺。引着大王。轉入屏風背後。直到新人房前。太公指與道。此間便是。請

大王自入去。太公拏了燭臺一直去了。未知凶吉如何。先辦一條走路。

王推開房門見裏面黑洞洞地。絕倒大王道你看我那丈人是箇做家的人房裏

也不點一燈。繇我那夫人黑地裏坐地。做家的人乃至明日叫小嘍囉山寨裏

扛一桶好油來與他點。幾成布施油燈魯智深坐在帳子裏都聽得忍住笑不

做一聲。數七字無那大王摸進房中。王摸字與房中字不連思之發笑叫道娘子

你如何不出來接我。你休要怕羞我。明日要你做壓寨夫人。一頭叫娘子。一頭

摸來摸去。一摸摸着銷金帳子。便揭起來。探一隻手入去摸時。摸着魯智深的

肚皮。笑接連不可得也意忽然接一箇肚皮字。雖欲不。被魯智深就勢劈頭巾帶角

兒揪住。一按按將下床來。那大王却待掙扎。六字奇文大王字魯智深把右手

捏起拳頭。罵一聲直娘賊。連耳根帶頸子。只一拳。舊時本色那大王叫一聲道甚麼

便打老公。此句情理所無只是扯魯智深喝道教你認得老婆。拖倒在床邊。拳

頭脚尖一齊上。絕倒老公老打得大王叫人。七字奇文大王字不連大王叫不連

王叫不連。打不得。大劉太公驚得呆了。只道這早晚正說。因緣勸那大王。拾帶一

却聽得裏面叫救人。和只謂是太公慌忙把着燈燭引了小嘍囉一齊搶將入來。

衆人燈下打一看時。中衆人看出只見一箇胖大和尚赤條條不着一絲騎翻大王。

在床面前打。大如火似錦上騎着一箇赤條條和尚豈不怪哉。爲頭的小嘍囉叫道。

你衆人都來救大王。王救字不連大衆小嘍囉一齊拖槍拽棒打將入來救時魯智

深見了撇下大王。王撇下字與大床邊綽了禪杖着地打將出來。禪杖小小嘍囉

囉見來得兇猛發聲喊都走了。劉太公只管叫苦打鬧裏。三字絕倒那大王爬出房

門。六字奇文大王字爬字奔到門前摸着空馬。是空樹上折枝柳條。不必折枝

讀者忘却前文馬繫綠楊樹句故借此提之以爲一笑也托地跳在馬背上把鞭條便打那馬卻跑不去。文奇

大王道苦也這馬也來欺負我。也來二字妙隱隱藏一句罵在內猶言禿再看

時原來心慌不曾解得韁繩。文奇連忙扯斷了騎着撻馬飛走出得莊門大罵劉

太公老驢休慌不怕你飛了去把馬打上兩柳條撥喇地馱了大王山上去。

馱字妙絕言非大王尙能劉太公扯住魯智深道。是師父你苦了老漢一家兒

了。魯智深說道休怪無禮。言赤條條也不出四且取衣服和直裰來洒家穿了

說話。如此筆力真莊家去房裏取來。智深穿了。太公道。我當初只指望你說因

緣。勸他回心轉意。誰想你便下拳打他這一頓。定是去報山寨裏大隊強人來

殺我家。智深道。太公休慌。俺說與你。洒家不是別人。俺是延安府老種經略相

公帳前提轄官。爲因打死了人。出家做和尚。休道這兩箇鳥人。便是一二千軍

馬來。洒家也不怕他。你們衆人不信時。提俺禪杖看。爲禪杖出一句莊客們那里提

得動。爲禪杖出色寫智深接過來手裏。一似撚燈草一般使起來。爲禪杖出色寫。非

實得太公道師父。休要走了去。卻要救護我們一家兒。便好。智深道。怎麼閒

話。俺死也不走。魯達太公道。且將些酒來。師父喫。休得要抵死醉了。太公語。無計留君

只得是酒然醉了動揮不得又要魯智深道。洒家一分酒。只有一分本事。十分

酒。便有十分的氣力。魯達與武松作一聯此等語太公道。恁地時最好。我這里

有的是酒肉。只顧教師父喫。且說這桃花山大頭領。坐在寨裏。正欲差人下山。

打聽做女壻的二頭領如何。帶槍只見數箇小嘍囉。氣急敗壞。四字奇文。一上野

花都不見了走到山寨裏叫道。苦也苦也。大頭領連忙問道。有甚麼事。慌做一

團小嘍囉道。二哥哥喫打壞了。大頭領大驚。正問備細。只見報道。便八字過得快

了多二哥哥來了。大頭領看時。只見二頭領紅巾也沒了。身上綠袍扯得粉碎。

下得馬。倒在廳前口裏。說道。哥哥救我一救。只得一句。畫出絕倒。只得一句。四字畫出氣急敗壞。人

此俗本恰失四字大頭領問道。怎麼來。二頭領道。兄弟下得山。到他莊上。入進房裏去。

叵耐那老驢把女兒藏過了。却教一箇胖大和尚。躲在女兒床上。和尙女兒

卻不隄防。揭起帳子摸一摸。喫那厮揪住一頓拳頭脚尖。打得一身傷損。那厮

見衆人入來救應。放了手。提起禪杖。打將出去。因此我得脫了身。捨得性命。哥

哥與我做主報讎。大頭領道。原來恁地。你去房中將息。我與你去拿那賊禿來。

喝左右快備我的馬來。衆小嘍囉都去。大頭領上了馬。綽槍在手。盡數引了小

嘍囉。非寫大哥氣憤一齊吶喊下山來。再說魯智深。正喫酒哩。淺斟細酌者哉

一箇大王去一箇大王來而猶在喫酒。則酒量爲何莊客報道。山上大頭領盡數

都來了。智深道。你等休慌。洒家但打翻的。你們只顧縛了解去。官司請賞。取俺

的戒刀出來。禪杖先前直打出來。戒魯智深把直裰脫了。拽扎起下面衣服。跨

了戒刀。大踏步提了禪杖。出到打麥場上。只見大頭領在火把叢中。如畫○

忘是夜間矣忽一騎馬搶到莊前。馬上提着長槍。高聲喝道。那禿驢在那里。者至此○

早出來決箇勝負。智深大怒罵道。腌臢打脊潑才。叫你認得洒家。此語昭耀八

進文之妙○與後史輪起禪杖。着地捲起來。那大頭領逼住槍。能大叫道。和尚且

休要動手。你的聲音好厮熟。與後史進文你且通箇姓名。奇魯智深道。洒家不

是別人。七語八老种。經略相公帳前提轄。魯達的便是。七便是二字妙如今出了

家做和尚。喚作魯智深。七如今二字妙那大頭領呵呵大笑。滾下馬。撇了槍。撲翻

身便拜道。哥哥別來無恙。可知二哥着了你的手。魯智深只道賺他。托地跳退

數步。好把禪杖收住。好定睛看時。好火把下。絕妙認得不是別人。李忠認得魯達却不記得

李忠者所謂卿自卻是江湖上使槍棒賣藥的教頭打虎將李忠。原來強人下

拜不說此二字。爲軍中不利。只喚做剪拂。此乃吉利的字樣。何以李忠當下剪

拂了。起來扶住魯智深道。哥哥緣何做了和尚。要智深道。且和你到裏面說話。

劉太公見了。又只叫苦。這和尚原來也是一路。百忙中下此一筆妙絕魯智深

到裏面。再把直裰穿了。之精細和李忠都到廳上。紱舊魯智深坐在正面。看好喚劉

太公出來。那老兒不敢向前。智深道。太公休怕他。他是俺的兄弟。那老兒見說

是兄弟。心裏越慌。又不敢不出來。之曲折李忠坐了第二位。太公坐了第三位。看好

魯智深道。你二位在此。不倫不類說出四字。以地主言之。魯智深與太公是二

公則閒人也。今偏從智深口中說。李忠則強盜也。以江湖言之。則智深與李忠是二位。太公則聖賢觸之則菩薩。亦須喫刀順之則狼虎。抱之一路。寫得魯達天空海闊。豪傑俺自

從渭州三拳打死了鎮關西。逃走到代州鴈門縣。因見了酒家賣發他的金老。

那老兒不曾回東京去。卻隨箇相識。也在鴈門縣住。他那箇女兒。就與了本處

一箇財主趙員外。和俺厮見了。好生相敬。亦復不想官司追捉得酒家甚緊。那

員外陪錢。感恩送俺去五臺山。智真長老處落髮爲僧。酒家因兩番酒後。四字

鬧了僧堂。本師長老與俺一封書。教酒家去東京大相國寺投了智清禪師。討

箇職事僧做。因爲天晚。到這莊上投宿。不想與兄弟相見。輕輕二字說來。可以笑

兵戎卻纔俺打的那漢是誰。一因親及親有此你如何又在這裡。要李忠道。小弟

自從那日與哥哥在渭州酒樓上。同史進三人分散。次日聽得說哥哥打死了

鄭屠我去尋史進商議。他又不知投那里去了。於無意中補出史進却又不甚明白真有燿燿之妙小弟

聽得差人緝捕慌忙也走了。卻從這山下經過。卻纔被哥哥打的那漢先在這

里桃花山扎寨。喚作小霸王周通。那時引人下山來和小弟廝殺。被我贏了他

留小弟在山上爲寨主。讓第一把交椅教小弟坐了。以此在這里落草。智深道

既然兄弟在此。劉太公這頭親事再也休題。魯達語何他只有這箇女兒要養

終身不爭。被你把了去。教他老人家失所。非真正佛說因緣是太公見說了大

喜。方纔大喜安排酒食出來。用黃昏整備快管待二位小嘍囉們。每人兩箇饅頭。兩塊

肉。一大碗酒。皆黃昏所備筵席都教喫飽了。太公將出原定的金子段疋。精魯智深道

李家兄弟。叫得親切你與他收了去。爽這件事都在你身上。爽直真是看李忠道

這箇不妨事。且請哥哥去小寨住幾時。劉太公也走一遭。奇親事故特放此

句不然則亦作別太公矣然讀者以爲大奇太公叫莊客安排轎子。擡了魯智深。帶了禪杖戒刀。行

李細李忠也上了馬。太公也乘了一乘小轎。奇景却不道卻早天色大明。鬧了見

夜一衆人上山來。智深太公來到寨前。下了轎子。李忠也下了馬。邀請智深入

寨中向這聚義廳上三人坐定。周通未出太公且立了不坐都妙李忠叫請周

通出來。周通見了和尚心中怒道。哥哥卻不與我報讐。倒請他來寨裏。讓他上

面坐。李忠道。兄弟你認得這和尚麼。周通道。我若認得他時。須不喫他打了。李

忠笑道。這和尚便是我日常和你說的三拳打死鎮關西的便是他。不必更出自

震雷周通把頭摸一摸。叫聲呵呀。撲翻身便剪拂。寫出平魯智深答禮道。休怪

衝撞。三箇坐定。劉太公立在面前。統得妙有文有理其此句之謂矣蓋太公此來

忠殺牛宰馬魯智深便道。周家兄弟。叫得親切你來聽俺說。劉太公這頭親事。你却

不知。真是因緣他只有這箇女兒。養老送終。奉祀香火。都在他身上。你若娶了。

教他老人家失所。他心裏怕不情願。謂此句又帶一曲可你依着洒家把他棄了。

放過太公攬歸自己既歷之以不得從之勢又善化其別選一箇好的。原定的

金子段正。將在這里。你心下如何。要知此句不是軟語正是硬語周通道。竝聽

大哥言語。兄弟再不敢登門。智深道。大丈夫作事。卻要休翻悔。再勒一句妙絕

乃愈見其爽快妙絕。周通折箭為誓。魯達非此不信劉太公拜謝了。納還金子。

段正自下山回莊去了。

完劉太公

李忠周通。椎牛宰馬。安排筵席。管待了數日。自引

魯智深。山前山後。觀看景致。果是好座桃花山。

強盜

豈會游山耶

只爲亂草一句耳。生得兇怪。四

圍險峻。單單只一條路上去。四下里漫漫都是亂草。

句伏

一智深看了道。果然好

險隘去處。住了幾日。魯智深見李忠周通不是箇慷慨之人。作事慳吝。只要下

山。兩箇苦留。那里肯住。只推道俺如今既出了家。如何肯落草。李忠周通道。哥

哥既然不肯落草。要去時。我等明日下山。但得多少。盡送與哥哥作路費。次日

山寨裏。一面殺羊宰豬。且做送路筵席。安排整頓。許多金銀酒器。設放在桌上。

笑好正待入席飲酒。只見小嘍囉報來。說山下有兩輛車。十數箇人來也。李忠周

通見報了。點起衆多小嘍囉。只留一兩箇伏侍魯智深飲酒。兩箇好漢道。哥哥

只顧請自在喫幾杯。我兩箇下山去。取得財來。就與哥哥送行。分付已罷。引領

衆人下山去了。且說這魯智深尋思道。這兩箇人好生慳吝。見放着有許多金

銀。卻不送與俺。直等要去打劫得別人的。送與洒家。這箇不是把官路當人情。

只苦別人。

罵盡千載

洒家且教這厮喫俺一驚。便喚這幾箇小嘍囉。近前來篩酒喫。

方纔喫得兩盞。跳起身來。兩拳打翻兩箇小嘍囉。便解搭膊。做一塊兒。網了口裏。都塞了些麻核桃。何處得來便取出包裹。打開。沒緊要的。都撇了。只拿了桌上金

銀酒器。都踏匾了。拴在包裹。胸前度牒袋內。藏了真長老的書信。跨了戒刀。提

了禪杖。頂了衣包。摺疊無數。看他的便出寨來。到山後。打一望時。都是險峻之處。卻尋

思道。洒家從前山去時。一定喫那厮們撞見。不如就此間亂草處滾將下去。先

把戒刀和包裹拴了。望下丟落去。又把禪杖也擲落去。卻把身望下。只一滾。骨

碌碌直滾到山脚邊。爽快自並無傷損。則傷損容亦有之。然說他則甚。跳將起來。

尋了包裹。跨了戒刀。拿了禪杖。拽開脚步。取路便走。再說李忠周通下到山邊。

正迎着那數十箇人。各有器械。妙筆。不因此句。則兩條好漢。取數十箇客人。何

此一語。便不免挺刀相鬪。擲出工夫來。李忠周通挺着槍。小嘍囉吶着喊。搶

向前來。喝道。兀那客人。會事的。留下買路錢。那客人內。有一箇便撚着朴刀來。

鬪。李忠一來。一往。一去。一回。鬪了十餘合。不分勝負。是好一回工夫矣。周通大怒。趕向

前來。喝一聲。衆小嘍囉。一齊都上。那夥客人。抵當不住。轉身便走。有那走得遲

的。早被搯死七八箇。劫了車子財物。和着凱歌。慢慢地上山來。一慢慢妙又好得寨裏。打一看時。只見兩箇小嘍囉。網做一塊在亭柱邊。桌子上金銀酒器。都不見了。周通解了小嘍囉。問其備細。魯智深那里去了。小嘍囉說道。把我兩箇打翻。網縛了。捲了若干器皿。都拿了去。周通道。這賊禿不是好人。倒着了那厮手脚。却從那里去了。團團尋踪跡到後山。見一帶荒草。平平地都滾倒了。周通看了道。這禿驢倒是箇老賊。這般險峻山岡。從這里滾了下去。李忠道。我們趕上去問他討。也羞那厮一場。周通道。罷罷。賊去關門。那里去趕。便趕得着時。也問他取不成。是倘有些不然起來。我和你。又敵他不過。後來到難厮見了。不如罷手。後來倒好相見。非真寫周通圖着後日也蓋爲如此我們且自把車子上包裹打開。將金銀段疋。分作三分。我和你各捉一分。於倫酒器者一分賞了衆小嘍囉。李忠道。是不合引他上山。折了你許多東西。我的這一分。都與了你。於倫酒器如何周通道。哥哥。我和你同死。同生。休恁地計較。於倫酒器如何看官牢記話頭。這李忠周通自在桃花山打劫。酒家再說魯智深離了桃花山。放開脚步。從早晨

直走到午後約莫走下五六十里多路。肚裏又饑。四目字爲後一回路上又沒有打火處。尋思早起只顧貪走。不曾喫得些東西。卻投那里去好。東觀西望。猛然聽得遠遠地鈴鐸之聲。魯智深聽得道好了。不是寺院。便是宮觀。風吹得簷前鈴鐸之聲。洒家且尋去那里奔投。不是魯智深投那箇去處。有分教。半日裏送了十餘條性命。生靈一把火。燒了有名的靈山古跡。直教黃金殿上生紅燄。碧玉堂前起黑煙。畢竟魯智深投甚麼寺觀來。且聽下回分解。

〔評〕 王望如曰。桃花莊上救劉公女。較渭州樓上救金老女。同一心事。同一作用。坐銷金帳。打得痛快。滾亂草坡。偷得燥脾。魯智深止不犯邪淫。便參上乘。那殺生妄語。偷盜貪酒。四條都應末減。又曰。魯智深若不遇李忠。那周通受了禪杖戒刀大讐。怎肯不報東門之役。可見是劉太公的造化。劉小姐的福氣。

鄧狂言家隱

第一回云「這三箇爲頭。打家劫舍。華陰縣裏禁他不得。出三千貫賞錢拿他。誰人敢上去拿他。」此

回云「被此間桃花山，近來山上有兩箇大王。札了寨柵，聚集著五七百人，打家劫舍。此間青州官軍捕盜，禁他不得。」堂堂官府，赫赫官軍，何乃竟至此乎？而其實則一史進或魯達足以了之，乃何以史進練團自保，而官府若不聞，開門縱賊，而又若不聞，乃至機洩告發，拒捕殺人，以去而卒，亦茫無辦法也。華州文武，其亦可謂無人矣乎？且魯達史進之武勇，其亦時有耳，且亦非居心爲盜，而不爲朝廷用者也。而何以華州竟無此一人也者？若夫青州之事，則尤大爲可怪。曹正周通，必非秦明花榮黃信敵也。清風山之燕順王英鄭天壽，亦未能當也。魯達楊志，未至二龍山以前，亦不足道也。如此而曰禁他不得，其又何說之辭？不知廢敗之世，皆以無用之人爲地方官主體，而又淵源於親貴，則其人皆習于安逸，而苟求無事，且復諱盜，且甚不以武人爲重，故其心亦甚懶散耳。見象如此，則亦有兵與無兵等。有將與無將等。跡弛不羈之才，彼固絕無膽力以用之也。則亦棄置之而已矣。聽任之而已矣。捕之不得，則亦縱之而已矣。縱之而不能安，則始急急於殺之。殺之不得而禍以烈，苟非梟傑之人，其勢固不足以收之也。使貪使詐，爲開創大業者之所不諱，而守成英武之主，亦善用之。究竟官僚之社會，其能力所及幾何，而實以苦吾民，惟尙不至大破裂耳。書中寫盜賊之力，強於官僚者遠甚。蓋其關係之密切若此，僅謂借盜賊以洩其憤，猶淺之乎爲言也。

撇下二十兩金子。一匹紅錦爲定禮。選著今夜好日。晚間來入贅。強迫成親。以盜賊之行爲論。則直接搶之而已矣。何須定禮。又何須選日。豈禮字亦可以束縛強盜乎。毋亦見此美姝。自名得意。將以入贅之體面。誇耀其同儕乎。此亦說得過去。然而以平民之處女。而受汚於強盜。作者之所不忍言。故借此以救之也。故夫瓦官寺之喫酒婦人。則曰前村的王有金的女兒。調侃富家婦女之上廟者也。蜈蚣嶺上之菴裏婆娘。則曰我家爹娘。不合留他。惡夫招致習陰陽風水之游民者也。華州之強奪玉嬌枝。刺配其父。攜女朝山之畫匠父女也。彼固皆有以取之。而東平府之程太守小姐。扈家莊之扈三娘。則尤其所痛恨。若夫桃花山之劉太公。則亦無罪之良懦平民耳。何必令其受盜賊之汚哉。平民家婦女之受汚。事實上固不可免。既已無勢力以相抵抗。則不得不聽官僚與盜賊之強暴者之惟所欲爲。安得隨時隨處皆有一魯達者而爲之援手。特作者不忍言。又不忍不微言之意。自可得之於言表。且取其他之既已受汚者而對照之。亦自昭然若揭也。

那大王推開房門。見裏面黑洞洞地。做親而不見新人交拜。一可疑也。不見新人而丈人獨引著大王入洞房。二可疑也。引入洞房。而洞房復不點燈燭。三可疑也。然而周通不疑者。彼其心目中固只有一箇美色之壓寨夫人。卽心目中只有一箇洞房新人。而不計其他。人情之見色迷心。與夫意念之有

所專注。而致蹈危機者何限。而何盜賊之足云。且彼之倚勢強婚者。固侈然自以爲我固大王。而彼一無才無力之鄉里小民也。而彼固將如余何。且亦無人可以余毒。而烏計及於魯達之拳打腳踏也哉。且魯達亦終於強盜耳。強盜之殺人放火。奸淫平民妻女。已成數見不鮮之事。而何所罪於周通。魯達縱不邪淫。然而倚酒行凶。殺人放火。甚至於偷盜酒器。對於周通。亦五十步與百步之比耳。曾亦何足道者。然而人羣之罪惡。固自各有其差等。而各箇箇人之良心。又必不可以盡沒。一例而繩之。天下安得有完人。而人人見其科罪之無差等也。則益爲罪大惡極。而自恣。作者所不肯爲也。盜規必嚴探花。謂之盜亦有道。而實行者卒鮮。魯達其尙有人心者乎。此非宋江之僞爲者所能及矣。（俟後論）且周通之行爲。與高氏之謀林冲娘子。賀太守之強奪玉嬌枝。倚勢漁色。全無顧忌。曾何分別。然必謂官僚中人盡爲此。則作者之說亦窮。此所以終篇有東昌太守平日清廉饒了不殺之一筆也。魯達偷了金銀酒器。滾下山去。金評曰。人曰堂堂丈夫。奈何偷了酒器。滾下山去。公曰堂堂丈夫。做甚麼便偷不得酒器。滾不得下山。此言太覺囹圄。蓋此一段文字。卽魯達之所以爲英雄。亦卽魯達之所以爲強盜。何也。以前日之魯達而言。則爲軍官。以後日之魯達而言。則爲強盜。而今日之魯達。則純粹乎其爲和尙。既爲和尙。則不

特前日之軍官。當然無復存在之餘地。卽異日之強盜。亦當然無復生長之根芽。而魯達固不能也。彼其好打抱不平之天性。固無論其爲和尙。爲軍官。爲盜賊。而不可以易。然其現在則固爲和尙矣。爲和尙而非另有所迫。則當然不願爲強盜。故夫魯達而住於桃花山。非魯達之所甘也。不入桃花山。則劉太公家之婚事。恐其有變局。不住數日。則猶恐其有變局也。故夫俺如今既出了家。如何肯落草之言。固實話而非誑語也。劉太公事既已無變局矣。而李忠周通。作事慳吝。如何不走。許之走矣。而又復打劫人以送盤川。是其畏強欺弱。眼中當然看不慣。且又恐其再留也。則不得不逃。逃之而無錢。則偷了酒器。彼固以爲是固打劫得來。原非彼之所有。我何妨取而用之。且以避其糾纏。而何爲久處於盜巢之中耶。然而強盜之根芽。則已萌於自命英雄之一念矣。因自命爲英雄之一念。遂至於不得不爲和尙。且并至於不得不爲強盜。此固英雄之所以自縛也。顧其人之本心。則固甚願盡力於邊疆。且并非強橫無理。而其所干涉者。乃在於極不平等之事。衰世之藥石。惟魯達其亦有取焉。

周通道賊去關門。那裏去趕。便趕到著時。也問他取不成。倘有些不然起來。我和你又敵他不過。後來倒難厮見了。不如罷手。後來到好相見。昏濁黑暗之世界。惟有強權而已矣。絕對的無復公理之可言。作者所微感也。周通之不敢娶劉女者。畏魯達之武力耳。義氣爲重。其表面上之言耳。折箭爲誓。豈

其本心之所甘哉。周通之不敢趕魯達者，亦畏魯達之武力耳。後來好見，亦其表面上之言耳。不如罷手。豈其本心之所甘哉。推而言之，則盜賊之弱者，官僚取而刑之，其強者則官僚畏之，甚則取官僚而殺之，盜賊與盜賊，又自以強權而相畏，官僚與官僚，亦自因強權而相畏。哀我平民，獨無強權以爲公理之防。則夫魯達之抑強扶弱，出于天性而不知其他，又安得以其爲強盜而輕之也。

李忠道。是我不合引他上山。折了你許多東西。我的這一分都與了你。周通道。我合你同生同死。恁地計較。此等算計，官僚中固亦有之，然而有大不相同者。以下奉上，則有如生辰綱，以爲之代表。以上督下，則有如花石綱，以爲之代表。實行奉納，實行賠償。因彼挾有君主之威，與其種種階級，官僚中固絕對的無有平等之權利與其義務也。李周二人之所處，則異於是。彼之權勢，既不甚相懸，而對外之力又弱，則安得不顧其團體。李忠之言賠償，與周通之言同生同死，不計較。雖兩方面皆戴有假面目，決非本心。與前文所言不是箇慷慨之人，作事慳吝兩語，大不相合。然亦實有不得不然之故。非真打劫之人，猶愈於官僚之同在一處。彼此各要各錢，絲毫不肯相讓者也。取兩面一對照之情形，如見官僚之難處，有時過於盜賊，其亦何苦而必欲出此一途乎。

水滸索隱

聖歎外書

第五回

九紋龍翦徑赤松林

魯智深火燒瓦官寺

吾前言兩回書不接連都在叢林。因特幻出新婦房中銷金帳裏以間隔之。固然惟恐兩回書接連都在叢林而必別生一回不在叢林之事。以間隔之。此雖才子之才而非才子之大才也。夫才子之大才則何所不可。有前一回在叢林。後一回何妨。又在叢林。不寧惟是而已。前後二回都在叢林。何妨。中間再生一回。復在叢林。夫兩回書不可接連都在叢林者。才子教天下後世以避之之法也。若兩回書接連都在叢林。而中間反又加倍寫一叢林者。才子教天下後世以犯之之法也。雖然避可能也。犯不可能也。夫是以才子之名畢竟獨歸耐菴也。

吾讀瓦官一篇不勝浩然而歎。嗚呼。世界之事亦猶是矣。耐菴忽然而寫瓦

官千載之人。讀之莫不盡見。有瓦官也。耐菴。忽然而寫。瓦官被燒。千載之人。讀之。又莫不盡見。瓦官被燒也。然而一卷之書。不盈十紙。瓦官何因而起。瓦官何因而倒。起倒只在須臾。三世不成戲事耶。又攤書於几上。憑几而讀之。其間面與書之相去。蓋未能以一尺也。此未能一尺之間。又蕩然其虛空。何據而忽然。謂有瓦官。何據而忽然。又謂燒盡顛倒。畢竟虛空。山河。又如夢耶。嗚呼。以大雄氏之書。而與凡夫讀之。則謂香風。萎花之句。可入詩料。以比西廂之語。而與聖人讀之。則謂臨去秋波之曲。可悟重玄。夫人之賢與不肖。其用意之相去。既有如此之別。然則如耐菴之書。亦顧其讀之之人。何如矣。夫耐菴則又安辨。其是稗官。安辨其是菩薩。現稗官耶。

一部水滸傳。悉依此批讀。

通篇只是魯達紀程圖也。乃忽然飛來。史進。忽然飛去。史進者。非此魯達於瓦官寺中。真了不得。而必借助於大郎也。亦爲前者渭州酒樓三人分手。直至於今。都無下落。昨在桃花山上。雖曾收到李忠。然而李忠之與大郎。其重。

其輕相去則不但丈尺而已也。乃今李忠反已討得着實。而大郎猶自落在天涯。然則茫茫大宋斯人安在者乎。況於過此以往。一到東京。便有豹子頭林冲之一事。作者此時卽通身筆舌。猶恨未及其何暇。更以閒心閒筆來。到大郎也不得已。因向瓦官寺前穿插過去。嗚呼。誰謂作史爲易事耶。

眞長老云。便打壞三世佛。老僧亦只得罷休。善哉。大德眞可謂通達。罪福相徧。炤於十方也。若清長老則云。侵損菜園。得他壓伏。嗟乎。以菜園爲莊產。以衆生爲怨家。如此人亦復匡徒。領衆儼然。稱師殊可怪也。夫三世佛之與菜園。則有間矣。三世佛猶罷休。則無所不罷休。可知也。菜園猶不罷休。然則如清長老者。又可損其毫毛乎哉。作者於此三致意焉。以眞入五臺。以清占東京。意蓋謂一是清涼。法師一是鬧熱。光棍也。

此篇處處定要寫到急殺處。然後生出路來。又一奇觀。

此回突然撰出。不完句法。乃從古未有之奇事。如智深跟邱小乙進去。和尚喫了一驚。急道師兄請坐。聽小僧說。此是一句也。却因智深睜着眼在一邊。

夾道你說你說於是遂將聽小僧三字隔在上文說字隔在下文一也智深
 再回香積廚來見幾箇老和尚正在那里怎麼此是一句也却因智深來得
 聲勢於是遂於正在那里四字下忽然收住二也林子中史進聽得聲音要
 問姓甚名誰此是一句也却因智深鬪到性發不保其問於是姓甚已問名
 誰未說三也凡三句不完却又三樣文情而總之只為描寫智深性急此
 雖史遷未有此妙矣

話說魯智深走過數箇山坡見一座大松林一條山路隨着那山路行去走不
 得半里擡頭看時看時却見一所敗落寺院離了一箇叢林先到這箇叢林又兩

頭兩箇叢林極其興旺中間一箇叢林極其敗落寫得筆墨淋漓與亡滿目○新
 篇吾言出一叢林入一叢林便令兩回書接連都在叢林中故特幻出一箇新
 婦房中如我帳裏出以間隔之也乃作者忽又自念叢林接連正復何妨亦顯我之
 才調何如耳誠出其珠玉錦繡之心迴旋結撰則雖三叢林接連正是橫舉側
 嶺豈有兩叢林接連色一寫故有此篇讀者又應留眼○又被風吹得鈴鐸響字
 為新打禪杖未曾出色一寫故有此篇讀者又應留眼○又被風吹得鈴鐸響字
 補出擡頭看那山門時兩箇上有一面舊朱紅牌額內有四箇金字都昏了
 故謂之倒頭看那山門時兩箇上有一面舊朱紅牌額內有四箇金字都昏了
 只用三箇字寫廢寺入神抵無數牆攤壁寫着瓦官之寺魯達本不識字今忽敘
 出四字乃眼有四字之

形非口出四

又行不得四五十步。過座石橋。入得寺來。便投知客寮去。

是五箇人

看他節

只見知客寮門前大門也沒了。四圍壁落全無。智深尋思道。這箇大寺。

如何敗落得恁地。直入方丈前看時。

三箇看時

只見滿地都是燕子糞。下是

二月天氣恐讀者忘却特用

門上一把鎖鎖着。鎖上盡是蜘蛛網。智深把禪杖

就地下擲着。

禪杖

叫道。過往僧人來投齋。叫了半日。沒一箇答應。回到香積廚

下看時。

四箇看時

鍋也沒了。竈頭都塌了。智深把包裹解下。放在監齋使者

面前。

魯達主意是尋飯喫故特將全副

提了禪杖到處尋去。

禪杖

尋到廚房後

面一間小屋。見幾箇老和尚坐地。一箇箇面黃肌瘦。智深喝一聲道。你們這和

尚好沒道理。繇洒家叫喚沒一箇應。那和尚搖手道。不要高聲。智深道。俺是

過往僧人。討頓飯喫。有甚利害。老和尚道。我們三日不曾有飯落肚。那里討飯

與你喫。智深道。俺是五臺山來的僧人。粥也。胡亂請洒家喫半碗。

遂至於此。此一物料定

粥字漸引而出。不欲作突然之筆也。老和尚道。你是活佛去處來的。我們合當齋

你爭奈我寺中僧衆走散。並無一粒齋糧。老僧等端的餓了三日。智深道。胡說。

這等一箇大去處。不信沒齋糧。老和尚道。我這里是箇非細去處。於文殊相國

後帶興亡在
目誦之心傷

只因是十方常住。被一箇雲游和尚。引着一箇道人來此住持。把

常住有的沒的。都毀壞了。他兩箇無所不為。把衆僧趕出去了。我幾箇老的走

不動。只得在這里過。因此沒飯喫。智深道。胡說。量他一箇和尚。一箇道人。做得

甚事。却不去官府告他。老和尚道。師父。你不知這里衙門又遠。便是官軍也禁

不得的。他這和尚道人。好生了得。都是殺人放火的人。如今向方丈後面一箇

去處安身。智深道。這兩箇喚做甚麼。老和尚道。那和尚姓崔。法號道成。綽號生

鐵佛道人。姓邱。排行小乙。綽號飛天藥叉。這兩箇那里似箇出家人。只是綠林

中強賊。一般把這出家影占身體。於老和尚口中述二賊也却
偏似直罵魯達者奇絕妙絕智深正問間。猛

聞得一陣香來。警然截住
轉出奇文智深提了禪杖。禪杖 蹺過後面打一看時。五箇 見一

箇土竈。蓋着一箇草蓋。氣騰騰透將起來。智深揭起看時。六箇 煮着一鍋粟米

粥。土竈土字草蓋草字粟
米粥粟米字皆寫荒涼 智深罵道。你這幾箇老和尚沒道理。只說三日沒飯

喫。如今見煮一鍋粥。出家人何故說謊。是受戒過人語
出家人何故飲酒出

家人何故說謊。是受戒過人語
出家人何故飲酒出

曉寺出家。人何故破人婚姻。出家人何故偷人酒器。出家人何故後山逃走。出家那幾箇老和尚。

尚被智深尋出粥來。只叫得苦。把碗。鉢。鈴。頭。杓。子。水。桶。都。搶。過。了。矣。妙。尋。出。粥。來。

已是絕處逢生。却又搶過碗。鉢。杓。子。遂令生處又絕。行文險仄。令我心驚。妙乎。至杓。子是。絕。處。逢。生。却。又。搶。過。碗。鉢。杓。子。遂。令。生。處。又。絕。行。文。險。仄。令。我。心。驚。妙。乎。至

於水桶都搶過。而人急計生。生智深肚饑。沒奈何。見了粥。要喫。沒做

道理處。絕矣。行文至此。只見竈邊破漆春檯。只有些灰塵在上面。智

深見了。人急智生。便把禪杖倚了。禪杖。就竈邊拾把草把春檯揩抹了灰塵。

雙手把鍋掇起來。把粥望春檯。只一傾。那幾箇老和尚都來搶粥。

喫。好。看。被。智。深。一。推。一。交。倒。的。倒。了。走。的。走。了。智。深。却。把。手。來。捧。那。粥。喫。

喫幾口。那老和尚道。我等端的三日沒飯喫。却纔去那里抄化得這些粟米胡

亂熬些粥喫。你又喫我們的智深。喫五七口聽得了。這話便撇了不喫。實。不。喜。智

和。尚。數。言。也。老。只聽得外面有人唱歌。真正奇文。智深洗了手。細。提。了。禪。杖。

奔去不及。破壁子裏望見一箇道人。奔。不。廚。房。後。圍。歌。聲。方。奔。出。來。在。廢。寺。上。借。也。

此。一。句。破。壁。子。張。看。之。訣。頭戴皂巾。身穿布衫。腰繫雜色絲。腳穿麻鞋。挑着一擔兒。一

多。只被廊下那幾箇老和尚喫酒撒潑。將錢養女。三箇護子一箇婦人偏偏說

之所以為魯達也長老禁約他們不得。又把長老排告了出去。因此把寺來都廢了。僧

衆盡皆走散。田土已都賣了。小僧却和這箇道人新來住持此間。新來住持在

先嚴寺後云在先檀越此却云新正欲要整理山門。修蓋殿宇。智深道。這婦人

是誰。却在這里喫酒。前八字齊倒使那和尚道。師兄容稟。這箇娘子他是前村王

有金的女兒。王有金奇名字在先他的父親是本寺檀越。如今消乏了家私。近日好生

狼狽。家間人口都沒了。丈夫又患病。因來做寺借米。小僧看施主檀越之面。取

酒相待。別無他意。師兄休聽那幾箇老畜生說。智深聽了他這篇話。又見他如

此小心。此句要便道。叵耐幾箇老僧戲弄洒家。提了禪杖。禪杖八再回香積廚來。出

這幾箇老僧方纔喫些粥。正在那裏。正在那裏下還有如何若何許多光景却

但文中有畫竟謂此四字虛。看見智深忿忿的出來。指着老和尚道。原來是你這

幾箇壞了常住。猶自在俺面前說謊。老和尚們一齊都道。師兄休聽他。說見今

養着一箇婦女在那里。只須的一看他恰纔見你有戒刀禪杖。他無器械。不敢與

你相爭。你若不信時。再去走遭。看他和你怎地。師兄。你自尋思。他們喫酒喫肉。

我們粥也沒的喫。已足恰纔還只怕師兄喫了。又補此智深道也說得是。倒提了。

禪杖。九禪杖再往方丈後來。去又進見那角門却早關了。智深大怒。只一脚踢開了。

搶入裏面看時。八箇看時只見那生鐵佛崔道成。仗着一條朴刀。從裏面趕到槐樹

下來。搶智深。智深見了。大吼一聲。輪起手中禪杖。十禪杖來鬪崔道成。兩箇鬪了

十四五合。那崔道成鬪智深不過。只有架隔遮攔。掣仗躲閃。抵當不住。卻待要

走。這邱道人見他當不住。卻從背後拿了條朴刀。大踏步攔將來。智深正鬪間。

忽聽得背後脚步響。奇文殺卻又不敢回頭看他。奇文殺不時見一箇人影來

知道有暗算的人。寫得毛寒骨抖真是叫一聲着那崔道成心慌。只道着他禪

杖托地跳出圈子外去。寫得火如錦智深恰纔回身正好。三箇摘脚兒。厮見

急殺奇文。崔道成和邱道人兩箇又併了十合之上。智深一來肚裏無食。此回二

來走了許多程途。三者當不得他兩箇生力。此句便伏史進了。史進喫得飽了。此三句與後得

法只得賣箇破綻。拖了禪杖便走。禪杖已十分出色是耐卷方有此筆兩箇

攔着朴刀直殺出山門外來。又出智深又鬪了幾合。掣了禪杖禪杖十二便走。兩箇趕到石橋下。坐在欄杆上。再不來趕。來索性趕過併

亦便走筆力。個拗之極。○兩箇趕到石橋下。坐在欄杆上。再不來趕。來索性趕過併

便住行交奇絕。讀者遺閱不小。智深走得遠了。喘息方定。尋思道。洒家的包

裏放在監齋使者面前。只顧走來。不曾拿得。路上又沒一分盤纏。又是飢餓。如

何是好。應如此說定。待要回去。又敵他不過。他兩箇併我一箇。枉送了性命。說如此定

不應轉去也。信步望前面去行一步。懶一步。走了幾里。見前面一箇大林。都是赤松

樹。此一段另是一樣筆法。一路只管丟開。智深看了道。好座猛惡林子。觀看之

間。只見樹影裏一箇人探頭探腦。望了一望。吐了一口唾。閃入去了。前文正未

此處別生出一箇緣。智深道。俺猜這箇撮鳥。是箇翦徑的強人。正在此間等買

賣。見洒家是箇和尚。他道不利市。吐了一口唾。走入去了。那厮卻不是烏晦氣。

撞了洒家。洒家又一肚皮鳥氣。正沒處發落。且剝這厮衣裳。當酒喫。右筆力左攀

奇事。提了禪杖。禪杖十三徑搶到松林邊。喝一聲兀那林子裏的撮鳥。快出來。那漢

子在林子聽得大笑道。我晦氣。他倒來惹我。奇文就從林子裏拿着朴刀。背翻

身跳出來。非背翻身三字也。妙言喝一聲禿驢。你自當死。不是我來尋你。智深道。教

你認得洒家。認得二字七字八龍前與李輪起禪杖。禪杖十四搶那漢。那漢撚着朴

刀來鬪和尚。恰待向前。每用此一肚裏尋思道。這和尚聲音好熟。醉見是史進心

一段與前李忠文。便道兀那和尚。你的聲音好熟。你姓甚。少名誰二字者那漢

同是極大章法。性發搶出下句來。遂不得學其辭。故止問得姓甚二字也。看他又鬪十四。智深道。

俺且和你鬪三百合。卻說姓名。後語惱那漢大怒。仗手中朴刀來迎禪杖。兩箇

鬪到十數合後。那漢暗暗喝采道。好箇莽和尚。十四合也。却分十合在前。四五

又鬪了四五合。那漢叫道。少歇。我有話說。寫史進眼兩箇都跳出圈子外來。那

漢便問道。你端的姓甚名誰。聲音好熟。與前姓甚二字映耀出妙筆來。此聲雖

極不經意。處必換轉。文法不肯苟且。智深說姓名畢。那漢撇了朴刀。翻身便剪

拂。與前李忠一說道。認得史進麼。讀者憂得好苦。忽讀此句。將軍從天而降。事令

智深笑道。原來是史大郎。兩箇再剪拂了。前是獨拜今同到林子裏坐定。智深

問道。史大郎。自渭州別後。你一向在何處。先問好漢口中出此語。然史進

答道。自那日酒樓前。與哥哥分手。次日聽得哥哥打死了鄭屠。逃走了。有緝

捕的。訪知史進和哥哥齎發那唱的金老。亦補前文所無。正與李忠符同。因此小弟亦便離了

渭州。尋師父王進。直到延州。又尋不着。八字藏過。幾回好書。○此八字結煞。王進

後王進二字更不見於此書也。回到北京。住了幾時。盤纏使盡。以此來在這里尋些盤纏。名曰

不想得遇哥哥。緣何做了和尚。次問○李忠先用換轉法。此智深把前面過的

話。從頭說了一遍。省史進道。哥哥既是肚飢。小弟有乾肉燒餅在此。便取出來。

教智深喫。並不以五臺為意。史進又道。哥哥既有包裹在寺內。我和你討去。若

還不肯時。何不結果了那厮。智深道。是當下和史進喫得飽了。一回主意。○吐

豈作者寓言邊事耶。各拿了器械。再回瓦官寺來。筆之既去。如龍入海。筆之復

纜之可牽。如虎下山。非藩籬之可。到寺前。看見那崔道成。邱小乙。兩箇兀自在

橋上坐地。若還不在橋上。則回到寺去。必然先殺那幾箇老和尚矣。一者不武。二

寫二人喫。智深大喝一聲道。你這厮們。來來。今番和你鬪箇你死我活。那和尚

笑道。你是我手裏敗將。如何再敢厮併。智深大怒。輪起鐵禪杖。禪杖十五奔過橋來。

鐵佛生嗔。仗着朴刀。殺下橋去。智深一者得了。史進肚裏膽壯。二乃喫得飽了。

那精神氣力。越使得出來。與前一者。肚中無食。二者走路力乏。兩箇鬪到八九

合。崔道成漸漸力怯。只辨得走路。那飛天藥叉。邱道人見和尚輸了。便仗着朴

刀來協助。這邊史進見了。便從樹林子裏跳將出來。大喝一聲。都不要走。掀起

筭兒。此句不是寫史進一時性發。蓋為前文林子中鬪至十四五合。其在史進固

讀者頗有此難。殊不知作者胸中自隱。然有箇筭兒。蓋着大耶。而於前文中。挺着

朴刀來戰邱小乙。四箇人兩對厮殺。智深與崔道成正鬪到深澗裏。智深得便

處。喝一聲着。只一禪杖。禪杖十六。至此方把生鐵佛打下橋去。那道人見倒

了。和尚無心戀戰。賣箇破綻。便走。史進喝道。那里去。趕上望後心。一朴刀。撲地

一聲響。道人倒在一邊。史進踏入去。掉轉朴刀。望下面。只顧脰肢脰察的搨。智

深趕下橋去。把崔道成背後一禪杖。禪杖十七。更可憐兩箇強徒。化作南柯

一夢。智深史進。把這邱小乙。崔道成。兩箇屍首都縛了。擡在澗裏。兩箇再趕入

寺裏來。再入香積廚下。拿了包裹。俗本此句那幾箇老和尚。因見智深輸了去。

怕崔道成邱小乙來殺他。已自都吊死了。此處若非此句則將聽其仍舊苟延殘喘抑將爲之鼎新常住故知此句

之省智深史進直走入方丈後角門內看時。九箇看時那箇擄來的婦人投井而死。

將此處若非此句則聽其宛轉廢寺抑直尋到裏面八九間小屋打將入去並

無一人只見牀上三四包衣服史進打開都是衣裳包了些金銀揀好的包了

一包袱尋到廚房見魚及酒肉兩箇打水燒火煮熟來都喫飽了。始得一飽亦

乎難兩箇各背包裏。史進增竈前縛了兩箇火把撥開火爐火上點着焰騰騰的

先燒着後面小屋燒到門前再縛幾箇火把直來佛殿下後簷點着燒起來湊

巧風緊刮刮雜雜地火起。竟天價火起來。可謂淨佛國土○前後兩箇叢林中

出來以爲一時奇觀也至此則一把火燒蕩盡淨依舊只得前後兩箇叢林中

不夾着甚麼叢林隨手而起者仍隨手而倒豈非翻江攪海之才乎○耐菴說一座

瓦官寺讀者亦便是一座瓦官寺耐菴說燒了瓦官寺讀者亦便是無了瓦官寺

雄先大生之言曰心如工畫師造種種五陰一切世間中無法而不造聖歎爲之續曰

心若曰文如工畫師亦如大火聚隨手而成造亦復隨手壞如文心亦爾見文當觀

亭子山門不亮橋之趙員外其罪福又何如智深與史進看着等了一回四下火

都着了。二人道梁園雖好不是久戀之家俺二人只好撒開二人厮趕着行了。

一夜。七箇字寫出真不得弟兄○令人念此一夜獨不得預也天色微明兩箇遠遠地望見一簇人家看來

是箇村鎮兩箇投那村鎮上來獨木橋邊。桃花莊一條板橋瓦官寺一座青石橋此處又一條獨木橋亦是開中點

綴聯絡以爲章法也一箇小小酒店智深史進來到村中酒店內一面喫酒一面叫酒保

買些肉來借些米來打火做飯兩箇喫酒訴說路上許多事務喫了酒飯智深

便問史進道你今投那里去史進道我如今只得再回少華山去投奔朱武等

三人入了夥且過幾時卻再理會。作者安智深見說了道兄弟也是便打開包

裏取些酒器與了史進。桃花山上何必不偷瓦官寺前何必不有錢如此用真使人要錢也○前日若留與李周非也今日若不與史進

非也○以桃花山上物與少華山上賊妙絕二人拴了包裹拿了器械還了酒錢二人出得店門離

了村鎮又行不過五七里到一箇三岔路口智深道兄弟須要分手。魯達語亦

洒家投東京去你休相送。魯達語亦你到華州須從這條路去他日卻得相會

若有箇便人可通箇信息來往。千古情種史進拜辭了智深各自分了路史進

去了。通篇皆敘魯達也史進忽然來史進忽然只說智深自往東京在路又行

了八九日早望見東京入得城來但見街坊熱鬧人物諠譁來到城中陪箇小

心問人道。大相國寺在何處。街坊人答道。前面州橋第四便是。智深提了禪杖。

便走。早進得寺來。東西廊下看時。徑投知客寮內去。實會道人撞見報與知

客。八字中藏無移時。知客僧出來。見了智深。生得兇猛。提着鐵禪杖。跨着戒刀。

背着箇大包裹。先有五分懼他。知客問道。師兄何方來。智深放下包裹。禪杖唱

箇喏。知客回了問訊。智深說道。洒家五臺山來。本師真長老。有書在此。着俺來

投上剎。清大師長老處。討箇職事僧做。知客道。既是真大師長老。有書劄。合當

同到方丈裏去。知客引了智深。直到方丈。解開包裹。取出書來。拿在手裏。只如此

知客道。師兄你如何不知體面。即刻長老出來。你可解了戒刀。取出那七條坐

具信香來。禮拜長老。使得智深道。你如何不早說。反貴之隨即解了戒刀。包裹

內取出信香一炷。坐具七條。半晌沒做道理處。知客又與他披了袈裟。與他披

教他先鋪坐具。先鋪少刻。只見智清禪師出來。知客向前稟道。這僧人從五臺

山來。有真禪師書在此。清長老道。師兄多時不曾有法帖來。知客叫智深道。師

兄。快來禮拜長老。只見智深卻把那炷香沒放處。沒放處知客忍不住笑。與他

插在爐內。與他插絕倒。拜到三拜。知客叫住。不然九拜矣。俗本盡落。將書呈上。清長老接書拆

開看時。中間備細說着魯智深出家緣由。并今下山投託上刹之故。二句皆極不堪。

前三回書在內。清公當亦一嚇。萬望慈悲收錄。做箇職事人員。切不可推故。此僧久後必當證

果。清長老讀罷來書。便道遠來僧人。且去僧堂中暫歇。喫些齋飯。好物。智深謝

了。扯了坐具七條。扯了絕倒。提了包裹。拏禪杖戒刀。跟着行童去了。清長老喚集兩

班許多職事僧人。盡到方丈。乃云。每讀禪宗語錄見一往一來後忽接乃云二字。不覺欬嘔。耐庵想亦醜之惡之悲之笑之故。

用此二字於此。汝等衆僧在此。你看我師兄智真禪師。好沒分曉。這箇來的僧人。原來

是經略府軍官。爲原打死了人。落髮爲僧。二次在彼鬧了僧堂。因此難着他。你

那里安他不得。卻推來與我。待要不收留他。師兄如此千萬囑付。不可推故。待

要着他在這里。倘或亂了清規。如何使得。無如此許多算計。便占坐東。京作者借

此特特寫出此。杜驪黃。使後世善男信女。要皈依。依善知識者。自去揀擇也。知客道。便是弟子們看那僧人。全不似出

家人模樣。本寺如何安着得他。都寺便道。弟子尋思起來。只有酸棗門外。退居

廨宇。後那片菜園。時常被營內軍健們。并門外那二十來箇破落戶。侵害。縱放

丈。怎。便。得。上。等。職。事。還。有。那。管。藏。的。喚。做。藏。主。管。殿。的。喚。做。殿。主。管。閣。的。喚。做。閣。主。管。化。緣。的。喚。做。化。主。管。浴。堂。的。喚。做。浴。主。這。箇。都。是。主。事。人。員。中。等。職。事。還。有。那。管。塔。的。塔。頭。管。飯。的。飯。頭。管。茶。的。茶。頭。管。東。廁。的。淨。頭。與。這。管。菜。園。的。菜。頭。首座云菜頭是大職事知客却直數至這。箇。都。是。頭。事。人。員。末。等。職。事。假。如。師。兄。且如小僧假如你。管。了。一。年。菜。園。好。便。陞。你。做。箇。塔。頭。又。管。了。一。年。好。陞。你。做。箇。浴。主。又。一。年。好。纔。做。監。寺。智。深。道。既。然。如。此。也。有。出。身。時。調侃洒。家。明。日。便。去。清。長。老。見。智。深。肯。去。就。留。在。方。丈。裏。歇。了。二老一機

機留智深而一箇平等慈悲一箇機心周密其不肯相去真不可算嗟乎佛法豈可以門庭冷熱為低昂哉當。日。議。定。了。職。事。隨。卽。寫。了。榜。文。先。使。人。去。菜。園。裏。退。居。廨。宇。內。掛。起。庫。司。榜。文。明。日。交。割。當。夜。各。自。散。了。次。早。清。長。老。陞。法。座。押。了。法。帖。委。智。深。管。菜。園。智。深。到。座。前。領。了。法。帖。辭。了。長。老。背。了。包。裏。跨。了。戒。刀。提。了。禪。杖。和。兩。箇。送。入。院。的。和。尙。直。來。酸。棗。門。外。廨。宇。裏。來。住。持。且。說。菜。園。左。近。有。二。三。十。箇。賭。博。不。成。才。破。落。戶。潑。皮。泛。常。在。園。內。偷。盜。菜。蔬。靠。着。養。身。因。來。偷。菜。看。見。廨。宇。門。上。新。掛。一。道。庫。司。榜。文。上。說。

皮告示亦在潑眼中看出。大相國寺。仰委管菜園僧人魯智深。前來住持。自明日爲始掌管。

並不許閒雜人等。入園攪擾。那幾箇潑皮看了。便去與衆破落戶商議道。大相

國寺裏。差一箇和尚。甚麼魯智深。五字奇文爲來管菜園。我們趁他新來。尋一

場鬧。一頓打下頭來。教那厮服我們。數中一箇道。我有一箇道理。他又不曾認

得我。我們如何便去尋得鬧。等他來時。誘他去糞窖邊。只做恭賀他。雙手搶住

脚。翻筋斗。擲那厮下糞窖去。只是小耍他。潑皮有潑衆潑皮道。好好商量已定。

且看他來。卻說魯智深來到廨宇。退居內房中。安頓了包裹行李。倚了禪杖。掛

了戒刀。那數箇種地。道人都來參拜了。但有一應鎖鑰。盡行交割。那兩箇和尚。

同舊住持老和尚相別了。盡回寺去了。細且說智深出到菜園地上。東觀西望。

看那園圃。只見這二三十箇潑皮。擎着些果盒酒禮。都嘻嘻的。笑道。聞知師父。

新來住持。我們鄰舍街坊。都來作慶。智深不知是計。直走到糞窖邊來。那夥潑

皮。一齊向前。一箇來搶左脚。一箇便搶右脚。指望來擲智深。只教智深脚尖起

處。山前猛虎心驚。拳頭落時。海內蛟龍喪膽。正是方圓一片閒園圃。目下排成

小戰場。那夥潑皮怎的來。攛智深。且聽下回分解。

〔評〕 王望如曰。渭州樓上三人傾蓋。今李忠在桃花山坐第一把交椅。史進流落天涯。翦徑赤松林。幾爲智深所翦。後得取彼與此。落草二龍一陷華州。縲綽再陷東昌。縲綽回憶對朱武。不肯玷辱清白之言。竟成兩截矣。或曰。花和尚好作撮合山。這瓦官寺內婆娘。卻不如金家劉家女。余曰。二女爲強人所逼。該救他。婆娘與崔邱相好。該死他。

鄧狂言索隱

魯達搶粥肚飢戰敗。喫乾肉燒餅復戰。金評以爲此回注意處淺矣。蓋作者注意平民。尤注意於平民中之農民。通書蓋本此爲骨。散見於各評者甚多。彼固以糧食爲古今中外治亂之總因。而關係於武人者尤迫。爭食者亂之本。武人者亂之標也。糧食之爲物。官僚之所以爲官僚者。在此。盜賊之所以爲盜賊者。在此。平民之所以爲平民者。亦在此。普天之下。無一人而可以一日離。乃何以食官僚者。農民。食盜賊者。亦農民。食之而被擾者。亦農民。農民被擾而不安於農。天下從此無寧日矣。甚則國際之爭。羣農民而兵之。而適以交斃。究竟無食之兵。雖英雄亦無能爲。而彼政治家哲學家。至此亦無法可

治。史進不肯安分務農。而何以翦徑。魯達亦自偷有銀器。而何以無食。用意頗爲明顯矣。

辛亥之革命。說者曰飯碗問題也。爲官僚之只顧飯碗。而不知有民族民權之大義也。然試問今之爭權奪利者。何一而非飯碗問題乎。俄人之革命。說者曰麵包問題也。爲貴族之獨有麪包。而決不顧民生之餓死也。然試問今之四分五裂者。何一而非麪包問題乎。顧爭食亦何可諱言。且亦斷無能諱之理。此其困難。蓋已迷漫及於全球矣。德之強。何以覆政府。覆於麵包。而列強當戰時。以迄今日糧食之問題。猶然未決。美之富。何以有缺點。缺於麵包。而世界由生計而潮罷工。糧食之昂貴。實爲總因。苟其無食。雖爲盜賊。且不能。而乃囂囂然以世界上之好人自命。吾不知將搶粥而生乎。抑戰敗而死乎。巧取豪奪之種種行爲。曾何一非盜賊也者。卽曰無之。其亦幸耳。且亦仍是食農民之賜。而奈何不知所報。而猶從而賤視之也。夫原人之世。由農業時代。進而爲工業時代。又進而爲商業時代。天演公例之潮流。原無可避。然積久弊生。而農益賤。農賤而爭食益烈。不有以遏其流而爲之所。則全世界皆將爭而死。餓而死。而何有於工商。商人以其資本。逐十一之利。宜若可以無惡於天下矣。然而奢侈爭勝之風。奸詐投機之習。無一不開之於商場。其失敗而爲盜賊。與其不能爲盜賊而窮餓而死者。且無深論。其勝利者之交通官僚。把持政權。乃各隨其金錢萬能之勢力。以爲差等。而平民之被其剝削者。遂百

端呼籲而未有以應。此固未嘗非製造革命之原料廠也。乃至科學發達而商益富。國際不平而商益豪。保護營業之條例興。而業聯益橫。競爭殖民之政策出。而兵爭益酷。國內人民之不平等。國外人民之不平等。舉必由之。大戰方興。鄙人不知其所終極也。由是而勞働神聖之學說出焉。彼固以為可以泯去貴賤貧富之階級而一切平等矣。夫工人自食其力。鄙人則一游民耳。何敢妄談。顧工人聚集之處。多在城市。城市者。游民之淵藪也。種種習慣與風潮。皆足以使勞働者變為游民。而政治上經濟上之不平等。又以而助之。長而傷其心。則其流為游民也。其亦甚易耳。工人不土著。係屬流動性質。且得資於一日。而不必如農人之以一歲計。則其業可以中輟。且自商工業發達以來。商人之得利也。去工人甚遠。工人之得利也。亦去農人甚遠。利之所在。人人爭趨。於是盡力於農業者。日居其少數。農業日少。而生產遂不足於用。而官界與商界之不生產的耗費。又日懸一的。以為社會之楛。則民生安得而不日病。而食物之困乏昂貴。又從而苦阨之。大亂之源。何從而塞。說者毋以商人之程度。高於工人。工人之程度。亦高於農人。相難也。常識上之不平等。為平民政治不行之獨一無二原因。此種困難。吾儕其焉能避。不取其極不平者而平之。平等之界說。根本決裂。且亦或思夫官僚士人之程度。必非工商界之所及。而盜賊之才。亦必非普通平民之所可望。則是盜賊之奪食以為生者。亦可因其有得食求

生之便利。而承認之爲一世英雄也。不亦誣乎。鄙人非謂農人可以獨尊。以破人羣平民之界。實則以農人實完全的具有和平平等之性。而又居於最不平等之列。且普通人類之幸福。必欲農人焉是賴。故以之爲平民政治之根株耳。

若夫吾國之所謂士。則官僚政治之根本所產出。而即以產出官僚政治。且不官僚而即爲盜賊者也。梨洲終係於儒家。故頗重儒將。而以有可叛之兵。而有必不叛之將立說。又頗重學校人才。而以氣節功名之士。猶魚之入網立說。此其與作者單獨重農之旨。固根本的衝突。即與西人教育普及之論。亦全不相合。古之世。士與工商皆出於農。厥後則懸一官僚以爲之招。讀書人做官之普通心理。已絕對的與明理做人之宗旨不容矣。西人之學校。函有種種實用之科學。而又重普通常識。固無所謂特立之讀書人名目。但其所謂哲學政治法律經濟陸海軍以及專門科學者。則亦注意於特別人才。而不免以之供英雄之利用。故充類至盡。亦未嘗不可以士律之。作者心中固一切無是也。此其學說之當否。與其適用與否。固當別爲一問題。但全書之梁山。中要人有真正商人。有真正工人。而無真正農人。其發端而成事者。則在於士。惡其爲官僚之根。而亦非此等人。不足以造成其局也。其最桀黠者。則爲吏。吏者亦官僚之類也。其最居多數者。則爲軍人。軍人者。游民之尤。害人之最毒者也。其明言務農者。

厥惟宋清。清之果爲真正農人與否。固無可指。然究其身世。實牽於其父兄而爲之。亦與其他全殊。彼固無其才力與其心思也。此篇以逃死之軍官魯達。與不安分務農之史進。穿插成文。而以搶粥喫乾肉燒餅點眼。有以哉。

你在東時我在西。你無男子我無妻。我無妻時猶問可。你無夫時好孤悽。夫婦之制。創之者原爲種族而設。否則不過情慾之事耳。又何必爲之大防者。夫夫婦既爲種族而設。則當其未爲夫婦以前。原不生如何之關係。你在東我在西。固其宜也。顧西人重自由。男女未婚。卽已有社會上之交際焉。懼其感情之不協。而有礙於人生之幸福也。今吾國之婚姻。大抵爲素不相識之人。卽或因親結親。亦必隔絕之使不相聞問。其於情字上之缺點。固已無從補救。才子佳人之活劇。所以釀成一切祕密之行爲也。且夫婦既爲種族而設。則當其既爲夫婦以後。而或有一人焉脫離人世。或兩方面脫離關係。則以前之關係。亦當無復存在之餘地。是猶之乎你在東我在西耳。故從來政治法律。絕對的無有禁人改嫁者。爲其事之必作不到也。何物秦政。乃首取女子貞節之說。以漸開夫爲妻綱之邪說。而以便其專制。而後世君主。又復師其故智。而立爲旌表之例。以愚士大夫之顧全體面者。其亦酷矣。雖然。猶未也。貞烈婦女之獨行。其高尚潔白。固當爲世所重。而決不可律之普通人類。宋儒乃倡爲餓死事小。失節

事大之迂說。則是夫死守節。實爲生人之天經地義。而決無有可以自由之餘地。何其狹隘拘陋。乃至此極。是其說不惟與男女平權之說。極爲疵謬。抑且對於保種保國之義。茫乎其未有當。蓋爲一身一家計者。種族之狹義。而身爲國民父母者。種族之通義。爲狹義而節烈者。其箇人固當然可貴。若迫人以狹義。而自處於不廣。天地間安得存此迂說。食色者。人之性也。飲食固絕不可少。而情慾又豈能絕無。故自然者決無一人。強制者又必實有其本領。一例而繩之。其流極必將有人欲橫流之弊。懸一的焉。以範高潔特立中人以上之資。而使中才皆無以自全。其道已經不恕。而况乎才智者之橫溢汎濫之決不肯爲其所拘也。誠不知置天下之無辜婦女於你東我西之地位者。其意何居。名節云乎哉。彼男子則何以借口於宗祠之說。而可以不守義夫之範圍也。此豈夫婦之制之本義乎。無妻間可。無夫孤悽。乍看之成復何語。細思之則已實有此事。續弦之典。社會上視之爲正當矣。娶妾之事。法律上與之以認可矣。娼妓制度。法律上不與之以裁制矣。外婦私合。社會上或以爲小德矣。男子行爲。何任其放恣乃爾。而乃獨嚴於女子者何爲。蓋其原因。亦發於政治耳。彼君主官僚。以人民膏血爲其淫樂之具。崇宮室。盛女調。固自以爲分與人殊也。而人民之怨女曠夫。曾何以動其意。而且囂囂然贊美其婦女之德。以翹示於人曰。此固不淫不妬者也。何其臉厚而無人心。乃爾乎。無如人生生理上之關係。終

不可以強迫。強迫之極。而種種放逸。不正當之行為。亦因其壓力而日長。彼盜賊者。既已對於政治學說上之束縛。皆一切不足以櫻其慮。則其所言。轉若有透澈人生自然之情性者。不亦大可怪乎。而彼婦女之惟其所強迫者。其事固出於萬不得已。然亦或急不暇擇。而欣然樂之。是固由於無知識。然亦世之所謂知識者。原非智識。遂不免爲盜賊之所借口。而婦女亦未能仗真正自由之正義。拒此強暴之橫來污蔑也。豈不冤哉。

瓦官寺之一炬。作者其快心於喇嘛者哉。而顧燒之不可勝燒。則以君主爲之庇也。放筆以寫東京之大相國寺。其意固大可見哉。蓋佛教而與帝王爲緣。已經非佛教之本來面目。大相國寺之種種勢派。與其所以壓制平民者。實與佛家之宗旨反對。其所處之地位則然。帝王之聽人奉佛。原不過借此以靖愚民之心。本非真心有所信仰。其或有本身亦信佛教者。則亦不過爲作孽太多。希圖懺悔。且既已畏死。而更求不死。其用心極爲可鄙。若其政治上之種種手段。則佛家之以不殺爲教。殊覺其不適於用。初與其頂禮膜拜。喫齋捨身之意旨。不相關。而不知其敗壞佛教清德之一。至於是也。若元之喇嘛。則更有特別之點。彼以其淫殺貪殘之威風。俗上不能不爲佛說所動。而又不能改良其舊惡習慣。則喇嘛之說行。既已行之。則元祖亦不能不利用。利用則其所征服之地。不能不重喇嘛。卽不得不重佛。

彼破落戶之偷菜。蓋猶是窮困被壓。無可告語之人民耳。雖然魯達之抑強扶弱。眼中豈能見此不平等之勢派者。一洒家不管菜園。殺也要做都事監事。一此魯達好勝之語。原不必以官僚盜賊拘視之。然而軍官盜賊之根蒂。皆伏於此。而卻非和尚之本色。嗚乎。彼軍官與強盜者。本不在和尚之列。卽偶然爲和尚者。普通人之心理。亦不以和尚視之。若夫大相國寺之方丈智清長老。與夫知事及兩班執事僧者。則固儼然自以爲和尚。且社會上亦無有不以和尚目之者也。奈何種種勢派。并其用智欺愚。用強凌弱之手段。轉至於并粗暴之軍官強盜而不若也。謂非政治上之傳染而何。

水滸索隱

聖歎外書

第六回

花和尚倒拔垂楊柳

豹子頭誤入白虎堂

此文用筆之難。獨與前後迥異。蓋前後都只一手順寫一事。便以閒筆波及他事。亦都相時乘便出之。今此文林冲新認得一箇魯達。出格親熱。卻接連便有衙內合口一事。出格鬪氣。今要寫魯達。則衙內一事。須閣不起。要寫衙內。則魯達一事。須冷不下。誠所謂筆墨之事。亦有進退兩難之日也。况於衙內文中。又要分作兩番。敍出一番自在林家。一番自在高府。今敍高府。則要炤林家。敍林家。則要炤高府。如此百忙之中。卻又有菜園一人躍躍欲來。且使此躍躍欲來之人。乃是別位。猶之可也。今卻端端的。便是爲了金翠蓮。三拳打死人之魯達。嗚呼。即使作者。乃具七手八脚。胡可得了乎。今讀其文。不偏不漏。不板不犯。讀者於此而不服膺。知其後世猶未能文也。

此回多用奇恣筆法。如林冲娘子受辱。本應林冲氣忿。他人勸回。今偏倒將魯達寫得聲勢。反用林冲來勸一也。閱武坊賣刀。大漢自說寶刀。林冲魯達自說閒話。大漢又說可惜寶刀。林冲魯達只顧說閒話。此時譬如兩峰對插。抗不相下。後忽突然合筍。雖驚蛇脫兔。無以爲喻。二也。還過刀錢。便可去矣。卻爲要寫林冲愛刀之至。卻去問他祖上。是誰此時將答是誰爲是。耶。故便就林冲問處。借作收科云。若說時。辱沒殺人。此句雖極會看書人。亦只知其餘墨淋漓。豈能知其惜墨如金耶。三也。白虎節堂。是不可進去之處。今寫林冲誤入。則應出其不意。一氣賺入矣。偏用廳前立住了脚。屏風後堂。又立住了脚。然後曲曲折折來至節堂。四也。如此奇文。吾謂雖起史遷示之。亦復安能出手哉。

打陸虞候家時。四邊鄰舍都閉了門。只入箇字。寫林冲面色。衙內勢燄都盡。蓋爲藏卻衙內。則立刻齏粉。不藏衙內。則卽日齏粉。既怕林冲。又怕衙內。四邊鄰舍都閉門。真絕筆矣。

話說那酸棗門外三二十箇潑皮破落戶中間有兩箇爲頭的一箇叫做過街老鼠張三一箇叫做青草蛇李四這兩箇爲頭接將來智深也卻好去糞窖邊看見這夥人都不走動只立在窖邊齊道俺特來與和尚作慶智深道你們既是鄰舍街坊都來廨宇裏坐地張三李四便拜在地上不肯起來只指望和尚來扶他便要動手智深見了心裏早疑忌道這夥人不三不四張三李四又不肯近前來莫不要攪洒家那厮卻是倒來捋虎鬚俺且走向前去教那厮看洒家手脚智深大踏步近衆人面前來那張三李四便道小人兄弟們特來參拜師父口裏說便向前去一箇來搶左腳一箇來搶右腳智深不等他上身右腳早起騰的把李四先踢下糞窖裏去張三恰待走智深左腳早起兩箇潑皮都踢在糞窖裏掙扎後頭那三二十箇破落戶驚的目瞪口呆都待要走智深喝道一箇走的一箇下去兩箇走的兩箇下去衆潑皮都不敢動揮只見那張三李四在糞窖裏探起頭來原來那座糞窖沒底似深兩箇一身臭屎頭髮上蛆蟲盤滿立在糞窖裏叫道師父饒恕我們智深喝道你那衆潑皮快扶那鳥上

來。我便饒你衆人。衆人打一救。攙到葫蘆架邊。風景臭穢不可近前。智深哈

哈大笑道。兀那蠢物。你且去菜園池子裏洗了來。和你衆人說話。兩箇潑皮洗

了一回。衆人脫件衣服。與他兩箇穿了。凡若漏此句便是兩箇赤膊人如何體面。此等句是也。此書定

不肯漏者如智深叫道。都來廨宇裏坐地說話。智深先居中坐了。指着衆人道。

你那夥鳥人。休要瞞洒家。你等都是甚麼鳥人。到這里戲弄洒家。那張三李四

并衆火伴一齊跪下說道。小人祖居在這里。都只靠賭博討錢爲生。這片菜園

是俺們衣飯碗。大相國寺裏幾番使錢。要奈何我們不得。師父卻是那里來的

長老。恁的得了相國寺裏。不曾見有師父。雖是實話然亦今日我等情願伏侍

智深道。洒家是關西延安府老种經略相公帳前提轄官。只爲殺得人多。因此

情願出家。二事不相蒙五臺山來到這里。洒家俗姓魯。法名智深。休說你這三

二十箇人。直甚麼。便是千軍萬馬隊中。俺敢直殺得入去出來。衆潑皮喏喏連

聲拜謝了去。智深自來廨宇裏房內收拾整頓歇臥。此句極易漏次日衆潑皮

商量湊些錢物。買了十瓶酒。牽了一箇豬。來請智深。都在廨宇安排了。請智深

在居中坐了。兩邊一帶坐定。那三二十潑皮飲酒。智深道：甚麼道理。叫你衆人

們壞鈔。衆人道：我們有福。今日得師父在這裡。與我等衆人做主。智深大喜。喫

到半酣裏。也有唱的。也有說的。也有拍手的。也有笑的。皮是箇潑正在那里喧鬧。

只聽得門外老鴉哇哇的叫。奇文怪想突如其來衆人有扣齒的。齊道：赤口上

天白舌入地。叩齒爲禱不知治於何時乃此時已有之然定是潑皮教法非士大夫

有而外燁然凡道家智深道：你們做甚麼鳥亂。衆人道：老鴉叫。怕有口舌。智

深道：那里取這話。那種地道人笑道：牆角邊綠楊樹上。新添了一箇老鴉巢。每

日直聒到晚。衆人道：把梯子上面去拆了那巢便了。有幾箇道：我們便去。智深

也乘着酒興。都到外面看時。果然綠楊樹上一箇老鴉巢。衆人道：把梯子上去

拆了。也得耳根清淨。李四便道：我與你盤上去。不要梯子。第一層是老鴉叫第

三層是道人說第四層是尋梯上去第五層是看第六層是要盤智深相了一相。

上去只一倒拔垂楊凡用六層層折方入相一相句行文如畫是氣雄萬夫處。正走到樹前。把直裰脫了。用右手向下。把身倒繳着。卻把左手

扳住上截。把腰只一趁。寫得有將那株綠楊樹帶根拔起。衆潑皮見了一齊拜

倒在地。只叫師父。非是凡人。正是真羅漢。身體無千萬斤氣力。如何拔得起。智

深道。打甚鳥緊。明日都看酒家演武。使器械。忽然入明日衆潑皮當晚各自散了。從

明日爲始。變忽做十數日這二三十箇破落戶。見智深匾匾的伏。每日將酒肉來

請智深。看他演武。使拳。許他使器械。只有層節過了數日。會智深尋思道。每日喫他

們酒食多矣。酒家今日也安排些還席。叫道人去城中買了幾般果子。沽了兩

三擔酒。殺翻一口豬。一腔羊。那時正是三月盡。來此一月有餘矣。記之天氣正熱。智深道。

天色熱。叫道人綠槐樹下鋪了蘆席。請那許多潑皮團團坐定。大碗斟酒。大塊

切肉。叫衆人喫得飽了。再取果子喫酒。又喫得正濃。衆潑皮道。這幾日見師父

演拳。不會見師父。使器械。怎得師父教我們。看一看也好。前許看使器械。今只好潑

皮記得。智深道。說的是。自去房內取出渾鐵禪杖。頭尾長五尺。重六十二斤。衆人

看了。盡皆喫驚。都道。兩臂膊沒水。牛大小氣力。怎使得動。特地將禪杖在此處

皆精神深智接過來。颼颼的使動。渾身上下沒半點兒參差。衆人看了一齊喝

采智深。正使得活泛。二使字是作文妙只見牆外一箇官人看見。喝采道。端的使

得好。智深聽得收住了手看時。只見牆缺邊立着一箇官人。頭戴一頂青紗抓角兒頭巾。腦後兩箇白玉圈連珠髮環。身穿一領單綠羅團花戰袍。腰繫一條雙獺尾龜背銀帶。穿一對磕爪頭朝樣皂靴。手中執一把摺疊紙西川扇子。生的豹頭環眼。燕頰虎鬚。八尺長短身材。三十四五年紀。口裏道。這箇師父端的非凡。使得好器械。衆潑皮道。這位教師喝采。必然是好。智深問道。那軍官是誰。衆人道。這官人是八十萬禁軍槍棒教頭林武師。名喚林冲。智深道。何不就請來廝見。那林教頭便跳入牆來。兩箇就槐樹下相見了。一同坐地。林教頭便問道。師兄何處人氏。法諱喚做甚麼。問定智深道。洒家是關西魯達的便是。答得只爲殺得人多。情願爲僧。年幼時也曾到東京。認得令尊林提轄。着神處林冲大喜。就當結義。智深爲兄。則何驕也然稍遲智深道。教頭今日緣何到此。林冲答道。恰纔與拙荆一同來間壁嶽廟裏還香願。應林冲聽得使棒。看得入眼。着女使錦兒自和荆婦去廟裏燒香。林冲就只此間相等。不想得遇師兄。智深道。洒家初到這里。正沒相識。得這幾箇大哥。每日相伴。如今又得教頭不棄。結爲弟兄。十

分好了。便叫道：人再添酒來相待。恰纔飲得三盃。只見女使錦兒慌慌急急。紅了臉。在牆缺邊叫道：官人休要坐地。娘子在廟中和人合口。林冲連忙問道：在那里。錦兒道：正在五嶽樓下來。撞見箇奸詐不及的。把娘子攔住了。不肯放。林冲慌忙道：卻再來望師兄。休怪休怪。林冲別了智深。急跳過牆缺。和錦兒徑奔嶽廟裏來。搶到五嶽樓看時。見了數箇人。擎着彈弓吹筒粘竿。都立在欄干邊。句補胡梯上一箇年少的後生。獨自背立着。把林冲的娘子攔着道：你且上樓去。和你說話。林冲娘子紅了臉道：清平世界。是何道理。把良人調戲。林冲趕到跟前。把那後生肩胛。只一扳過來。喝道：調戲良人妻子。當得何罪。卻待下拳打時。認的是本管高太尉螟蛉之子高衙內。奇峯當原來高俅新發跡。不曾有親兒。無人幫助。因此過房。這阿叔高三郎兒子在房內爲子。忽然又補入高俅家中一段筆勢天燿本。是叔伯弟兄。卻與他做乾兒子。特地寫小人無倫理無因此高太尉愛惜他。那厮在東京倚勢豪強。專一愛淫玷人家妻女。京師人懼怕他權勢。誰敢與他爭口。叫他做花花太歲。當時林冲扳將過來。卻認得是本管高衙內。先自輦了。

手。高衙內說道。林冲。干你甚事。你來多管。原來高衙內不曉得他是林冲的娘子。若還曉得時。也沒這場事。見林冲不動手。他發這話。衆多閒漢見鬧。一齊攏來說道。教頭休怪。衙內不認得。多有衝撞林冲。怒氣未消。一雙眼睜着。眦那高衙內。寫英雄在人廊廡下欲說不得說光景可憐衆閒漢勸了林冲。和哄高衙內出廟上馬去了。林冲將引妻小。并使女錦兒。也轉出廊下來。只見智深提着鐵禪杖。引着那三三。十箇破落戶。大踏步。搶入廟來。筆勢拉雜如火林冲見了。叫道。師兄那里去。看此一句便寫得

邊搶入得猛宛然萬人 智深道。我來幫你。打直妙不替青白曲林冲道。原來是辟易林冲亦在牛邊也

本管高太尉的衙內。不認得荆婦。時間無禮。林冲本待要痛打那厮。一頓太尉面上。須不好看。自古道。不怕官。只怕管。林冲不合。喫着他的請受權。且讓他這一次。是。可讓何不可讓住人廊廡智深道。你卻怕他。本管太尉。洒家怕他甚鳥。鳥。爲聯奇語甚俺若撞見那撮鳥時。且教他喫洒家三百禪杖了去。林冲見智深醉了。便道。師兄說得是。林冲一時被衆人勸了權。且饒他。醉本。是林冲事。却一將

寫便反做了林冲勸魯達真 智深道。但有事時。便來喚洒家與你去。魯達語起立

衆潑皮見智深醉了。扶着道。師父俺們且去明日和他理會。

醉人發怒。前用此語治之。與前林冲

云師兄說得是。解法同妙。

智深提着禪杖道。阿嫂。

便叫阿嫂。不嫌唐突。

休怪莫要笑話。

魯達是每得意。語

阿哥明日再得相會。

便不捨得一日不會。凡四句却一句阿嫂一句阿哥。智深相中問二句文無次第義不連屬。寫醉人然亦真魯達也。

別自和潑皮去了。林冲領了娘子并錦兒取路回家。心中只是鬱鬱不樂。

按下一句

且說這高衙內引了一班兒閒漢。自見了林冲娘子。又被他衝散了。心中好生

着迷。快快不樂。回到府中納悶。過了三兩日。衆多閒漢都來伺候。見衙內心焦

沒撩沒亂。衆人散了。數內有一箇幫閒的。喚作乾鳥頭富安。理會得高衙內意

思。獨自一箇到府中伺候。見衙內在書房中間坐。

每此等衙內其坐處亦定要學樣。喚作書房。

那富

安走近前去道。衙內近日面色清減。心中少樂。必然有件不悅之事。高衙內道。

你如何省得。富安道。小子一猜便着。衙內道。你猜我心中甚事不樂。富安道。衙

內是思想那雙木的。這猜如何。衙內笑道。你猜得是。只沒箇道理得他。富安道。

有何難哉。衙內怕林冲是箇好漢。不敢欺他。這箇無傷。他見在帳下聽使喚。大

請大受。怎敢惡了太尉。輕則便刺配了他。重則害了他性命。小間尋思有一計。

使衙內能穀得他。高衙內聽得，便道：「自見了許多好女娘，不知怎的只愛他。」

補入一句爲太尉兒子周旋少此句便似不曾見過女娘三家村小兒也心中着迷，鬱鬱不樂。你有甚見識，能得他時。

我自重重的賞你。富安道：「門下知心腹的。」陸虞候陸謙，他和林冲最好。明日衙

內躲在陸虞候樓上深閣，擺下些酒食，卻叫陸謙去請林冲出來喫酒，教他直

去樊樓上深閣裏喫酒。小間便去他家。對林冲娘子說道：「你丈夫教頭和陸謙

喫酒，一時重氣，悶倒在樓上，叫娘子快去看哩。賺得他來到樓上，婦人家水性

見了衙內這般風流人物，再着些甜話兒調和他，不由他不肯。小間這一計如

何。高衙內喝采道：「好條計。」就今晚着人去喚陸虞候來分付了。原來陸虞候家

只在高太尉家隔壁巷內。此句高手次日商量了計策，陸虞候一時聽允，也沒奈何。

只要衙內歡喜，卻顧不得朋友交情。調侃世人且說林冲連日悶悶不已，懶上街去。

四字疏中有鬼何也蓋一路敘衙內設計作者手筆忙極矣不能更折到魯達一邊去夫林冲出門而不尋魯達，然則林冲爲何如人哉。計無復之而竟公然下一筆云：「懶上

街去，便將魯達許多棘手推過此一已牌時，聽得門首有人叫道：「教頭在家麼？」林冲

出來看時，卻是陸虞候。慌忙道：「陸兄何來？」陸謙道：「特來探望兄。」數兄字可何故

連日街前不見林冲道。心裏悶。不會出去。陸謙道。我同兄去喫三盃解悶。林冲道。少坐拜茶。兩箇喫了茶。起身。陸虞候道。阿嫂。眼我同林兄到家去喫三盃。特說

去家林冲娘子赶到布簾下。叫道。大哥少飲。早歸。答又分付一句快挽上連日氣悶回

數林冲與陸謙出得門來。街上閒走了一回。陸虞候道。兄。我們休家去。只就樊

樓內喫兩盃。家却去不當時兩箇上到樊樓內。占箇閣兒。喚酒保分付。叫取兩瓶上

色好酒。希奇果子。按酒兩箇。敘說閒話。林冲歎了一口氣。陸虞候道。兄。何故歎

氣。林冲道。陸兄不知。男子漢空有一身本事。不遇明主。屈沈在小人之下。受這

般腌臢的氣。發憤作書之故其陸虞候道。如今禁軍中雖有幾箇教頭。誰人及

得兄的本事。太尉又看承得好。卻受誰的氣。知者不林冲把前日高衙內的事。告

訴陸虞候一遍。陸虞候道。衙內必不認得。嫂子。兄且休氣。只顧飲酒。林冲喫了

八九盃酒。因要小遺。起身道。我去淨了手來。此等皆作者筆力所林冲下得樓

來。出酒店門。投東小巷內去淨了手。回身轉出巷口。筆捷如風○每寫急事其

病縮之只見女使錦兒叫道。官人尋得我苦。卻在這里。林冲慌忙問道。做甚麼。錦

兒道。官人和陸虞候出來。沒半箇時辰。只見一箇漢子。慌慌急急。奔來家裏。對
 娘子說道。我是陸虞候家鄰舍。你家教頭和陸謙喫酒。只見教頭一口氣不來。
 便撞倒了。叫娘子且快來看視。娘子聽得。連忙央間壁王婆看了家。和我跟那
 漢子去。直到太尉府前巷內。一家人家。小兒女何知道這家誰家。只是一家人家。
便了若說。直到陸家。便失却當時情景。
 却合十箇字。宛然說陸家。上至樓上。只見桌子上擺着些酒食。不見官人。人報官
死了。便滿肚一箇官人。氣塞死在樓上。恰待下樓。只見前日在嶽廟裏囉。唬娘子的。
 後生。嶽廟那後生。妙只是前日。目見為真。後來出來道。娘子少坐。你丈夫來也。錦
 兒慌忙下得樓時。只聽得娘子在樓上叫殺人。只聽得在樓後。妙因此我一地里尋官
 人不見。正撞着賣藥的張先生道。我在樊樓前過。見教頭和一箇人入去喫酒。
 因此特奔到這里。官人快去。林冲見說。喫了一驚。也不顧女使錦兒。絕畫三步做
 一步。跑到陸虞候家。搶到胡梯上。卻關着樓門。有此文一句。便有只聽得娘子叫
 道。只聽得妙。妙急殺。○此時賴是清平世界。如何把我良人妻子關在這里。又
聽得高衙內道。妙又聽得妙。急殺。妙 娘子可憐見救俺。便是鐵石人也告得回轉。錦兒來

已相求已非一語也。妙絕妙絕。言林冲立在胡梯上叫道：大嫂開門。那婦人聽得

是丈夫聲口，只顧來開門。只顧夾帶衙內無數囉唆。高衙內喫了一驚，幹開了

樓窗，跳牆走了。林冲上得樓上，尋不見高衙內，問娘子道：不曾被這厮點污了

此一句若在神閒氣定之時，便必不問。今極忙中，便必問矣。問此一句，正寫林冲氣急心亂也。不然則將夫妻相見，竟不開口於情理，為大失若問別句，則亦更無第二

也。娘子道：不曾。林冲把陸虞候家打得粉碎，將娘子下樓，出得門外看時，鄰舍

兩邊都閉了門。用上驚天動地補。女使錦兒接着，此句妙寫出三箇人，一處歸家

去了。迅歸疾去。林冲拏了一把解腕尖刀，徑奔到樊樓前去尋陸虞候。樊樓迅疾到也

不見了，卻回來他門前等了一晚。又來陸。不見回家，林冲自歸去了。娘子勸

道：只一勸字寫娘子真如見若報仇也。我又不曾被他騙了，你休得胡做。林

冲道：叵耐這陸謙畜生，厮趕着稱兄弟。為上文幾箇。你也來騙我，只怕不撞

見高衙內也。炤管着他頭面，娘子苦勸那裏肯放他出門。好林冲又好娘子。陸

虞候只躲在太尉府內，亦不敢回家。林冲一連等了三日。寫得駭人。並不見面

四箇字放出後文一回大書來。府前人見林冲面色不好，誰敢問他。寫得精神

如聞鬼神第四日飯時候魯智深徑尋到那林家相探突然接入問道教頭如何連

日不見面非魯達醉夢也若知得時豈容更遇一刻不做出來如是便林冲答

道小弟少冗不曾探得師兄既蒙到我寒舍本當草酌三杯爭奈一時不能周

備且和師兄一同上街閒玩一遭市沽兩盞如何智深道最好兩箇同上街來

喫了一日酒又約明日相會帶過明日自此每日與智深上街喫酒把這件事

都放慢了用此一句按下文冲便有開筆去太尉府且說高衙內從那日在陸

虞候家樓上喫了那驚跳牆脫走不敢對太尉說知又寫此一句見人家子因

此在府中臥病陸虞候和富安兩箇來府裏望衙內見他容顏不好精神憔悴

陸謙道衙內何故如此精神少樂衙內道實不瞞你們說我爲林家那人兩次

不能覈得他又喫他那一驚這病越添得重了眼見得半年三箇月性命難保

二人道衙內且寬心只在小人兩箇身上好歹要共那人完聚只除他自縊死

了便罷突然下此語爲後文嫌也正說間府裏老都管也來看衙內病

證又在太尉前說不得話也作者寫陸謙富安那陸虞候和富安見老都管來問病

兩箇商量道。只除恁的。等候老都管看病已了。出來。兩箇邀老都管僻淨處說。道。若要衙內病好。只除教太尉得知。害了林冲性命。方能醫得他。老婆和衙內。在一處。這病便得好。若不如此。一定送了衙內性命。老都管道。這箇容易。老漢。今晚便稟太尉得知。兩箇道。我們已有計了。只等你回話。老都管至晚來見太尉。說道。衙內不害的別證。卻害林冲的老婆。高俅道。林冲的老婆。幾時見他的。都管稟道。便是前月二十八日。在嶽廟裏見來。今經一月有餘。又把陸虞候設的計。備細說了。高俅道。如此。句。因爲他渾家。怎地害他。句。我尋思起來。若爲惜林冲一箇人時。須送了我孩兒性命。句。卻怎生是好。句。惡人初念未。必便惡。寫箇子。都管道。陸虞候和富安有計較。高俅道。既是如此。教喚二人來商議。老都管隨卽喚陸謙富安入到堂裏。唱了喏。高俅問道。我這小衙內的病。你兩箇有甚計較。救得我孩兒好了時。我自擡舉你二人。陸虞候向前稟道。恩相在上。只除如此。如此。使得高俅道。既如此。你明日便與我行。不在話下。再說。林冲每日和智深喫酒。把這件事不記心了。句。重擱那一日。句。突然三字直接前。兩箇同行到。

閱武坊巷口。映坊名與寶刀見一條大漢頭戴一頂抓角兒頭巾穿一領舊戰袍手裏拿着一口寶刀插着箇草標兒立在街上。陸謙畜生以情理論之真堪引

而與之痛飲只如安排計策卻是賣刀何等奇絕偏又是抓角頭口裏自言自語

說道不遇識者屈沈了我這口寶刀。驚心刺林冲也不理會只顧和智深說着

話走。夾此一句筆那漢又跟在背後道好口寶刀可惜不遇識者。倒轉法林冲只

顧和智深走着說得入港。之又夾此一句筆亦筆那漢又在背後說道偌大一

箇東京沒一箇識得軍器的。其辭斬緊林冲聽得說回過頭來。寫得淋漓那漢

的把那口刀掣將出來明晃晃的奪人眼目。淋漓林冲合當有事猛可地道將

來看。疾那漢遞將過來。疾林冲接在手內。疾同智深看了喫了一驚。四字寫出英雄神氣

失口道好刀。疾你要賣幾錢那漢道索價三千貫實價二千貫林冲道價是值

二千貫。冲寫林只沒箇識主你若一千貫肯時我買你的那漢道我急要些錢使

你若端的要時饒你五百貫實要一千五百貫。用敘極忙事偏林冲道只是一千

貫我便買了那漢歎口氣道。疾金子做生鐵賣了罷罷一文也不要少了我的

用極忙中又一婉筆。林冲道。跟我來家中取錢還你。回身卻與智深道。師兄且在茶房裏

少待。小弟便來。智深道。洒家且回去。明日再相見。只別魯達一筆亦不林冲別

了智深。自引了賣刀的那漢。去家中將銀子折算價貫準還與他。就問那漢道。

你這口刀。那里得來。為到家取了錢便可去矣。卻不住筆重又問起賣刀來。歷一試

作地那漢道。小人祖上留下。因為家道消乏。沒奈何將出來賣了。林冲道。你祖

上是誰。四血淚迸出那漢道。若說時。辱沒殺人。妙絕林冲再也不問。絕。只六字妙

七字拾得淋漓無限。那漢得了銀兩自去了。讀者竟不知林冲把這口刀翻來覆

去。看了一回。喝采道。端的好把刀。句一高太尉府中有一口寶刀。胡亂不肯教人

看。二句憑翻來覆去的看。我幾番借看。也不肯將出來。句三今日我也買了這口好刀。

四句慢慢和他比試。五句自語自語。折折妙不可言。林冲當晚不落手。看了一晚。

一句夜間掛在壁上。二句未等天明。又去看那刀。三句龍跳虎臥。寫得。次日已牌時分。可了見

晨一只聽得門首有兩箇承局叫道。林教頭太尉鈞旨。道你買一口好刀。就叫

你將去。比看太尉在府裏專等。疾林冲聽得說道。又是甚麼多口的報知了。于朱

曰其辭若有憾焉。兩箇承局催得林冲穿了衣服。忽然點出四月初旬不因此

其實乃深喜之。兩箇承局催得林冲穿了衣服。字我幾忘矣。起來看了一

冲摩挲愛惜劇於十五女矣林冲道。我

在府中不認得你。輕從一句處兩箇人說道。小人新近參隨。卻早來到府前。進得

到廳前。林冲立住了脚。反寫林冲立住兩箇又道。太尉在裏面後堂內坐地。轉

入屏風。至後堂。又不見太尉。林冲又住了脚。又寫一句立兩箇又道。太尉直在

裏面等你。叫引教頭進來。又過了兩三重門。到一箇去處。一週遭都是綠欄杆。

寫一句景。只見欄杆者言未到堂中。只在兩箇又引林冲到堂前。說道。教頭你

簷下也有此句。便生出下文。四箇青字。身分兩箇又引林冲到堂前。說道。教頭你

只在此少待。等我入去。稟太尉。林冲擎着刀。立在簷前。擊着刀三字。作者眼光

造逆者。兩箇人自入去。了一盞茶。時不見出來。林冲心疑。探頭入簾看時。只見

簷前額上有四箇青字。寫道。白虎節堂。奇文可駭林冲猛省道。疾

機大事處。如何敢無故輒入了。已遲急待回身。只聽得靴履響。脚步鳴。一箇人從

外面入來。奇文林冲看時。不是別人。卻是本管高太尉。筆筆林冲見了。執刀向

前聲喏。執刀二字作太尉喝道。林冲。你又無呼喚。安敢輒入。白虎節堂。你知法

度。否。你。手。裏。擎。着。刀。莫。非。來。刺。殺。下。官。此句從刀入罪有人對我說你兩三日。前。擎。刀。在。府。前。伺。候。必。有。歹。心。此句又援前文林冲躬身稟道。恩相。恰纔蒙兩箇承。局。呼。喚。林。冲。將。刀。來。比。看。太。尉。喝。道。承。局。在。那。里。林。冲。道。恩。相。他。兩。箇。已。投。堂。裏。去。了。太。尉。道。胡。說。甚。麼。承。局。敢。進。我。府。堂。裏。去。左。右。與。我。拏。下。這。厮。節。早。兩。箇。早。兩。箇。早。兩。箇。

萬。禁。軍。教。頭。被。害。了。也。說猶未了。旁邊耳房裏。走出三十餘人。把林冲橫推倒拽下去。高。太。尉。大。怒。道。你。既。是。禁。軍。教。頭。法。度。也。還。不。知。道。因。何。手。執。利。刃。故。入。節。堂。欲。殺。本。官。叫。左。右。把。林。冲。推。下。不。知。性。命。如。何。不。因。此。等。有。分。教。大。鬧。中。原。縱。橫。海。內。直。教。農。夫。背。上。添。心。號。漁。父。舟。中。插。認。旗。畢。竟。看。林。冲。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評〕 王望如曰。智深遇鄭關西便打。遇小霸王便打。遇崔道成邱小乙便打。遇潑皮張三李四便打。遇解差董超薛霸便打。遇金老兒便救。遇劉太公便救。遇林冲便救。遇李忠便偷酒器。遇史進便送酒器。生殺予奪。極有分曉。不徒恃拔柳之力。

又曰。衙內爲高俅乾兒。素無教訓。思人妻而不得。則思殺其夫以妻之。設手執利刃。故入節堂之計。陷害林冲。真狗彘不食其肉矣。東嶽廟前。何不聽智擊殺此輩。

鄧狂言索隱

衆潑皮請智深喫酒。過了數日。智深又安排還席。張三李四。將擲翻智深于糞窖。乃反爲智深所踢。以入於糞窖之中。而何以一經參拜。便寫得情意如許。豈智深之威力。亦有時而不能行乎。蓋服軟不服硬。固智深之本來面目也。叛則伐之。服則舍之。實惟吾漢族酷愛和平之本性。智深其代表之矣。吾恐大相國寺之職守。所謂「每日令種地人納十擔蔬菜」者。智深亦未必十分認真。若使嚴而繩之。則衆潑皮又何從得錢喫酒乎。且以文字之表面而論。則智深固打抱不平者也。非打其參拜我者也。以其本書之宗旨言之。則處處皆爲革命計者也。衆潑皮之破落戶。非猶是窮民之困苦而無告者乎。破落戶之衆潑皮。非猶是游民之憤怨而不舒者乎。爲窮民之困苦無告也者。則不忍打。爲游民之憤怨不舒也者。則不欲打。以爲若而人者。加以部勒。雖未必儕于百八人之列。然以之爲梁山泊之小嘍囉。亦未必全然無用。設使魯達久久訓練。則異日兵至東京。當然擁集其徒黨。隸麾下而爲馬前之卒。或

且爲之內應焉。故破落戶請智深。智深亦請破落戶。智深使拳。又使禪杖。下文林冲有事。便書云。「只見智深提著鐵禪杖。引著那二三十箇破落戶。大踏步搶入廟來。」又云。「智深道。我來幫你厮打。」卽此意也。然而破落戶之所以爲破落。潑皮之所以爲潑皮者。則實在無能力。無知識。無道德。篇中寫來。種種可笑。亡國滅種之禍。社會上人人與有責焉。收容之以爲革命之附屬物。則可仗賴之以爲革命之先鋒。則斷不可推而論之。則梁山諸人。亦非真能革命者也。真能革命者何人。在作者眼中。固只有比較的之批評也。

道人道。牆角邊綠楊樹上。新添了一箇老鴉巢。每日直聒到晚。衆人道。把梯子上面去。拆了那巢便了。有幾箇道。我們便去。智深也乘著酒興。都到外邊看時。果然綠楊樹上一箇老鴉巢。衆人道。把梯子上去拆了。也得耳根清淨。李四便道。我與你盤上去。不要梯子。智深相了一相。走到樹前。把直掇脫了。用右手向下。把身倒繳著。卻把左手扳住上截。把腰只一趁。將那株綠楊樹帶根拔起。鴉。凶鳥也。爲宋亡之凶兆。亦卽以爲元亡之預兆。災祥無可深論。吉凶又本無定評。然衆人心理中。以爲凶。則凶之矣。曰牆角邊。曰新添。元人自外而入也。曰綠楊樹。最高之府。亦夷狄盜賊之巢也。日聒到晚。民不堪其煩苛也。耳根清淨。非掃而去之不可也。梯子上去拆。盤上去拆。上字到下字而言。皆平民革命之代名辭。

也。盤上去較用梯子更爲直截。然其人之才力終未可語于除惡也。鴉之可以爲巢也以綠楊。前日可以以無巢而有巢。則今日拆巢。使之由有巢而無巢者。他日復來。則仍可以由無巢而有巢。則以此綠楊樹爲之招也。苟無此綠楊樹也者。則亦不得有此巢。苟無此綠楊樹之可以營巢也者。則亦永遠無此鴉。故逐鴉不過治標之方。而去此綠楊樹者。乃爲根本解決之計。顧此言談何容易哉。彼其深根固蒂。而人羣之庇護於此綠楊之下。以苟偷一刻之安者。殆不知其凡幾。而曰我將去之。則欲人之操鋤畚以從我者。必百呼焉而決無一應。有大力者談笑而揮之。使出于人人意中之所不及料。則其苟安之念絕。而又知其根株之可拔也。則畏難之念亦消。夫而後凶鳥之羣。舉無所容。曰倒拔者。鴉棲于上。而根據在下。與其罪鴉。不如其罪樹。與其罪樹之枝幹。不如其罪樹根。綠楊樹之本體。果其有知識者。必當不容此凶鳥棲息于其上。以肆其聒噪之惡。而顧不能。則不得不假手於有力者之一拔。天下事固可不以本根之治治之也哉。

豹子頭誤入白虎堂。林冲之爲人。豈易及哉。其智勇不可謂不深沈。其行爲不可謂不正大。鋤王倫而不取。奉晁蓋而不疑。力戰以護主帥。誓箭以遵遺囑。陰護盧俊義以忤宋江而不懼。以如此人才。而爲革命之先鋒。雖置之開國諸名將相中。固亦未遑多讓。然而不得比于王進。并不得比于魯達者。其

心目中固舍不得一箇八十萬禁軍槍棒教頭。而更於教頭之上有所希冀也。魯達無妻。而王進有母。乃其究竟則皆有以自脫。而林冲不能者。此而已矣。東京爲何等社會。而婦女燒香於嶽廟。謂之曰習俗之移人。毋寧謂爲英雄之托大。固猶其小焉耳。以自命英雄之故。而舍不得一箇八十萬禁軍槍棒教頭。且更於有所希冀。利令智昏。則是其所以爲英雄者。仍是純粹官僚之心。卽爲淪於盜賊之漸。愛惜寶刀之行爲。卽此英雄勃勃欲爲官僚之野心。所醞釀而成。比試寶刀之驚異。卽此英雄勃勃欲爲官僚之野心。所胎息而出。殆至白虎節堂。將入未入之頃。其心目中固當只有寶刀在。而何論其餘。安能於此時抽身急走哉。走亦無益。而况其直入。其誤不自今日始也。不然。則人之謀奪吾妻者。實爲此上官之子。吾惡得而不思有以自處哉。書中云。「當時林冲拔將過來。卻認得是本管高衙內。先自手輓了。」又云。「林冲本待痛打那厮一頓。太尉面上須不好看。自古道。不怕官。只怕管。林冲不合喫著他的請受。權且讓他一次。」喫字著眼。飯碗問題之累人。如是如是。又云。「陸兄不知男子漢空有一身本事。不遇明主。屈沈在小人之下。受這般腌臢的氣。」又云。「衙內怕林冲是箇好漢。不敢欺他。這箇無傷。他見在帳下聽使喚。大請大受。怎敢惡了太尉。輕則便刺配了他。重則害了他性命。」嗚乎。林冲之所以自縛。與人之所以縛林冲者。盡在於此。無欲則剛。人不求人一般大。斯言諒哉。「智深道你

卻怕他本管太尉。洒家怕他甚鳥。」惟魯達之不畏強禦。擺脫一切。乃能道此。然亦不輕動者。投鼠忌器。爲林冲故也。

此篇寫高俅。多不可以常理測。以弟爲子。已可怪矣。爲之謀奪生人妻。此豈人之所爲。而何以出之于太尉哉。十三妹之婚。年羹堯逼迫其父至死。彼其所欲得。以爲媳者。未經許嫁之閨女也。其父之所直截衝撞者。赫赫然之上官也。奸雄之不能忍此。亦固其所。嗚乎。此林冲之所以不走也。而惡知夫溺愛之弊。野蠻無人倫之行爲。有不可思議者哉。彼固自云。「衙內不認得荆婦。故特無禮。」而陸虞候亦以「衙內必不認得嫂子」愚之。迨至陸虞候之謀已洩。一時氣憤。不及思索。必欲殺之。亦未欲殺高氏父子也。書中又云。「娘子勸道。我又不曾被他騙了。你休得胡做。」娘子苦勸。那裏肯放他出門。」自此與智深上街喫酒。把這件都放慢了。」蓋亦有投鼠忌器。只好罷手之意矣。彼固囂囂然自負爲英雄。而且八十萬禁軍槍棒教頭也。其始以爲衙內知爲吾妻。必不至此。乃竟不如其意料。則曰此固衙內與陸某爲之。此等私事。未必告諸太尉耳。太尉以天子大臣。平日看承甚好。縱不愛惜人才。亦當重顧軍心。而何至於爲子謀生人之妻。以自去其指臂。彼其自重其爲英雄。自重其爲八十萬禁軍槍棒教頭。并重視太尉。皆官僚之見也。官僚罪惡。竟出乎天理人情之外。作者惡之深矣。然人人必

競趨于官僚之一途。而不知其禍變之無窮。英雄實代表之。世變又何從而救。嗚乎。此真有識者之所
以脫離政界關係也。

林冲娘子。吾國女界。其有智識能力。而與於知幾免禍之哲者有幾。是惡可以深論也哉。書中寫女
界。絕對的無有可以風世之一人。而惡毒淫凶者爲多。作者其有微旨焉。顧獨極力表張一林冲娘子。
豈徒謂吾國之女德。僅能以此相繩哉。夫娘子之過。惟在不應處此齷齪黑獄之社會。獄廟燒香耳。嚴
格繩之。亦只能惜其不勸夫走耳。嗚乎。談何容易。而不從四周之社會着眼。天下豈尙有完人乎。今試
觀其突遭強暴。由一至再。而絕不肯以高氏之富貴勢力。有動於中。此其堅貞已不可及。又復心事坦
白。行所無事。而絕不聞有哭訴誓天之語。且復勸夫忍辱。而不肯以一身之名節。意氣用事。此其真誠
更復少見。迨至於滄州刺配。涕泣送行。休書之來。終不肯怨懟其夫。全節以終。不爲薰天勢燄之仇人
所屈。不死於調戲之日。亦不死於刺配之日。節久彌堅。從容就義。蓋非其到所望已絕。萬不得已地位。
絕不肯以一死鳴高。求諸古純臣。良不易得。作者其以是爲宋末之孤臣寫照耶。謂林冲之爲人。有辱
此妻。曷不曰宋室諸帝之亦有辱此臣乎。元入中國。吾漢族之婦女。被污者何限。而古今來之勢力迫
污婦女者。又何限。林冲娘子。惡得而不寶貴也。况乎儼然以丈夫自命。無端而屈身於權貴。無端而委

身於異國。其於忠君之學說。固已根本破壞。而彼自負爲忠臣者。亦復悻悻有小丈夫氣。則其所以爲忠臣者。亦甚假耳。烏有如林冲娘子之出於自然者哉。夫君臣之說。本不可以夫婦爲比例。夫婦有敵體相互之主權。而臣之與君。不得以此論也。守節之說。亦不得以拒姦爲比例。禁改嫁者。原無此不自由之法律。而身體自由者。固絕不肯受辱也。顧有時亦可相提並論者。社會上之環境。與箇人上之心理。多有相似之點。而道德上之志意自由。亦未有不與法律相合者。言非一端。故表而出之以告世之言節烈者。

顧作者通體不言忠臣。惟燕青之於盧俊義。近之而又終爲平等之兄弟。其義微不同。鄙人有時以影射忠臣立說。與作者之旨合乎。曰。無不合也。作者之學說。本出於莊子。莊子謂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此自厭惡政治之詞。故終身不入政界。而其實亦與忠君不忠君之說。絕對的不生如何之關係。且種界國界。亦非其所措意。作者生於宋元之際。則實含有種界國族之痛。文謝諸公之忠於君與忠於國與種也。其本體固無從細爲分別。而作者利其可以存吾種也。而影射而表彰之以倡革命。至於國與種之所以借亡。則仍歸之於大盜胥篋之本旨。是固其通體學說。仍然不出於莊子範圍中矣。表面上掩之以文章。裏面上運之以手段。乃至於裏面之最深處。則無一而非微言。水滸之所以難能。

可貴而又能以自存者。其在此乎。

水滸索隱

聖歎外書

第七回

林教頭刺配滄州道

魯智深大鬧野猪林

此回凡兩段文字。一段是林武師寫休書。一段是野猪林喫悶棍。一段寫兒女情深。一段寫英雄短只看他行文歷歷落落處。

話說當時太尉喝叫左右排列軍校。拿下林冲要斬。林冲大叫冤屈。太尉道。你來節堂有何事務。見今手裏拿着利刃。如何不是來殺下官。林冲告道。太尉不喚。怎敢入來。見有兩箇承局望堂裏去了。故賺林冲到此。太尉喝道。胡說。我府中那有承局。這厮不服斷遣。喝叫左右解去開封府。分付滕府尹好生推問。勘理明白處決。就把這刀封了去。左右領了鈞旨。監押林冲投開封府來。恰好府尹坐衙未退。二字好似高太尉幹人。把林冲押到府前。跪在階下。府幹將太尉言語對滕府尹說了。將上太尉封的那把刀。放在林冲面前。府尹道。林冲你是箇

禁軍教頭。如何不知法度。手執利刃。故入節堂。這是該死的罪犯。林冲告道。恩相明鏡。念林冲負屈啣冤。小人雖是麤鹵的軍漢。頗識些法度。如何敢擅入節堂。爲是前月二十八日。林冲與妻到嶽廟還香願。正迎見高太尉的小衙內。把妻子調戲。被小人喝散了。次後又使陸虞候賺小人喫酒。卻使富安來騙林冲妻子。到陸虞候家樓上調戲。亦被小人趕去。是把陸虞候家打了一場。兩次雖不成姦。皆有人證。次日林冲自買這口刀。今日太尉差兩箇承局來家呼喚林冲。叫將刀來府裏比看。因此林冲同二人到節堂下。兩箇承局進堂裏去了。不想太尉從外面進來。設計陷害林冲。望恩相做主。府尹聽了林冲口詞。府尹不開口且叫與了回文。一面取刑具枷杻來上了。推入牢裏監下。林冲家裏自來送飯。一面使錢。林冲的丈人張教頭亦來買上告下。使用財帛。正值有箇當案孔目。姓孫名定。爲人最鯁直。十分好善。只要週全人。因此人都喚做孫佛兒。他明知道這件事。轉轉宛宛。在府上說知。就裏稟道。此事果是屈了林冲。只可週全他。府尹道。他做下這般罪。高太尉批仰定罪。定要問他手執利刃。故入節堂。殺害

本官怎週全得他。孫定道：這南衙開封府不是朝廷的。是高太尉家的。雖無孔目

府尹之理然府尹道：胡說。孫定道：誰不知高太尉當權倚勢豪強更兼他府裏

無般不做。府此一句上承下不接妙絕快絕言高但有人小小觸犯便發來開

封府要殺便殺要剮便剮卻不是他家官府。字小小字妙觸犯府尹道：據你說時

林冲事怎的方便他。施行斷遣。孫定道：看林冲口詞是箇無罪的人。快話人只是

沒拿那兩箇承局處。此語開不得林冲死罪然一有此如今着他招認做不合

腰懸利刃。誤入節堂。脊杖二十。刺配遠惡軍州。滕府尹也知這件事了。自去高

太尉面前再三稟說林冲口詞高俅情知理短。又礙府尹。句一只得准了。就此

日府尹回來陞廳。叫林冲除了長枷。斷了二十脊杖。喚箇文筆匠。刺了面頰。量

地方遠近。該配滄州牢城。當廳打一面七斤半團頭鐵葉護身枷釘了。貼上封

皮。押了一道牒文。差兩箇防送公人。監押前去。兩箇人是董超薛霸。特註二人

人領了公文。押送林冲出開封府來。只見衆鄰舍。此句非鄰舍情重亦非林冲有

并林冲的丈人張教頭。都在府前接着。同林冲兩箇公人。到州橋下酒店裏坐

定林冲道。多得孫孔目維持。這棒不毒。因此走動得。張教頭叫酒保安排。按酒菓子。管待兩箇公人。酒至數杯。只見張教頭將出銀兩。齎發他兩箇防送公人。已了。林冲執手對丈人說道。泰山在上。年災月厄。撞了高衙內。喫了一場屈官司。今日有句話說。上稟泰山。自蒙泰山錯愛。將令愛嫁事小人。已經三載。不曾有半些兒差池。雖不曾生半箇兒女。爲後文省手也。却於林冲口中敘出。曲曲入情。未曾面紅面赤。半點相爭。今小人遭這場橫事。配去滄州。生死存亡。未保娘子在家。小人心去不穩。誠恐高衙內威逼這頭親事。况兼青春年少。休爲林冲誤了前程。卻是林冲自行主張。非他人逼迫。小人今日就高鄰在此。始知前文先敘鄰舍筆法之妙。明白立紙休書。任從改嫁。並無爭執。如此。林冲去得心穩。免得高衙內陷害。張教頭道。賢婿甚麼言語。你是天年不齊。遭了橫事。又不是你作將出來的。今日權且去滄州躲災避難。早晚天可憐見。放你回來時。依舊夫妻完聚。老漢家中也頗有些過活。便取了我女家去。并錦兒。細不揀怎的。三年五載。養贍得他。又不叫他出入。高衙內便要見。也不能彀。休要憂心。都在老漢身上。你在滄州牢城。我自頻頻寄

書并衣服與你。休得要胡思亂想。只顧放心去。林冲道。感謝泰山厚意。只是林

冲放心不下。枉自兩相耽誤。泰山可憐見林冲。依允小人便死也。瞑目。張教頭

那里肯應承。衆鄰舍亦說行不得。又夾一林冲道。若不依允小人之時。林冲便

掙扎得回來。誓不與娘子相聚。語載鐵張教頭道。既要恁地時。權且繇你寫下。我

只不把女兒嫁人便了。曲載鐵語至此各用一句裁鐵語收之當時叫酒保尋

箇寫文書的人來。買了一張紙來。那人寫林冲說。道是東京八十萬禁軍教

頭林冲。爲因身犯重罪。重罪妙此書分明寫與高衙內者斷配滄州。去後存亡

不保有妻張氏年少。情願立此休書。任從改嫁。永無爭執。委是自行情願。並非

相逼。生句出脫衙內○此數句本老恐後無憑。立此文約爲照。年月日。林冲當

下看人寫了。借過筆來。去年月下。押箇花字打箇手模。寫林冲斬頭瀝血見正

在閣裏寫了。欲付與泰山收時。只見林冲的娘子。號天哭地叫將來。女使錦兒

抱着一包衣服。一路尋到酒店裏。省却又林冲見了。起身接着道。娘子。小人有

句話說。已稟過泰山了。如聞其聲爲是林冲年災月厄。遭這場屈事。今去滄州。

生死不保。誠恐悞了娘子青春。今已寫下幾字在此。萬望娘子休等小人。有好

頭腦。高衙內也却不直說高衙內豈恐傷其心也自行招嫁。莫為林冲悞了賢妻。那娘子聽罷。哭將

起來。說道：丈夫我不曾有半些兒點污。如何把我休了。林冲娘子只說得此一句。下更無語。都是張教

頭說情景入妙林冲道：娘子我是好意。恐怕日後兩下相誤。賺了你。張教頭便道：我兒

放心。雖是女婿。恁的主張。我終不成下得將你來再嫁人。這事且繇他放心去。

他便不來時。我也安排你一世的終身盤費。只教你守志便了。都是娘子心中話。却不好在娘

于口中說故都那娘子聽得說。力有筆心中哽咽。又見了這封書。力有筆一時哭倒。

聲絕在地。林冲與泰山張教頭救得起來。半晌方纔甦醒。兀自哭不住。林冲把

休書與教頭收了。衆鄰舍亦有婦人來勸林冲娘子攙扶回去。真是如何回舍

二字上生出婦人來張教頭囑咐林冲道：只顧前程去。掙扎回來。厮見你的老

小。我明日便取回去。養在家裏。待你回來完聚。重將此句你但放心去。不要挂

念。如有便人。千萬頻頻寄些書信來。林冲起身謝了拜謝泰山。并衆鄰舍。背上

包裹。隨着公人去了。張教頭同鄰舍取路回家。了不在話下。且說兩箇防送公

人把林冲帶來使臣房裏。寄了監。董超薛霸各自回家。收拾行李。只說董超正在家裏拴束包裹。只見巷口酒店裏酒保來說道。請端公一位官人在小人店中請說話。董超道。是誰酒保道。小人不認得。只叫請端公便來。原來宋時的公人都稱呼端公。當時董超便和酒保逕到店中閣兒內看時。見坐着一箇人頭戴頂萬字頭巾。身穿領皂紗背子。下面皂靴淨襪。見了董超。慌忙作揖道。端公請坐。董超道。小人自來不曾拜識尊顏。不知呼喚有何使令。那人道。請坐。少間便知。董超坐在對席。酒保一面鋪下酒盞菜蔬菓品。按酒都搬來擺了一桌。那人問道。薛端公在何處住。董超道。只在前邊巷內。那人喚酒保問了底脚。與我去請將來。酒保去了一盞茶時。只見請得薛霸到閣兒裏。董超道。這位官人請俺說話。薛霸道。不敢動問。大人高姓。那人又道。少刻便知。且請飲酒。三人坐定。一面酒保篩酒。酒至數杯。那人去袖子裏取出十兩金子。放在桌上。說道。二位端公。各收五兩。有些小事煩及。二人道。小人素不認得尊官。何故與我金子。那人道。二位莫不投滄州去。董超道。小人兩箇奉本府差遣。監押林冲。直到那里。

那人道。既是如此。相煩二位。我是高太尉府心腹人。陸虞候便是。董超薛霸。喏連聲說道。小人何等樣人。敢共對席。陸謙道。你二位也知林冲和太尉是對。今奉高太尉鈞旨。教將這十兩金子。送與二位。望你兩箇領諾。不必遠去。只就前面僻靜去處。把林冲結果了。就彼處討紙回狀回來便了。若開封府但有話說。太尉自行分付。並不妨事。董超道。一箇不肯。凡公人必用兩箇。爲一夥。便一箇好。一箇不好。蓋起發人錢財。都用此法。切勿謂董超卻怕使不得。開封府公文。只叫解活的去。卻不會教結果了他。亦且

本人年紀又不高大。如何作得這緣故。倘有些兜搭。恐不方便。薛霸道。肯一箇老

董你聽我說。高太尉便叫我死。也只得依他。他妙話。今人以死博名。甚麼死亦依

莫說使這官人。又送金子與俺。你不要多說。和你分了罷。落得做人情。日後也

有。炤顧俺處。薛霸賊。小人如畫。又前頭有的是大松林。猛惡去處。不揀怎的與他

結果了罷。當下薛霸收了金子。說道。官人放心。多是五站路。少便兩程。便有分

曉。陸謙大喜道。還是薛端公。真是爽利。明日到地了時。是必揭取林冲臉上金

印回來做表證。陸謙再包辦二位。十兩金子相謝。出小人語。小人作者。務要寫專等

好音。得好音二字用切不可相悞。原來宋時。但是犯人。徒流遷徙的。都臉上刺字。

怕人恨怪。只喚做打金印。三箇人又喫了一會酒。陸虞候算了酒錢。三人出酒。

肆來。各自分手。只說董超薛霸將金子分受入己。送回家中。取了行李包裹。拿。

水火棍。便來使臣房裏取了林冲。監押上路。當日出得城來。離城三十里多路。

歇了。宋時途路上客店人家。但是公人監押囚人來歇。不要房錢。當下董薛二。

人。二人合帶林冲到客店裏歇了一夜。第二日天明起來。打火喫了飯食。投滄州。

路上來。時遇六月天氣。炎暑正熱。林冲初喫棒時。倒也無事。次後兩三日間。天。

道盛熱。棒瘡卻發。又是箇新喫棒的人。補出林冲生路上一歩挨一步。走不動。

薛霸道。不好箇好不曉事。此去滄州二千里有餘的路。你這般樣走。幾時得到。林。

冲道。小人在太尉府裏折了些便宜。前日方纔喫棒瘡舉發。這般炎熱。上下只。

得擔待一步。董超道。做好箇你自慢慢的走。休聽咕咕。薛霸一路上喃喃呐呐的。

口裏埋冤叫苦。說道。卻是老爺們晦氣。撞着你這箇魔頭。看看天色又晚。三箇。

人投村中客店裏來。到得房內。兩箇公人放了棍棒。解了包裹。林冲也把包來。

解了。不等公人開口，可去包裹取些碎銀兩。央店小二買些酒肉糴些米來。安排盤饌。請兩箇防送公人坐了。喫董超薛霸二人又添酒來。把林冲灌的醉了。和枷倒在一邊。薛霸箇去燒一鍋百沸滾湯。提將來傾在脚盆內。叫道：林教頭，你也洗了脚好睡。林冲掙的起來，被枷礙了，曲身不得。薛霸便道：我替你洗。林冲忙道：使不得。薛霸道：出路人那里計較的許多。林冲不知是計，只顧伸下脚來。被薛霸只一按按在滾湯裏。地爲明日也林冲叫一聲哎也。急縮得起來。泡得脚面紅腫了。林冲道：不消生受。薛霸道：只見罪人伏侍公人。那曾有公人伏侍罪人。好意叫他洗脚。顛倒嫌冷嫌熱。卻不是好心不得好報。口裏喃喃的罵了半夜。林冲那裏敢回話。自去倒在一邊。他兩箇二人潑了這水。自換些水去外邊洗了脚。收拾睡到四更。同店人都未起。早〇又暗薛霸起來。箇燒了面湯。安排打火做飯。喫林冲起來。暈了。喫不得。又走不動。薛霸拿了水火棍。催促動身。董超箇去腰裏解下一雙新草鞋耳朶。并索兒。卻是麻編的。惡叫林冲穿。林冲看時。脚上滿面都是燎漿泡。只得尋覓舊草鞋穿。那裏去討沒奈何。只得把新草

鞋穿上。惡叫店小二算過酒錢。兩箇公人。又二人帶了林冲出店。卻是五更天氣。

早林冲走不到三二里。脚上泡被新草鞋打破了。惡鮮血淋漓。正走不動。聲喚

不止。薛霸罵道。箇一走便快走。不走便大棍搦將起來。林冲道。上下方便。小人豈

敢怠慢。俄延程途。其實是脚疼。走不動。董超道。箇一我扶着你走便了。攙着林冲

只得又挨了四五里路。看看正走不動了。早望見前面烟籠霧鎖。一座猛惡林

子。有名喚做野猪林。此是東京去滄州路上。第一箇險峻去處。宋時這座林子

內。但有些冤讐的。使用些錢與公人。帶到這裏。不知結果了多少好漢。今日這

兩箇公人。帶林冲奔入這林子裏來。董超道。可反是董超發科走了一五更。走不

得十里路程。似此滄州怎的得到薛霸道。薛霸我也走不得了。且就林子裏歇

一歇。三箇人奔到裏面。解下行李包裹。都撇在樹根頭。林冲叫聲呵也。靠着一

株大樹便倒了。畫只見董超薛霸道。合二人行一步等一步。倒走得我困倦起來。

且睡一睡。卻行。如曲曲而來○放下水火棍。便倒在樹邊。略略閉得眼。奇文○二

閉事如何閉得眼却偏用從地下叫將起來。奇文林冲道。上下做甚麼。董超薛霸道。

二人 俺兩箇正要睡一睡。這里又無關鎖。只怕你走了。我們放心不下。以此睡

不穩。已說到縛矣却還林冲答道。小人是箇好漢。官司既已喫了一世也不走。

薛霸道。箇一那裏信得你說。要我們心穩。須得縛一縛。其方說縛之曲如一縛林冲道。

上下要縛便縛。小人敢道怎的。薛霸腰裏解下索子來。把林冲連手帶脚和枷

緊緊的縛在樹上。箇一同董超兩箇。跳將起來。轉過身來。拿起水火棍看看林

冲。說道不是俺要結果你。自是前日來時。有那陸虞候。密人也此處却說出傳

着高太尉鈞旨。教我兩箇到這裏。結果你。立等金印回去。回話。密語也此處却說出便多

走的幾日。也是死數。只今日就這裏倒作成我兩箇回去。快些。此却思之善知有識

甘之益回休得要怨我弟兄兩箇。只是上司差遣不繇自己。你須精細着。惡人又可怕

此寫來每笑明年今日是你周年。語。我等已限定日期。亦要早回話。林冲見說。

淚如雨下。四字寫盡英便道。上下我與你二位往日無讐。近日無冤。你二位如

何救得小人。望其救之辭也三句連讀始得之正生死不忘。董超道說甚麼。

閒語。一箇臨死求救謂之閒語為之絕倒。臨死求救是閒語前日所救你不

得薛霸便提起水火棍來。望着林冲腦袋上劈將來。冲一箇○林可憐豪傑束手就死。正是萬里黃泉無旅舍。三魂今夜落誰家。畢竟林冲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評〕王望如曰：開封滕府尹止知奉承太尉。那管草菅林冲。丈夫生負奇冤。割捨妻兒。不失英雄氣概。張氏父女善承林冲之志。到底不爲衙內所污。可稱真泰山真節婦。

又曰：自有宋以來。野豬林中結果了多少冤屈的性命。幾回得遇太白金星魯智深搭救。巧哉林冲相交花和尚。便得花和尚之力。豈不是絕處逢生。兩解差同爲劊子手。董超初猶豫不決。後爲薛霸同謀。智深殺之。而林冲救之。後以得罪高俅。流配大名。又受李固金。而欲死盧俊義。卒爲燕青冷箭所死。嗚呼。旣已漏網。何又投羅。術固不可不慎也。

鄧死言索隱

孫定道：這南衙開封府。不是朝廷的。是高太尉家的。府尹道：胡說。孫定道：誰不知高太尉當權。倚勢豪

強更兼他府裏無般不做。但有人小小觸犯。便發來開封府。要殺便殺。要剮就剮。卻不是他家官府。爲民設官。古今中外之通例。雖在極端專制時代。亦無有一人不承認此說者矣。謂之曰朝廷家的官府。已經不可言也。謂之曰高太尉家的官府。則又何可言乎。然既已爲朝廷家的官府。自然變爲太尉家的官府。太尉者。高級之官僚。而朝廷之代表也。他府裏無般不做。則朝廷家之無般不做。更可知。太尉與一般官僚之所做。抑亦卽朝廷之所做也。小小觸犯。便殺便剮。較之指斥乘輿之罪名何如。誹謗之律。名去而實猶存久矣。金評以爲無孔目搪突府尹之理。自是作者借端發揮。然觀于此言。卽可以謂孫定爲好人乎。一觀其上文。則曰「林冲家裏自來送飯。一面使錢。」則是孫定之言。仍是銀子說話耳。再觀其下文。則曰「如今著他招認不合腰懸利刃。誤入節堂。」則是依舊敷衍高府之計。但求其與所得銀子無礙耳。平心論之。此等人。還算是官僚中之少有良心者。然其爲巧宦。則已絕無疑義。上下相蒙。苟且了事。寫來絕倒。

林冲寫休書。書中所言。何其斬釘截鐵。乃爾。其亦有疑于娘子乎。曰無疑也。且卽疑而亦不得以疑論。兩次調戲之決未成奸。林冲亦旣聞而見之矣。卽謂娘子無激烈之表示。而又勸夫以忍辱。或者爲致疑之端。然書中所言。明明令其改嫁高衙內矣。卽已許之。則疑不疑已不成問題。且今日許其嫁。當

日何必不聽其私通。則以獻妻納女以求祿位。決非英雄所爲。偶然有之。亦必別有其萬不得已之故。而高氏并未以此說冲也。乃旣已遠配。則固已無如高氏何在。冲之意。豈亦不曰吾堂堂英雄。奈何爲一婦人所累。而身蹈危機也哉。棄一婦人以舒死。未必非英雄之本色矣。不知高氏果必欲得娘子也者。則其堅拒與否。亦惟娘子得以主之。林冲之許與不許。固絕對的無關係之可言。娘子果可以嫁高氏也者。則其解讎與否。亦仍高氏得以主之。林冲與娘子之願與不願。亦絕對的無關係之可言。旣知其無關係矣。則休書一舉。實爲多事。冲乃欲犧牲其貞妻之名節。以爲自舒禍患之地。侵犯他人自由之界。其野蠻已經達于極點。豈女子之一身。果可以任意而爲男子之棄物。而不聽其自尊自貴乎。且娘子之所以拒姦者。固自爲保全其身體之自由計。然對於林冲。其所以保全其體面名譽者。亦自不小。豈能命令之使反顏事仇而重傷其心。而娘子終不以爲意。堅守久之而從容就死焉。則娘子之爲人。固當高于林冲萬倍。情之一字。雖不可以誤用。然苟其用得其當。則雖山崩川竭。海枯石爛。終有以延羣生之命。而挽流俗之風。冲之所爲。何其無人心。乃爾英雄之有志事業者。因其妻之才色爲累。已屬不幸。若因其妻之節義而累。則尤爲無法。然此身苟瞻前顧後。則倫理絕而情根斬。平等自由之真意。亦蕩然無所存。人生遇此。必不得已境界。亦只能聽其妻之所爲。而已之身命名譽。舉無所容心而

已英雄之忍。何足道哉。老氏曰。太上忘情。其次多情。其次不及情。書中所寫。何不及情者之多也。

董超薛霸 林冲與盧俊義傳兩見。而不同之特點。金評未能透澈。試略論之。

一則金錢多寡之問題也。「古時兩錠大銀。不止值十兩金子。」將謂俊義以財主身分。高過林冲。故必須兩錠大銀。與五十兩蒜條金之謝儀乎。則李固口中。明明說「他又沒一文」矣。而林冲尚有張教頭爲之佈值使錢。則盧貧于林明甚。將謂李固占了盧氏之家財。有錢揮霍乎。則太尉未嘗不富過于盧。進一步言之。謂李固爲人奴。以奴謀主。其勢逆。勢逆故需錢多。太尉爲長官。以上謀下。其勢順。勢順故需錢少。近之矣。然而李固之所欲殺者。爲單獨之私人。太尉之所欲殺者。爲在公之軍人。其罪惡固無以辨。而其責任則彼重于此。故此說亦幾于不能完全成立也。究之李固以平民害人。專恃銀子。故其辭柔。太尉以官僚害人。先有勢力。故其辭剛。「李固道。我不是忘恩失義的人。慢慢地報答你兩箇。」軟求之辭也。「薛霸便道。哥哥這李官人。有名一箇好男子。我們也把這件事結識了他。若有急難之處。要他照管。」意外要索之辭也。殺人係何等事。自需重賄。且于此有後望焉。固屬惡人之常事耳。今一反而觀之。林冲傳。則大謬不然。「董超道。小人自來不曾拜識尊顏。不知呼喚有何使令。」薛霸道。不敢動問大人高姓。「董超薛霸。喏喏連聲說道。小人何等樣人。敢共對席。」薛霸道。老

董。你聽我說。高太尉便叫我死也只得依他。莫說使這官人又送金子與俺。你不要多說。和你分了罷。落得做人情。日後也有照顧俺處。」回去實說。俺要在野豬林結果他。被這和尚救了一路護送到滄州。因此下手不得。捨著還他十兩金子。著陸謙自去尋這和尚便了。我和你只要躲得身子乾淨。」

「盧俊義傳中云。原來這董超薛霸。自從開封府做公人。押解林冲去滄州路上。害不得林冲回。被高太尉尋事刺配北京。」以公人之心目中。固當然有一雷霆萬鈞令行禁止之一太尉。爲吾儕之所當極力奉承者也。叫我我死也只得依他。蓋畏死而又貪利之心思所發表耳。」陸虞候道。兩箇公人各收五兩。有些小事煩及。」

「我是高太尉心腹陸虞候。」

「你二位也知林冲和太尉是對頭。今奉著太尉鈞旨。教將十兩金子。送與二位。望你兩箇領諾。不必遠去。只就前面僻靜去處。把林冲結果了。就彼處討紙回狀回來便了。若開封府但有話說。太尉自行分付。并不妨事。」

口口太尉語語托大。并抹煞開封府。辭意何等壓制。金子只當作賞號而已。或者謂太尉多金。陸虞候未必不扣錢。此自別一問題。然公人固不敢問。此亦更見勢力之爲害烈矣。官僚之殺人。其便利于平人也如此。可不懼哉。

一則二人生死之問題也。將謂公人之謀殺犯人。初犯固已該死。而迫于太尉之勢力。則情有可原。故姑寬之以甚太尉之罪。迨其刺配北京而後。又復膽大妄爲。然後從而殺之。以著其怙惡犯法懲不畏

死之窮凶極惡乎。則公人作惡多端。本爲慣例。至于明目張膽以殺人。則從前罪惡。已不知其凡幾。而彼高俅等之累累作惡。又何以漏網焉。若謂智深之事。爲救其友。燕青之事。爲救其主。救其主者。奮恨之心深。救其友者。當爲少減。則智深之性。剛于燕青。而血性男子。亦斷不得以友與主而異其所見。故夫親疎厚薄之說。決不可以爲俠烈之英雄言也。蓋林冲猶能至滄州。故可以用護。俊義不能至沙門島。故不可以不用逃。用護者不宜殺人。用逃者則非殺不可。微特沙門島之險惡。不得與滄州比。而燕青當「一房家產盡行封了。趕出城外。安不得身」之後。「行乞送飯」。無力以送員外至配所也。員外之罪。厥惟通賊。官府而果知其冤也者。則雪之而已耳。官府而果不以爲冤也者。則殺之而已耳。不殺不雪而刺配之。且配之於險惡之沙門島。此非徒銀子說話。蓋亦實有懼梁山報復之心焉。一至於沙門島。而員外固無生理矣。且梁山之必得員外者。其事又不肯罷手。則將來之轆轤愈多。而情事愈危。直截了當。射殺公人。而直走梁山。以爲逃死之計。固皆燕青之意計中之所必有。而員外之脚瘡不能行。遂并其平日之武勇。亦無所用。燕青未必計及。卽計及之。而亦急不暇顧。以平日極精細之人。而做出如此極鹵莽之事。雖令人服其血性。而實亦迫於事實上之萬不得已。文情如此。故可貴也。若夫林冲之刺配。則爲高氏之欲得其妻耳。旣已刺配。則其妻之果從高氏與否。林冲固已無力過問。則以

情事而論。固不必定殺冲而後已。故冲猶可以至配所也。閱者毋謂智深之鹵莽。未必便有此一番算計也。打死鄭屠。原係邂逅至死。非其本意。不過欲金老父女之便於走耳。蓄意殺人。實不合全書中智深身分。且智深而必欲殺此公人也者。則禪杖隔去水火棍時。卽已殺之。固不待林冲之勸。旣已爲林冲所勸。而必欲殺之。則林冲雖勸無益。蓋智深本爲林冲而來。林冲苟不到配所。則林冲除落草外。固別無以自處。而林冲之不肯落草。智深實深知之。且智深自己此時。亦尙不肯落草。則又安得殺死公人以絕林冲到配之路。前後情事。朗若列眉。而林冲到配而後之終於落草。與太尉之必欲殺林冲。而迫之於落草。則是智深與林冲心目中之所不敢定。蓋智深固非遠慮之人。而林冲亦尙有沈機觀變之意。謂其盜賊之根據。已伏於此時。則可謂其此時已經決定爲盜之計畫。則非也。乃公人不死。林冲不逃。而高俅仍不放手。遂釀成大變焉。官僚之迫人爲盜。於此篇更發其微矣。



水滸
第七回索隱

水滸索隱

聖歎外書

第八回

柴進門招天下客

林冲棒打洪教頭

今夫文章之爲物也。豈不異哉。如在天而爲雲霞。何其起於膚寸。漸舒漸卷。倏忽萬變。爛然爲章也。在地而爲山川。何其迤邐而入千轉。百合爭流。競秀窈冥。無際也。在草木而爲花萼。何其依枝安葉。依葉安蒂。依蒂安英。依英安瓣。依瓣安鬚。真有如神鏤鬼簇。香團玉削也。在鳥獸而爲翬尾。何其青漸入碧。碧漸入紫。紫漸入金。金漸入綠。綠漸入黑。黑又入青。內視之而成彩。外望之而成耀。不可一端指也。凡如此者。豈其必有不得不然者乎。夫使雲霞不必舒卷。而慘若烽煙。亦何怪於天。山川不必窈冥。而止有坑阜。亦何怪於地。花萼不必分英布瓣。而醜如槽枘。翬尾不必金碧間雜。而塊然木鳶。亦何怪於草木。鳥獸然而終亦必然者。蓋必有不得不然者也。至於文章而何獨不。

然也。乎。自。世。之。鄙。儒。不。惜。筆。墨。於。是。到。處。塗。抹。自。命。作。者。乃。吾。視。其。所。爲。實。則。曾。無。異。於。所。謂。烽。煙。坑。阜。楮。木。鳶。也。者。嗚。呼。其。亦。未。嘗。得。見。我。施。耐。菴。之。水。滸。傳。也。

吾之爲此言者何也。卽如松林棍起智深來救大師此來。從天而降。固也。乃今觀其敘述之法。又何其詭譎變幻。一至於此乎。第一段先飛出禪杖。第二段方跳出胖大和尚。第三段再詳其皂布直裰與禪杖戒刀。第四段始知其爲智深。若以公穀大戴體釋之。則曰先言禪杖而後言和尚者。並未見有和尚矣。然水火棍被物隔去。則一條禪杖早飛到面前也。先言胖大而後言皂布直裰者。驚心駭目之中。但見其爲胖大。未及詳其脚色也。先寫裝束而後出姓名者。公人驚駭稍定。見其如此打扮。卻不認爲何人。而又不肯問也。蓋如是。手筆實惟史遷有之。而水滸傳乃獨與之並驅也。

又如前回敘林冲時。筆墨忙極。不得不將智深一邊暫時閣起。此行文之家。要圖手法乾淨。萬不得已而出於此也。今入此回。卻忽然就智深口中。一。

追補敍還。而又不肯一直敍去。又必重將林冲一邊。逐段穿插相對。出不惟使智深一邊。不曾漏落。又反使林冲一邊。再加綰染離離奇奇。錯錯落落。真似山雨欲來風滿樓也。

又如公人心怒智深。不得不問。纔問。卻被智深兜頭一喝。讀者亦謂終亦不復知是某甲矣。乃遙遙直至智深拖卻禪杖去後。林冲無端誇拔楊柳。遂答還董超薛霸。最先一問。疑其必說。則忽然不說。疑不復說。則忽然卻說。譬如空中之龍。東雲見鱗。西雲露爪。真極奇極恣之筆也。

又如洪教頭要使棒。反是柴大官人說且喫酒。此一頓已是令人心癢之極。乃武師又於四五合時。跳出圈子。忽然叫住曰。除枷也。乃柴進又於重提棒時。又忽然叫住。凡作三番跌頓。直使讀者眼光一閃一閃。真極奇極恣之筆也。又如洪教頭入來時。一筆要寫洪教頭。一筆又要寫林武師。一筆又要寫柴大官人。可謂極忙極雜矣。乃今偏於極忙極雜中間。又要時時擠出兩箇公人心閒手敏。遂與史遷無二也。

又如寫差撥陡然變臉數語。後接手便寫陡然翻出笑來數語。參差歷落自成諧笑。此所謂文章波瀾亦有以近爲貴者也。若夫文章又有以遠爲貴也者。則如來時飛杖而來。去時拖杖而去。其波瀾乃在一篇之首與尾。林冲來時柴進打獵歸來。林冲去時柴進打獵出去。則其波瀾乃在一傳之首與尾矣。此又不可不知也。

凡如此者皆所謂在天爲雲霞。在地爲山川。在草木爲花萼。在鳥獸爲翬尾。而水滸傳必不可以不看者也。

此一回中又於正文之外旁作餘文。則於銀子三致意焉。如陸虞候送公人十兩金子。又許幹事回來再包送十兩。一可嘆也。夫陸虞候何人。便包得十兩金子。且十兩金子何足論。而必用一人包之也。智深之救而護。而送到底也。公人叫苦不迭。曰卻不是壞我勾當。二可嘆也。夫現十兩賒十兩。便算一場勾當。而林冲性命曾不足顧也。又二人之暗自商量也。曰捨着還了他十兩金子。三可嘆也。四人在店而兩人暗商其心。頭口頭十兩外無別事也。訪

柴進而不在也。其莊客亦更無別語相惜。但云你沒福。若是在家。有酒食錢財與你。四可嘆也。酒食錢財。小人何至便以爲福也。洪教頭之忌武師也。曰誘些酒食錢米。五可嘆也。夫小人之污。蠱君子亦更不於此物外也。武師要開枷柴進送銀十兩。公人忙開不迭。六可嘆也。銀之所在。朝廷法網亦惟所命也。洪教頭之敗也。大官人實以二十五兩亂之。七可嘆也。銀子所在。名譽身分都不復惜也。柴林之握別也。又捧出二十五兩一錠大銀。八可嘆也。雖聖賢豪傑。心事如青天白日。亦必以此將其愛敬。設若無之。便若冷淡之甚也。兩箇公人亦齎發五兩。則出門時。林武師謝兩公人亦謝九可嘆也。有是物。卽陌路皆親。豺狼亦顧分外熱鬧也。差撥之見也。所爭五兩耳。而當其未送。則滿面皆是餓紋。及其既送。則滿面應做大官。十可嘆也。千古。人倫甄別之際。或月而易。或旦而易。大約以此也。武師以十兩送管營。差撥又落了五兩。止送五兩。十一可嘆也。本官之與長隨。可謂親矣。而必染指焉。諺云。搯蝨偷脚。比比然也。林冲要一發周旋。開除鐵枷。又取三二兩銀子。十二可嘆也。

但有是物。卽無事。不可周旋。無人不願效力也。滿營囚徒。亦得林冲救濟。十
三可嘆也。只是金多分人而讀。者至此。遂感林冲恩義。口口傳爲美談。信乎
名以銀成。無別法也。嗟乎士而貧。尙不閉門學道。而尙欲游於世間。多見其
爲不知時務耳。豈不大哀也哉。

話說當時薛霸雙手舉起棍來。望林冲腦袋上便劈下來。說時遲。那時快。薛霸
的棍恰舉起來。只見松樹背後雷鳴也似一聲。那條鐵禪杖飛將來。飛出一段單

却未見把這水火棍一隔丟去。九霄雲外跳出一箇胖大和尚來。說時遲。那時

之筆○行文有雷轟電掣之勢。令讀者眼光霍霍。○看他先飛出禪杖。次

家在林子裏聽你多時。兩箇公人看那和尚時。穿一領皂布直裰。跨一口戒刀。

提着禪杖輪起來。打兩箇公人。第三段方看得仔細林冲方纔閃開眼看時。認

得是魯智深。第四段方出魯智深名林冲連忙叫道。師兄不可下手。我有話說。

極急時下語不及此四字妙妙○智深聽得收住禪杖。兩箇公人呆了半晌。

動擲不得。林冲道。非干他兩箇事。盡是高太尉使陸虞候分付他兩箇公人。要

害我性命他兩箇怎不依他。你若打殺他兩箇也是冤屈。為高像殺林冲

智深扯出戒刀把索子都割斷了便扶起林冲叫兄弟俺自從和你買刀那日

相別之後第一段林冲洒家憂得你苦第一段自家自從你受官司第二段林冲俺又

無處去救你第二段自家打聽得你斷配滄州第三段林冲洒家在開封府前又尋

不見第三段自家卻聽得人說監在使臣房內又見洒保來請兩箇公人說道店

裏一位官人尋說話第四段林冲以此洒家疑心放你不下恐這厮們路上害你

俺特地跟將來第四段自家見這兩箇撮鳥帶你入店裏去第五段林冲洒家也在

那里歇第五段自家夜間聽得那厮兩箇做神做鬼把滾湯賺了你脚第六段林冲

那時俺便要殺這兩箇撮鳥卻被客店裏人多恐防救了第六段自家洒家見這

厮們不懷好心第七段林冲越放你不下第七段自家你五更裏出門時第八段林冲

洒家先投奔這林子裏來等殺這厮兩箇撮鳥第八段自家他到來這里害你錢方

正到林冲正好殺這兩箇錢方林冲勸道既然師

兄救了我你休害他兩箇性命智深喝道你這兩箇撮鳥洒家不看兄弟面時

把你兩箇都剝做肉醬。且看兄弟面皮。饒你兩箇性命。就那里插了戒刀。前子

扯出此仍插入精細之極。喝道。你這兩箇撮鳥快攬。兄弟都跟洒家來。絕倒提了禪杖。先走。

好景○此回寫智深都在禪杖上出色。如前文禪杖飛來此文提禪杖先走後文拖禪杖去了皆妙景也。兩箇公人那里敢回話。只扯

林教頭救俺兩箇。依前背上包裹。好拾了水火棍。好扶着林冲。好又替他挖了

包裹。好一同跟出林子來。最好行得三四里路程。見一座小小酒店在村口。林冲

超霸四人入來坐下。喚洒保買五七斤肉。打兩角酒來喫。回些麪來打餅。洒保

一面整治。把酒來篩。兩箇公人道。不敢問師父在那箇寺裏住持。賊智深笑道。

你兩箇撮鳥問俺住處。做甚麼。莫不去教高俅做甚麼。奈何洒家別人怕他。俺

不怕他。後又賊○一卷氣。話。洒家若撞着那厮。教他喫三百禪杖。兩箇公人那

里敢再開口。乃陡然起而合筆力奇拗之極。喫了些酒肉。收拾了行李。還了酒錢。

出離了村口。林冲問道。師兄今投那里去。見母語可憐正如渴乳之兒。魯智深道。

殺人須見血。救人須救徹。洒家放你不下。直送兄弟到滄州。天此雨血鬼夜哭。兩

箇公人聽了。暗暗地道。苦也。卻是壞了我們的勾當。轉去時。怎回話。且只得隨

順他一處行路。自此途中被魯智深要行便行。要歇便歇。作一路話忽那里敢扭他。

好便罵不好便打。快都作兩箇公人不敢高聲。只怕和尚發作。快盡是行了兩程。討

了一輛車子。林冲上車將息。三箇跟着車子行着。得極意寫兩箇公人懷着鬼

胎各自要保性命。只得小心隨順着行。魯智深一路買酒買肉將息。林冲那兩

箇公人也喫。得極意寫遇着客店早歇。晚行都是那兩箇公人打火做飯。得極意寫

絕得快誰敢不依他。二人暗商量。此段要我們被這和尚監押定了。明日回去。高

太尉必然奈何俺。薛霸道我聽得大相國寺菜園廡宇裏新來了箇僧人喚做

魯智深。想來必是他。猜此一語在倒拔垂楊方成一答。後文奇絕。回去實

說俺要在野豬林結果他。被這和尚救了一路護送到滄州。因此下手不得。捨

着還了他十兩金子。苦公人着陸謙自去尋這和尚便了。我和你只要躲得身子

乾淨。董超道也說的是。兩箇暗商量了不題。話休絮繁。被智深監押不離行了

十七八日。省近滄州只有七十來里路程。一路去都有人家。再無僻淨處了。魯

智深打聽得實了。寫得何等就松林裏少歇。松林二字放在此處入後徑說也

智深對林冲道。兄弟此去滄州不遠了。前路都有人家。別無僻淨去處。洒家已打聽實了。俺如今和你分手。異日再得相見。林冲道。師兄回去。泰山處可說知。

此句反在感恩之日。妙絕有無限兒女恩情在內。讀者細味之。當為之嗚咽。 防護之恩。不死當以厚報。魯智深又取

出一二十兩銀子與林冲。把三二兩與兩箇公人道。你兩箇撮鳥。本是路上砍

了你兩箇頭。兄弟面上。饒你兩箇鳥命。如今沒多路了。休生歹心。兩箇道。再怎

敢。昔是太尉差遣。接了銀子。卻待分手。魯智深看看兩箇公人道。你兩箇撮鳥

的頭。硬似這松樹麼。奇語。此句上更不 二人答道。小人頭是父母皮肉包着

些骨頭。不得詞畢 智深輪起禪杖。把松樹只一下。打得樹有二寸深痕。齊齊折

了。喝一聲。你兩箇撮鳥。但有歹心。教你頭也與這樹一般。擺着手拖了禪杖。叫

聲兄弟保重。自回去了。來得突兀去得瀟灑如一座怪峯劈 董超薛霸都吐出

舌頭來。半晌縮不進去。活 林冲道。上下俺們自去罷。兩箇公人道。好箇莽和尚。

一下打折了一株樹。林冲道。這箇直得甚麼。相國寺一株柳樹。連根也拔將出

來。直至此處方纔遙答前文真是奇情恣 二人只把頭來搖。方纔得知是實。奇

三人當下離了松林。行到晌午。早望見官道上一座酒店。三箇人入到裏面。

來。林冲讓兩箇公人上首坐了。董薛二人半日方纔得自在。又找一旬見不得

○松林分手其文已畢却於入酒店後再描一旬所謂勁勢猶動也只見那店裏有幾處座頭。三五箇篩酒的。酒

保都手忙脚亂。搬東搬西。林冲與兩箇公人坐了半箇時辰。酒保並不來問。

文情林冲等得不耐煩。把桌子敲着。說道：「你這店主人好欺客。見我是箇犯人。

便不來睬着。我須不白喫你的。是甚道理。」主人說道：「你這人原來不知我的好

意。奇生出文情來林冲道：「不賣酒肉與我。有甚好意。」店主人道：「你不知俺這村中有箇

大財主。姓柴名進。此間稱爲柴大官人。江湖上都喚做小旋風。他是大周柴世

宗子孫。自陳橋讓位。太祖武德皇帝。敕賜與他誓書鐵券在家。無人敢欺負他。

專一招集天下往來的好漢。三五十箇。養在家中。常常囑付我們酒店裏。如有

流配來的犯人。可叫他投我莊上來。我自資助他。如此一位豪傑却在店主口

樂○看他各樣出法我如今賣酒肉。與你喫得面皮紅了。他道：「你自有盤纏。便不助你。我

是好意。」林冲聽了。對兩箇公人道：「我在東京教軍時。常常聽得軍中人傳說。柴

大官人名字。

讓一句遂令
上文愈顯

卻原來在這里。我們何不同去投奔他。薛霸董超尋

思道。既然如此。有甚虧了我們處。語公人就便收拾包裹。和林冲問道。酒店主人。

柴大官人莊在何處。是我等正要尋他。店主人道。只在前面。約過三二里路大

石橋邊。轉灣抹角。那箇大莊院便是。林冲等謝了店主人。出門走了三二里。果

然見座大石橋。過得橋來。一條平坦大路。早望見綠柳陰中。顯出那座莊院。四

下一週遭一條闊河。兩岸邊都是垂楊大樹。樹陰中。一遭粉牆。轉灣來到莊前。

那條闊板橋上。坐着四五箇莊客。都在那里乘涼。時序隨而下敘三箇人來到橋

邊。與莊客施禮。罷。林冲說道。相煩大哥。報與大官人知道。京師有箇犯人。迭配

牢城。姓林的求見。不自負莊客齊道。你沒福。若是大官人在家時。有酒食錢財。與

你。今早出獵去了。已自問了住處走到莊前矣却偏要不在家搖曳林冲道。不

知幾時回來。莊客道。說不定。敢怕投東莊去。歇也不見得。許你不得。又極力搖曳

林冲道。如此是我沒福。不得相遇。我們去罷。別了衆莊客。和兩箇公人。再回舊

路。肚裏好生愁悶。此處若用我們且等則上文搖曳爲不極矣直行了半里多

路只見遠遠的從林子深處。一簇人馬。飛奔莊上來。中間捧着一位官人。騎一匹雪白捲毛馬。馬上那人生得龍眉鳳目。皓齒朱唇。三牙掩口髭鬚。三十四五年紀。頭戴一頂皂紗轉角簇花巾。身穿一領紫繡團胸繡花袍。腰繫一條玲瓏嵌寶玉環條。足穿一雙金線抹綠皂靴。帶一張弓。插一壺箭。好柴大官人。林冲來時如此來林

去冲去時如此引領從人都到莊上來。林冲看了。尋思道。敢是柴大官人麼。又不敢問他。只自肚裏躊躇。本是一色人物。只因身在囚眼。便於貴游之前。英雄失路。極其可憐。只見那馬上年少的官人。縱馬前來問道。這位帶枷的是甚人。極力寫柴大官人。林冲慌忙躬身答道。小人是東京禁軍教頭。姓林。名冲。爲因惡了高太尉。尋事發下開封府。問罪斷遣。刺配此滄州。聞得前面酒店裏說。这里有箇招賢納士好漢。柴大官人。令聞廣譽因此特來相投。不期緣淺。不得相遇。那官人滾鞍下馬。飛近前來。說道。柴進有失迎迓。就草地上便拜。極力寫柴大官人。林冲連忙答禮。那官人攜住林冲的手。同行到莊上來。極力寫柴大官人。那莊客們看見。大開了莊門。柴進直請到廳前。兩箇敘禮。柴進說道。小可久聞教頭大名。不期今日來踏賤地。足稱平生渴

仰之願。林冲答道。微賤林冲。聞大人貴名。傳播海宇。誰人不敬。不想今日因得

罪犯。流配來此。得識尊顏。十二字筆古曲折絕妙尺宿生萬幸。柴進再三謙讓。

林冲坐了客席。董超薛霸也一帶坐了。跟柴進的伴當。各自牽了馬。去院後歇

息。細不在話下。柴進便喚莊客。叫將酒來。不移時。只見數箇莊客。托出一盤肉

一盤餅。溫一壺酒。又一箇盤子。托出一斗白米。米上放着十貫錢。都一發將出

來。寫柴進待林冲無可着筆故又柴進見了道。村夫不知高下。教頭到此。如此

恁地輕意。噤快將進去。先把菓盒酒來。隨卽殺羊相待。快去整治。極力寫柴林

冲起身謝道。大官人不必多賜。只此十分穀了。柴進道。休如此說。難得教頭到

此。豈可輕慢。莊客便如飛先捧出菓盒酒來。柴進起身。一面手執三杯。林冲謝

了柴進。飲酒罷。兩箇公人一同飲了。柴進道。教頭請裏面少坐。自家隨卽解了

弓袋箭壺。寫得好又特出此句獨作一番筆墨者深表就請兩箇公人一同飲

酒。好柴進當下坐了主席。林冲坐了客席。兩箇公人在林冲肩下。好敘說些閒

話。江湖上的勾當。不覺紅日西沉。安排得酒食菓品海味。擺在桌上。擡在各人

面前柴進親自舉杯。把了三巡。坐下叫道。且將湯來喫。喫得一道湯。五七杯酒。只見莊客來報道。教師來也。之天外奇峯讀柴進道。就請來一處坐地相會。亦好。

只此二字快擡一張桌來。林冲起身看時。情見乎辭教師一段寫柴進夾雜錯落。寫林冲一段寫柴進夾雜錯落

落花之文只見那箇教師入來。歪戴着一頂頭巾。挺着脯子。來到後堂。師寫教

林冲尋思道。莊客稱他做教師。必是大官人的師父。急急躬身唱喏。道林冲謹

參。寫林那人全不保着。也不還禮。寫教林冲不敢擡頭。寫林柴進指着林冲對

洪教頭道。這位便是東京八十萬禁軍槍棒教頭林武師。林冲的便是。就請相

見。寫柴林冲聽了。看着洪教頭便拜。寫林那洪教頭說道。休拜起來。卻不躬身

答禮。寫教柴進看了。心中好不快意。寫柴林冲拜了兩拜。起身讓洪教頭坐。寫林

冲洪教頭亦不相讓。走去上首便坐。寫教柴進看了。又不喜歡。寫柴林冲只得

肩下坐了。寫林兩箇公人就坐了。百忙中又洪教頭便問道。大官人今日何

故厚禮管待配軍。寫教師配軍柴進道。這位非比其他的。乃是八十萬禁軍

教頭。師父如何輕慢。寫柴進二字一往一答。如畫。洪教頭道。大官人只因好

習槍棒。往往流配軍人。都來倚草附木。皆道我是槍棒教師來投莊上。誘些酒
 食錢米。大官人如何忒認真。寫教師林冲聽了。並不做聲。寫林冲柴進說道。凡人不可
 易相。休小覷他。此語寫得洪教頭怪這柴進說。休小覷他。便跳起身來道。我
 不信他。他敢向我使一棒看。我便道他是真教頭。教師休矣。定要弄出來耶。柴進大笑道。也
 好也好。林武師你心下如何。大笑妙絕。惱極林冲道。小人卻是不敢。搖曳洪教
 頭心中忖量道。那人必是不會。心中先怯了。因此越要來惹林冲使棒。柴進一
 來要看林冲本事。二者要林冲贏他。滅那廝嘴。筆力絕勁柴進道。且把酒來喫着。待
 月上來也罷。說使棒反喫酒。極力搖曳。讀者心癢無撓處。當下又喫過了五七杯酒。卻早月上來了。
 炤見廳堂裏面如同白日。柴進起身道。寫得好。待一月是柴進一頓月上。仍是柴
 二位教頭較量一棒。林冲自肚裏尋思道。寫林冲這洪教頭必是柴大官人師父。
 若我一棒打翻了他。柴大官人面上須不好看。柴進見林冲躊躇便道。寫柴進此
 位洪教頭也到此不多時。此間又無對手。林武師休得要推辭。小可也正要
 二位教頭的本事。柴進說這話。原來只怕林冲礙柴進的面皮。不肯使出本事。

來寫柴林冲見柴進說開就裏方纔放心寫林只見洪教頭先起身道極來來

來一三字和你使一棒看一齊都闕出堂後空地上莊客拿一束桿棒來放在地

下洪教頭先脫了衣裳拽扎起袖子掣條棒使箇旗鼓喝道來來來又此三字

柴進道林武師請較量一棒林冲道大官人休要笑話就地也拿了一條棒起

來道師父請教之儒雅洪教頭看了恨不得一口水吞了他林冲拿着棒使出山

東大搵四字打將下來洪教頭把棒就地下鞭了一棒來搶林冲兩箇教頭在

月明地上交手奇文使了四五合棒只見林冲托地跳出圈子外來叫一聲少歇文奇

令讀者出於意外此一回書每每用柴進道教頭如何不使本事林冲道小

人輸了奇文者絕妙柴進道未見二位較量怎便是輸了林冲道小人只多這

具枷因此權當輸了絕妙柴進道是小可一時失了計較大笑道這箇容易便

叫莊客取十兩銀來當時將出柴進對押解兩箇公人道小可大膽相煩二位

下顧權把林教頭枷開了明日牢城營內但有事務都在小可身上白銀十兩

相送董超薛霸見了柴進人物軒昂不敢違他落得做人情又得了十兩銀子

亦不怕他走了。薛霸隨即把林冲護身枷開了。柴進大喜道：「今番兩位教師再

試一棒，洪教頭見他卻纔棒法怯了，肚裏平欺他，做提起棒卻待要使。柴進叫

道：「且住。」奇文○前林冲叫次奇絕矣，卻只爲開枷之故，今開得枷了，方纔舉手，柴進又叫住，奇哉！眞所謂極忙極熱之文，偏要一斷一續而寫，令我讀之歎

絕○看他又寫一閃，他叫莊客取出一錠銀來，重二十五兩，無一時至面前。柴進乃言：「二位

教頭比試，非比其他。這錠銀子權爲利物，若還贏的，便將此銀子去。柴進心中

只要林冲把出本事來，故意將銀子丟在地下。洪教頭深怪林冲來，句一又要爭

這箇大銀子。句二又怕輸了銳氣。三句○心事正如此，寫人把棒來盡心使箇旗鼓

吐箇門戶，喚做把火燒天勢。憤之極林冲想道：「柴大官人心裏只要我贏他，

也橫着棒，使箇門戶吐箇勢，喚做撥草尋蛇勢。憤之至洪教頭喝一聲來來

來。只管來便使棒蓋將入來。林冲望後一退，洪教頭趕入一步，提起棒，又復一

棒下來。林冲看他脚步已亂了，便把棒從地下一跳，洪教頭措手不及，就那一

跳裏和身一轉，那棒直掃着洪教頭，賺兒骨上。寫得棒是活棒，文師撇了棒，撲

地倒了。柴進大喜，叫快將酒來把盞衆人一齊大笑。洪教頭那里掙扎起來。來來

來衆莊客一頭笑着扶了洪教頭來來羞慚滿面自投莊外去了。與挺着脯子

柴進攜住林冲的手再入後堂飲酒叫將利物來送還教師三句寫柴進樂極林冲那

里肯受推托不過只得收了柴進留林冲在莊上一連住了幾日每日好酒好

食相待又住了五七日兩箇公人催促要行柴進又置席面相待送行又寫封

書要○此物每與銀子一樣行得通者正爲此物即銀子也分付林冲道滄州大尹也與柴進好牢城管營

差撥亦與柴進交厚可將這兩封書去下必然看覷教頭即捧出二十五兩一

錠大銀送與林冲又將銀五兩齎發兩箇公人帶喫了一夜酒寫柴進林冲次

日天明喫了早飯叫莊客挑了三箇的行李林冲依舊帶上枷細辭了柴進便

行柴進送出莊門作別分付道待幾日小可自使人送冬衣來與教頭便爲風

林冲謝道如何報謝大官人兩箇公人相謝了謝亦三人取路投滄州來將及午

牌時候已到滄州城裏打發那挑行李的回細去細逕到州衙裏下了公文當廳

引林冲參見了州官大尹當下收了林冲押了回文一面帖下判送牢城營內

來兩箇公人自領了回文相辭了回東京去不在話下只說林冲送到牢城營

內來。牢城營內收管林冲。發在單身房裏聽候點視。卻那一般的罪人都來看

觀他。又出奇文。此段又起。如春山出雲。膚寸而起。對林冲說道。此間管營差撥十分害人。只是要詐

人錢物。若有人情錢物。一送與他時。便觀的你好。若是無錢。一將你撇在土牢

裏。求生不生。求死不死。若得了人情。一入門便不打你。一百殺威棒。只說有病。

把來寄下。若不得人情時。人生世上。聚聚叨叨。委委折折。這一百棒打得七死八

活。林冲道。衆兄長如此指教。且如要使錢把多少與他。林冲衆人道。若要使得

好時。管營把五兩銀子與他。差撥也得五兩銀子送他。十分好了。正說之間。話

只見差撥過來問道。那箇是新來配軍。林冲見問。向前答應道。小人便是。那差

撥不見他。把錢出來變了面皮。指着林冲罵道。正說得過。絕世文。你這箇賊配

軍。見我如何不下拜。卻來唱喏。你這厮可知在東京做出事來。是誰敢辨。見我

還是大刺刺的。見大公刺刺不。我看這賊配軍滿臉都是餓紋。一世也不發跡。滿是

誰敢辨。紋。打不死。拷不殺的頑囚。應是頑囚。你這把賊骨頭好歹。落在我手裏。

是賊骨頭。是。教你粉骨碎身。少間叫你便見功效。都是嚇死人心。把林冲罵得一

佛出世那里敢擡頭應答衆人見罵各自散了。好林冲等他發作過了去取五兩銀子陪着笑臉告道。亦雖是描出奇文然差撥哥哥些小薄禮休言輕微。差撥看了道你教我送與管營和俺的都在裏面。問妙林冲道只是送與差撥哥哥的。另有十兩銀子就煩差撥哥哥送與管營。語妙差撥見了看着林冲笑道。笑便林冲頭是教我也聞你的好名字。名是好字是端的是箇好男子。男子好想是高太尉陷害你了。做是陷害並非雖然目下暫時受苦久後必然發跡。上必發跡。臉據你的大名這表人物敢不必不是等閒之人。久後必做大官。與不致不敢。○索性盡林冲笑道。總賴照顧差撥道你只管放心又取出柴大官人的書禮說道。書方取出相煩老哥將這兩封書下一下差撥道既有柴大官人的書煩惱做甚這一封書直一錠金子。我一面與你下書少間管營來點你要打一百殺威棒時你便只說你一路有病未曾痊可我自來與你支吾要瞞生人的眼目。瞞誰不知林冲道多謝指教差撥拿了銀子并書離了單身房自去了。林冲歎口氣道有錢可以通神此語不差端的有這般的苦處。在千古同憤寄原來差撥落了五兩銀子只將五

兩銀子。寫得好并書來見管營。備說林冲是箇好漢。一柴大官人有書相薦在此

呈上。一本是高太尉陷害配他到此。一又無十分大事。一管營道。况是况是妙

一言一句不須明柴大官人有書。必須要看顧他。便教喚林冲來見。且說林冲正在

單身房裏悶坐。只見牌頭叫道。管營在廳上。叫喚新到罪人。林冲來點名。林冲

聽得叫喚。來到廳前。管營道。你是新到犯人。太祖武德皇帝留下舊制。新入配

軍。須喫一百殺威棒。左右與我馱起來。官說一句如戲。○此段偏為詳林冲告

道。小人於路感冒風寒。未曾痊可。告寄打。犯如人說一牌頭道。這人見今有病。乞

賜憐恕。牌頭說一管營道。果是這人症候在身。權且寄下。待病痊可。卻打。官又一

戲句如差撥道。見今天王堂看守的多時滿了。可教林冲去替換他。就廳上押了

帖文。差撥領了林冲。單身房裏取了行李。來天王堂交替。差撥道。林教頭我十

分周全你。銀子教看天王堂時。這是營中第一樣省氣力的勾當。早晚只燒香

掃地便了。你看別的囚徒。從早起直做到晚。尚不饒他。還有一等無人情的。撥

他在土牢裏。求生不生。求死不死。林冲道。謝得炤顧。又取三二兩銀子與差撥

道。煩望哥哥一發周全。開了項上枷更好。差撥接了銀子。便道都在我身上。連忙去稟了管營。連忙妙銀子就將枷也開了。林冲自此在天王堂內安排宿食。處。每日只是燒香掃地。不覺光陰早過了四五十日。那管營差撥得了賄賂。日久情熟。繇他自在。亦不來拘管他。柴大官人又使人來送冬衣。并人事與他。那滿營內囚徒。亦得林冲救濟。開中寫林冲一句話不絮煩。時遇隆冬將近。忽一日。林冲已牌時分。偶出營前閒走。正行之間。只聽得背後有人叫道。林教頭如何卻在這裡。誰林冲回頭過來看時。見了那人。有分教。林冲火煙堆裏。爭些斷送。餘生風雪途中。幾被傷殘性命。畢竟林冲見了的是甚人。且聽下回分解。

〔評〕 王望如曰。進爲柴世宗後裔。慕孟嘗之名。行郭解之事。亦非聖世所宜有。然輕財好施。扶危濟困。患難人多歸之。當入太史公游俠傳。視其待林冲置酒捐金。亦交譜一則佳話。

鄧狂言索隱

天下之具有革命之資格地位者。固無有過于貴族者也。彼自其先世及祖若父以來。所藉者高。所憑

者厚。故其資本之藏豐。而徒黨之屬衆。平民固無有是也。三代以前。其起而代天子之位者。無一不出于諸侯。秦固猶是周之小國耳。由是而項羽起于秦。李密起于隋。劉秀劉備起于漢。而慕容垂姚萇之徒。與夫五胡之屢仆屢起。而唐代藩鎮。亦頗有近于此者。唐以貴族興師。爲藩鎮。革命之完全成功者。猶不得以諸人爲比。蓋彼有所根據以立革命之基。而其始或爲人之所不疑。其繼亦可以自保。卽或在降爲平民之後。人心之依附者。仍未盡衰。故其起事較易焉耳。雖然。貴族革命。亦豈平民之福哉。三代以前。由天然人權之時代。一變而爲契約雛形之時代。由是而君權鞏固。以至于極端之專制者。二千餘年。而平民之革命成功者。亦且自居于貴族之列。况乎其出自貴族。則彼之號爲光復中興者。固依然官僚政治。而亘古直如一丘之貉。於平民固無與也。若柴進者。固非作者所滿意矣。

天下之具有革命之資格地位。而終不能具有革命之智識能力者。亦無有過于貴族者也。彼由其先世及祖若父以來。席豐履厚。驕奢淫佚。則其保守之念多。而進取之志少。平民亦無有是也。三代以前。爲封建之世。固當別論。然傳世之久。亦由於羣侯之不肯革命耳。自秦以後。則君主之防制貴族。大抵欲使之儕于平民者。居其多數。顧時勢亦或有變。列強紛爭之世。一部分之貴族。猶可容其生滅。起伏于擾攘之中。唐初去此未遠。而其起事也。實由憂讒畏禍之所迫。且亦并非首事之人。若項羽李密之

徒則一無憑藉。猶之乎平民也。卽彼夏少康之號稱光復。光武之號稱中興。亦一無憑藉。猶之乎平民也。蓋一列于貴族。則必自顧其見有之地位。而以消磨其堅卓之志氣。其祖父或曾爲帝王。或曾爲將帥。亦舉無不爲君主之所疑忌。故其實有利而無權。其人亦終無可復望焉耳。雖然。貴族革命。亦何嘗不爲平民之資哉。苟非封建之歸于統一。則平民革命之事實。終不易見于三代以後。而有項羽之革命。則劉邦亦因而興漢。有唐末藩鎮之亂。趙匡胤亦因而興宋。雖東晉內亂。八王魚肉。釀成五胡亂華之禍。爲吾國之至不祥。然苟從對面觀之。則元室山東羣雄之爭。實大有裨於明祖。蓋革命成功以後。而仍爲貴族之政治。則爲生人之大不幸。若革命未成以前。而欲求平民之政治。則固甚願貴族之多內爭。且使貴族降心以相從焉。此其可以爲吾利用者。較之利用盜賊者何如。夫亦何所別擇。而限之於平等以外乎。若柴進者。固亦作者之所留意矣。

知貴族革命非作者之所滿意。而亦實爲作者之所留意。則知書中之所以寫小旋風柴進者。乃實恰如其人之地位分量。而確不可易矣。蓋貴族之不能革命者。爲其人之不肖耳。若自天理人心上論之。則彼既奪吾祖父之基業。而代其位而私有之。其甚者則殺戮吾同族。以爲其子孫萬世帝王之計。其稍稍寬待者。則猶且儕我于一班臣僕之列。而猶必令我拜手稽首。日日歌頌其功德。而後可以爲苟

全性命之地。天地間固有如此不平之事乎。吾恐卽返之至愚不肖者之心。亦當自以爲當然革命。深謀遠慮。拚死斷脰。以衝仇人之胸矣。此雖專爲其箇人而言。然亦帝王之爭奪此位。爲不合乎天理人心之大公焉。作者之以柴進爲梁山中之旋風。意在此乎。夫柴進之爲柴進。固赫赫然大周柴世宗嫡派子孫也。其當不慊於宋朝久矣。然反而觀之。則當時之元代達官。若趙孟頫等人者。獨非宋朝之子孫乎。宗社之痛。甚於揖讓。而待遇之厚。遜於宋祖。此其較柴進也更當何如。乃猶委瑣齷齪。靦不自恥。苟且儉容於特別壓力之下。安得不以一柴進羞死之。且此輩人。作者固絕不望其有光復之心。而宋之宗室。亦未敢詎鄙此決無此一人。則懸一柴進焉以爲之招。固其大不得已之苦心也。然究竟知貴族之絕不可恃。故旋風也。而仍以小目之矣。若謂以柴進爲周之子孫。當革宋之命。其意義未免干犯本朝。則又死煞句下。而無以見作者之意。蓋作者對於從前之政治。皆不滿意。宋元一耳。卽元明亦知其終爲一耳。文字表面上之手段。決不得其宗旨之所存。則終不能貫楔子中已明明宣布宋祖罪狀。而書中逐節。無一不從此意而出。其尤爲顯著者。太祖武德皇帝留下舊制。新入配軍。須喫一百殺威棒。書中大書特書不一書。彼蓋不知有宋。而何論元與周。而又何論其餘耶。言小旋風柴進者。不過革命家之一種手段。猶之清末之言排滿耳。不知其爲政治而發。則五族共和之宣言。安得不爲欺

人語哉。

林冲棒打洪教頭。貴族之門。烏得有特出之人才哉。其能安然久處而不動者。皆庸奴也。况其有虛名而無實權者哉。武松之住。積日而禮貌衰。固由於衆口之讒。然亦柴進之地位與其才具。足以致之。究竟亦不得以此深責柴進者。其故何也。林冲之來。柴進之所以待之者。其亦可謂厚矣。然其人則固八十萬禁軍槍棒教頭。虛名固遠高出於武松以上。殆亦不免葉公好龍之譏乎。林冲之去。柴進之所以別之者。其亦不得已矣。然其人則固有勃勃非常之野心。終不老死於鄉里之中而無所作爲。殆亦不免蛟龍得雨之想乎。區區柴進之東西二莊。豈能有英雄迴旋之餘地哉。匪特此也。林冲之徒。而爲柴進之所愛者。則固不得不致之梁山。卽彼柴進之本身。亦終不得不仍歸梁山以去。非徒禍患爲之。而豪門之不足以爲收容英雄之所。其理固亦甚明矣。知豪門不足以爲收容英雄之所。則彼洪教頭輩。固其恰宜依附豪門者耳。夫旣曰廣招天下客矣。則其流品之紛雜。固亦無怪。故以柴進門下。而有狂妄無能之洪教頭。猶可言也。乃至於洪教頭輕慢之言。亦實合情事。一「大官人只因好習槍棒。往往流配軍人。都來依草附木。皆道我是槍棒教師。來投莊上。誘些酒食錢米。大官人如何忒認真。」亦猶可言也。武松幾於不禮。則其度量疑於不宏。林冲不能不去。則其力量嫌於不大。然而終不得以爲深

累則以柴進果有革命之志也者。則固當羅人才而致之梁山。而兩莊原非其地。且其地亦非英雄之所甘也。若其能甘。則無論如何。皆可以依附權門以自立。是亦洪教頭之類耳。而顧不能。則權門之所迫。柴進等輩。固將收之矣。寫一事而各方面之好歹俱見。非熟閱社會情形。而又穿透英雄心事者。絕不能道其隻字。

林冲開枷。甚矣自由之可貴也。人生苟有非五官殘缺者。則其天然界。固甚自由耳。奈何取而枷之。林冲未開枷以前。不得不認輸。英雄固無用武之地也。林冲一開枷。則洪教頭不能與之爲敵。妄人亦豈有立足之地哉。嗚乎。取人民而束結之。雖有才能。無所施矣。夫枷其小焉者也。

酷矣哉。太祖武德皇帝留下舊制。新入配軍。須喫一百殺威棒。以之虐含冤負屈之平民。平民不堪。以之懾冒險敢死之平民。平民不畏。且彼才智者。亦何嘗有此制在其胸中乎。全書固未嘗有一
次實行立法。雖嚴。其奚以爲。無怪乎中途開枷者之紛紛也。

水滸索隱

聖歎外書

第九回

林教頭風雪山神廟

陸虞候火燒草料場

夫文章之法。豈一端而已乎。有先事而起。波者有事過而作。波者讀者於此。則惡可混然以爲一事也。夫文自在。此而眼光在後。則當知此文之起。自爲後文。非爲此文也。文自在後。而眼光在前。則當知此文之盡。自爲前文。非爲此文也。必如此。而後讀者之胸中。有針有線。始信作者之腕下有經有緯。不然者。幾何其不見一事。卽以爲一事。又見一事。卽又以爲一事。於是遂取事前。先起之波。與事後。未盡之波。纍然與正敍之事。並列而成三事耶。

如酒店見李小二夫妻。非眞謂林冲於牢城營有此一箇相識。與之往來。火熱也。意自在閣子背後聽說話一段絕妙奇文。則不得不先作此一箇地步。所謂先事而後波也。

如莊家不肯回與酒喫。亦可別樣生發。卻偏用花槍挑塊火柴。又把花槍爐裏一攪。何至拜揖之後。向火多時。而花槍猶在手中耶。凡此皆爲前文幾句。花槍挑着葫蘆。逼出廟中。挺槍殺出門來一句。其勁勢猶尙未盡。故又於此處再一點兩點。以殺其餘。故凡篇中如搨兩人後殺陸謙時。特地寫一句。把槍插在雪地上。醉倒後。莊家尋着蹤跡趕來時。又特地寫一句。花槍亦丟在半邊。皆所謂事過而作波者也。

陸謙富安管營差撥。四箇人坐閣子中議事。不知所議何事。詳之則不可得。詳置之則不可得。置今但於小二夫妻眼中寫得高太尉三字句。都在我身上。句一帕子物事。約莫是金銀句。換湯進去看見管營手裏拿着一封書句。忽斷忽續。忽明忽滅。如古錦之文。不甚可指。斷碑之字。不甚可讀。而深心好古之家。自能於意外求而得之。眞所謂鬼於文聖於文者也。

殺出廟門時。看他一槍先搨倒差撥。接手便寫陸謙一句。寫陸謙不曾寫完。接手卻再搨富安兩箇倒矣。方翻身回來。刀剗陸謙。剗陸謙未畢。回頭卻見

差撥爬起。便又且置陸謙。先割差撥頭挑在檣上。然後回過身來。作一頓割陸謙富安頭。結做一處。以一箇人殺三箇人。凡三四箇回身。有節次。有閒架。有方法。有波折。不慌不忙。不疎不密。不缺不漏。不一片不瑣。煩真鬼於文。聖於文也。

舊人傳言。昔有畫北風圖者。盛暑張之。滿座都思挾纊。既又有畫雲漢圖者。祁寒對之。揮汗不止。於是千載嘖嘖。詫爲奇事。殊不知此特寒熱各作一幅。未爲神奇之至也。耐菴此篇。獨能於一幅之中。寒熱間作。寫雪便其寒。徹骨寫火。便其熱。炤面。昔百丈大師患瘡。僧衆請問。伏惟和上尊候。若何。丈云。寒時便寒。殺闍黎。熱時便熱。殺闍黎。今讀此篇。亦復寒時寒。殺讀者。熱時熱。殺讀者。真是一卷瘡疾文字。爲藝林之絕奇也。

閣子背後聽四箇人說話。聽得不仔細。正妙於聽得不仔細。山神廟裏聽三箇人說話。聽得極仔細。又正妙於聽得極仔細。雖然以閣子中間山神廟前兩番說話。偏都兩番聽得。亦可以見冤家路窄矣。乃今愚人刺刺說人不休。

則獨何哉。

此文通篇以火字發奇。乃又於大火之前先寫許多火字。於大火之後再寫許多火字。我讀之因悟同是火也。而前乎陸謙則有老軍借盆恩情朴。至後乎陸謙則有莊客借烘。又復恩情朴。至而中間一火獨成大冤深禍。爲可駭嘆也。夫火何能作恩。火何能作怨。一加以人事而恩怨相去。遂至於是。然則人行世上觸手礙眼皆屬禍機。亦復何樂乎哉。

文中寫情寫景處都要細細詳察。如兩次炤顧火盆。則明林冲非失火也。止拖一條綿被。則明林冲明日原要歸來。今止作一夜計也。如此等處甚多。我亦不能徧指。子曰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矣。

話說當日林冲正閒走間。忽然背後人叫回頭看時。卻認得是酒生兒李小二。當初在東京時。多得林冲看顧。後來不合偷了店主人家錢財。被捉住了。要送官司問罪。又得林冲主張陪話。救了他免送官司。又與他陪了些錢財。方得脫免。京中安不得身。又虧林冲齎發他盤纏。於路投奔人。不想今日卻在這里撞

見林冲道小二哥。你如何也在這里。李小二便拜道。自從得恩人救濟。齋發小人。一地里投奔人不着。迤邐不想來到滄州。投託一箇酒店主人姓王。留小人在店中做過賣。因見小人勤謹。安排的好菜蔬。調和的好汁水。來喫的人都喝采。以此賣買順當。主人家有箇女兒。就招了小人做女婿。如今丈人丈母都死了。隨手省去只剩得小人夫妻兩箇。權在營前開了箇茶酒店。因討錢過來。遇見恩人。恩人不知爲何事在這里。林冲指着臉上道。好筆我因惡了高太尉。生事陷害。受了一場官司。刺配到這里。如今叫我管天王堂。未知久後如何。不想今日在此見你。李小二就請林冲到家裏坐定。叫妻子出來拜了恩人。兩口兒歡喜道。我夫妻二人正沒箇親眷。如此等說。總爲後文地步。寫李小二夫妻情分也。今日得恩人到來。便是從天降下。林冲道。我是罪囚。恐怕玷辱你夫妻兩箇。李小二道。誰不知恩人大名。知已語。不是扳高語。休恁地說。但有衣服。便拿來家裏漿洗縫補。敘得親熱。爲後文也。當時管待林冲酒食。至夜送回天王堂。次日又來相請。因此林冲得店小二家來往。不時間送湯送水來營裏。與林冲喫。林冲因見他兩口兒恭敬孝順。嘗把些銀兩與他。

做本錢。敘得親熱且把閒話休題。只說正話。都是為後文緊作地步

光陰迅速。卻早冬來。林冲的綿衣裙襖都是李小二渾家整治縫補。此句又

家以爲閑子語話地步綿忽一日李小二正在門前安排菜蔬下飯。只見一箇

人閃將進來。閃入來隨後又一人閃入來。偏寫作一箇人又寫一箇

人看時。二字爲句是把上文重前面那箇人是軍官打扮。後面這箇走卒模樣

跟着。句也來坐下。二看時是走卒先看他眼著却又看他一齊坐下寫得狐疑之

極妙李小二入來問道。可要喫酒。只見那箇人。妙中事將出一兩銀子與李

小二道。且收放櫃上。取三四瓶好酒來。客到時。果品酒饌。只顧將來。不必要問。

分付得李小二道。官人請甚客。那人道。煩你與我去營裏。請管營差撥兩箇來

說話。問時。你只說有箇官人請說話。商議些事務。是何專等專等。李小二

應承了。來到牢城裏。先請了差撥。同到管營家裏。請了管營。敘得都到酒店裏

只見那箇官人。李小二和管營差撥兩箇講了禮。管營道。素不相識。動問官人

高姓大名。那人道。有書在此。不答姓名少刻便知。且取酒來。李小二連忙開了

酒。一面鋪下菜蔬果品酒饌。那人叫討副勸盤。來把了盞相讓。坐了小二。獨自

一箇攬梭也似伏侍不暇。寫得小二礙眼可厭妙筆。此一句從說人那

跟來的人討了湯桶自行燙酒。先不敘此一句妙筆。却約計喫過十數杯。再討了

接酒鋪放桌上。只見那人說道。我自伴當燙酒不叫你休來。我等自要說話。

有何說話。同坐了又李小二應了。自來門首叫老婆道。大姐。二字稱呼得妙

慣這兩箇人來得不艱。寫小二驚心。而前文許多親熱語。突老婆道。怎麼的不艱。

小二道。這兩箇人。語言聲音是東京人。聲音是初時又不認得管營。又不認向

後。我將按酒入去。只聽得差撥口裏。吶出一句高太尉三箇字來。這人莫不與

林教頭身上有些干礙。字詳略甚好。三我自門前理會。你且去閣子背後聽

說甚麼。奇妙。離奇。文奇。老婆道。你去營中尋林教頭來。認他一認。得是妙說李小二道。

你不省得林教頭是箇性急的人。摸不着便要殺人放火。倘或叫得他來看。了

正是前日說的甚麼。陸虞候他肯便罷。做出事來。須連累了我。和你。得是妙。又說

語只須你只去聽一聽。再理會。妙老婆道。說得是。便入去聽了一箇時辰出來。

說道。一妙妙下文說不聽得說甚麼此處却偏要寫作他那三四箇交頭接耳說

話正不聽得說甚麼。狐疑之極○去了不快者事快者文也只見那一箇軍官模

樣的人去伴當懷裏取出一帕子物事遞與管營和差撥。聽了一耳顧目倒靈心是

妙帕子裏面的莫不是金銀只聽差撥口裏說道都在我身上好歹要結果他

性命。只聽得正說之時閣子裏叫將湯來。上文大姐口中所述亦已完矣雖不叫

此得緩散無波礙矣故特不在上文順拖上去特反從下文逆搶上來。李小

二急去裏面換湯時看見管營手裏拿着一封書。只書帕二件寫得斷小二換

了湯添些下飯又喫了半箇時辰算還了酒錢管營差撥先去了。去得有次後

那兩箇低着頭也去了。偏又加低著頭三字筆中真轉背不多時只見林冲

走將入店裏來。接得閃閃爍爍說道小二哥連日好買賣李小二慌忙道恩人請

坐小二卻待正要尋恩人有些要緊說話林冲問道甚麼要緊的事李小二請

林冲到裏面坐下說道卻纔有箇東京來的魑魎人在我這里請管營差撥喫

了半日酒差撥口裏吶出高太尉三箇字來小二心下疑惑又着渾家聽了一

箇時辰。他卻交頭接耳。說話都不聽得。臨了只見差撥口裏應道。都在我兩箇

身上。好歹要結果了他。那兩箇把一包金銀。遞與管營差撥。又喫一回酒。各自

散了。不知甚麼樣人。小人心疑。只怕在恩人身上有些妨礙。林冲道。那人生得

甚麼模樣。切問得李小二道。五短身材。白淨面皮。沒甚髭鬚。約有三十餘歲。那跟

的也不長大。紫棠色面皮。兩箇學出林冲聽了大驚道。這三十歲的。正是陸虞候。只

一箇又留下一箇不猜出此書用筆奇語。每每如此。那潑賤賊。敢來這里害我。休要撞着我。只教他骨肉

爲泥。李小二道。只要隄防他便了。豈不聞古人云。喫飯防噎。走路防跌。林冲大

怒。離了李小二家。先去街上買把解腕尖刀。帶在身上。刀在此處帶起看官記

暗藏一刀到後草料場買酒市井中只僅紋花槍葫蘆更不以前街後巷一地裏

去尋。牛尋了李小二夫妻兩箇。捏着兩把汗。照顯無事。神變說林冲次日天

明起來。洗漱罷。帶了刀。又去滄州城裏城外小街夾巷團團尋了一日。尋了牢

城營裏都沒動靜。寫得神又來對李小二道。今日又無事。寫得神小二道。恩人

只願如此。只是自放仔細便了。看他用筆林冲自回天王堂過了一夜。街上尋

了。三。五。日。尋了。三。不。見。消。耗。之。詭。謔。極。謔林冲也自心下慢了。到第六日。到。第。六。日。只見管

營叫喚林冲到點視廳上。說道：「你來這里許多時，柴大官人面皮不曾擡舉得

你。撥。往。草。料。場。送。謙。來。歷。也。卻。用。柴。大。官。人。四。字。起。便。此間東門外十五里有

座大軍草料場。每月但是納草納料的，有些常例錢取覓。原是一箇老軍看管。

如今我擡舉你去替那老軍來守天王堂。你在那里尋幾貫盤纏。你可和差撥

便去那里交割。林冲應道：「小人便去。當時離了營中，徑到李小二家，對他夫妻

兩箇說道：「今日管營撥我去大軍草料場管事，卻如何？」問。得。妙。是。不。知。高。低。李

小二道：「這箇差使又好似天王堂。」極。力。放。慢。詭。謔。之。極。慢。那里收草料時，有些常例錢鈔，往

常不使錢時，不能覈這差使。林冲道：「卻不害我，倒與我好差使，正不知甚意。」力。極。

放。慢。詭。謔。之。極。李小二道：「恩人休要疑心，只要沒事便好了。」寫。得。小。二。反。有。羞。悔。前。日。失。言。之。意。極。力。放。慢。詭。謔。

之。只是小人家離得遠了。攪。入。一。句。閒。話。不。知。者。以。為。可。刪。殊。不。知。前。文。特。地。插。入。李。小。二。夫。妻。止。為。開。子。背。後。一。段。奇。文。耳。今。已。交。過。

之。排場前去草料場更用不着小二矣。則不如善刀而藏。過。幾。時。那。工。夫。來。望。恩。人。之。故。以。此。一。語。為。李。小。二。作。收。束。奈。何。謂。其。閒。話。也。

就在家裏安排幾杯酒，請林冲喫了，話不絮煩。兩箇相別了。林冲自到天王堂。

取了包裹帶了尖刀。又拿了條花槍。與差撥一同辭了管營。兩箇取路投

草料場來。正是嚴冬天氣。彤雲密布。朔風漸起。卻早紛紛揚揚。捲下一天大雪。

來。一路寫雪。妙絕。林冲和差撥兩箇在路上。又沒買酒喫處。投東一話不謬。又令花槍

葫蘆斷不遇著三人也。早來到草料場外。看時。一週遭有些黃土牆兩扇大門。推開看裏

面時。七八間草屋做着倉廩。四下里都是馬草堆。中間兩座草廳。到那廳裏。只

見那老軍在裏面向火。差撥說道。管營差這箇林冲來替你回天王堂看守。你

可即便交割。老軍拿了鑰匙。引着林冲分付道。寫得活現。倉廩內自有官司封記。這

幾堆草。一堆堆都有數目。老軍都點見了堆數。又引林冲到草廳上。老軍收拾

行李。臨了說道。火盆鍋子碗碟都借與你。寫得好。字御用。鍋子碗碟陪出之。林冲道。

天王堂內我也有在那里。你要便拿了去。寫得好。老軍指壁上掛一箇大葫蘆說

道。你若買酒喫時。只出草場投東大路去二三里便有市井。開開敘出。大葫蘆

非但寫蓋絕妙。奇文伏線於此。老軍自和差撥回營裏來。只說林冲就牀上放了包裹

被臥。細細寫。就坐上生些燄火起來。火字漸寫得大了。題是火燒草料場。讀者讀

疑火未有不動心以為必是因此失火者而孰知作者卻是故意於前邊布此屋
疑影卻又隨手即用將火盆蓋了一句結之令後火全不關此妙絕之文也

後有一堆柴炭拿幾塊來生在地爐裏仰面看那草屋時四下里崩壞了又被

朔風吹撼搖振得動。如意便畫也畫不來○第一段先寫寒林冲道這屋如何

過得一冬待雪晴了去城中喚箇泥水匠來修理向了一回火火字覺得身上

寒冷。第二段寫尋思卻纔老軍所說。語意妙正不知文二里路外有那市井何

不去沽些酒來喫。第二段方寫到酒只便去包裹裏取些碎銀子把花槍挑了

酒葫蘆。花槍挑葫蘆○人看至此句雖極英靈者將火炭蓋了。寫出精細見非

字都是假火此句一齊抹取甌笠子戴上拿了鑰匙出來把草廳門拽上出到

大門首把兩扇草場門反拽上鎖了帶了鑰匙信步投東雪地裏踏着碎瓊亂

玉迤邐背着北風而行。背着風去那雪正下得緊。寫絕行不上半里多路看見一所

古廟林冲頂禮道神明庇祐改日來燒紙錢。妙絕一筆又行了一回望見一簇

人家林冲住脚看時見籬笆中挑着一箇草帚兒在露天裏林冲逕到店裏主

人道客人那里來林冲道你認得這箇葫蘆兒。一來省主人看了道這葫蘆是

草料場老軍的。林冲道。原來如此。店主道。既是草料場看守大哥。且請少坐。天

氣寒冷。且酌三杯。權當接風。店家切一盤熟牛肉。盪一壺熱酒。請林冲喫。到那延

場也。又自買了些牛肉。又喫了數杯。就又買了一葫蘆酒。包了那兩塊牛肉。留

下些碎銀子。把花槍挑着酒葫蘆。葫蘆槍挑懷內揣了牛肉。叫聲相擾。便出籬笆

門。仍舊迎着朔風回來。朔風看那雪到晚越下得緊了。寫絕再說林冲踏着那

瑞雪。迎着北風。飛也似奔到草場門口。開了鎖入內看時。只叫得苦。意外驚原

來天理昭昭。佑護善人義士。因這場大雪。救了林冲的性命。作書者忽然於事

餓勁。那兩間草廳已被雪壓倒了。文奇林冲尋思。怎地好。放下花槍。葫蘆在雪裏。槍花

又帶寫得妙好。恐怕火盆內有火炭。延燒起來。搬開破壁子。探半身入去。摸時。火

盆內火種都被雪水浸滅了。極力寫出精細見斷不是失火○一行中。林冲

把手牀上摸時。只拽得一條絮被。寫得惟此為急林冲鑽將出來。見天色黑了。

寫得好。陸謙。尋思。又沒打火處。又算出一火字寫怎生安排。想起離了這半

里路上有箇古廟。可以安身。為之文歎絕我且去那里宿一夜。等到天明。卻作理

會把被捲了花槍挑着酒葫蘆花槍挑依舊把門拽上鎖了望那廟裏來入得

廟門未但及看得門再把門掩上傍邊止有一塊大石頭掇將過來靠了門失非為訪

非為遮風水全為少頃入得裏面看時看方殿上塑着一尊金甲山神兩邊一箇

判官一箇小鬼側邊堆着一堆紙團團看來又沒鄰舍又無廟主雪耀裏固林

冲把槍和酒葫蘆放在紙堆上槍一葫蘆好將那條絮被放開二先取下氈笠子

三把身上雪都抖了四把上蓋白布衫脫將下來早有五分濕了五和氈笠放

在供桌上六把被扯來蓋了半截下身七卻把葫蘆冷酒提來慢慢地喫八就

將懷中牛肉下酒九寫得妙絕正所謂與人生世上真可畏哉不正喫時只

聽得外面必剝剝地爆響文奇林冲跳起身來就壁縫裏看時特特大石靠門

得便開故就只見草料場裏火起本題火字刮刮雜雜的燒着當時林冲便拿

了花槍槍花卻待開門來救火寫此半句且只聽得外面有人說將話來文奇林冲

就伏門邊聽時是三箇人脚步響直奔廟裏來用手推門寫得險怪卻被石頭

靠住了再也推不開三人在廟簷下立地看火數內一箇道如一連九箇一箇道

婦奔棋著分明聲聲不漏這一句計好麼此句開一箇應道此一段端的虧管營差撥兩位用心此一段回

到京師稟過太尉都保你二位做大官此一段這番張教頭沒得推故了此一段而此此一段又

刺甚耳一箇道林冲今番直喫我們對付了此一段高衙內這病必然好了此一段又

一箇道張教頭那厮三四五次託人情去說你的女壻沒了張教頭越不肯應

承因此衙內病患看看重了太尉特使俺兩箇央浼二位幹這件事不想而今

完備了此一段家裏此一段真節此一段來又此一段一箇道小人直爬入牆裏去四下草堆上點了十來箇

火把待走那里去此一段適纔此一段事來此一段那一箇道這早晚燒箇八分過了此一段又

聽得一箇道便逃得性命時燒了大軍草料場也得箇死罪此一段說林冲此一段又此一段一箇

道我們回城裏去罷此一段收科此一段一箇道再看一看拾得他一兩塊骨頭回京府裏

見太尉和衙內時也道我們也能會幹事此一段出林冲此一段挑林冲此一段聽那三箇人時一箇

是差撥一箇是陸虞候一箇是富安此一段妙筆此一段補出此一段富安此一段行文此一段疏密此一段有法此一段自思道

天可憐見林冲若不是倒了草廳我准定被這厮們燒死了輕輕把石頭撥開

挺着花槍此一段是花槍也此一段左手拽開廟門此一段槍可知此一段大喝一聲潑賊那里去此一段三箇

人都急要走時。驚得呆了。正走不動。寫得好林冲舉手。脰察的一槍。先搠倒。差撥

一箇陸虞候。叫聲饒命。嚇的慌了。手脚走不動。差撥富安皆一氣。敘出獨陸謙作

絕人。那富安走不到十來步。被林冲趕上。後心只一槍。又搠倒了。兩箇翻身回來

轉身。陸虞候卻纔行得三四步。林冲喝道。奸賊。你待那里去。劈胸只一提。丟

翻在雪地上。異樣筆法把槍搠在地裏。異樣筆法用脚踏住胸脯。身邊取出那口刀來。自

里而遙。遙相。照世人眼睛。便謂此刀從何而來。便去陸謙臉上閣着。寫得好喝道。

潑賊。我自來又和你無甚麼冤讐。你如何這等害我。正是殺人可恕。情理難容。

陸虞候告道。不干小人事。太尉差遣。不敢不來。林冲罵道。奸賊。我與你自幼相

交。今日倒來害我。怎不干你事。非罵陸謙且喫我一刀。把陸謙上身衣服扯開。

把尖刀。向心窩裏。只一剗。七竅迸出血來。將心肝提在手裏。前甚似先殺二此人

始知先殺陸謙。次殺二回頭看時。又一箇差撥正爬將起來。要走。林冲按住喝

道。你這厮原來也恁的歹。且喫我一刀。又把頭割下來。挑在槍上。好回來。又一

箇轉。把富安。陸謙。頭都割下來。前把差撥富安一樣。敘筆力變幻奇矯。非世人所知

把尖刀插了。將三箇人頭髮結做一處。提入廟裏來。都擺在山神面前。供桌上。

三箇人頭安放得好。又算結煞。示衆又算祭饗。又算結煞。再穿了白布衫。一繫了胳膊。二把氈笠子帶上。三將

葫蘆裏冷酒都喫盡了。四被與葫蘆都丟了。不要。五提了槍。六上逐件紋一

顯一連紋出兩遍。遍出林冲精細也。便出廟門投東去。去爲是。不然反走入城中來矣。走不到三

五里。早見近村人家。都拿了水桶鉤子來救火。以故作奇景。驚讀者。林冲道：你們快去救

應我去報官了來。蓋心慌口急。便成錯語。提着槍只顧走。那雪越下得猛。寫得妙。絕。○半

日通紅。瑩白。林冲投東去了。兩箇更次。身上單寒。當不過那冷。在雪地裏看

時。離得草料場遠了。只見前面疎林深處。樹木交雜。遠遠地數間草屋。被雪壓

着。處處不脫雪。破壁縫裏透火光出來。餘影。林冲徑投那草屋來。推開門。只見那中

間坐着一箇老莊客。周圍坐着四五箇小莊家。向火。火字餘影。○一回書放火。殺人驚天動地。卻開開鏡。

出四五箇莊客。收之何處。竟避。素人只會事。省氣者便是。嗟乎。嗟乎。耐菴至文也。○

地爐裏面。焰焰地燒着柴火。火字餘影。妙在特用。焰。林冲走到面前。叫道：衆位

拜揖。小人是牢城營差。使人被雪打濕了衣裳。借此火烘一烘。有時被火燒。火則成。冤有時借。

之火爲用不亦奇乎烘火則成風火望乞方便。莊客道：你自烘便了。何妨得。林冲烘着身上濕衣服。略有些乾。只見火炭邊煨着一箇瓮兒。裏面透出酒香。林冲便道：小人身邊有些碎銀子。望煩回些酒喫。老莊客道：我每夜輪流看米囤。如今四更天氣正冷。我們這幾箇喫尙且不穀。那得回與你。休要指望。林冲又道：胡亂只回三兩碗與小人攬寒。老莊客道：你那人休纏休纏。林冲聞得酒香。越要喫。說道：沒奈何。回些罷。衆莊客道：好意着你烘衣裳向火。便來要酒喫。去便去。不去時。將來弔在這里。林冲怒道：這厮們好無道理。把手中槍餘花槍看着塊焰焰着的火柴頭。望老莊家臉上。只一挑。又把槍去火爐裏。只一攪。那老莊家的髭鬚焰焰的燒着。林前面大火不曾燒得林冲此處小火衆莊客都跳將起來。林冲把槍桿亂打。餘花槍老莊家先走了。莊家們都動。揮不動。被林冲趕打一頓。都走了。林冲道：都去了。老爺快活喫酒。上坑上卻有兩箇椰瓢。取一箇下來。傾那瓮酒來喫了。一會剩了一半。提了槍。出門便走。一步高。一步低。跟跟踉踉。提脚不住。走不過一里路。被朔風一掉。隨着那山澗邊倒了。那裏掙得起來。生曲折情來大凡醉人

一倒便起不得。當時林冲醉倒在雪地下。卻說衆莊客引了二十餘人。拖槍拽

棒。都奔到草屋下看時。不見了林冲。卻尋着踪跡趕將來。尋著踪跡四字真是繪雪高手龍眠白描

庶幾有此只見倒在雪地裏。花槍丟在一邊。異樣筆法衆莊客一齊上就地拿起林冲來

將一條索縛了。趁五更時分。把林冲解投一箇去處。來那去處不是別處。嚇殺不

是別處然則滄州牢城矣武師奈何有分教。蓼兒洼內前後擺數千隻戰艦。艨艟水滸寨中左右

列百十箇英雄好漢。正是說時殺氣侵人冷。講處悲風透骨寒。畢竟看林冲被

莊客解投甚處來。且聽下回分解。

〔評〕王望如曰。林冲真天相者哉。錢買董超薛霸打不死。錢買管營差撥

燒不死。柴進送他些錢。可以逃生。自己撒漫些錢。可以逃生。他人用錢。害不

得。自己用錢。卻救得。錢固有靈不靈也。李小二無錢。令妻閣後聽說話。也可

救得。自己不使錢。雪中廟前聽說話。也可救得。不寧惟是。雪壓草屋而先沽

酒。火燒草場而先宿廟。每到山盡水窮。便爾人天引手。古今豪傑處患難。從

無如此湊巧。

又曰。虞候與林冲總角舊交。從無嫌隙。幫主人之間。不顧好友之命。樊樓之謀未就。多金而買解差。豬林之計不行。使錢而賄營管。豈知一炬徒勞。三頭已落。今之隙末。凶終殺人媚人者。何異乎。是。

鄧狂言索隱

酒生兒李小二。小二一酒生兒耳。林冲非有恩於彼。彼固不爲之用。有恩而更無銀兩與彼。亦未必爲之隨時留心。固矣。然林冲於配所遇一受恩之人。而與以銀子。則何必其小二。蓋作者爲林冲生平補傳也。夫小二固在東京偷了店主人家錢財者也。林冲身爲八十萬禁軍槍棒教頭。何必爲之陪話陪錢。既已免其送官。又復齋發他盤纏。于路投奔人。何其厚待偷兒乃爾乎。是其門下濫污久矣。不然則何以殺人爲僧之魯達。一見而針芥相投也。使貪使詐。原爲武人慣技。稍有能爲。無有不權術籠絡者。久久習慣。則不問其品類矣。固將招雞鳴狗盜之雄。而使爲我用也。豈必待爲盜以後哉。作者每借微事以見全身。大都作如此觀。不然。則百八人者。他姑無論。卽其中重要人物。亦安得取其生平一一臚列之哉。

高衙內之害林冲。爲其妻之色耳。然其愚亦何可笑。嶽廟之調戲。猶猝遇不相識者矣。陸虞候家中之

陰謀。迫之以勢力。動之以人物。告之以甘言苦語。其用心可謂至深。而卒不爲所移。彼乃曰。此固爲林冲之所撞破者。林冲刺配矣。林冲固無力以干涉此事。其妻父亦當畏高氏而不畏林冲。乃張教頭仍然推故。則娘子之必不肯嫁高氏也。固亦甚明。對付林冲。其又奚益。而衙內固不悟也。誠愚之甚。顧謂娘子果屈節以嫁高氏。則高氏可以息其謀。其謬尤甚。高氏之千方百計以害林冲。固謂其必欲得娘子而已。苟其得之。而擁此生人之妻。仍畱一武勇絕倫之前夫於配所。當非權貴所安。而林冲仍不能不在危險之地。世之借口救親。而降賊事敵者。其親之終不能保者何限。卽令能保。卽已辱吾身而辱吾親矣。况夫婦本非父子之比哉。吾自有身。何爲因人之故而自辱。吾自有身而係于夫。又何爲辱吾身以辱吾夫。而冀幸于未必可保之數。是亦視吾夫之身命。不如其名譽矣。顧娘子不必早死者。吾夫尙未至喪身。吾身苟未至失節。則將來不無後望。必以一死而塞仇人之謀。亦係至愚。天下事皆以一死塞責。則彼艱難困苦以自盡其本來之天職者。殊爲無謂。且吾死而夫之仇益深。高亦未必不仇之。是死不死。固無關於解仇之問題也。是以娘子之所爲。固合乎天理之正。而卽乎人心之安。安得以陸虞候之調語。惜娘子之縊死不早而致累其夫哉。

且衙內固自爲色耳。高俅則又何爲者。娘子之必不肯從。非親身爲色所迷者。詎不知之。則俅之必害

林冲者亦深畏其才之故。既已釀奪妻之禍。則倅之所以必欲殺冲者。與衙內事異而心同。權貴之眼。中必不肯留一才武者以爲吾仇也。且高俅豈僅欲殺冲哉。王進其先之矣。王進之父。曾將高俅一棒打翻。身受重傷。則高俅實有讐于王進。而冲事則發難于高俅。願倅之欲殺此二人者。實忌其才。而倅終不得爲王進禍。以老种爲之庇蔭。而進之一去無蹤。決不如冲之有配爲羈也。有才者而皆爲倅忌。已經不堪。爲倅忌而仍不超脫于倅之勢力範圍。則人才將絕。故作者之崇拜王進。實尊之以爲後來革命者之模範。然竟使人人皆如王進之老死無聞。終未能明目張膽。揚旗擊鼓。持鋒刃搃仇人之胸。而奪官僚之魄。是普天生人之怨氣。將終天地無少舒。故不得不作水滸。不得不寫林冲之山神廟殺人。且冲固非真能革命者。亦非真能仇高俅者。由東京而配滄州。休書之寫。已無異于投降。到配之後。由天王堂而至草料場。方且自以爲無患。而未常有乘間脫走之心。苟高俅不與爲難。則數年之後。或遇赦回。仍爲宋之平民可也。即不安于平民。亦不過再求爲官僚。亦何至于爲盜賊之魁哉。乃因高俅一迫再迫之故。遂至四海無歸。鋌而走險。謂盜賊非官僚政治之所造成。其誰敢任論者。或且以爲政治上之官僚。不必盡爲高俅乎。非高俅亦高俅。且爲無數高俅。不必有其權勢與其極惡。而呼朋引類。上行下效。盜賊之徒。亦萌芽于其間焉。蓋亦有所不得已也。吁可畏哉。

借曰不然。則彼陸謙富安管營差撥之徒。又胡爲乎哉。則以勢力與銀子爲之驅使也。亦卽官僚爲之驅使也。陸虞候告道。不干小人事。太尉差遣。不敢不來。此言自是實話。然試問其何爲而不敢。則曰太尉。然試問其太尉何以不差別人。則固茫無以應。則將代爲應之曰。彼固大請大受。我何爲而不來。究竟所以必來之故。則亦曰太尉。太尉固害人之物哉。且諸人亦與林冲何仇。隨其仇冲者而仇之。至使從前種種之恩義。化爲烏有。非不幸也。宜也。陸謙非與林冲自幼相交稱兄喚弟者哉。顧其所以如此親熱者。未必不以林冲爲八十萬禁軍槍棒教頭也。一旦以酒樓之嫌。獻其至好朋友之妻。以媚其長官之子。其心已不可問。乃復重之以賣寶刀。重之以草料場。彼權門之走狗。固亦無足深責。然究其所以甘心走狗。而且不惜作種種惡孽者。夫亦可以掩卷而一思之矣。差撥非得了林冲五兩銀子。而卽眉開眼笑聲聲稱道者哉。且非因有柴大官人之書信。而更爲驚異。且與總管極力爲林冲道地者哉。顧何以未得銀子以前。種種辱罵之言詞。不堪卒讀。今者銀子之上。復有大銀子。銀子之外。復有大勢力。而何得不代爲之陰謀。然彼何獨不念草料場之物。固官物乎。此其事管營差撥不敢。陸謙富安不敢。且太尉亦未能遙度矣。乃一自有太尉之目的物在。則可以悍然行之無所懼。而亦無所顧。彼其爲計之巧。林冲燒死。固以火而死。林冲不燒死。亦必以罪而死。林冲固絕非所惜。卽鄙人亦不甚惜。

林冲耳。獨惜其以公家之名義。取諸民力之草料場。之所以供軍人之用者。楚人一炬。可憐焦土。是其罪當過於謀殺林冲遠甚。借林冲之手以誅之。非爲林冲出惡氣也。官愈大則惡愈極。豈必其人之所自爲哉。然諸人死而高氏父子猶存。官僚之勢。非革命則不可動搖。而彼爲銀子與勢力而死者。不過么魔小醜耳。水滸之作。其亦不得已也。

林冲殺人時之行爲。「便去陸謙臉上攔着喝道。潑賊我自來又和你無甚麼冤讐。你如何這等害我。正是殺人可恕。情理難容。」「罵道。奸賊我與你自幼相交。今日倒來害我。怎不干你事。」「差撥正爬將起來要走。林冲按住喝道。你這厮原來也怎的歹。」首從分明。如話如畫。然陸謙固非首罪。首罪者太尉也。微特陸謙言之。篇中亦屢及之矣。顧謀得娘子者衙內也。何以不及衙內。蓋衙內苟不爲太尉之子。則必不敢于如是故。且以常情而論。則人家子弟欲作此等大無道理之事。未必敢以直告其父兄。父兄知之。未必能如其意。卽令溺愛。亦只不過問焉耳。而不知君主之時代。官僚原視平民如奴隸。部屬亦何莫不然。至于野蠻之習慣。則縱容其同族者。聚賭猶爲常事。而曾何有于軍官之一妻者。作者用加一倍寫法。實與首卷特書高俅。同爲一鼻孔出氣。以弟爲子。或亦有取于皇太弟之義乎。究之人家子弟之敢於作惡者。實無一不成于其父兄。歸獄之辭。不爲過當。而此種特別情形。亦屬野蠻。

時代之所必有耳。

林冲搶酒。林冲而尙爲八十萬禁軍槍棒教頭也者。則斷然無此一搶。然林冲而果舍得八十萬禁軍槍棒教頭也者。則亦斷然無此一搶。林冲對此。其亦有念于平民得食之苦。與夫仕途之艱難矣乎。林冲果安然爲草料場守軍也者。則固不必需此一些酒。林冲果安然爲草料場守軍而急需此一些酒也者。則亦尙不至于強搶。林冲對此。其亦有念于仇讐怨毒之深。與夫世路之危險矣乎。然而彼此時無暇于念及也。彼惟欲急得此酒。以敵慄烈嚴酷之風雪。而便作逃計。已經做下如許重罪。則搶酒固亦不足道耳。且彼固軍人也。軍人平日未必不以紀律嚴明自號。一旦當戰爭激烈生命交關之時。則安得不出之于「搶」。不搶金銀拾物。則亦已矣。搶酒會何足爲罪。既爲軍人。則事實固其所夙聞。此時不搶何爲。既爲軍人中之逃死配軍。則情形迫于不得已。此時不搶。更將待死。所可念者。彼被搶之一方面耳。莊客雖爲柴氏之奴。然風雪之夜。「看守米囤」。需酒禦冷。其辭甚直。「地爐裏饒饒地燒著柴火」。肯借林冲一烘。其情亦不爲失薄。冲乃以強權取之。天下之弱者何其該死。然而氣憤殺人。一夜未曾安枕。豈能驟受此空心之酒。見風而倒。固其宜也。酒醉而被擒。是亦猶飲醜而解渴耳。酒之利害。關係于人者。大概如此。此時若進之以食。則萬不至「倒在山澗邊」矣。被搶之入。卽爲看守米

國之人而生米固不可以充飢。恰好與搶酒作一對照。且看守者指冲爲賊。不言搶酒而言偷米。蓋因風雪而搶酒。或爲柴進之所憐。米則不可以搶喫。而可以偷盜。且職守所在。柴進不得責其擅自縛人打人也。糧食問題之關於民生主意。固如是其重要哉。當與前文魯達搶粥一段參看。

水滸索隱

聖歎外書

第十回

朱貴水亭施號箭

林冲雪夜上梁山

旋風者惡風也。其勢盤旋自地而起。初則揚灰聚土。漸至奔沙走石。天地爲昏。人獸駭竄。故謂之旋。音去聲。言其能旋惡物聚於一處故也。水泊之有衆人也。則自林冲始也。而旋林冲入水泊。則柴進之力也。名柴進曰旋風者。惡之辭也。然而又係之以小何也。夫柴進之於水泊。其猶青萍之末矣。積而至於李逵亦入水泊。而上下尙有定位。日月尙有光明乎。耶。故甚惡之而加之以黑焉。夫視黑則柴進爲小矣。此小旋風之所以名也。

此回前半則平平無奇。特喜其敘事簡淨耳。至後半寫林武師店中飲酒。筆如奇鬼。森然欲來搏人。雖坐閨閣中讀之。不能不拍案叫哭也。

接手便寫王倫疑忌。此亦若輩故態。無足爲道。獨是渡河三日。一日一換。有

筆如此。雖謂比肩腐史。豈多讓哉。

最奇者。如第一日。並沒一箇人過。第二日。卻有一夥三百餘人過。乃不敢動手。第三日。有一箇人。卻被走了。必再等一等。方等出一箇大漢來。都是特特爲此奇幻之文。不得忽過也。

處處點綴出雪來。分外耀艷。

我讀第三日文。中至打拴了包裏。撇在房中。句。不如趁早天色未晚。句。真正心折耐菴之爲才子也。後有讀者。願留覽焉。

話說豹子頭林冲。當夜醉倒在雪地裏上。掙扎不起。被衆莊客向前綁縛了。解送來一箇莊院。只見一箇莊客從院裏出來。說道。大官人未起。衆人且把這廝高吊起在門樓下。看看天色曉來。林冲酒醒。打一看時。果然好箇大莊院。處何林冲大叫道。甚麼人敢弔我在這里。那莊客聽得叫。手拿柴棍。從門裏走出來。喝道。你這廝還自好口。那箇被燒了鬚鬚的老莊客說道。休要問他。只顧打。等大官人起來。好生推問。莊客一齊上。林冲被打。掙扎不得。只叫道。不妨事。我有分

辯處。只見一箇莊客來叫道。大官人來了。林冲朦朧地見箇官人背叉着手行

將出來。是至廊下問道。你等衆人打甚麼人。衆莊客答道。昨夜捉得箇偷米賊

人。天輕輕加一罪名那官人向前來看時。認得是林冲。慌忙喝退莊客。親自解下

問道。教頭緣何被弔在這里。衆莊客看見一齊走了。林冲看時。不是別人。誰是卻

是小旋風柴進。連忙叫道。大官人救我。柴進道。教頭爲何到此。被村夫恥辱。林

冲道。一言難盡。兩箇且到裏面坐下。把這火燒草料場一事。備細告訴。柴進聽

罷道。兄長如此命蹇。今日天假其便。但請放心。這里是小弟的東莊。即初訪時

且住幾時。卻再商量。叫莊客取一籠衣裳出來。叫林冲徹裏至外都換了。

通身被雪打請去煖閣裏坐地。安排酒食杯盤管待。自此林冲只在柴進東莊

上住了五七日。不在話下。且說滄州牢城營裏管營。首告林冲殺死差撥陸虞

候。富安等三人。放火沿燒大軍草料場。州尹大驚。隨卽押了公文帖。仰緝捕人

員將帶做公的。沿鄉歷邑。道店村坊。畫影圖形。出三千貫信賞錢。捉拿正犯林

冲。看看挨捕甚緊。各處村坊講動了。且說林冲在柴大官人東莊上。聽得這話。

如坐鍼氈。俟候柴進回莊。林冲便說道。非是大官人不留小弟。爭奈官司追捕甚緊。排家搜捉。倘或尋到大官人莊上時。須負累大官人不好。既蒙大官人仗義疏財。求借林冲些小盤纏。投奔他處棲身。異日不死。當效犬馬之報。柴進道。既是兄長要行。小人有箇去處。此一部去處在作書一封。與兄長去如何。林冲道。若得大官人如此周濟。教小人安身立命。只不知投何處去。柴進道。是山東濟州管下一箇水鄉地名梁山泊。方圓八百餘里。中間是宛子城。蓼兒洼。看官記進口。梁山泊宛子城蓼兒洼是柴如今有三箇好漢在那里札寨。爲頭的喚做白衣秀士王倫。第二箇喚做摸着天杜遷。第三箇喚做雲裏金剛宋萬。那三箇好漢聚集着七八百小嘍囉。打家劫舍。多有做下迷天大罪的人。都投奔那里躲災避難。他都收留在彼。三位好漢亦與我交厚。嘗寄書緘來。我今修一封書與兄長去投那里入夥。如何。林冲道。若得如此顧盼最好。柴進道。只是滄州道口。見今官司張掛榜文。又差兩箇軍官在那里提問。把住道口。兄長必用從那里經過。柴進低頭一想道。再有箇計策。送兄長過去。林冲道。若蒙周全。死而不

忘。柴進當日先叫莊客背了包裹出關去等。好柴進卻備了三二十四馬。帶了弓箭旗槍。駕了鷹雕。牽着獵狗。一行人馬都打扮了。卻把林冲雜在裏面。好一齊上馬。都投關外。卻說把關軍官坐在關上。看見是柴大官人。卻都認得。原來這軍官未襲職時。曾到柴進莊上。因此熟識。軍官起身道。大官人又去快活。柴進下馬問道。二位官人緣何在此。軍官道。滄州大尹行移文書。畫影圖形。捉拿犯人林冲。特差某等在此守把。但有過往客商。一一盤問。纔放出關。柴進笑道。我這一夥人內。中間夾帶着林冲。你緣何不認得。好用得恰妙軍官也笑道。大官人是識法度的。不到得肯夾帶了出去。請尊便上馬。柴進又笑道。只恁地相托得過。拿得野味。回來相送。好作別了。一齊上馬出關去了。行得十四五里。卻見先去的莊客在那里等候。好柴進叫林冲下了馬。好脫去打獵的衣服。卻穿上莊客帶來的自己衣裳。繫了腰刀。戴上紅纓氈笠。背上包裹。提了袞刀。好敘得相辭柴進拜別了。便行。只說那柴進一行人上馬。自去打獵。到晚方回。依舊過關。送些野味與軍官。好回莊上去了。不在話下。且說林冲與柴大官人別後。上

路行了十數日。時遇暮冬天氣。彤雲密布。朔風緊起。又見又字紛紛揚揚。下着

滿天大雪。林冲踏着雪。只顧走。看看天色冷得緊切。漸漸晚了。遠遠望見枕溪

靠湖。可知一箇酒店被雪漫漫地壓着。好林冲奔入那酒店裏來。揭開蘆簾。拂身

入去。倒側身看時。都是座頭。揀一處坐下。倚了衰刀。解放包裹。擡了氈笠。把腰

刀也掛了。細只見一箇酒保來問道。客官打多少酒。林冲道。先取兩角酒來。酒

保將箇桶兒打兩角。將酒來放在桌上。林冲又問道。有甚麼下酒。酒保道。有生

熟牛肉。肥鵝嫩鷄。林冲道。先切二斤熟牛肉來。酒保去不多時。將來鋪下一大

盤牛肉。數般菜蔬。放箇大碗。一面篩酒。林冲喫了三四碗酒。喫了三四碗酒只見店裏

一箇人背叉着手。走出來門前看雪。寫此人又帶那人問酒保道。甚麼人喫酒。

林冲看那人時。頭戴深簷煖帽。身穿貂鼠皮襖。脚着一雙獐皮窄鞦靴。身材長

大。相貌魁宏。雙拳骨臉。三丫黃髯。只把頭來摸着看雪。林冲叫酒保。只顧篩酒。

只顧林冲說道。酒保你也來喫碗酒。酒保喫了一碗。林冲問道。梁山泊不好便

一碗酒寫出此間去梁山泊。還有多少路。酒保答道。此間要去梁山泊。雖只數

里。卻是水路。全無旱路。句一若要句二去時。須用船去。方纔渡得到那里。林冲道。你可

與我覓隻船兒。酒保道。這般大雪。天色又晚了。句二那里去尋船隻。林冲道。我多

與你些錢。央你覓隻船來。渡我過去。酒保道。卻是沒討處。三句寫英雄失路。皆林

冲尋思道。這般卻怎的好。又喫了幾碗酒。又喫幾碗酒。凡三句。俱寫納悶。

上心來。驀然想起。此四字。尤如驚蛇起笋跳脫。我先在京師做教頭。每日六街

三市遊玩。喫酒誰想。今日被高俅這賊坑陷了。我這一場文了。面直斷。送到這

里。閃得我有家難奔。有國難投。受此寂寞。血至今。如聞其聲。因感傷懷。抱問酒

保借筆硯來。十二字。寫千載乘着一時。酒興向那白粉壁上寫下八句。何必是

是詩也。豈從中來。寫下一片既畢。數之則。道。仗義是林冲。爲人最朴忠。江湖馳譽

望京國。顯英雄。身世悲浮梗。功名類轉蓬。他年若得志。威鎮泰山東。撇下筆。再

取酒來。寫豪傑歷歷落落。處只此。正飲之間。只見那箇穿皮襖的漢子。走向前

來。把林冲劈腰揪住。說道。你好大膽。你在滄州做下迷天大罪。卻在這里。見今

官司出三千貫信賞錢捉你。卻是要怎地。奇林冲道。你道我是誰。好只得那漢

道。你不是豹子頭林冲。林冲道。我自姓張。如此只得那漢笑道。你莫胡說。見今壁

上寫下名字。你臉上文着金印。如何要賴得過。林冲道。你真箇要拿我。罷了只得硬去

那漢笑道。我卻拿你做甚麼。奇便邀到後面一箇水亭上。叫酒保點起燈來。和

林冲施禮。奇對面坐下。那漢問道。卻纔見兄長。只顧問梁山泊路頭。要尋船去。

那里是強人山寨。你待要去做甚麼。林冲道。實不相瞞。如今官司追捕小人緊

急。無安身處。特投這山寨裏。好漢入夥。因此要去。那漢道。雖然如此。必有箇人

薦兄長來入夥。林冲道。滄州橫海郡故友舉薦將來。那漢道。莫非小旋風柴進

麼。林冲道。足下何以知之。那漢道。柴大官人與山寨中大王頭領交厚。常有書

信往來。原來王倫當初不得第之時。與杜遷投奔柴進。多得柴進留在莊子上

住了幾時。臨起身。又齎發盤纏銀兩。因此有恩。林冲聽了。便拜道。有眼不識泰

山。願求大名。那漢慌忙答禮。說道。小人在王頭領手下耳目。姓朱名貴。原是沂

州沂水縣人氏。江湖上。但叫小弟做旱地忽律。山寨裏教小弟在此間開酒店

爲名。專一探聽往來客商經過。但有財帛者。便去山寨裏報知。但是孤單客人

到此無財帛的放他過去。有財帛的來到這裏。輕則蒙汗藥麻翻。重則登時結果。將精肉片爲羮子。肥肉煎油點燈。卻纔見兄長只顧問梁山泊路頭。因此不敢下手。次後見寫出大名來。曾有東京來的人。傳說兄長的豪傑。不期今日得會。既有柴大官人書緘相薦。亦是兄長名震寰海。王頭領必當重用。隨卽安排魚肉盤饌。酒肴到來相待。兩箇在水亭上喫了半夜酒。林冲道。如何能穀船來渡過去。朱貴道。這裏自有船隻。兄長放心。且暫宿一宵。五更卻請起來同往。當時兩箇各自去歇息。睡到五更時分。朱貴自來叫林冲起來。洗漱罷。再取三五杯酒相待。喫了些肉食之類。此時天尙未明。朱貴把水亭上牕子開了。取出一張鵠畫弓。搭上那一枝響箭。覷着對港。敗蘆葦裏面射將去。奇文林冲道。此是何意。朱貴道。此是山寨裏的號箭。少頃便有船來。沒多時。只見對過蘆葦泊裏。三五箇小嘍囉。搖着一隻快船。過來徑到水亭下。奇文朱貴當時引了林冲。取了刀仗行李下船。小嘍囉把船搖開。望泊子裏去。奔金沙灘來。到得岸邊。朱貴同林冲上了岸。小嘍囉背了包裹。拿了刀仗。細兩箇好漢上山寨來。那幾箇

小嘍囉。自把船搖到小港裏去了。

細林冲看岸上時。林冲眼中看出梁山泊最初寫來

不可少兩邊都是合抱的大樹。句一半山裏一座斷金亭子。句二再轉將過來見座

大關。句三關前擺着槍刀劍戟弓弩矛戈。句四四邊都是攔木砲石。句五小嘍囉先去

報知二人進得關來兩邊夾道徧擺着隊伍旗號。句六又過了兩座關隘。句七方纔

到寨門口。句八林冲看見四面高山三關雄壯團團圍定中間裏鏡面也似一片

平地可方三五百丈。句九靠着山口纔是正門。句十兩邊都是耳房。句十一朱貴引着

林冲來到聚義廳上中間交椅上坐着一箇好漢正是白衣秀士王倫左邊交

椅上坐着摸着天杜遷右邊交椅坐着雲裏金剛宋萬朱貴林冲向前聲喏了

林冲聲喏不見王倫答禮林冲立在朱貴側邊朱貴便道這位是東京八十萬禁軍教頭姓

林名冲綽號豹子頭因被高太尉陷害刺配滄州那里又被火燒了大軍草料

場爭奈殺死三人逃走在柴大官人家好生相敬因此特寫書來舉薦入夥林

冲懷中取書遞上王倫接來拆開看了便請林冲來坐第四位交椅。便請林冲

立起朱貴坐了第五位一面叫小嘍囉取酒來把了三巡。初次相待却只動

問大柴官人近日無恙。大不問東京事只問柴林冲答道每日只在郊外獵較樂

情王倫動問了一回。驀然尋思道我卻是箇不及第的秀才。因鳥氣合着杜遷

來這里落草。續後宋萬來。聚集這許多人馬伴當。我又沒十分本事。杜遷宋萬

武藝也只平常。如今不爭添了這箇人。他是京師禁軍教頭。必然好武藝。倘若

被他識破我們手段。他須占強。我們如何迎敵。不若只是一怪。推卻事故。發付

他下山去便了。免致後患。只是柴進面上卻不好看。忘了日前之恩。如今也顧

他不得重叫小嘍囉。一面安排酒食。整理筵宴。請林冲赴席。雖然一非敬林冲也衆

好漢一同喫酒。將次席終。王倫叫小嘍囉把一箇盤子托出五十兩白銀。兩匹

紵絲來。王倫起身說道。柴大官人舉薦將教頭來。敝寨入夥。爭奈小寨糧食缺

少。屋宇不整。人力寡薄。恐日後悞了足下。亦不好看。略有些薄禮。望乞笑留。尋

箇大寨安身歇馬。切勿見怪。林冲道。三位頭領容覆。小人千里投名。萬里投主。

憑托柴大官人面皮。徑投大寨入夥。林冲雖然不才。望賜收錄。當以一死向前。

並無詔。後。林冲語。須知此四字與前為人最朴忠。句雖非世間。實為平生。

之幸。不爲銀兩齎發而來。乞頭領炤察。王倫道。我這裡是箇小去處。如何安着得你。難你字當字休怪休怪。朱貴見了便諫道。表出朱貴哥哥在上。莫怪小弟多言。山寨中

糧食雖少。近村遠鎮。可以出借。山場水泊。木植廣有。便要蓋千間房屋。卻也無

妨。這位是柴大官人力舉薦來的人。山上人重之如此如何教他別處去。抑且

柴大官人自來與山上有恩。日後得知不納此人。須不好看。這位又是有本事

的人。他必然來出氣力。杜遷道。表出山寨中那爭他一箇哥哥。若不收留。柴大

官人知道時。見怪。辨亦可以柴大官人爲顯的我們忘恩背義。日前多曾覷了他。今

日薦箇人來。便恁推卻。發付他去。宋萬也勸道。表出柴大官人面上。三箇人一樣說柴大

官人面上可容他在這裡做箇頭領也好。不然。見得我們無義氣。使江湖上

好漢見笑。王倫道。兄弟們不知。他在滄州。雖是犯了迷天大罪。今日上山。卻不

知心腹。倘或來看虛實。如之奈何。白衣秀士經濟每每如此林冲道。小人一身犯了死罪。因

此來投入夥。何故相疑。王倫道。既然如此。你若真心入夥。把一箇投名狀來。心惡

林冲便道。小人頗識幾字。乞紙筆來。便寫朱貴笑道。教頭你錯了。但凡好漢們

入夥。須要納投名狀。是教你下山去殺得一箇人。將頭獻納。他便無疑心。這箇
 便謂之投名狀。林冲道。這事也不難。林冲便下山去等。只怕沒人過。王倫道。與
 你三日限。心惡若三日內有投名狀來。便容你入夥。若三日內沒時。只得休怪。林
 冲應承了。當夜席散。朱貴相別下山。自去守店。林冲到晚。取了刀仗行李。細小
 嘍囉引去客房內歇了一夜。次日早起來。喫些茶飯。四字寫得帶了腰刀。提了
 袞刀。叫一箇小嘍囉領路下山。好領路把船渡過去。河渡過僻靜小路上。等候客人
 過往。從早至暮。等了一日。並無一箇孤單客人經過。林冲悶悶不已。第一日不
 和小嘍囉再過渡來。河渡過回到山寨中。王倫問道。投名狀何在。林冲答道。今日
 並無一箇過往。以此不曾取得。王倫道。你明日若無投名狀時。自限三日此處
秀才心數也難在這里了。林冲再不敢答應。憐可心內自己不樂。來到房中。討些
往往如此飯喫了。討字又歇了一夜。次日清早起來。和小嘍囉喫了早飯。便早飯
小嘍囉拿了袞刀。又下山來。小嘍囉道。俺們今日投南山路去。等兩箇過渡。
哭殺英雄來到林子裏等候。並不見一箇客人過往。伏到午牌時候。一夥客人約有
河渡過

三百餘人結踪而過。林冲不敢動手看他過去。讀至一夥客三百餘人句只謂着手神變非常真。正才子也又等了一歇看看天色晚來又不見一箇客人過。凡用兩句不見其妙

林冲對小嘍囉道我恁地晦氣等了兩日不見一箇孤單客人過往如何是好。

第三日不說甚麼闊闊而回第二日便臨回時說此第一語第三日便初下山即說一語其法各變小嘍囉道哥哥且寬心明日還

有一日限我和哥哥去東山路上等候。南山是當朝說當晚依舊渡回。渡過王

倫說道今日投名狀如何林冲不敢答應只歎了一口氣。氣比昨日增一句嘆其口

人王倫笑道想是今日又沒了我說與你三日限今已兩日了若明日再無不

必相見了便請那步下山投別處去林冲回到房中端的是心內好悶仰天長

嘆道不想我今日被高俅那賊陷害流落到此天地也不容我直如此命蹇時

乖。酒店一嘆此處又一嘆如夜潮過了一夜次日天明起來討些飯食喫了。討

猶可至於再討打拴那包裹撇在房中。先作一行勢筆墨妙跨了腰刀提了袞刀。

又和小嘍囉下山過渡。河去過投東山路上來林冲道我今日若還取不得投名

狀時只得去別處安身立命。下與前說換一兩箇來到山下東路林子裏潛伏等

候看看日頭中了。又沒一箇人來。筆有此一極文時遇殘雪初晴。日色明朗。忽點

後景色觀人目清林冲提着袞刀對小嘍囉道。眼見得又不濟事了。不如趁早天色未

晚取了行李。只得往別處去尋箇所在。着實一縱使讀者心路俱斷小較用

手指道。好了。兀的不是一箇人來。一忽然林冲看時。叫聲慚愧。只見那箇人遠遠

在山坡下望見行來。待他來時較近。林冲把袞刀捍剪了一下。驀地跳將出來。

那漢子見了林冲。叫聲阿也。撇了擔子。轉身便走。文前批詳之矣林冲趕將

去那里。趕得上那漢子閃過山坡去了。真正奇文林冲道。你看我命苦麼。來了

三日。甫能等得一箇人來。又喫他走了。日真正奇文誰能於三小較

道。雖然不殺得人。這一擔財帛。可以抵當林冲道。你先挑了上山去。我再等一

等。走馬垂韁之法小嘍囉先把擔兒挑出林去。只見山坡下轉出一箇大漢來。多曲折

然後轉出林冲見了說道。天賜其便。只見那人挺着朴刀。大叫如雷喝道。潑賊

殺不盡的強徒。將俺行李那里去。洒家正要捉你這廝們。倒來拔虎鬚。飛也似

踉蹌將來。林冲見他來得勢猛。也使步迎他。不是這箇人來。鬪林冲。有分教。梁

山泊內添幾箇弄風白額大蟲。水滸寨中。轉幾隻跳澗金睛猛獸。畢竟來與林冲鬪的正是甚人。且聽下回分解。

〔評〕 王望如曰。盜賊傍水依山。附近有奸細。城市有線索。故捕盜莫先乎清源。柴大官人其線索也。朱貴其奸細也。柴進擁陶朱之富。何事不可安享。乃爲綠林通聲氣。爲囚徒作津筏。真有盜心者耶。又曰。林冲殺三人。衆莊客縛送莊上。恰好便遇柴進。畫影圖形。徧地緝捕。不爲把守關隘所獲。恰好又遇柴進。汲引梁山。墜身狗竇。實由高俅爲兒奪妻。陸謙爲主殺友。數窮理極。情有可原。較殺人放火。走水滸者不同。

鄧狂言索隱

或曰。王倫者忘倫也。謂其忘卻人倫也。顧王倫之所忘者。爲何等倫理乎。謂其爲首據梁山。爲忘卻君臣之倫乎。則朝廷之威權。不足言也。謂其爲不納林冲。爲忘卻朋友之倫乎。則江湖之義氣。不足言也。其餘則父子昆弟夫婦。傳中又無明文。以前之二者言之。則固已擬之而非其類。以後之二者言之。則又不便以空言而罪人。且全書意義不貫。則是忘倫之說。鄙人不敢從也。以意度之。則王字卽君主之

代名詞。直謂此等不倫之倫。固歷代帝王之所製造也。上天下澤之誣說。卽爲王倫二字寫照。作者固一舉而空之。

金評謂宋江傳用世家體。自鄙人觀之。則晁蓋傳乃用本紀體也。蓋地位較宋江尊。人品較宋江好。書中作法。純從項羽本紀套出。可意會也。且寫王倫乃用陳涉世家體。此篇柴進口中。說得何等鄭重。一是山東濟州管下一箇水鄉。地名梁山泊。方圓八百餘里。中間是宛子城。蓼兒洼。地勢之雄闊。宛然言下。一如今有三箇好漢。爲頭的喚做白衣秀士王倫云云。一書地言人。書時何等分明。一多有做下迷天大罪的人都投奔那裏躲災避難。一何等担擔。何等收容。下文又在朱貴口中說道。一山場水泊。木植廣有。便要蓋千間房屋。卻也無妨。一何等出產。何等排場。謂非用陳涉例而何。然此等處。作者亦不得不如此布置。原非死套史記。若以通體觀之。則大約於有文字處見手段。於無文字處透露宗旨之義爲多。其體例多本於春秋。故於楔子中。標出七十回目錄。而其寓言則本諸莊子。故常於空幕處見精神。其託胎史記。則以史記本與春秋莊子轍迹合。而章回小說之獨創。則神而化之者也。

宋史書淮南盜宋江。根據地疑非梁山也。顧宋末淮盜亦亡國之一原因。作者所不忍言。若山東則久淪於金矣。且革命目的。亦在北不在南。

「州尹大驚。隨即押了公文帖。仰緝捕人員。將帶做公的沿鄉歷邑。道店村坊。畫影圖形。出三千貫信賞錢。捉拿正犯林冲。看看挨捕甚緊。各處村坊講動了。」柴進當日先叫莊客背了包裹出關去等。柴進卻備了二三十匹馬。帶了弓箭旗槍。駕了鷹鷂。牽著獵狗。一行人馬。都打扮了。卻把林冲雜在裏面。一齊上馬。都投關外。」林冲住在柴進家中。而猶畏挨捕。則第八回之「所謂他是大周柴世宗嫡派子孫。自陳橋讓位。太祖武德皇帝。勅賜他誓書鐵券在家。」者。亦不過名焉而已。其力量固亦甚微耳。尋常小案。或有身犯重罪。而相手方不甚有權力者。固亦可以包庇。若夫殺人放火。而且有燒大軍草料場之名。又復有赫赫威權之太尉。臨於府尹之上。而爲冲之仇。則其力亦安能爲。朝廷之待虞賓。其權勢固亦有限矣。且遠之於滄州。其亦自有深意存焉。卽彼之開國元勛。河山帶礪。金石盟誓。頗有不死鐵券者。苟遇有如此等事。亦將棄之。而其他又何論焉。如是而林冲之冤。尙有何人可以代訴。則惟有速走而已矣。權臣之勢。固如是其可畏哉。然不借柴進之力。則萬走不脫。柴進雖不能安住林冲。而彼既身在貴族之列。又有好客之譽。則平日之所以交接官人者。固當自有其勢力與銀子之人情。在于射獵羣衆中。又便於攜帶而出。此固其他平民之所萬辦不到者也。貴族之作奸犯科。其易于平民若是。而革命者何爲而不利用之。文心詭極。

林冲題壁 山中號箭柴進未必不知。知之未必不言。然臨行倉卒忘記。亦情事。或者有之。文字所以借起一波也。既近梁山。則對面迫水而居之人。苟非其黨。必不敢安然而開設酒店。林冲之問。原非托大。問之而不應。而又無他危險。則又不便再問。題壁以自表暴而爲進步之階。恐酒店不知我爲何如人。而不肯引路而已。下文與朱貴辨白者。僞也。奈何爲作者所欺乎。八句詩皆是表白自己才能志氣之意。不必深論。惟首句言仗義二字。林冲未上梁山以前之行事。本不多見。然觀其爲人。必其與山中諸豪意氣相近者。李小二之一段文字。爲其補筆。於是益信朴忠二字。反對宋江假忠。固是一義。然林冲實當得起。蓋作者之所謂忠。乃忠恕之忠。非忠君之忠。宋庭不足道也。林冲未常不忠於高俅。而高俅陷之。林冲未常不忠於王倫。而王倫阨之。交盡之道全非。固不得以此相責。奉晁蓋而始終如一。雖未常不隱護盧俊義。而終未常不利於宋江。顧全大局。其忠於梁山至矣。若而人者。苟令不役志於官僚。則以之爲革命之先驅者。實可以勝任而無愧色。豹子頭之名。亦未便輕爲假借也。

山寨水亭 山泊圍之以水。作者其有海軍根據地之想哉。然此正不必拘也。金城湯池。古有明訓。作者欲開手作一篇大文字。不能不先擇其地耳。且南宋苟延。實借長江之力。安得不重視之。或謂安石厲行新法時。欲闢梁山泊以爲田。而民不聊生。盜賊蜂起。爲宋亡之一大原因。故以此託始。於義亦通。

然非此地勢。文字固不好著筆。是爲主因。

王倫動問了一回。驀然尋思道。我卻是箇不及第秀才。因烏氣合著杜遷來這裏落草。續後宋萬來。羣聚這許多人馬伴當。我又沒十分本事。杜遷宋萬。武藝也只平常。如今不爭添了這箇人。他是禁軍教頭。必然好武藝。倘若被他識破我們手段。也須占強。王倫固不足道。卽謂作者垂鑒起例。亦何必用一不第秀才。蓋此中實有深意。諺云。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迂拘褊狹。固秀才之通例也。惡之深矣。然則何以有吳用。造反不能無謀主。書生只能附屬人而不能獨立。有由來矣。當尙力之世。而以文人居武人之上。實爲大忌。况王倫只當容平常武藝耳。然則宋江不以武勇名。而何以爲首領。曰。吳用尙有書氣。若宋江之狡滑大膽。能與粗人廣交。而且謀奪首座以犯大不韙之端。皆吳用所必不肯爲者也。以林冲之爲人。而使之爲梁山之主。梁山其興矣乎。曰不能。匪惟火併王倫不能。卽非火併王倫亦不能。匪惟王倫忌之不能。卽王倫讓之亦不能。且綜林冲之生平行事。而所遭不如王倫之種種情形。卽任易以何種局面。而亦必不能。惟林冲亦自知其不能。而絕對的不欲居之。此林冲之所以爲豹子頭也。蓋其爲人之身分。只可以爲元助。而絕不可以爲帝王。故能爲重要人物之頭領。而不足以當首座。帝王所爲。固自異於常人。且自異於其他英雄。彼有權術威力之作用。實有元助等輩之所不敢爲不

忍爲者也。故大抵出于蓄謀最久而發難少遲之人。否則其人先有一部分之權力者。良以非是則無以爲展布之地。而又必陰賊險狠。以柔濟剛。軍界政界之惡辣手段。林冲其能之乎。夫林冲不足道也。革命事業。必賴光明正大高尙活潑之大人。有其人焉。又不得以之爲主體。社會之環境爲之也。噫。林冲之來。王倫其何以待之乎。自度其能爲我用也。則容之。否則下之已耳。冲之意不過苟全性命。原非必欲上人。其後之積怨而乘機。會逢其適。豈其上山時卽有殺倫之心也哉。而顧不能。且以其地位言之。則雖以吳用當此。亦未見其果能也。文人獨處於武人之上。爲軍政時代所大忌。縱極其撫馭籠絡之力。志意終多不協。而不可以久。吳用之頭。雖未必膏林冲之刃。竊恐貌合神離。敗乃公事矣。吳用知其然也。故必奉一人焉以爲之主。不然。則以彼其才。豈不自知其高于晁蓋宋江遠甚者。而胡爲自屈于其下。此吳用之所以爲可兒也。王倫何有哉。彼固以庸妄書生。逃死于打家劫舍之地。而又無良輔。因其氣魄不足以容人。故益復昂然自大耳。作者本爲爭爲首領。不知分量者戒。故先寫一王倫。而晁蓋宋江之罪並見。顧晁異於宋者。一則他人代爲之。而王倫褊狹。一則宋江厝心積慮自爲之。而甘犯大不韙。以陰鋤其恩義兼至之首領。而日日防他人之奪我一席之地。才非倫比。而惡尤浮于貫盈焉。革命之罪孽。作者豈徒爲若輩說法哉。

由是觀之。則知作者之寫林冲。開卷便處以王進地位者。其意至爲深遠也。盧俊傳之特犯。其亦猶是焉矣。出身爲王進。而結局爲盧俊義。是爲林冲傳之特筆。（俟後論）蓋豹子頭者。實王進之變相也。王進既走。何以終不見其至延安。种氏未必能用王進也。王進既終不見其首尾。而何以必至史家邨。教史進。誠知其爲散布革命種子之寓言耳。顧教學問者。畢竟不能教心思。則革命運動。革命教育之術。亦將終窮。仍爲官僚者有之。深藏不出者有之。史進之爲高足。其行爲又寧有當哉。作者既能作此書。則其厝心積慮。以必得一當者。固當每飯不忘。當其出門壯遊。物色人才。時時留意。乃至積之既久。而終覺此齷齪社會中。無論其處何方。實無一人而不出于升官發財之一途。則希望將絕。而其事終不可以已。故王進之門有強盜。而其身終不與強盜伍者。實作者所以自況。顧此時不能不革命。則天下烏可無林冲。林冲果無爭權奪利之心也者。則不得革命。林冲而只知有爭利奪利之見也者。則亦不能革命。故始之以官僚者。終之以盜賊。而迫之以高俅者。又復迫之以王倫。不迫之以高俅。不足以死林冲。畢力官僚之心。不迫之以王倫。不足以發林冲。選擇首領之氣。彼其才望本當爲百八人首座。而事必不能。作者則于筆下。公然認定之。而彼書中之所謂王進者。乃如陟之在上。臨之在旁。日日持一卷革命教科書。以寒爭奪首領者之膽。而遏其流。故其文啣接史進魯達而下。實以此爲革命手

續之第一切戒矣。顧作者欲以革命手段。復古自由。則已近于盧梭。而又未常以契約爲重。則仍爲老說。老以柔。盧梭以剛。作者自處于王進之柔。而望人以林冲之剛。其學理力量固當少遜哉。然而不可多得矣。

水滸索隱

聖歎外書

第十一回

梁山泊林冲落草

汴京城楊志賣刀

吾觀今之文章之家。每云。我有避之一訣。固也。然而吾知其必非才子之文也。夫才子之文。則豈惟不避而已。又必於本不相犯之處。特特故自犯之。而後從而避之。此無他。亦以文章家之有避之一訣。非以教人避也。正以教人犯也。犯之而後避之。故避有所避也。若不能犯之。而但欲避之。然則避何所避乎。哉。是故行文。非能避之。難實能犯之。難也。譬諸弈棋者。非救劫之難。實留劫之難也。將欲避之。必先犯之。夫犯之而至於必不可避。而後天下之讀吾文者。於是乎而觀吾之才之筆矣。犯之而至於必不可避。而吾之才之筆。爲之躊躇。爲之四顧。若然中窾。如土委地。則雖號於天下之人。曰。吾才子也。吾文才子之文也。彼天下之人。亦誰復敢爭之乎。哉。故此書於林冲買刀後。

緊接楊志賣刀。是正所謂才子之文。必先犯之者。而吾於是始樂得而徐觀其避也。

又曰。我讀水滸至此。不禁浩然而歎也。曰。嗟乎。作水滸者。雖欲不謂之才子。胡可得乎。夫人胸中有非常之才者。必有非常之筆。有非常之筆者。必有非常之力。夫非非常之才。無以構其思也。非非常之筆。無以攜其才也。又非常之力。亦無以副其筆也。今觀水滸之寫林武師也。忽以寶刀結成奇彩。及寫楊制使也。又復以寶刀結成奇彩。夫寫豪傑不可盡而忽然置豪傑而寫寶刀。此借非非常之才。其亦安知寶刀爲卽豪傑之替身。但寫得寶刀盡致。盡興卽已。令豪傑盡致盡興者。耶。且以寶刀寫出豪傑固已然。以寶刀寫武師者。不必其又以寶刀寫制使也。今前回初。以一口寶刀。炤耀武師者。接手。便又以一口寶刀。炤耀制使。兩位豪傑。兩口寶刀。接連而來。對插而起。用筆至此。奇險極矣。卽欲不謂之非常。而英英之色。千人萬人。莫不共見。其又疇得而不謂之非常乎。又一箇買刀。一箇賣刀。分鑣各騁。互不相犯。固也。然使

於讚歎處痛悼處稍稍有一句二句乃至一字二字偶然相同卽亦豈見作者之手法乎今兩刀接連一字不犯乃至譬如東秦西華各自爭奇嗚呼特挺而走險以自表其六轡如組兩驂如舞之能才子之稱豈虛譽哉
天漢橋下寫英雄失路使人如坐冬夜緊接演武廳前寫英雄得意使人忽上春堂咽處加一倍咽艷處加一倍艷皆作者瞻顧非常趨走有龍虎之狀處。

話說林冲打了看時只見那漢子頭戴一頂范陽氈笠上撒着一把紅纓穿一領白緞子征衫繫一條縱線縲下面青白間道行纏抓着褲子口獐皮襪帶毛牛膀靴跨口腰刀提條朴刀生得七尺五六身材面皮上老大一搭青記腮邊微露些少赤鬚把氈笠子掀在脊梁上坦開胸脯帶着抓角兒軟頭巾挺手中朴刀高聲喝道你那潑賊將俺行李財帛那里去了不說林冲喝那漢說那漢林冲正沒好氣那里答應八字寫第三日林冲如見睜圓怪眼倒豎虎鬚挺着朴刀搶將來鬪那箇大漢此時殘雪初晴薄雲方散溪邊踏一片寒冰岸葦湧兩條殺氣一

往一來。鬪到三十來合。不分勝敗。寫得人品兩箇又鬪了十數合。正鬪到分際。只

見山高處叫道。兩位好漢。不要鬪了。林冲聽得。驀地跳出圈子外來。獨寫林冲跳出見其

志不在鬪若楊志既失車仗則自不應先住也用筆精細如此兩箇收住手中朴刀。看那山頂上時。卻是白衣

秀士王倫。和杜遷宋萬。并許多小嘍囉。走下山來。何將船渡過了河。細說道。兩

位好漢。端的好兩口朴刀。神出鬼沒。這箇是俺的兄弟豹子頭林冲。青面漢稱奇

你卻是誰。願通姓名。那漢道。洒家是三代將門之後。定有寶刀五侯楊令公之孫。應定

爭姓楊名志。流落在此關西。年紀小時。曾應過武舉。做到殿司制使官。道君因

蓋萬歲山。差一般十箇制使。去太湖邊。搬運花石綱。赴京交納。不想洒家時乖

運蹇。押着那花石綱。來到黃河裏。遭風打翻了船。失陷了花石綱。未失花生辰綱

開有意無意不能回京赴任。逃去他處避難。如今赦了俺們罪犯。洒家今來收的

一擔兒錢物。待回東京去。樞密院使用。再理會本身的勾當。文臣壓選要錢使

出身亦要錢使古今一打從這里經過。僱倩莊家挑那擔兒。不想被你們奪了

可把來還。洒家如何。楊志又有王倫道。你莫是綽號喚做青面獸的楊志道。洒

家便是王倫道。既然是楊制使。就請到山寨喫三盃水酒。也又何納還行李如何。

楊志道。好漢。既然認得酒家。便還了俺行李。更強似請喫酒。楊志聲口又有王倫道。

制使。小可數年前到東京應舉時。好貨虧便聞制使大名。今日幸得相見。如何。

教你空去。且請到山寨少敘片時。並無他意。楊志聽說了。只得跟了王倫一行。

人等過了河。須知此番過河中間持獨藏過使人自渡來渡上山寨來。就叫朱貴。

同上山寨相會。都來到寨中聚義廳上。左邊一帶四把交椅。卻是王倫杜遷。宋。

萬朱貴。右邊一帶兩把交椅。上首楊志。下首林冲。都坐定了。王倫叫殺羊置酒。

安排筵宴。管待楊志。與林冲討不在話下。話休絮煩。酒至數杯。王倫心裏想道。

若留林冲。實形容得我們不濟。不如我做箇人情。并留了楊志。與他作敵。寫委

笑濟可因指着林冲對楊志道。這箇兄弟。他是東京八十萬禁軍教頭。喚做豹子。

頭林冲。因這高太尉那厮。安不得好人。口頭語豈真把他尋事刺配滄州。那里。

又犯了事。如今也新到這里。卻纔制使要上東京勾當。不是王倫糾合制使。小。

可兀自棄文就武。好貨虧他說有之來此落草。制使又是有罪的人。雖經赦。

宥難復前職。亦且高俅那厮見掌軍權。他如何肯容你。不如只就小寨歇馬。大秤分金銀。大碗喫酒肉。同做好漢。不知制使心下主意若何。楊志答道。重蒙衆頭領如此帶攏。只是洒家有箇親眷。見在東京居住。前者官事連累了。也不會酬謝得他。今日欲要投那里走一遭。望衆頭領還了洒家行李。如不肯還。楊志空手也去了。寫楊志又另是一楊志不是史進王倫笑道。既是制使不肯在此。

如何敢逼勒入夥。且請寬心住一宵。明日早行。楊志大喜。此却與前二人同林冲則不爾細認之

當日飲酒到二更方歇。各自去歇息了。次日早起來。又置酒與楊志送行。與林冲對

飯句映喫了早飯。衆頭領叫一箇小嘍囉。把昨夜擔兒挑了。細一齊都送下山來。

到路口。與楊志作別。叫小嘍囉渡河。細送出大路。衆人相別了。自回山寨。王倫

自。此。方。纔。肯。教。林。冲。坐。第。四。位。自此方纔肯教六朱貴坐第五位。從此五箇好

漢。在。梁。山。泊。打。家。劫。舍。此四字所謂昔之梁山泊也若後之不在話下。只說楊

志。出。了。大。路。尋。箇。莊。家。挑。了。擔。子。發。付。小。嘍。囉。自。回。山。寨。細楊志取路。不數日

來。到。東。京。入。得。城。來。尋。箇。客。店。安。歇。下。莊。客。交。還。擔。兒。與。了。些。銀。兩。自。回。去。

了。細楊志到店中放下行李解了腰刀朴刀叫店小二將些碎銀子買些酒肉

喫了。過數日。央人來樞密院打點。理會本等的勾當。將出那擔兒內金銀財物。

買上告下。再要補殿司府制使職役。把許多東西都使盡了。方纔得申文書。以

每為度每引去見殿帥高太尉。來到廳前。那高俅把從前歷事文書都看了。大怒

道。既是你等十箇制使去運花石綱。九箇回到京師交納了。偏你這厮把花石

綱失陷了。又不來首告。倒又在逃。許多時捉拿不着。今日再要勾當。雖經赦宥

所犯罪名。難以委用。把文書一筆都批倒了。將楊志趕出殿帥府來。非寫高俅

也正寫高俅妬賢嫉能也非寫高俅惡楊志也寫楊志悶悶不已。回到客店中。

思量王倫勸俺也見得是只為洒家清白姓字。楊家不肯將父母遺體來點污

了。指望把一身本事。邊庭上一槍一刀。痛哭語又寫得壯博箇封妻蔭子也與

祖宗爭口氣。楊家不想又喫這一閃高太尉。今叫一聲妙至你忒毒害恁地刻薄

心中煩惱。了一回。在客店裏又住幾日。盤纏都使盡了。楊志尋思道。卻是怎地

好。只有祖上留下這口寶刀。從來跟着洒家。如今事急無措。只得拿去街上貨

賣得千百貫錢鈔。好做盤纏。投往他處安身。林冲一口寶刀。楊志一口寶刀。樣奇氣

詳具總批中當日將了寶刀。插了草標兒。寶刀上必加草標二字。尋沒殺人才德上市

去賣。走到馬行街內。好街名。與前開武坊各有其立了兩箇時辰。並無一箇人

問。將立到晌午時分。特寫兩句時轉來到天漢州橋熱鬧處去賣。楊志立未

久。上高兩句。立久出色也。却突轉出下文一段奇情。令人絕倒。只見兩邊的

人都跑入河下巷內去躲。奇文楊志看時。只見都亂攬口裏說道。快躲了。大蟲來

也。奇文楊志道。好作怪。這等一片錦城池。卻那得大蟲來。當下立住脚看時。只見

遠遠地黑凜凜一條大漢。喫得半醉。一步一擲撞將來。奇文楊志看那人時。原來

是京師有名的破落戶潑皮。叫做沒毛大蟲牛二。專在街上撒潑。行兇撞鬧。連

為幾頭官司。開封府也治他不下。以此滿城人見那厮來。都躲了。卻說牛二。搶

到楊志面前。就手裏把那口寶刀。扯將出來。是箇潑皮。就手扯出。非所以得

寶刀不能哭其奈之何哉問道。漢子。你這刀要賣幾錢。不堪字楊志道。祖上留下寶刀。要賣三

千貫。牛二喝道。不堪字甚麼鳥刀。不堪字要賣許多錢。我三十文買一把。極寫也切

得肉。切得豆腐。時賢你的鳥刀。有甚好處。叫做寶刀。不楊志道。洒家的。須不是

店上賣的白鐵刀。這是寶刀。牛二道。怎的喚做寶刀。皮活楊志道。第一件。砍銅

剝鐵。刀口不捲。第二件。吹毛得過。奇文第三件。殺人刀。上沒血。奇文牛二道。你

敢剝銅錢麼。雖是逐件要試。却又極力寫皮。形狀如第一件。楊志道。你便將

來剝與你看。牛二便去州橋下香椒舖裏討了二十文。當三錢。平日學惱街坊

無數事只此一坩兒將來放在州橋欄干上。叫楊志道。漢子。你若剝得開時。我

還你三千貫。皮活那時看的人。極忙時忽然插入一句。看的人。雖然不敢近

前。寫發皮向遠遠地圍住了望。寫寶刀楊志道。這箇直得甚麼。把衣袖捲起。好

出色拿刀在手。看得較準。只一刀。把銅錢剝做兩半。眾人都喝采。牛二道。喝甚

麼。鳥采。得妙罵不得。楊志了。只你且說。第二件。是甚麼。活發皮又記得。是甚麼。活發

醉人楊志道。吹毛得過。若把幾根頭髮。望刀口上。只一吹。齊齊都斷。牛二道。我

不信。自把頭上拔下一把頭髮。把是箇絕倒。自遞與楊志。你且吹我看。皮活楊志

左手接過頭髮。右手提炤着刀口上。盡氣力一吹。那頭髮都做兩段。紛紛飄下。

地來。衆人喝采。看的人。越多了。入又閃出看的一句的牛二。又問。第三件是甚麼。到底皮楊

志道。殺人刀上沒血。牛二道。怎地殺人刀上沒血。其辭楊志道。把人一刀砍了。

並無血痕。只是箇快。自註四字者爲此一件不比也上牛二道。我不信。你把刀來。

剝一箇人。我看。其辭愈澀皮楊志道。禁城之中。如何敢殺人。你不信時。取一隻

狗來。殺與你看。牛二道。你說。殺人不曾說。殺狗。絕倒○澀皮差矣人楊志道。你

不買便罷。只管纏人做甚麼。英雄可憐至此牛二道。你將來我看。纏得愈無楊

志道。你只顧沒了。當洒家。又不是你撩撥的。英雄可憐至此牛二道。你敢殺我。

纏得愈無楊志道。和你往日無冤。昔日無讐。一物不成。兩物現在。沒來。繇殺你。

做甚麼。英雄可憐又牛二緊揪住楊志。說道。我偏要買你這口刀。前俱長槍下

俱用短兵緊接。楊志道。你要買。將錢來。牛二道。我沒錢。楊志道。你沒錢。揪住洒家。怎地

牛二道。我要你這口刀。楊志道。我不與你。牛二道。你好男子。剝我一刀。此句逼

來怒楊志大怒。把牛二推了一交。第一段只推牛二爬將起來。鑽入楊志懷裏。字

潑皮字寫楊志叫道。街坊鄰舍。都是證見。楊志無盤纏。自賣這口刀。這箇潑皮強。

奪酒家的刀。又把俺打。第二段只向街坊人都怕這牛二。誰敢向前來勸。

句無入勸楊志所以成於殺也牛二喝道。你說我打你。便打殺直甚麼口裏說。一面揮起右手。

一拳打來。是箇潑皮楊志霍地躲過。拿着刀搶入來。一時性起。四字徑捷望牛二額根上。

搠箇着。撲地倒了。楊志趕入去。把牛二胸脯上。又連搠了兩刀。不惟牛日積憤連高太尉積憤

亦發出血流滿地。死在地上。楊志叫道。酒家殺死這箇潑皮。怎肯連累你們潑皮。

既已死了。你們都來同酒家去官府裏出首。寫楊志不是魯達不是林冲坊隅衆

人慌忙攏來。隨同楊志。逕投開封府。出首。正值府尹坐衙。楊志拿着刀。和地

方鄰舍衆人。都上廳來。一齊跪下。把刀放在面前。楊志告道。小人原是殿司

制使。爲因失陷花石綱。削去本身職役。無有盤纏。將這口刀。在街貨賣。不期被

箇潑皮破落戶牛二。強奪小人的刀。又用拳打小人。因此一時性起。將那人殺

死。衆鄰舍都是證見。衆人亦替楊志告說。分訴了一回。府尹道。既是自行前來

出首。免了這厮入門的款打。且叫取一面長枷。枷了。差兩員相官。帶了件作行

人。監押楊志。并衆鄰舍一千人犯。都來天漢州橋邊。登場簡驗了。疊成文案。衆

鄰舍都出了供狀保放。隨衙聽候當廳發落。將楊志於死囚牢裏監守。牢裏衆多押牢。禁子節級。見說楊志殺死沒毛大蟲。牛二都可憐。他是箇好男子。不來問他取錢。又好生看覷他。段一天漢州橋下衆人。爲是楊志除了街上害人之物。都斂些盤纏。湊些銀兩。來與他送飯。上下又替他使用。段一推司也覷他是箇有名的好漢。又與東京街上除了一害。牛二家又沒苦主。把款狀都改得輕了。三推六問。卻招做一時鬪毆。殺傷。誤傷人命。待了六十日限滿。當廳推司稟過府尹。將楊志帶出廳前。除了長枷。斷了二十脊杖。喚箇文墨匠人。刺了兩行金印。迭配北京大名府留守司充軍。段一那口寶刀。沒官入庫。刀當廳押了文牒。差兩箇防送公人。免不得是張龍趙虎。把七斤半鐵葉盤頭護身枷釘了。分付兩箇公人。便教監押上路。天漢州橋那幾箇大戶科斂些銀兩錢物。等候楊志到來。請他兩箇公人。一同到酒店裏喫了些酒食。把出銀兩。齎發兩位防送公人。說道。念楊志是箇好漢。與民除害。段一去北京路途。望乞二位上下炤覷。好生看他一看。段一張龍趙虎道。我兩箇也知他是好漢。亦不必你衆位分付。但請放心。

一段楊志謝了衆人。其餘多的銀兩。盡送與楊志做盤纏。細衆人各自散了。此細一

節特與林冲起身不同。話裏只說楊志同兩箇公人來到原下的客店裏。寫英雄無家只

淚來○前一路不會脫客店二字算還了房錢。取了原寄的衣服行李。細安排些酒食。請了兩

箇公人尋醫士贖了幾箇棒瘡的膏藥。貼了棒瘡。特與林便同兩箇公人上

路。三箇望北京進發。五里單牌。十里雙牌。絕妙紀程逢州過縣。買些酒肉。不時

間請張龍趙虎喫。過只一句便過三箇在路。夜宿旅館。曉行驛道。不數日來到北

京。省入得城中。尋箇客店安下。原來北京大名府留守司上馬管軍。下馬管民。

最有權勢。那留守喚作梁中書。諱世傑。他是東京當朝太師蔡京的女婿。特書

當日是二月初九日。為生辰二字留守陞廳。兩箇公人解楊志到留守廳前。

呈上開封府公文。梁中書看了。原在東京時也曾認得楊志。當下一見了。備問

情繇。楊志便把高太尉不容復職。使盡錢財。將寶刀貨賣。因而殺死牛二的事

情。通前一告稟了。梁中書聽得大喜。當廳就開了枷。留在廳前聽用。押了批

迴。與兩箇公人自回東京。不在話下。只說楊志自在梁中書府中早晚慇懃聽

候使喚梁中書見他勤謹。伏下有心要擡舉他。欲要遷他做箇軍中副牌。月支

一分請受。只恐衆人不伏。因此傳下號令。教軍政司告示大小諸將人員。來日

都要出東郭門。教場中去演武試藝。當晚梁中書喚楊志到廳前。梁中書道。我

有心要擡舉你。做軍中副牌。月支一分請受。只不知你武藝如何。楊志稟道。小

人應過武舉出身。曾做殿司府制使職役。這十八般武藝。自小習學。今日蒙恩

相擡舉。如撥雲見日一般。楊志若得寸進。當效啣環背鞍之報。梁中書大喜。賜

與一副衣甲。當夜無事。次日天曉時。當二月中旬。有意無意所謂正值風和

日暖。梁中書早飯已罷。早飯一段帶領楊志上馬。楊志二段帶前遮後擁。往東郭門

來。到得教場中。第三段來大小軍卒。并許多官員接見。第四段官就演武廳前

下馬。到廳上正面撒着一把渾銀交椅坐上。第五段左右兩邊齊臻臻地排着

兩行官員。指揮使。團練使。正制使。統領使。牙將校尉。正牌軍。副牌軍。前後周圍。

惡狠狠地列着百員將校。正將臺上立着兩箇都監。一箇喚做李天王。李成一

箇喚做聞大刀。聞達。二人皆有萬夫不當之勇。統領着許多軍馬。一齊都來朝

着梁中書呼三聲喏。第六段 將官聲喏卻早將臺上豎起一面黃旗來。第七段 帥字旗將臺

兩邊左右列着三五十對金鼓手。一齊發起攔來。品了三通畫角。發了三通搵

鼓。第八段 發搵教場裏面誰敢高聲。第九段 發搵又見將臺上豎起一面淨平旗來。前後

五軍一齊整肅。第十段 淨平旗將臺上把一面引軍紅旗磨動。第十一段 引軍旗只見鼓聲響

處。第十二段 起鼓五百軍列成兩陣。軍士各執器械在手。第十三段 列陣將臺上又把白旗招

動。兩陣軍馬齊齊地都立在面前。各把馬勒住。第十四段 衆將聽令梁中書傳下令來。叫

喚副牌軍周謹向前聽令。第十五段 下將令來右陣裏周謹聽得呼喚。躍馬到廳前。跳

下馬。插了槍。暴雷也似聲筒大喏。第十六段 副軍聽令梁中書道。着副軍施逞本身武藝。

周謹得了將令。綽槍上馬。在演武廳前左盤右旋。右盤左旋。將手中槍使了幾

路。衆人喝采。第十七段 副軍演藝梁中書道。叫東京對撥來的軍健楊志。第十八段 傳下將令又

志走過廳前。唱箇大喏。第十九段 楊志聽令梁中書道。楊志。我知你原是東京殿司府制

使。軍官犯罪。配來此間。即日盜賊猖狂。國家用人之際。你敢與周謹比試武藝。

高低。如若贏得。便遷你充其職役。楊志道。若蒙恩相差遣。安敢有違鈞旨。梁中

書叫取一匹戰馬來。教甲仗庫隨行官吏。應付軍器。教楊志披掛上馬。與周謹比試。楊志去廳後。把夜來衣甲穿了。拴束罷。帶了頭盔弓箭腰刀。手拿長槍。上馬從廳後跑將出來。梁中書看了道。着楊志與周謹先比槍。周謹怒道。這箇賊配軍。敢來與我交槍。第二十段 楊志出馬誰知惱犯了這箇好漢。來與周謹鬪武。不因這番比試。有分教。楊志在萬馬叢中聞姓字。千軍隊裏奪頭功。畢竟楊志與周謹比試。引出甚麼人來。且聽下回分解。

〔評〕 王望如曰。豹子頭持大恩人一紙。爲白衣秀士者。握手生平。待以國士如之。何臭銅逐客。迨客逐不去。竟令與小嘍囉爲伍。勒名狀。三日爲期。措大王倫。蓋盜而無道者也。林冲渡河至三日。不得一人。便思趁天未晚。束裝他去。及奪楊志行李。方容泊裏安身。英雄失路。如窮鳥投林。良可浩歎。又曰。青面獸將門之後。不肯落草。從虎口奪還金帛。賄屬高俅。重謀制使。數奇不偶。裘敝金盡。不得已插標賣刀。汴京城卒無一知己。牛二愛之。慕之。而思驅之。怒氣火發。不自知其以售人者殺之矣。丈夫不得志於時。抑鬱無聊。

胸中皆有不平之氣。君子須悲其遇之窮。

鄧狂言索隱

王倫勉強畱林冲并擬并畱楊志。一林冲已非王倫所能容。而何以并畱楊志。又何論於晁蓋等七人。獨不懼冲與志之合以謀我乎。蓋此固王倫無可如何之轉念也。王倫之疑忌林冲。是其意中之事。而絕對的不可以明言。彼既已爲梁山之首領。則因其才望過人而不納。必不足以對其部下也。然倫死而杜遷宋萬朱貴亦未嘗不平。則其機已伏於此矣。惟其不可以明言也。故託其詞曰。「我這裏是箇小去處。如何安著你。」迨至朱貴之諫。直截解開其「小寨糧食缺少屋宇不整人力寡薄」之說。而又重之以「柴大官人之力舉荐來的人」一語。而杜遷亦云。「山寨中那爭他一箇哥哥若不收畱。柴大官人知道時見怪顯的我們忘恩背義。」則王倫之詞窮矣。乃又變出「不知心腹來看虛實」八字。已經成爲遁辭。夫林冲所犯何罪。豈尙可疑。柴進來書斷無不告。而必要「投名狀」者何心。且疑人而迫之以殺人。是爲強盜心肝之最惡毒者。較之晁蓋之不欲傷人者何如。誠無一而可也。限之以三日。大盜所居。風聲遠播。「無孤單客人」。「有三百餘人結蹤而過之客人」。王倫固於最短短時間算定之。而不知竟有藝高膽大之楊志。突如其來也。林冲既與楊志力戰。則其必欲上山之心。已

經表白無疑義。而王倫固不得復以投名狀爲辭。乃轉出并畱楊志之一法。而非其本心。究竟楊志果畱。其有不與林冲合者幾希。然而作者固絕不肯等楊志於林冲。而處之山上。亦以如是則楊志之熱心官僚。與官僚之逼成盜賊者。皆不能寫到極點。而且官僚與盜賊之種種罪惡等差。亦未能十分透露耳。崩通之兩利俱存。光武之賈寇釋爭。固然是一箇辦法。然誤人處亦正不少。後來之喜用縱橫術者。其念之哉。

洒家是三代將門之後。五侯楊令公之孫。楊令公三字著眼。蓋作者爲楊業訴冤。而仍致不滿之辭也。楊業曾事沙陀之劉氏。本屬不知大義之武夫。劉氏亡而降宋。降宋而力戰禦遼。則揆諸春秋夷近中國。則中國之例。亦當進之。潘美號爲元勛。而聽其幕中小人之言。委以與敵。毋亦其貴帥部屬。有求不遂。如牛二之強索寶刀乎。楊業自云。我本太原降將。主上待以不死。辭意中亦隱隱有此。且太宗果疑楊業。則亦置之已耳。知其可用。何不使之獨當一面。而隸屬於潘美之部下。其又奚爲。是楊業之感激太宗。有如配軍之得爲提轄。而太宗之重用楊業。有如中書之陰使奶公爲監。全軍俱沒。不復再望燕雲。太宗之罪大矣。顧楊業之所以至是者。則以降將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百年身。一理會本身勾當。一復之甚難。而得之亦有許多難處。業不足惜。惜之者仍以種界之盛衰故。惜楊業。所以罪太

宗與潘美也。至於澶淵之役。延昭不無微勞。而終無大功。作者亦微感焉。

花石綱者。宋室大亂之本根也。故於此處特書之。且於後孟康造船再見之。顧押運花石綱之害民。豈復有人理之可言哉。而楊志不得辭。此制使之累楊志者一也。「失陷了花石綱。不能回京赴任。逃去他處避難。」此制使之累楊志者二也。「收了一擔錢物。待回東京。去樞密院使用。再理會本身勾當。」行賄辱身。此制使之累楊志者三也。「打從這裏經過。雇倩莊家挑那擔兒。不想被你們奪了。」先爲黃泥岡失生辰槓畫一小影。此制使之累楊志者四也。夫楊志不爲制使。不至於押花石綱。然仕途中隨流平進。而得爲制使。固亦不足深責。既爲制使。則當官差遣。固亦無從逃避。猶可言也。既已運花石綱而失之。以至於得罪避難。則夫人民之困苦。仕途之艱難。亦既飢聞而熟見之矣。而又有此一擔錢物。則天涯海角。何地不可以自存。而乃以之賂權貴。亦何不智乃爾。而况重之以梁山之奪。則盜賊之橫行。安得不深思其故乎。故其不住梁山者。官僚之夢未醒也。知盜賊之不可爲。而不知前之花石綱。後之生辰槓。無一非盜賊之走狗。是知二五而不知一十矣。楊志自云。「如今赦了俺們罪犯。」彼惡知夫失陷花石綱之罪犯。固道君意中之所必不欲赦者哉。花石綱者。昏主之玩好品。嗜之有若性命。彼且不顧民命與其國脈。而何有於區區之一軍官者。貸其一死。已爲萬幸。欲復本職。豈非夢談。此

固高俅之所必不敢主者也。高俅不敢而猶騙取其財物。則是殿帥府之所以爲殿帥府。而楊志之怒爲不可及。志何以愚。官僚愚之耳。

楊志悶悶不已。回到客店中。思量王倫勸俺也見得是。只爲洒家清白姓字。不肯將父母遺體來點污了。指望把一身本事。邊庭上一刀一槍。博箇封妻蔭子也。與祖宗爭口氣。盜賊之機心動矣。顧王倫之智。豈必高於楊志。自己不能容人。而高俅之不能容人。則偏知之。以其已經脫離此一方面。官僚之社會也。邊庭上一刀一槍。揆諸作者保國保種之旨。固當贊成。卽利用其求爲官僚之心。而驅之於邊。亦作者之所不欲深求。而無如其不可得也。封妻蔭子。以爲祖宗爭氣。貴族官僚之習氣。其聲口咄咄逼人。知盜賊之點污清白。然較之配軍何如。較之押花石綱生辰槓何如。楊志之夢。何曾醒哉。

楊志賣刀 楊志果留此一擔財物也者。則亦必不至於賣刀。是知殺牛二而遭刺配。仍是爲制使之所累耳。顧必以寶刀爲名。蓋猶是莊子摘珠毀玉。小盜不起之說也。此爲作者作書之本旨。而此篇則有其單獨之主意所存。良以楊志固貴族而武人者。徐寧之甲。意猶亦是。惟寫刀乃更爲驚人。林冲傳中有云。「那漢道。小人祖上留下。因爲家道消乏。沒奈何將出來賣了。林冲道。你祖上是誰。那漢道。若說時辱沒殺人。林冲再也不問。」兩兩對照。益見其妙。武人之愛惜寶刀。固如是其甚哉。然而前人之

用此寶刀。與後人之用此寶刀者。卒亦同歸於盡。而且或不能自保。則亦何益之有焉。且彼前人之有此寶刀。誠不知已殺卻許多人。且其困難危險之時。又安知不因寶刀而自殺。不因寶刀而自殺者。幸也。因寶刀而自殺。而仍留得此一寶刀者。亦幸也。且此寶刀之所由來。誠不知其由殺人而得之。與出錢而得之。而得之又將以何爲者。其得之而有無子孫。與子孫之能守寶刀。能用寶刀與否。良不可知。然而此等人物。固常存一功勛世家之目的矣。作者乃如其意以與之。而以爲三代將門之後。五侯楊令公之孫。果有如楊志其人也者。其人而實與此寶刀相稱也者。則豈非流俗之人所謂大丈夫者哉。彼其愛寶刀若性命。以爲此吾身將來建立大業之必需品。且翼翼然以翹視於人曰。此吾某祖某父之爲國立功。百戰沙場之紀念品也。夫安得而賣之。乃曾不知其有時而不如「三十文買一把也。切得肉也。切得豆腐」之廚刀也。是則其人之自有此刀。與祖上之遺留此刀。不惟無以建功勳。而且無以救飢寒。又其甚者。則無賴起而奪之。以釀成種種殺身之禍。是則持刀殺人而卽以自殺者。不必卽在戰場。而且不必在於權貴。夫而後有此寶刀者。固曾不如其無有。而殺人之終不免於自殺。乃實足以爲一切武人貴族之永鑑。夫殺人固亦有時不得已耳。乃必先利之於器。且必利之於特別之器。世變固自可駭。而爭奪又將何時而可已哉。

楊志看那人時。原來是京師有名的破落戶潑皮。叫做沒毛大蟲牛二。專在街上撒潑行兇撞鬧。連爲幾頭官司。開封府也治他不下。軍不能捕盜。官不能治盜。猶可言也。何至於赫然京師。竟不治下一破落戶之潑皮。則朝廷設官。果何爲者。而不知無怪其然也。彼其所謂官者。固大抵皆盜賊與潑皮耳。不能爲盜賊者。則只好爲潑皮。對於上則爲戀棧。對於下則爲小謊。此種怪見象。豈得謂其言之太毒哉。以盜治盜。則其心不淨。以盜釀盜。則其數益多。彼其本身之行爲。不等於盜賊與潑皮者幾何。彼其職權之行使。不製造盜賊者幾何。一有人焉。不甘心於盜賊與潑皮者。則其勢不安於位。而其人又窮於術。將欲取風俗道德而整飭之。則天下滔滔。斷非一手一足之力。若欲草薶禽獮而淨盡之。則紛紛擾擾。又無盡殺乃止之理。於是盜賊之外。復有潑皮。其力量比官僚與盜賊爲弱。其無賴比一切平民爲強。然固已盈天下而皆是。則官僚又安得而治之。且潑皮之所以爲潑皮者。彼固自有其徒黨。而又交通之以官吏。繩之以法。則彼固不必有當死之罪。衡之以情。則彼又實爲飢寒所迫。世之所謂整治地痞者。縱極健吏。亦只能殺幾箇。而彼鄉里間仍所在皆是。固絕未能肅清此輩也。况更有縱容胥吏奸貪不事事者。儼然據於民上乎。願潑皮亦因人而施。楊志苟非革職軍官。牛二必不敢。猶之後文楊雄。非以異鄉人而爲劊子手。「踢殺羊張保」亦必絕不強奪其財物也。強者之末路。有時不如弱者

矣。二牛張保之死。生何足論哉。

中書之優待楊志。爲生辰槓也。非其量大於高俅也。然而不能明言。則曰「此間卽日盜賊猖狂。國家用人之際。」假公濟私。何其巧與。顧其所欲與者。不過一副牌軍。與以提轄。非其本意。何其輕忽。乃爾。且楊志雖爲配軍。而旣參提轄。則是國家之軍官也。而何可以爲押送生辰綱之夫役。楊志亦可以少悔悟矣乎。雖然。楊志安得悔。刺配而後。已經無自全之立足地。猶之林冲之雪夜三限。不得不忍受也。且窺其謀復制使之心。則由配軍而爲提轄。方且感恩戴德。饒有後望之不暇。而何悔悟之足云哉。

水滸索隱

聖歎外書

第十二回

急先鋒東郭爭功

青面獸北京鬪武

古語有之。畫咸陽宮殿易。畫楚人一炬難。畫舳艫千里易。畫八月潮勢難。今讀水滸至東郭爭功。其安得不謂之畫火畫潮第一絕筆也。夫梁中書之愛楊志。正爲生辰綱伏線也。乃愛之而將以重託之。定不得不先加意獨提撥之。於是傳令次日大小軍官都至教場比試。蓋其意止在周謹一分請受耳。今觀其詳寫使槍。詳寫弓馬。亦可於教場中盡態極妍矣。而殊不知作者滔滔浩浩莽莽蒼蒼之才。殊未肯已也。忽然墜下左邊轉出一箇索超。一時遂若連彼梁中書亦似出於意外也者。而於是兩漢未曾交手之前。先寫梁中書着楊志好生披掛。又借自己好馬與他騎了。於是李成亦便叫索超去加倍分付。亦將自己披掛上馬。全副借與。當是時。兩人殊未嘗動一步。出一色。

而讀者心頭眼底已自異樣。驚魂動魄，閃心搖膽，卻又放下兩人，復寫梁中書走出月臺，特增出一把銀葫蘆頂茶，褐羅三簷涼傘，重放砲，重發擂，重是金鼓起，重是紅旗黃旗白旗青旗招動，然後托出兩員好漢來，讀者至此其心頭眼底胡得不又爲之驚魂動魄，閃心搖膽，然而兩人固殊未嘗交手也。至於正文，只用一句戰到五十餘合，不分勝負，就此一句半路，按住卻重復寫梁中書看呆，衆軍官喝采，滿教場軍士們沒一箇不說，李成聞達不住聲叫好鬪，使讀者口中自說滿教場人而眼光自落在兩箇好漢兩匹戰馬兩般兵器上，不惟書裏梁中書呆了，連書外看的人也呆了，於是鳴金收軍，而後重復正寫一句兩箇各要爭功，那肯回馬，如此行文，真是畫火畫潮，天生絕筆，自有筆墨，未有此文，自有此文，未有此評，嗚呼！天下之樂，第一莫若讀書，讀書之樂，第一莫若讀水滸，卽又何忍不公諸天下後世之酒邊燈下之快人恨人也。

如此一回大書，愚夫讀之，則以爲東郭爭功，定是楊志分中一件驚天動地

之事。殊不知止爲後文。生辰綱要。重託楊志。故從空結出兩層樓臺。以爲梁中書愛楊志地耳。故篇中凡寫梁中書加意楊志處。文雖少。是正筆寫與周謹索超比試處。文雖絢爛。縱橫是閒筆。夫讀書而能識賓主旁正者。我將與之徧讀天下之書也。

看他齊臻臻地一教場人。後來發放了大軍。留下梁中書衆軍官。索超楊志。又發放了衆軍官。留下梁中書索超楊志。又發放了索超。留下梁中書楊志。嗟乎。意在乎此矣。寫大風者。曰始於青蘋之末。盛於土囊之口。吾嘗謂其後當必重收到青蘋之末也。今梁中書楊志。所謂青蘋之末。而教場比試。所謂盛於土囊之口。讀者其何可以不察也。

話說當時周謹楊志兩箇勒馬在於旗下。正欲出戰交鋒。只見兵馬都監聞達。喝道且住。自上廳來稟復梁中書道。聞達復恩相。論這兩箇比試武藝。雖然未見本事高低。槍刀本是無情之物。只宜殺賊剿寇。今日軍中自家比試。恐有傷損。輕則殘疾。重則致命。此乃於軍不利。可將兩根槍去了槍頭。各用氈片包裹。

地下蘸了石灰。再各上馬。都與皂衫穿着。但見槍桿厮撈。如白點多者當輪。梁中書道。言之極當。隨即傳令下去。兩箇領了言語。向這演武廳後去了。槍尖都用氈片包了。縛成箇骨朵。身上各換了皂衫。各用槍去石灰桶裏蘸了石灰。再各上馬。出到陣前。那周謹躍馬挺槍。直取楊志。這楊志也拍戰馬。撚手中槍。來戰周謹。兩箇在陣前來來往往。番番復復。攪做一團。紐做一塊。鞍上人鬪人。坐下馬鬪馬。兩箇鬪了四五十合。看周謹時。恰似打翻了豆腐的斑斑點點。約有三五十處。看楊志時。只有左肩膊下一點白。寫周謹點多不足。喜喜其寫楊志肩膊上亦有一點也。梁中書大喜。句主叫喚周謹上廳。看了跡道。前官參你做箇軍中副牌。量你這般武藝。如何南征北討。怎生做得正請受的副牌。教楊志替此人職役。管軍兵馬都監。李成上廳稟復梁中書道。李成周謹槍法生疎。弓馬熟嫻。豈真有一番悅目處也。不爭把他來退了職事。恐怕慢了軍心。再教周謹與楊志比箭。如何。梁中書道。言之極當。再傳下將令來。叫楊志與周謹比箭。兩箇得了將令。都插了槍。各自關了弓箭。楊志就弓袋內取出那張弓來。扣得端正。擎了弓跳上了馬。跑到廳

前。立。在。馬。上。欠。身。稟。復。道。恩。相。弓。箭。發。處。事。不。容。情。恐。有。傷。損。乞。請。鈞。旨。梁。中。書。道。武。夫。比。試。何。慮。傷。殘。但。有。本。事。射。死。勿。論。與前次金灰槍變化若更作楊志

得。令。回。到。陣。前。李。成。傳。下。言。語。叫。兩。箇。比。箭。好。漢。各。關。與。一。面。遮。箭。牌。防。護。身。

體。兩。箇。各。領。了。遮。箭。防。牌。縮。在。臂。上。楊。志。說。道。你。先。射。我。三。箭。異哉此文人後卻

還。你。三。箭。周。謹。聽。了。恨。不。得。把。楊。志。一。箭。射。箇。透。明。楊。志。終。是。箇。軍。官。出。身。識。

破。了。他。手。段。全。不。把。他。為。事。當。時。將。臺。上。早。把。青。旗。麾。動。楊。志。拍。馬。望。南。邊。去。

寫得好真好看周。謹。縱。馬。趕。來。將。韁。繩。搭。在。馬。鞍。上。細左。手。拿。着。弓。右。手。搭。上。箭。拽。

得。滿。滿。地。望。楊。志。後。心。颯。地。一。箭。寫得好真後心二字乃楊。志。聽。得。背。後。弓。弦。

響。霍。地。一。閃。去。鎧。裏。藏。身。那。枝。箭。早。射。箇。空。寫得好一番周。謹。見。一。箭。射。不。着。卻。

早。慌。了。寫得好再。去。壺。中。急。取。第。二。枝。箭。來。搭。上。了。弓。弦。觀。的。楊。志。較。親。寫得好

較親故意換望。後。心。再。射。一。箭。楊。志。聽。得。第。二。枝。箭。來。卻。不。去。鎧。裏。藏。身。寫得好

那。枝。箭。風。也。似。來。寫得好此句楊。志。那。時。也。取。弓。在。手。出奇語周。謹。見。第。二。枝。箭。

用。弓。梢。只。一。撥。那。枝。箭。滴。溜。溜。撥。下。草。地。裏。去。了。寫得好周。謹。見。第。二。枝。箭。

又射不着心裏越慌寫得好楊志的馬承上文心裏越慌則自應緊接第三枝箭

乎早跑到教場盡頭霍地把馬一兜那馬便轉身望正廳上走回來寫得心經手

文之肆周謹也把馬只一勒那馬也跑回就勢裏趕將來去那綠茸茸芳草地上

八箇馬蹄翻蓋撒鉞相似勃喇喇地風團兒也似般走前本是比较弓馬二事乃

於此處特地寫出馬來筆力神變之極非小家所能也周謹再取第三枝箭搭在弓弦上扣得滿滿地儘

平生氣力眼睜睜地看着楊志後心窩上一箭射將來寫得好○務要故意加

又加一句扣得滿滿地又加一句儘平生氣力又加一句眼睜睜地又加一句儘平生氣力楊志聽得弓弦響紐回身就鞍上把

那枝箭這一綽綽在手裏寫得出色好便縱馬入演武廳前撇下周謹的箭寫真

得好梁中書見了大喜句主便下號令卻叫楊志也射周謹三箭將臺上又把青旗

麾動周謹撇了弓箭拿了防牌在手拍着馬望南而走楊志在馬上把腰只一

縱略將脚一拍那匹馬潑喇喇的便趕此處却不敘弓楊志先把弓虛扯一扯

寫得好周謹在馬上聽得腦後弓弦響扭轉身來便把防牌來迎卻早接箇空寫得

好周謹尋思道那厮只會使槍不會射箭等他第二枝箭再虛詐時我便喝住

了他便算我贏了周謹的馬早到教場南盡頭前兩枝箭發後方到盡頭此一枝箭未發已到盡頭蓋前三放

箭此只須一箭故也那馬便轉望演武廳來楊志的馬見周謹馬跑轉來那馬也便回身

前文楊志把馬一兜周謹亦把馬一勒今俱不用而馬便自轉回寫戰馬性情出入化○蓋前文雖帶敘馬而意在箭今文帶敘箭而意在馬此作者爐錘之妙也

楊志早去壺中掣出一枝箭來搭在弓弦上心裏想道寫得好○見楊志射中

他後心窩有綽然必至傷了他性命他和我又沒冤讐酒家只射他不致命處便

了有綽然左手如托太山右手如抱嬰孩弓開如滿月箭去似流星說時遲那時

快得六句寫一箭正中周謹左肩周謹措手不及翻身落馬那匹空馬直跑過演

武廳背後去了寫馬衆軍卒自去救那周謹去了梁中書見了大喜主叫軍政

司便呈文案來教楊志截替了周謹職役楊志神色不動下了馬寫馬便一直

向廳前來拜謝恩相充其職役不想塔下左邊轉上一箇人來叫道休要謝職

我和你兩箇比試楊志看那人時楊志看身材七尺以上長短面圓耳大唇闊

口方腮邊一部落腮鬚鬚威風凜凜相貌堂堂楊志看出直到梁中書面前聲

了喏稟道周謹患病未痊精神不到因此悞輸與楊志小將不才願與楊志比

試武藝。如若小將折半點便宜與楊志。休教截替周謹。便教楊志替了小將職役。雖死而不怨。梁中書看時。梁中書不是別人。卻是大名府留守司正牌軍索

超。為是他性急撮鹽入火。為國家面上。只要爭氣。當先廝殺。以此人都叫他做

急先鋒。梁中書李成聽得便下將臺來。直到廳前稟復道。相公這楊志既是

殿司制使。必然好武藝。須和周謹不是對手。正好與索正牌比試武藝。便見優

劣。梁中書聽了心中想道。我指望一力要擡舉楊志。衆將不伏。一發等他贏了

索超。他們也死而無怨。卻無話說。梁中書隨卽喚楊志上廳問道。你與索超比

試武藝如何。楊志稟道。恩相將令。安敢有違。梁中書道。既然如此。你去廳後換

了裝束。好生披掛。凡寫梁中書着意處當知不為當日教甲仗庫隨行官吏。取

應用軍器給與。就叫牽我的戰馬借與楊志騎。小心在意。休覷得等閒。異樣楊

志謝了。自去結束。卻說李成。分付索超道。非為李成愛索超也。只為如此一觀

特加意寫來。總你卻難比別人。周謹是你徒弟。先自輸了。你若有些疎失。喫

他把大名府軍官都看得輕了。我有一匹慣會上陣的戰馬。并一副披掛。都借

與你小心在意休教折了銳氣陪出一匹馬愈顯索超謝了也自去結束梁中

書起身走出堦前來從人移轉銀交椅直到月臺欄干邊放下如此一段落處

兩番又不重複又不筆梁中書坐定第一左右祇候兩行第二喚打傘的撐開那

把銀葫蘆頂茶褐羅三簷涼傘來蓋定在梁中書背後第三段○異樣將臺上

傳下將令第四早把紅旗招動兩邊金鼓齊鳴第五發一通搥第六去那教場

中兩陣內各放了箇砲第七砲響處索超跑馬入陣內藏在門旗下楊志也從

陣裏跑馬入軍中直到門旗背後第八將臺上又把黃旗招動第九又發了一

通搥第十兩軍齊吶一聲喊第十教場中誰敢做聲靜蕩蕩的第十再一聲鏜

響扯起淨平白旗兩下衆官沒一箇敢走動胡言說話靜靜地立着第十將臺

上又把青旗招動第十只見第三通戰鼓響處去那左邊陣內門旗下看看分

開鸞鈴響處閃出正牌軍索超直到陣前超兜住馬出拿軍器在手出果

是英雄人傑衆人頭帶一頂熟鋼獅子盔黑腦後斗大來一顆紅纓紅身披一

副鐵葉攢成鎧甲鐵腰繫一條鍍金獸面束帶金前後兩面青銅護心鏡前

上籠着一領緋紅團花袍。紅袍上面垂兩條綠絨縷領帶。綠帶下穿一雙斜皮氣跨

靴。斜皮靴左帶一張弓。右懸一壺箭。手裏橫着一柄金蘸斧。金蘸斧坐下李都監那

匹慣戰能征雪白馬。好白馬右邊陣內門旗下看看分開鸞鈴響處楊志提手

中槍出馬直至陣前。楊志槍勒住馬。橫着槍在手。果是勇猛。但見頭戴

一頂鋪霜耀日鑲鐵盔。白盔上撒着一把青纓。青纓身穿一副鈎嵌梅花榆葉甲。甲

繫一條紅絨打就勒甲條。紅條前後獸面掩心。掩心上籠着一領白羅生色花袍。

白靴垂着條紫絨飛帶。紫帶脚登一雙黃皮襯底靴。黃皮靴一張皮靶弓。數根鑿子箭。

手中挺着渾鐵鋼槍。渾鐵槍騎的是梁中書那匹火塊赤千里嘶風馬。好紅馬兩

邊軍將暗暗地喝采。雖不知武藝如何。先見威風出眾。第五段正南上旗牌官拿

着銷金令字旗。驟馬而來。喝道奉相公鈞旨教你兩箇俱各用心。如有虧悞處

定行責罰。若是贏時多有重賞。第六段二人得令縱地出陣。都到教場中心。兩馬

相交。兩馬二般兵器並舉。兩般兵器索超忿怒。輪手中大斧拍馬來戰楊志。楊志逞

威。撚手中神槍來迎。索超兩箇在教場中間將臺前面。二將相交。各賭平生本

事一來一往。一去一回。四條臂膊縱橫。八隻馬蹄撩亂。第七段十兩箇鬪到五十餘

合不分勝敗。即第十八段。此處已是五十箇字讀去。今欲無有精采也。此特特以五

十餘合句作一番。於是讀者方覺為時最久。真有戰苦陣雲深之歎也。月臺上梁中

書看得呆了。不寫索楊却去。深於寫梁中書當知非寫。兩邊衆軍官看來喝采不迭

遭征何曾見這等一對好漢。廝殺。不寫索楊却去。李成聞達在將臺上不住聲

叫道好鬪。不寫索楊却去。在月臺上衆軍官則在月臺上。凡四段每段還他一箇位置。如

面上李成聞達則在將臺上。又要看他每一等人有一等人身分。如梁中書只是衆

人身分。真是如花似火之文。第十九段大將聞達心上只恐兩箇內傷了一箇。慌忙招

呼旗牌官拿着令字旗與他分了將臺上忽的一聲鑼響。第十段楊志和索超鬪

到是處各自要爭功。那里肯回馬。第二十一段。寫旗牌官飛來叫道兩箇好

漢歇了。相公有令。第二段楊志索超。兩箇方纔收了手中軍器。兩般勒坐下馬

兩匹各跑回本陣來。第三段立馬在旗下。收到兩陣門看那梁中書。收到梁只

水滸第十二回

等將令。收完許多紅旗黃旗白旗青旗李成聞達下將臺來。直到月臺下。精細稟復梁中書道。

相公據這兩箇武藝一般皆可重用。梁中書大喜。主傳下將令喚楊志索超。旗

牌官傳令喚兩箇到廳前。梁中書不自喚精細都下了馬。兩匹小校接了二人

的軍器。兩般兵器兩箇都上廳來。兩箇躬身聽令。第五段梁中書叫取兩錠白銀

兩副表裏來。賞賜二人。就叫軍政司將兩箇都陞做管軍提轄使。便叫貼了文

案。從今日便參了他兩箇。索超楊志都拜謝了梁中書。謝中將着賞賜下廳來。

下廳解了槍刀弓箭。卸了頭盔衣甲。換了衣裳。索超也自去了披掛。換了錦襖。

精細都上廳來。上廳再拜謝了衆軍官。謝衆梁中書叫索超楊志兩箇也見了

禮。兩峰併合妙絕入班做了提轄。衆軍卒便打着得勝鼓。把那金鼓旗先散

發放滿軍官索超楊志。梁中書和大小軍官都在演武廳上筵宴。看看紅日西

沉。筵席已罷。梁中書上了馬。衆官員都送歸府馬頭前。擺着兩箇新參的提轄

上下肩都騎着馬頭上。亦都帶着紅花。迎入東郭門來。餘勁勢兩邊街道扶老攜

幼都看了歡喜。梁中書在馬上問道。你那百姓歡喜爲何。衆老人都跪了。稟道。

老漢等生在北京長在大名從不曾見今日這等兩箇好漢將軍比試今日教場中看了這般敵手如何不歡喜極多矣忽然於大軍散去之後梁中書回府之時有意無意補出一大名城百姓來遂令讀者陡然回思適纔

了大喜回到府中衆官各自散了發放衆官留下索超自有一班弟兄請去

作慶飲酒梁中書楊志楊志新來未有相識自去梁府宿歇早晚慇懃聽候

使喚滿殿場中人山人海却一次一序先發放衆軍又發放衆官又發放索超單

郭演武之後梁中書十分愛惜楊志早晚與他並不相離伏線有勁弓月中又

有一分請受自漸漸地有人來結識他筆閒那索超見了楊志手段高強心中也

自欽伏筆閒不覺光陰迅速又早春盡夏來時逢端午近矣蕤賓節至梁中書與

蔡夫人離似合如急似緩妙筆在後堂家宴慶賀端陽酒至數杯食供兩套字八

寫盡驕妻弱婿之苦只見蔡夫人道梁中書不敢則聲也只見者言梁中書不敢旁觀也

相公自從出身今日爲一統帥掌握國家重任這功名富貴從何而來梁中書

道世傑。

妻前夫名勢在則禮然也

自幼讀書。頗知經史。人非草木。豈不知泰山之恩。提攜之

力。感激不盡。蔡夫人道。相公既知我父恩德。如何忘了他生辰。梁中書道。下官

如何不記得。泰山是六月十五日生辰。

六月十五日下文都從此五字著筆上文紀時亦遠遠便爲此五字也

已

使人將十萬貫收買金珠寶貝。送上京師慶壽。一月之前。幹人都關領去了。見

今九分齊備。數日之間。也待打點了停當。差人起程。只是一件。在此躊躇。上年

收買了許多玩器并金珠寶貝。使人送去。不到半路。盡被賊人劫了。枉費了這

一遭財物。至今嚴捕賊人不獲。

先用一觀妙經。俗筆不知此一觀則下文爲突若必要寫出一件事在前則又是痴人做夢矣

今年叫誰人去好。蔡夫人道。帳前見有許多軍較。你還擇知心腹的人去便了。

梁中書道。尙有四五十日。早晚催併禮物完足。那時選擇去人未遲。夫人不必

掛心。世傑自有理會。當日家宴。午牌至二更方散。自此不在話下。卻說山東濟

州鄆城縣新到任一箇知縣。姓時。名文彬。當日陞廳公座。左右兩邊排着公吏

人等。知縣隨卽叫喚尉司捕盜官員。并兩箇巡捕都頭。本縣尉司管下有兩箇

都頭。一箇喚做步兵都頭。一箇喚做馬兵都頭。這馬兵都頭管着二十四匹坐馬

弓手二十箇土兵。那步兵都頭管着二十箇使槍的頭目。二十箇土兵。

雖是知縣衙門

亦必要敘然亦特地寫此一番小小景象與前設場中大鋪排作映耀也

這兵馬都頭姓朱名全。身長八尺四五有

一部虎鬚鬚長一尺五寸。面如重棗。目若朗星。似關雲長模樣。滿縣人都稱他美髯公。原是本處富戶。只因他仗義疎財。結識江湖上好漢。學得一身好武藝。那步兵都頭姓雷名橫。身長七尺五寸。紫棠色面皮。有一部扇圈鬚鬚。爲他膂力過人。跳二三丈闊澗。滿縣人都稱他做插翅虎。原是本縣打鐵匠人出身。後來開張碓房。殺牛放賭。雖然仗義。只有些心地匾窄。也學得一身好武藝。那朱全雷橫兩箇專管擒拿盜賊。當日知縣呼喚兩箇上廳來。聲了喏。取台旨。知縣道。我自到任以來。聞知本府濟州管下所屬水鄉梁山泊賊聚衆打劫。拒敵官兵。綱提亦恐各鄉村盜賊猖狂。小人甚多。今喚你等兩箇休辭辛苦。與我將帶本管土兵人等。一箇出西門。一箇出東門。分投巡捕。若有賊人。隨卽勦獲。申解。不可擾動鄉民。我知東溪村山有株大紅葉樹。別處皆無。你們衆人採幾片來。縣裏呈納。方表你們曾巡到那里。若無紅葉。便是汝等虛妄。定行責罰。不恕。

起而兩箇都頭領了台旨。各自回歸。點了本管土兵。分投自去巡察。不說朱仝引人出西門。自去巡捕。只說雷橫當晚引了二十箇土兵。出東門繞村巡察。遍地里走了一遭。回來到東溪村山上。衆人採了那紅葉。就下村來。行不到三二里。早到靈官廟前。見殿門不關。雷橫道。這殿裏又沒有廟祝。殿門不關。莫不有歹人在裏面麼。我們直入去看一看。衆人拿着火一齊。炤將入來。只見供桌上。赤條條地睡着一箇大漢。桌上一句寫出好漢願盼非常不然供天道又熱。那漢子把些破衣裳團做一塊。作枕頭。枕在項下。好漢○枕頭也乃云項下寫盡好漢沉睡光景 鼾鼾的沉睡着。了在供桌上。雷橫看了道。好怪好怪。知縣相公忒神明。原來這東溪村真箇有賊。大喝一聲。那漢卻待要掙挫。被二十箇土兵一齊向前。把那漢子一條索綁了。押出廟門。投一箇保正莊上來。不是投那箇去處。有分教。東溪村裏聚三四箇好漢英雄。鄆城縣中尋十萬貫金珠寶貝。正是天上罡星來聚會。人間地煞得相逢。畢竟雷橫拿住那漢。投解甚處來。且聽下回分解。

〔評〕

王望如曰。楊志殺死牛二。爲天漢橋除此大蟲。自首官司。不忍株累。

百姓刺配大名。卻遇梁中書世傑破格收錄。周謹退避三舍。遂與索超並轡。聯鑣。士屈於不知己。而伸於知己。演武廳前去。天漢橋下。幾何時。忽榮忽辱。判若雲泥。大爲有志漢爭氣不少。

鄧狂言索隱

軍中比武。而槍斧相加。各出其死力。以莫必其旦夕之命。爲之長官者。其尙有人之心也哉。人類相殘。已屬不祥。自殘同族。尤爲可惡。况以兩將而同處一帥之下者乎。是以人道言。爲直以人命爲兒戲。以軍事言。爲自斷其左右手也。一只見兵馬都監聞達道。且住。自上廳來。稟復梁中書道。復恩相論這兩箇武藝。雖然未見高低。槍刀本是無情之物。只宜殺賊勦寇。今日軍中自家比試。恐有傷損。輕則殘疾。重則致命。此乃于軍不利。可將兩根槍去了槍頭。各用氈片包裹。地下蘸了石灰。再各上馬。都與阜衫穿著。但是槍桿斷擗。如白點多者。當輸。梁中書道。言之極當。是則比武而不至殺傷。原非無術。以處此。乃周謹戰敗。而兵馬都監李成。乃請使周楊比弓馬。而一楊志稟復道。恩相弓箭發處。事不容情。恐有傷損。乞請鈞旨。梁中書道。武夫比試。何慮傷殘。但有本事。射死勿論。此何言乎。楊志一勝。而中書已料周謹之非敵。且何人敢違我意旨。直欲殺之已耳。尙復成何道理。金評謂其文章之變化。何不念

其變化之入情乎。索超以徒弟之故。急起力爭。開口便說出一「死而無怨」四字。梁中書心中亦有此想。李成復以徒弟之先輸。大名府軍官全體之被輕者。挑撥之。則是李成索超皆有欲殺楊志之心矣。且楊志之所以不射死周謹者。亦非其心之獨慈。以遠來孤羈之配軍。固亦有所顧慮于大衆。特弓箭在遠。猶可以中傷而擇其非要害。若槍斧交加。何能少讓。乃聞達不復稟。李成且借戰馬披掛。而梁中書亦復極力爲楊志安排。而囑其「小心在意。休覬得等閒」也。而于是上下新舊之間。化作一片殺機矣。在中書之意。豈不曰楊志既勝周謹。則代其職役。我不爲私。索超何得與之爭。使楊志殺之可耳。萬一楊志被超所殺。彼亦不過一配軍。而吾又何惜。彼勝者固仍爲我用也。治軍如此。殘忍昏愚。可謂極矣。

軍容寫得如許。仍舊是官樣文章耳。若夫作者之細針密縷。仍寄于長槍大戟之中。不可忽也。當清季營操未改以前。外人之評者曰。中國之兵只會喊。只會走。厥後則曰。形式可觀。精神上仍不可用。作者此篇卽其意。文武分途。大錯已久。爲將者所不能。何以責兵。爲帥者所不能。何以責將。若夫羊叔子之緩帶輕裘。鈴閣待衛。不過十數人。杜武庫之射不穿札。身不跨馬。而諸將莫能及。豈可望諸貴游執袴之子弟哉。大名府許多軍官。而無端獨私一楊志。卽楊志果係人才。則演武何必交鋒。補缺何必代役。

此固全體之當然不服者。而舉措若此。蓋其視十萬金珠太重。而視楊志與諸軍官輕也。念非有超羣軼倫之武勇。不敢寄之以十萬金珠之命。而楊志武藝之果否出特。中書固不能辨。則惟有使之交戰而已。又惡知其種種謬誤之搖動軍心哉。且此每年之十萬金珠。適從何來。何一非剝民而刻扣軍餉者。索超以正牌軍而號稱英雄。其衣甲馬匹。猶需借之于李成。則平日之所以待士者可知。周謹親爲索超弟子。而李成且代爲庇護。竟妄稱弓馬嫻熟。則平日之所以訓練者可想。「梁中書在馬上問道。你那百姓歡喜爲何。衆老人都跪了稟道。老漢等生在北京。長在大名。從不曾見今日這等兩箇好漢將軍比試。今日教場中看了這般敵手。如何不歡喜。」從正面言之。則當爲得人賀。從對面言之。則平日之操練。其久已無足觀亦可想。且上回云此間卽日盜賊橫行。此卽軍政不修之小影。而亦蔡京爲相全國大亂之縮圖也。大名府之失陷。伏根于此矣。且一軍之強。豈一將之智勇哉。下級軍官。尤爲最要。而乃有武藝未精。不自度力之周謹。而又爲上級官所庇。且索超寫來亦甚急躁。聞達李成寫來亦甚褊狹。萬夫不當之勇。其又奚益。全書寫戰。只有些小之陰謀。梟悍之武夫。而絕無有描寫及於全部軍人之實力苦鬥者。盜賊與官僚。固皆不足以戰。文貴肖題。此水滸之所以不可及也。戰法云乎哉。生辰槓何以不并差索超。而獨差楊志。豈真以爲楊志熟悉東京之道路情形。而索超未能乎。夫楊志

之材。勇爲中書所素知。一上回云。梁中書在京時。也曾認得楊志。一旦由東京而發配。謂之爲喜。其爲東京人。毋寧謂其喜之爲配軍。配軍而得爲軍官。其爲我之純粹私人也。奚疑。而索超平日。則未嘗受有非常之恩。而久屈於牌軍微職。雖新參提轄。其不如信楊志者遠矣。至於索超之急躁。不如楊志之精細。則作者胸中。實具邱壑。以便其黃泥岡之一段妙文。中書心中。固不必有此也。

那朱仝雷橫兩箇。專管擒拿盜賊。當日知縣呼喚。兩箇上廳來。聲了喏。取台旨。知縣道。我自到任以來。聞知本府濟州管下。所屬水鄉梁山泊。賊盜聚衆打劫。拒敵官軍。亦恐各鄉。盜賊猖狂。小人甚多。今喚你等兩箇。休辭辛苦。與我帶本管土兵人等。一箇出西門。一箇出東門。分投巡捕。若有賊人。隨即勦獲申解。不可擾動鄉民。我知東溪邨山上。有株大紅葉樹。別處皆無。你們衆人探幾片來。縣裏呈納。方表你們曾巡到那裏。若無紅葉。便是你們虛妄。定行責罰。不恕。不能捕山泊之盜賊。而徒問鄉邨之盜賊。舍大而求小。避難而就易。其情形已經可笑。西門東門。兩都頭各帶土兵。豈鄉邨之小竊。值得如此張皇乎。使如此人。帶如許多土兵下鄉。而欲其不擾動鄉民。吾誰欺。欺天乎。東溪山上之大紅葉。何必都頭親到。始可摘取。親到而縱盜。其將如何。親到而盜賊潛伏。其將如何。然而靈官殿中。竟有劉唐出見矣。劉唐本居心爲盜。而此時尙未造成罪案。法不可科而縛之。則法窮。然既當兵事時代。遇有

形迹可疑之人。不得不捕拘。則法又窮。既已被捕。而憑晁蓋之一言。放人而得銀十兩。則法又窮。既已放人。而劉唐復追鬥雷橫。則劉唐之賊形已見。以拒捕論。以行兇論。實不得不死力再捕。乃晁蓋一勸。而雷橫亦不復過問。是雷橫之強權有時黜。而晁蓋之情面不可破。則法又窮。乃至保正也。都頭也。今日應當捕盜之人。卽異日次第縱盜與爲盜之人。則法又窮極而不可救。窮者非法也。人也。然亦未嘗非法也。知縣遇事敷衍。失察屬下。而又絕不通社會情形。法安得而不窮。夫知縣其小焉者也。劉唐子然一身。而偏知有生辰綱。公孫勝更知之甚詳。游民與游方之人。甚可畏也。首領以此發難。用意何其深遠哉。

水滸索隱

聖歎外書

第十三回

赤髮鬼醉臥靈官殿

晁天王認義東溪村

一部書共計七十回。前後凡敘一百八人。而晁蓋則其提綱挈領之人也。晁蓋提綱挈領之人。則應下筆第一回。便與先敘。先敘晁蓋。已得停當。然後從而因事造景。次第敘出一百八箇人來。此必然之事也。乃今上文已放去一十二回。到得晁蓋出名。書已在第十三回。我因是而想。有有全書在胸而始下筆。著書者有無全書在胸。而姑涉筆成書者。如以晁蓋爲一部提綱挈領之人。而欲第一回便先敘起。此所謂無全書在胸。而姑涉筆成書者也。若旣已以晁蓋爲一部提綱挈領之人。而又不得不先放去一十二回。直至第十三回。方與出名。此所謂有全書在胸。而後下筆著書者也。夫欲有全書在胸。而後下筆著書。此其以一部七十回。一百有八人。輪迴摺疊於眉間心上。夫

豈一朝一夕而已哉。觀鴛鴦而知金針讀古今之書而能識其經營。予日欲得見斯人矣。

加亮初出草廬第一句曰人多做不得人少亦做不得至哉言乎雖以治天下豈復有遺論哉。然而人少做不得一語人固無賢無愚無不能知之也。若夫人多亦做不得一語則無賢無愚未有能知之者也。嗚呼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豈惟民可使由不可使知周禮建官三百六十實惟使由不使知之屬也。樞機之地惟是二三公孤得與聞之人多做不得豈非王道治天下之要論耶。惡可以稗官之言也而忽之哉。

一部書一百八人聲施爛然而爲頭是晁蓋先說做下一夢嗟乎可以悟矣。夫羅列此一部書一百八人之事跡豈不有哭有笑有讚有罵有讓有奪有成有敗有俛首受辱有提刀報仇然而爲頭先說是夢則知無一而非夢也。天地夢國古今夢影榮辱夢事衆生夢魂豈惟一部書一百八人而已盡大千世界無不同在一局求其先覺者自大雄氏以外無聞矣。真蕉假鹿紛然。

成訟長夜漫漫胡可勝歎。

話說當時雷橫來到靈官殿上。見了這條大漢睡在供桌上。衆土兵上前把條索子綁了。捉離靈官殿來。天色卻早。是五更時分。雷橫道。我們且押這廝去晁保正莊上。討些點心喫了。折無端曲而來卻解去縣裏取問。一行衆人。卻都奔這保正

莊上來。原來那東溪村保正。姓晁名蓋。祖是本縣本鄉富戶。平生仗義疎財。專愛結識天下好漢。但有人來投奔他的。不論好歹。晁斷定晁蓋有粗無細來便留在

莊上住。若要去時。又將銀兩齎助他起身。最愛刺槍使棒。亦自身強力壯。不娶

妻室。終日只是打熬筋骨。鄆城縣管下東門外有兩箇村坊。一箇東溪村。一箇西溪村。只隔着一條大溪。當初這西溪村。常常有鬼。白日迷人下水。聚在溪裏。

無可奈何。忽一日有箇僧人經過。村中人備細說知此事。僧人指箇去處。教用

青石鑿箇寶塔。放於所在。鎮住溪邊。其時西村的鬼。都趕過東溪村來。亦暗射石碣鎮

事那時晁蓋得知了大怒。從溪裏走將過去。把青石寶塔。獨自奪了過來。東溪

邊放下。亦暗射碣走冤事因此人皆稱他做托塔天王晁蓋。獨霸在那村坊。江湖都聞

他名字。那早雷橫并土兵押着那漢。來到莊前敲門。莊裏莊客聞知。報與保正。此時晁蓋未起。聽得報是雷都頭到來。慌忙叫開門。莊客開得莊門。衆土兵先把那漢子弔在門房裏。雷橫自引了十數箇爲頭的人。到草堂上坐下。晁蓋起來接待。動問道。都頭有甚公幹到這裏。雷橫答道。奉知縣相公鈞旨。着我與朱仝兩箇。引了部下土兵分投下鄉。各處巡捕賊盜。因走得力乏。欲得少歇。逕到貴莊暫息。有驚保正安寢。晁蓋道。這箇何妨。一面叫莊客安排酒食管待。先把湯來喫。晁蓋動問道。敝村曾拿得箇把小賊麼。雷橫道。卻纔前面靈官殿上。有箇大漢睡着在那里。我看那厮不是良善君子。一定是醉了。就便睡着。我們把索子縛綁了。本待便解去縣裏見官。一者忒早些。二者也要教保正知道。恐日後父母官問時。保正也好答應。見今弔在貴莊門房裏。晁蓋聽了。記在心。幸相如此

便是賢稱謝道。多虧都頭見報。少刻莊客捧出盤饌酒食。晁蓋喝道。此間不好說話。不如去後廳軒下少坐。雷引開便叫莊客裏面點起燈燭。請都頭到裏面酌盃。晁蓋坐了主位。雷橫坐了客席。兩箇坐定。莊客鋪下菓品。按酒菜蔬盤饌。莊

客一面篩酒。晁蓋又叫置酒。與土兵衆人喫。引開莊客請衆人都引去廊下客

位裏管待。大盤酒肉。只管叫衆人喫。晁蓋一頭相待雷橫飲酒。一面自肚裏尋

思。是賢宰相也便村中有甚小賊。喫他拿了。我且自去看。是誰。是賢宰相也便相陪

喫了五七盃酒。便叫家裏一箇主管出來。陪奉都頭坐一坐。我去淨了手便來。

那主管陪侍着雷橫喫酒。晁蓋卻去裏面拿了箇燈籠。逕來門樓下看時。土兵

都去喫酒。沒一箇在外面。之明甚晁蓋便問看門的莊客。都頭拏的賊。吊在那里。

莊客道。在門房裏關着。晁蓋去推門打一看時。只見高高吊起那漢子在裏面。

露出一身黑肉。下面抓扎起兩條黑魃毛腿。赤着一雙腳。先作粗晁蓋把燈

照那人臉時。紫黑闊臉。鬢邊一搭硃砂記。上面生一片黑黃毛。又作細看必分

作兩番寫來晁蓋便問道。漢子你是那里人。我村中不曾見有你。那漢道。小人

是遠鄉客人。來這里投奔一箇人。說出來卻把我拿來做賊。我須有分辯處。晁

蓋道。你來我村中投奔誰。那漢道。我來這村中投奔一箇好漢。說出來晁蓋

道。這好漢叫做甚麼。那漢道。他喚做晁保正。凡作兩番歇拍至第三番晁蓋道。

你卻尋他有甚勾當。那漢道：他是天下聞名的義士好漢。如今我有一套富貴奇語要與他說知。奇文忽起有山從人因此而來。晁蓋道：你且住。上文一套富貴
讀者於此幾有目不及一跌之樂乃陡然只用三箇只我便是晁保正。卻要我救你。
字橫風吹斷看他一起一跌皆極文章之致也

你只認我做娘舅之親。少刻我送雷都頭那人出來。時你便叫我做阿舅。我便認你做外甥。只說四五歲離了這里。今番來尋阿舅。因此不認得。那漢道：若得如此救護。深感厚恩。義士提攜則箇。當時晁蓋提了燈籠自出房來。仍舊把門拽上。細急入後廳來見雷橫。說道：甚是慢客。雷橫道：多多相擾。理甚不當。兩箇又喫了數盃酒。只見窗子外射入天光來。雷橫道：東方動了。小人告退。好去縣中畫卯。晁蓋道：都頭官身不敢久留。若再到敝村公幹。千萬來走一遭。雷橫道：卻得再來拜望。請保正免送。一曲作晁蓋道：卻罷也。送到莊門口。並無一曲折兩箇同走出來。那夥土兵衆人都得了酒食。喫得飽了。各自拿了槍棒。便去門房裏解了那漢。背剪縛着。帶出門外。晁蓋見了。說道：好條大漢。如未嘗見者雷橫道：這厮便是靈官廟裏捉的賊。說猶未了。只見那漢叫一聲：阿舅救我。則箇

晁蓋假意看他一看。宛然出自景喝問道兀的這厮不是王小三麼。那漢道我便是。

阿舅救我衆人喫了一驚。雷橫便問晁蓋道這人是誰。如何卻認得保正。晁

蓋道原來是我外甥王小三。這厮如何在廟裏歇。偏作疑惑語乃是家姐的孩兒。

從小在這里過活。四五歲時隨家姐夫和家姐上南京去住。一去了十數年。這

厮十四五歲又來走了一遭。所以認得阿舅跟箇本京客人來這里販賣。向後再不曾

見面。所以不認得莊上多聽得人說這厮不成器。如何卻在這里。偏作疑惑語小

可本也認他不得。爲他鬢邊有這一搭硃砂記。因此影影認得。偏作疑惑語不肯

絕。晁蓋喝道小三你如何不逕來見我。卻去村中做賊。偏自陷他那漢叫道阿

舅我不曾做賊。晁蓋喝道你既不做賊。如何拿你。在這里。駭雷橫妙絕奪過

土兵手裏棍棒。劈頭劈臉便打。偏不動雷橫并衆人勸道。晁蓋不動雷橫且不要打。聽他說。那漢道阿舅息怒。且聽我說。自從十四五歲時來走了這遭。

如今不是十年了。昨夜路上多喫了一杯酒。不敢來尋阿舅。不想被他們不問

事繇。將我拿了。卻不曾做賊。晁蓋拿起棍來。又要打口裏罵道畜生。你卻不逕

來見我。且在路上貪。這口黃湯。我家中沒得與你喫。辱沒殺人。是阿舅語。已放去做賊。

兩字 雷橫勸道。雷橫勸。妙絕。 保正息怒。你令甥本不會做賊。晁蓋偏要陷是賊。雷橫極辨不是賊。妙絕。 我

們見他偌大一條大漢。在廟裏睡得蹊蹺。亦且面生。又不認得。因此設疑。捉了

他來這里。若早知是保正的令甥。定不拿他。喚土兵快解了綁縛的索子。放還

保正。衆土兵登時解了那漢。雷橫道。保正休怪。早知是令甥。不致如此。甚是得

罪。小人們回去。晁蓋道。都頭且住。請入小莊。再有話說。雷橫放了那漢。一齊再

入草堂裏來。晁蓋取出十兩花銀。送與雷橫。說道。都頭休嫌輕微。望賜笑留。寫

蓋○不欲其說。廟中之人也。 雷橫道。不當如此。晁蓋道。若是不肯收受時。便是怪小人。雷橫

道。既是保正厚意。權時收受。改日卻得報答。晁蓋叫那漢拜謝了雷橫。晁蓋又

取些銀兩。賞了衆土兵。不欲其說。廟中之人也。 再送出莊門外。雷橫相別了。引着土兵自

去。晁蓋卻同那漢到後軒下。取幾件衣裳與他換了。取頂頭巾與他戴了。可便

問那漢姓甚名誰。何處人氏。那漢道。小人姓劉名唐。祖貫東潞州人氏。因這鬚

邊有這搭硃砂記。人都喚小人做赤髮鬼。托塔天王家裏却有赤髮鬼來可發一笑。 特地送一套富

貴來與保正哥哥。昨夜晚了。因醉倒廟裏。不想被這廝們捉住。綁縛了來。今日幸得在此。哥哥坐定。受劉唐四拜。拜罷。晁蓋道。你且說送一套富貴與我。見在何處。劉唐道。小人自幼飄蕩江湖。多走途路。專好結識好漢。往往多聞哥哥大名。不期有緣得遇。曾見山東河北做私商的多。曾來投奔哥哥。因此劉唐敢說這話。亦不惟道。便於破晁蓋。這里別無外人。方可傾心吐膽對哥哥說。晁蓋道。這里都是我心腹人。但說不妨。劉唐道。小弟打聽得北京大名府梁中書收買十萬貫金珠寶貝玩器等物。送上東京。與他丈人蔡太師慶生辰。去年也曾送十萬貫金珠寶貝。來到半路裏。不知被誰人打劫了。至今也無捉處。今年又收買十萬貫金珠寶貝。早晚安排起程。要趕這六月十五日生辰。小弟想此一套是不義之財。取之何礙。義可見是。便可商議箇道理。去半路上取了。天理知之。也不爲罪。

可見是義旗

聞知哥哥大名。是箇真男子。武藝過人。小弟不才。頗也學得本事。休道

三五箇漢子。便是一二千軍馬隊中。拿條槍。也不懼他。唐特表劉唐却用劉甚倘蒙

哥哥不棄時。情願相助一臂。不知哥哥心內如何。晁蓋道。壯哉。且再計較。得正入

風吹斷者又當眼不及。眨再起再跌。真文章之極致也。你既來這里。想你喫了些艱

辛且去客房裏將息少歇。待我從長商議。來日說話。晁蓋叫莊客引劉唐到下

客房裏歇息。莊客引到房中。也自去幹事了。且說劉唐在房裏尋思道。蓋放再過晁

劉唐身上生出文情有干我着甚來繇。苦惱這遭。多虧晁蓋完成。解脫了這件

事。只叵耐雷橫那厮。平白地要陷我做賊。把我弔這一夜。想那厮去未遠。我不

如拿了條棒趕上去。齊打翻了那厮們。卻奪回那銀子送還晁蓋。也出一口惡

氣。此計大妙。此非寫劉唐小忿蓋圖曲曲轉出吳學究來所謂文生情情生文皆極不易之事也。○俗本作平白騙了晁蓋十兩銀子我奪來還了他

他必然等語劉唐便出房門去槍架上拿了一條朴刀。便出莊門。大踏步投南

趕來。此時天色已明。卻早望見雷橫引着土兵。慢慢地行將去。劉唐趕上來。大

喝一聲。兀那都頭不要走。雷橫喫了一驚。回過頭來。見是劉唐。撚着朴刀趕來。

雷橫慌忙去土兵手裏。寫出奪條朴刀拿着。槍架上拿條朴刀是不曾帶朴刀

曾帶朴刀來者雖極不經喝道。你那厮趕將來做甚麼。劉唐道。你曉事的。留下

那十兩銀子還了我。我便饒了你。雷橫道。是你阿舅送我的。干你甚事。我若不

看你阿鼻面上。直結果了你這廝性命。剗地問我取銀子。劉唐道。我須不是賊。你卻把我弔了一夜。又騙我阿鼻十兩銀子。是會的將來還我。佛眼相看。你若不還我。叫你目前流血。雷橫大怒。指着劉唐大罵道。辱門敗戶的謊賊。怎敢無禮。劉唐道。你那詐害百姓的腌臢潑才。怎敢罵我。雷橫又罵道。賊頭賊臉。賊骨頭。必然要連累晁蓋。你這等賊心賊肝。我行須使不得。

劉唐之來只爲冤之爲賊耳却偏用無數賊字

痛罵之雖承前文作波實爲後文引也劉唐大怒道。我來和你見箇輸贏。撚着朴刀。直奔雷橫。雷

橫見劉唐趕上來。呵呵大笑。挺手中朴刀來迎。兩箇就大路上廝併了五十餘合。不分勝敗。衆士兵見雷橫贏劉唐不得。卻待趁要一齊坐併他。只見側首籬

門開處。一箇人掣兩條銅鍊叫道。看他如此寫出來你們兩箇好漢。且不要鬪。我看了

許多時。權且歇一歇。我有說話。便把銅鍊就中一隔。兩箇都收住了朴刀。跳出

圈子外來。立住了脚。看那人時。兩箇看出似秀才打扮。戴一頂桶子樣抹眉梁頭

巾。穿一領皂沿邊麻布寬衫。腰繫一條茶褐纓帶。下面絲鞋淨襪。生得眉清目

秀。面白鬚長。這人乃是智多星吳用。表字學究。道號加亮先生。祖貫本鄉人氏。

加亮二字後文要一片精神發付之手提銅鍊。指着劉唐叫道。那漢且住。你因甚和都頭爭執。劉

唐光着眼看吳用道。不干你秀才事。寫得妙使秀才羞殺。雖是借題調侃。秀才語然實反觀後文無事不干此人以為

文章波折也雷橫便道。教授不知。這廝夜來赤條條地睡在靈官廟裏。被我們拿了

這廝。帶到晁保正莊上。原來卻是保正的外甥。看他母舅面上放了他。晁保正

請我們喫了酒。送些禮物與我。這廝瞞了他阿舅。直趕到這裏問我取。你道這

廝大膽麼。吳用尋思道。晁蓋我都是自幼結交。但有些事便和我商議計較。他

的親眷相識。我都知道。不曾見有這箇外甥。亦且年甲也不相登。必有些蹊蹺。

我且勸開了這場鬧。卻再問他。吳用便道。勸一大漢休執迷。你的母舅與我至交。

又和這都頭亦過得好。他便送些人情與這都頭。你卻來討了。也須壞了你母

舅面皮。且看小生面。我自與你母舅說。劉唐道。秀才你不省得。寫得妙使秀才

侃秀才亦反襯後文此人無件不省得也這箇不是我阿舅甘心與他。他詐取了我阿舅的銀兩。若

是不還。我誓不回去。雷橫道。只除是保正自來取。便還他。卻不還你。劉唐道。你

冤屈人做賊。詐了銀子。怎的不還。雷橫道。不是你的銀子。不還不還。劉唐道。你

不還。只除問手裏朴刀肯便罷。奇語○勸不住妙只因勸不住便生出後文
故也書之吳用又勸你兩箇鬪了半日又沒輸贏只管鬪到幾時是了。勸又劉唐道

他不還我銀子。直和他拚箇你殺我活便罷。雷橫大怒道。我若怕你。添箇土兵

來併你。也不算好漢。我自好歹。搵翻你便罷。劉唐大怒。拍着胸前叫道。不怕不

怕。便趕上來。畫如這邊雷橫便指手畫脚也趕攏來。畫如兩箇又要廝併。這吳用橫

身在裏面勸。那里勸得住。三勸○畫如劉唐撚着朴刀。只待鑽將過來。雷橫口裏千

賊萬賊價罵。挺朴刀正待要鬪。畫如只見衆土兵指道。保正來了。劉唐回身看時。

只見晁蓋披着衣裳。前襟攤開。從大路上趕來。時如畫○寫得一大喝道。畜生不

得無禮。那吳用大笑道。須是保正自來。方纔勸得這場鬧。晁蓋趕得氣喘。問道。

你怎的趕來。這里鬪朴刀。低不知高雷橫道。你的令甥拿着朴刀趕來。問我取銀

子。小人道。不還你。我自送還保正。非干你事。他和小人鬪了五十合。教授解勸

在此。晁蓋道。這畜生。小人並不知道。都頭看小人面請回。自當改日登門陪

話。雷橫道。小人也知那廝胡爲。不與他一般見識。又勞保正遠出。作別自去。不

在話下。且說吳用對晁蓋說道。不是保正自來。幾乎做出一場大事。這箇令甥。

端的非凡。凡一箇好漢出現必有一番出色語。今是劉唐出現處。故特地寫出八箇字來。爲他出色。雷橫此時只算陪客。不妨權讓一步。是好

武藝。小生在籬笆裏看了。這箇有名慣使朴刀的雷都頭也敵不過。又雷橫帶

辦得架隔遮攔。若再鬪幾合。雷橫必然有失性命。因此小生慌忙特來間隔了。

這箇令甥從何而來。令甥如何云從何而來。豈不聞甥不出舅耶。往常時莊上不曾見有晁蓋道。卻

待正要來請先生到敝莊商議句話。正欲使人來。只是不見了他。槍架上朴刀

又沒了。開心妙筆。只見牧童報說一箇大漢。莊主令甥牧童却呼大漢。加亮莊前露此馬脚。寫得妙絕。拿條朴刀

望南一直趕去。我慌忙隨後追得來。早是得教授諫勸住了。請尊步同到敝莊。

有句話計較計較。那吳用還至書齋掛了銅鍊在書房裏。細分付主人家道。學

生來時說道。先生今日有幹權放一日假。拽上書齋門將鎖鎖了。同蓋晁劉唐

到晁家莊上。晁蓋徑邀了後堂深處分賓而坐。吳用問道。保正此人是誰。直問是誰

妙蓋大漢之稱。已猜到九分矣。晁蓋道。此人江湖上好漢。姓劉名唐。是東潞州人氏。因此有一

套富貴。特來投奔我。夜來他醉臥在靈官廟裏。卻被雷橫捉了。拿到我莊上。我

因認他做外甥。方得脫身。他說有北京大名府梁中書收買十萬貫金珠寶貝。送上東京。與他丈人蔡太師慶生辰。早晚從這里經過。此等不義之財。取之何礙。他來的意。正應我一夢。又忽然撰出一夢。奇情妙筆。此處為一部大書提綱。挈領之處。晁蓋為一部大書提綱。挈領之人。而為頭先

是十一卷。夢可無實事。我昨夜夢見北斗七星直墜在我屋脊上。斗柄上另有一夥小星化道白光去了。先一部大書羅列一百八座星辰。此處乃忽然撰出一夢。蓋為此泊之

我想星炤本家安得不利。今早正要求請教授商議此一件事。若何。吳用笑道。小生見劉兄趕得來。蹣蹣也。猜箇七八分了。此一事卻好。只是一件人多。做不得。人少。又做不得。初十字千古名言。可謂宅上空有許多莊客。一箇也用不得。如此只有保正劉兄小生三人。這件事如何團弄。此二句向劉保正說。此二句向劉唐說。

晉他寫來宛然三箇人議便是保正與兄十分了得。也擔負不下。此二句向劉唐說。這段事須得七八箇好漢。方可多也。無用。寫得料事如神。加晁蓋道。莫非不要應夢中星數。吳用便道。兄長這一夢也非同小可。莫非此地上再有扶助的人來。尋思了半晌。眉頭一縱。計上心來。說道。有了。有了。看他反先插公孫次思晁蓋道。

先生既有心腹好漢。可以便去請來。成就這件事。吳用不慌不忙。疊兩箇指頭。說出幾句話來。有分教。東溪莊上。聚義漢翻作強人。石碣村中。打魚船權爲戰艦。正是指揮說地談天口。來做翻江攪海人。畢竟智多星吳用說出甚麼人來。且聽下回分解。

〔評〕 王望如曰。殿上醉漢。是賊。非賊。何所見而捉。何所見而放。都頭奉差捕盜。拿平民請賞。放真賊。做情往往然也。插翅虎不免習俗移人。若遇美鬚公。斷然不肯。

又曰。東溪村富翁材具頗優。俛首閭里。初意結納英雄。繼則甘心執私商牛耳。赤髮鬼投奔托塔天王。聲氣相感。故也都頭拿賊送保正。保正卻暗地間賊。用此等細心。何爲。

鄧狂言索隱

晁蓋傳純從項羽本紀脫化而出。「平生仗義疏財。專愛結識天下好漢。但有人來投奔他的。不論好歹。便留莊上住。若要去時。又將銀兩齎助他起身。最愛使槍刺棒。亦自身強力壯。」卽項羽主辦大蘇

役及喪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及子弟之變相也。王倫之火併。即持劍斬會稽守通頭。項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大驚擾亂。籍所擊殺數十人。一府皆懼伏。莫敢起之變相也。托塔天王之得名。扛鼎之勇也。黃安就擒。救趙之功也。且其與宋江傳對照處。亦頗似項劉本紀之對照。項羽觀秦皇帝曰。彼可取而代之也。高祖亦曰。大丈夫當如是矣。不惟與火併王倫謀奪首座相應。而兩人之皆有野心。亦可昭然若揭。顧項羽不殺劉邦。而劉邦負鴻溝之約。且殺功臣。如宋江之忌其部下健者。晁蓋甚重宋江。而將死時乃復怨之。亦有由也。若夫托塔之由來。始于一僧人鑿塔西溪村之鬼。趕過東溪。與宋江之謠言天書等。卽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及高祖本紀中之一切神怪。亦相對照。惟晁蓋由于流俗之迷信傳說。而宋江則其自言。亦與兩本紀無以異焉。

晁蓋之爲保正。漢高之亭長也。作者眼中之所見。自宋以前。一無憑藉。以匹夫而有天下者。惟此一人。作者之意深矣。然宋時之保正。已無亭長之權。而保正之在官。又絕不如書吏。故結之以宋江焉。宋江之上。壓之以晁蓋。蓋歷史通例也。劉項之先。既有陳涉。劉項之上。又有義帝。唐兵旣起。猶必虛推李密。而宋祖之陳橋。與太宗及元世祖之繼統者。更無論矣。自是厥後。則明祖崛起。戴郭子興以爲之主。舉韓林兒以用其年。無一非梁山見象。推而論之。則拿破崙華盛頓。皆非首事之人。則知此等事實。

皆爲革命歷史上所必不能不經過之一階級。故特以此立自命英雄志爲首領者之鑑。誠不知作者何以具此眼光。

晁蓋一本鄉富戶耳。而尙應官役。則其富之有限也可知。平生仗義疏財之銀子。其果何所自來哉。劉唐道他是天下聞名的義士好漢。如今我有一套富貴。要與他說知。因此而來。是晁蓋之交遊廣遠。敢作敢爲。已經恍然言下。吏而窩盜。其由來不問可知。蓋其蓄謀既久而吳用亦久與往來。共爲深計者也。彼宋江之爲人。亦猶是耳。梁山泊之金子。只受一條。懼賊重而易洩也。宋江缺少盤纏時卻來取。一黨會情形。確是如此。非虛言矣。戴宗楊雄蔡福蔡慶以及管營差撥之徒。無此愛錢之本領矣。匪特此也。即朱仝雷橫。亦何嘗不心知其然。而爲之交通隱蔽者何意。雖非必欲爲盜。而通盜自肥。已成公人習慣。無文字處當微會之。

不娶妻室。終日只是打熬筋骨。富戶而無妻。無妻而疎財。是其意將欲何爲。作者曲繪其心矣。蓋作者所處之時代。必需革命。則不娶妻室。而畢力于鼓吹學理以求得一當者。爲正當辦法。不娶妻室。而畢力於精研武技。以求爲實行者。亦爲正當辦法。此等著眼處。直與自敝中之所謂三十未娶卽不應娶者。儼然如一鼻孔出氣。書中諸人。無妻者頗多。而因妻受累者尤酷。爲革命垂鑑者。至深且切。而對

於重要首領。則於此尤三致意焉。彼諸人固不足道。而辦法則深有取焉者。人生孰不愛情慾。而延其宗祀者。然既已國與種之不保。而已身亦將相屬以俱盡。則又何妻孥之足云。况乎色之足以傷生者。并有時出於意外。則夫蓄謀深遠。以自保其千鈞一髮之身。烏得不以此爲第一要著。并無他種特別情形。以富戶而年長不娶。晁蓋之心可知。晁蓋之能爲首領者。亦于是乎在。誰謂百無一長者。竟能微倖在此位耶。

這人乃是智多星吳用。表字學究。道號加亮先生。人而以智多星名。明人人敬而畏之也久矣。此豈足當首座之目哉。此其人最能用人。而又最難于用人。以其才情暴露。終將爲人之所不服也。此其人最宜爲人用。而又不易于爲人用。以其機警詭變。且將爲人之所深忌也。置之于謀臣策士之列。則其才得展。而獨樹一幟。則反不得以安其位。然而終壞天下事。畢竟是此一輩人。爲其用智之太甚。而防人過嚴耳。雖然智多星人稱之也。道號加亮。則其自負者何如。武侯固決非易爲者。加之不能。抑亦不可。太史公謂申韓原于道德之意。其謂是矣。武侯之權謀術數。迫于軍事上之所不得已。武侯之刑名法律。亦迫於政治上之所不得已。然其人實以淡泊明志。寧靜致遠爲旨趣。後人謂其爲有儒者氣象。不過見其忠臣而附會之。不知篡奪之事。稍有識者所不爲。而君臣魚水。幾若朋友。亦當與奴隸之徒

有別。其實儒者之迂闊。原與武侯不類。今日加亮。將于其軍事上而超過之乎。則武侯之軍事。不無缺點。缺點者。武侯之美也。驟勝而無以善其後。武侯之所必不肯爲也。將于其政治上而超過之乎。則武侯之政治。不無偏處。偏處者。武侯之權也。求勝而無以顧其安。亦武侯之所必不肯任也。子產之治鄭。與商鞅之治秦。其間固閒不容髮。不自知其分量。而欲以私智小數。漫然與古人爭衡。竊恐其以道家之陰謀。流爲法家之覈刻也。且夫著吳用之表字。以學究者。大抵由于趙普之事。發憤而來。普以一村學究。而受知于淮南。其初出茅廬。引導此路。卽智取生辰槓之影子也。其密謀幃幄。立帝陳橋。卽火併王倫之影子也。其與于金匱之盟。而立太宗。則有甚于宋江之謀晁蓋也。其首背金匱之盟。而勸傅子。則有甚于宋江之擠盧俊義也。至于杯酒釋兵。勳臣被棄。則較之宋江之忌林冲。關勝。呼延灼。（俟後論）如同一轍。宋室之所以苟延宗祀者。實遼人之中衰。有以存之。非其立國規模。有能穩固于梁山者也。夫書生謀國。而又參以利祿之見。媚疾之私。往往只爲一人之計。而不顧大衆之安。只爲一時之謀。而不知久遠之患。此其行事。誠不知其愈于高俅者幾何。而乃靦然立于元勳宰相之地位。安得不爲政治界上羞之。若夫許衡之徒。儼然以道學自號于一世。其上書元祖。展轉於淫殺凶狡之虜主前。猶恐不及。乃曰。不如此則道不行。是誠不知其所行者何道。而其民生之困苦如故。曾不能少爲裨益。

焉。是亦等於盜賊之遇合而已矣。程朱迂儒。重視君臣。及其末流。乃并不知有種界國界之大防。至使讀書聰明之士。除卻利祿功名之途。茫然不識其他大義爲何物。則又安得不生出無數之趙普許衡以毒蒼生。作者於此。豈敢復爲莊論哉。

以吳用而爲教授。作者其不滿意於教育乎。「先生今日有幹權放一日假。」先生何幹。幹盜賊耳。此豈讀書人之所當爲哉。作者蓋以爲政治之不良。與其有教育。不如其無教育。爲其愚民也。與其爲建設之教育。不如爲破壞之教育。爲其利用也。元人之儕儒於巧。固不足言。自孔氏之說獨尊。又若舍尊君無以爲孔。教育者。教此而已。教之以取科第爲官僚。皆利徒也。不得而爲盜賊。亦何足怪。其上者策論詩賦八股小楷。非有用之學也。其下者三字經千字文四言六言雜字。亦非求學之旨也。然鄉愚無知。猶或存其本然面目。而自食其力。識字愈多。則爲人亦愈壞。講學愈謹。則禍世亦愈烈。故謂其有不如無也。安得不取而破壞之。毀壞之目的。本爲建設而起。惟其性質既殊。有如冰炭之不相容。而又非普通人之所易解。故急急於破壞者。多不暇於以建設之方針。詳細示人。且吳用亦惡知夫破壞之教育哉。言破壞之教育者。其人必有光明正大高尚活潑之品格。而又必參考歷史閱歷事變。乃有以自定其不易之宗旨。非苟焉而已也。吳用之爲人。日與晁蓋三阮一輩人相往還。而都頭之雷橫。亦其所

夙識。甚至於不相認識之大漢。與人動武。而亦留心物色之。此其心地亦大略可知矣。作者全書對於建設一方面。皆於單簡重要處見之。大抵以重農貴粟爲宗旨。而歸之於老氏無爲之趣。此其適用與否。別當爲一問題。至於著革命之所由來。與其究竟。舉凡遠因近因總原因。以及革命進行之手續。革命避難之方法。并窮極乎革命發生之惡德。無一不有以起其例而發之。凡當元之世而有此作。斯民固已無苟全之餘地。鄙人不敢輕議其陡發殺機也。謂之爲破壞教育之大家。不亦宜乎。今欲取二千餘年腐敗之積習。而一洗而空之。又欲鑑全世界末流之缺點。而先事而防之。則教育之方針。又何可以易言。言之而又誰其肯聽。然以鄙人之意度之。則其所主張者。形式上取相對之自由。精神上取絕對之自由。政治上取平民之常識。不重學問。社會上取箇人之實用。不重人才。論者其疑爲愚民之術。仍襲用老孔之故轍也。古今之所謂智民愚民者。不過政治家之作用。決不足以論哲學家之一元。教育者若以爲民智可由吾輩而開。則實爲愚民之尤。而其害較之直言愚民者尤烈。近代德人之學問。甲於全球。已爲一班學者所公認。而何以內極專制。外恣強權。而其國竟成今日之見象。蓋其學校之設立。一出於官。其學校之人才。一養於官。其所特別注重者。乃在於一切種種特別之人才。而普通人。則專重於軍國民主義。而強權之弊。敢犯天下之大不韙。因國權種界之固定膨脹主義。而君權益

尊且其考試亦太嚴。非各門科學皆已精通。而又於其專門中有特長者。不得與於博士之選。其物質上之發明。所以猛進不已者。實以此爲獨一無二之原因。然人之精神有限。人才之特別者亦有限。如此而爲之。學成而其人已老。縱未老而其力已竭。故雖有種種新發明之學說。而非到外力逼迫。終不能脫一人專制之死圈。愚民之術。至此而極。秦始皇之焚書。明祖之八股。瞠乎後矣。美人學制。與德人絕對相反。善哉。然猶嫌其趨重於發財之一途。而平民生活之本根。猶未能完全解決也。鄙人以爲學校本不宜用官立。非私人之力所能及者。只能爲一時權宜之計。而亦不可以限制私人之自爲。則中學堂以下。盡廢官立。亦無不可。但使自高等小學以下。編爲一定課本。頒行全國。亦只須刪除一切專制學說。而代之以平民政治之常識。出之以極淺易之普通文字。科學則淺易算術而已。高等則因其地之相近。而附之以農工商之技能。爲其生活之所必需者。體操亦只爲隨意科之一。無須尙武爲也。自七八歲入學。約以七年爲強迫年限。再加以四年之中學。中學亦分文實兩科。實科則中文可減鐘點。文科則科學中亦有可減者。此時年未二十。卽再學外國文字。亦不爲遲。卽預備一年。再入各專門。亦不爲遲。而何苦使中學以下之不入專門者。空費許多腦力。而終究一無所用哉。鄙人力持此說。明知爲一班官僚及學者之所必不贊成。蓋官僚利用此學堂。以柔學生不平之氣。學生又利得此學俸。以

爲接近政界之資。而又他國未有先例。實足以爲彼所借口。則鄙人之說。其安往而不窮。倚賴之性。固不可以驟返乎。但積之既久。仍不得不歸於此一途。在政府則民窮財盡。無可設法。而學生太多。又無可安置。而競爭之烈。不去此少數之官學堂。則私學之學童不至。且反對鄙說者。必以教育不能普及爲慮。而不知吾國從前之私塾。病在教法之不良。而不在於學童之不足。政府若能嚴不學之罰。立教法之準。而賞其合格者以爲之鵠。則不過慎訂幾部教科書。而日益精之。多設幾箇視學員。而時益驗之而已足矣。何須設此弊端叢極百無一效之機關。以隘社會上私塾改良之路爲。然而不易言也。政治上無根本之解決。乃亦爲官僚武人之所利用耳。此水滸之所以不輕言建設也。

人多做不得。人少又做不得。此語與晁蓋稽雷橫。私問劉唐。同一作用。而金評贊之。諺所謂強盜有宰相之才者也。政治家用之。軍事上亦用之。秘密社會更不得不用之。然而多數之平民苦矣。

水滸索隱

聖歎外書

第十四回

吳學究說三阮撞籌

公孫勝應七星聚義

水滸之始也。始於石碣。水滸之終也。終於石碣。石碣之爲言一定之數固也。然前乎此者之石碣。蓋托始之例也。若水滸之一百八人。則自有其始也。一百八人自有其始。則又宜何所始。其必始於石碣矣。故讀阮氏三雄。而至石碣村字。則知一百八人之入水滸。斷自此始也。阮氏之言曰。人生一世。草生一秋。嗟乎。意盡乎言矣。夫人生世間。以七十年爲大凡。亦可謂至暫也。乃此七十年也者。又夜居其半。日僅居其半焉。抑又不寧惟是而已。在十五歲以前。蒙無所識。知則猶擲之也。至於五十歲以後。耳目漸廢。腰髀不隨。則亦不如擲之也。中間僅僅三五年。而風雨占之。疾病占之。憂慮占之。飢寒又占之。然則如阮氏所謂論秤秤金銀成套。穿衣服大碗喫酒。大塊喫肉者。亦有

幾日乎耶而又况乎有終其身曾不得一日也者故作特於三阮名姓深致歎焉曰立地太歲曰活閻羅中間則曰短命二郎嗟乎生死迅疾人命無常富貴難求從吾所好則不著書其又何以爲活也

加亮說阮其曲折迎送人所能也其漸迎即縱之既縱即又另起一頭復漸漸逼近之真有如諸葛之於孟獲者此定非人之所能也故讀說阮一篇當玩其筆頭落處不當隨其筆尾去處蓋讀稗史亦有法矣

話說當時吳學究道我尋思起來有三箇人義膽包身武藝出衆敢赴湯蹈火同死同生只除非得這三箇人方纔完得這件事晁蓋道這三箇卻是甚麼樣人姓甚名誰何處居住吳用道這三人是兄弟三箇在濟州梁山泊邊石碣村住

此書始於石碣終於石碣然所以始之終之者必以中間石碣爲提綱此撞籟之旨也

日常只打魚爲生亦曾在泊子

裏做私商勾當本身姓阮弟兄三人一箇喚做立地太歲阮小二

妙合弟兄三人渾名可

發一嘆蓋太歲生方也閻羅死王也生死相續中一箇喚做短命二郎阮小五

一箇喚做活閻羅阮小七

獨自成一七三人離合凡得三箇七焉亦三七十二

一爲少陽之數也。○一百八人必自居於陽者。明非陰氣所鍾也。而必退處於少者。所以尊朝廷也。這三箇是親兄弟。小生舊日在

那里住了數年。與他相交時。他雖是箇不通文墨的人。非罵文人也。正自表此書在無文墨處結撰停

○當然後發而爲文墨。讀者定不當以文墨求之也。應知世間蓋天蓋地奇書皆從不通文墨處來。爲見他與人結交。真有義氣。是

箇好男子。因此和他來往。今已好兩年。不曾相見。若得此三人。大事必成。晁蓋

道。我也曾聞這阮家三弟兄的名字。只不曾相會。石碣村離這里只有百十里

以下路程。何不使人請他們來商議。吳用道。着人去請他們。如何肯來。又道是不通之

人却有如許自愛其鼎。嗟乎。今世之通文墨者。又何其警警於人之門戶。驅之而猶不欲去也。小生必須自去那裏。憑三寸不爛

之舌。說他們入夥。晁蓋大喜道。先生高見。二字讀得妙。蓋深以禮賢下士爲急務也。幾時可行。吳用

答道。事不宜遲。只今夜三更便去。明日晌午可到那裏。晁蓋道。最好。當時叫莊

客。且安排酒食來喫。吳用道。北京到東京。也曾行過。只不知生辰綱從那條路

來。再煩劉兄休辭辛苦。連夜入北京路上。探聽起程的日期。端的從那條路上

來。劉唐道。小弟只今夜也便去。吳用道。且住。他生辰是六月十五日。如今卻是

五月初頭。尙有四五十日。等小生先去。說了三阮弟兄回來。那時卻教劉兄去。

此一段非開文乃特爲公孫勝來作地也。○後公孫勝晁蓋道也是劉兄弟只在
來了劉唐便不復去文中竟不說明有疏密互見之妙。晁蓋道也是劉兄弟只在
我莊上等候。話休絮煩。當日喫了半晌酒食。至三更時分。吳用起來洗漱罷。喫
了些早飯。討了些銀兩。藏在身邊。穿上草鞋。晁蓋劉唐送出莊門。吳用連夜投
石碣村來。行到晌午時分。早來到那村中。吳學究自來認得。不用問人。來到石
碣村中。逕投阮小二家來。到得門前看時。只見枯椿上纜着數隻小漁船。疎籬
外晒着一張破魚網。倚山傍水。約有十數間草房。寫來吳用叫一聲道。二哥在
家麼。只見阮小二走將出來。看他兄弟三人逐箇敘出有頭戴一頂破頭巾。身
穿一領舊衣服。赤着雙脚。出來見了。是吳用。慌忙聲喏道。教授何來。甚風吹得
到此。吳用答道。有些小事。特來相喚。二弟。阮小二道。有何事。但說不妨。吳用道。
小生自離了此間。又早二年。如今在一箇大財主家做門館。他要辦筵席。用着
十數尾重十四五斤的金色鯉魚。因此特地來相投。足下。阮小二笑了一聲。說
道。小人且和教授喫三杯。卻說。寫小二機扣吳用道。小生的來意也。正欲要和
二哥喫三杯。吳用法一篇皆然蓋深得控御豪傑之術者也阮小二道。隔湖有幾

處酒店。我們就在船裏蕩將過去。吳用道：「最好也要就與五郎說句話。不知在

家也不在。」看他如此去，並不著意。要見五郎下文，叫七哥二字亦然。阮小二道：「我

們一同去尋他，便了兩箇來泊岸邊，枯椿上纜的小船解了一隻。寫來便扶

着吳用。畫如下船去了樹根頭。畫如拿了一把樺揪，只顧蕩早蕩將開去。望湖泊裏

來正蕩之間，只見阮小二把手一招。生於斯者，習於斯，則或從密樹中，或沙

明一手快見而招之矣。若夫初來生客，目光不定，則人在樹中與樹一色，人在沙上與

乎只見阮小二捧出一隻船來者，真有金鷺之別也。○亦無他法，只是逐半句寫耳。

叫道：「七哥曾見五郎麼？」遇七哥離奇錯落縱橫，霍躍真行，文妙訣也。吳用看時，

只見蘆葦叢中搖出一隻船來。那阮小七頭戴一頂遮日黑簷笠，身上穿箇棊

子布，背心腰繫着一條生布裙，把那隻船蕩着，問道：「二哥你尋五哥做甚麼？吳

用叫一聲七郎。」不用小生特來相央你們說話。阮小七道：「教授恕罪，好幾時

不會相見。」吳用道：「一同和二哥去喫杯酒。」阮小七道：「小人也欲和教授喫杯酒。」

二句與前句轉法變，只是一向不會見面。只是二字不通之極，非不通文墨也。胸中有無數

可觀物 兩隻船厮跟着在湖泊裏。不多時划到箇去處。團團都是水。高埠上有七

八間草房。阮小二叫道老娘。突然叫聲老娘令人却憶王進母子也。○試觀王進

三阮之母獨非母如之何而至於有三阮也。積漸既成而至於為黑旋風之母益又甚矣。其死於虎不亦宜乎。凡此等皆作者特特安排處。讀者宜細求之。五

哥在麼。那婆婆道說不得。魚又不得打。此五字及通篇之綱連日去賭錢。輸得

沒了分文。卻纔討了我頭上釵兒。特寫三阮之為三阮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母之縱之者久矣一出鎮上賭去

了。阮小二笑了一聲。便把船划開。阮小七便在背後船上說道。哥哥正不知怎

地賭錢。只是輸。卻不晦氣。莫說哥哥不贏。我也輸得赤條條地。生人知此句隨手

隨手去。吳用暗想道。中了我的計了。兩隻船厮並着投石碣村鎮上來。划了半箇

時辰。只見獨木橋邊一箇漢子。把着兩串銅錢。不必贏所以贏者下來解船。畫如

阮小二道。五郎來了。吳用看時。但見阮小五斜戴着一頂破頭巾。鬢邊插朵石

榴花。恐人忘了蔡太師生辰日披着一領舊布衫。露出胸前刺着的青鬱鬱一

箇豹子來。史進魯達燕青偏身花繡各有意義今小五只有胸前一搭花繡蓋富

不見君過一豹豹而至於虎所生而一段食虎五倫於是乎墜地矣作者深惡其人故特書

之爲豹。猶楚史之稱。檣。杭也。嗚呼。誰謂神史無勳。懋哉。○前文林冲稱豹子頭。蓋言惡獸之首也。林冲先上山泊。而稱爲豹子頭。則知一百八人者。皆惡獸也。作者志在乎見矣。是裏面。匾扎起。袴子。上面鬪着一條。問道。碁子。布手巾。吳用叫一聲道。

五郎得采。歷問自阮小五道。原來卻是教授。答自答各不對奇錯好兩年不曾見面。我在橋上望你們半日了。倒互一句妙便於無字阮小二道。我和教授直到

你家尋你。老娘說道。出鎮上賭錢去了。因此同來這里尋你。且來和教授去水

閣上喫三杯。阮小五慌忙去橋邊解了小船。跳在艙裏。捉了樺楫。只一划。三隻

船厮並着划了一歇。三隻船撐到水亭下。荷花蕩中。非寫石礪村景正記太師

三隻船都纜了。扶吳學究上了岸。入酒店裏來。都到水閣內。揀一副紅油桌櫈。

阮小二便道。先生休怪我三箇弟兄粗俗。請教授上坐。既推教授上坐又言休

人不通文吳用道。卻使不得。阮小七道。哥哥只顧坐主位。請教授坐客席。我兄

弟兩箇便先坐了。對快人快語固也然又須看他細針線是吳用道。七郎只是

性快。只是順他性格四箇人坐定了。叫酒保打一桶酒來。店小二把四隻大

盞子擺開。鋪下四雙筯。放了四盤菜蔬。打一桶酒。放在桌子上。阮小七道。有甚

麼下口。小二哥道：「新宰得一頭黃牛，花糕也似好肥肉。」阮小二道：「大塊切十斤來。」阮小五道：「教授休笑話，沒甚孝順。」吳用道：「倒來相擾，多激惱你們。」阮小二道：「休恁地說，催促小二哥只顧篩酒，早把牛肉切做兩盤，將來放在桌上。」阮家三兄弟讓吳用喫了幾塊，便喫不得了。那三箇狼餐虎食，喫了一回。寫阮小五動

問道：「教授到此貴幹？」阮小二道：

問教授小二答寫得錯落

教授如今在一箇大財主家做門

館教學。今來要對付十數尾金色鯉魚，要重十四五斤的。特來尋我們。」阮小七道：「若是每常要三五十尾，也有。莫說十數箇，再要多些。」既要三五十尾又說再

口中雜沓無倫專神之筆

我弟兄們也包辦得，如今便要重十斤的，也難得。」阮

小五道：「教授遠來，我們也對付十來箇，重五六斤的相送。」吳用道：「小生多有銀兩在此，隨算價錢，只是不用小的，須得十四五斤重的便好。」阮小七道：「教授卻

沒討處，便是五哥許五六斤的，也不能够。」漸須是等幾日纔得我的船裏有一

桶小活魚，就把來喫些。」

文勢突兀有若神變○本是漁家却單喫牛肉，失之本色。論

之則吳用故意要十四五斤者小五只許五六斤者吳用又匪要十四五斤者小七便連五六斤者亦道難得文勢至此漸緊矣故忽然尋此一法濛開去且圖布局寬

阮小七便去船內取將一桶小魚上來。約有五七斤。自去竈上安排。盛做三盤。把來放在桌上。阮小七道。教授胡亂喫些箇。四箇又喫了一回。看看天色漸晚。吳用尋思道。這酒店裏須難說話。今夜必是他家權宿。到那里卻又理會。阮小二道。今夜天色晚了。請教授權在我家宿一宵。明日卻再計較。吳用道。小生來這里。走一遭。千難萬難。好幸得你們弟兄今日做一處。好眼見得這席酒不肯要。小生還錢。三好今晚借二郎家歇一夜。小生有些須銀子在此。相煩就此店中沽一盞酒。買些肉。村中尋一對雞。夜間同一醉如何。阮小二道。那里教教授壞錢。我們弟兄自去整理。不煩惱。沒對付處。吳用道。逕來要請你們三位。若還不依。小生時只此告退。阮小七道。既是教授這般說時。且順情喫了。卻再理會。吳用道。還是七郎性直爽快。頌他性格固也然寫七吳用取出一兩銀子。付與阮小七。就問主人家。沽了一盞酒。借箇大盞盛了。買了二十斤生熟牛肉。一對大鷄。阮小二道。我的酒錢一發還你。店主人道。最好最好。細小二與村

店之爲村店俱比不得魯達之於潘樓動便記除帳也

四人離了酒店。再下了船。

細把酒肉都放在船艙

裏細解了纜索細逕划將開去。一直投阮小二家來。到得門前上了岸。把船仍

舊纜在樁上細取了酒肉細四人一齊都到後面坐地。便叫點起燈來。原來阮

家弟兄三箇。只有阮小二有老小。阮小五。阮小七。都不曾婚娶。四箇人都在阮

小二家。後面水亭上坐定。阮小七宰了雞小二家自有阿嫂却偏要小七動手

手溜却在瓊層處寫出此見神妙之筆也。叫阿嫂同討的小猴子。在廚下安排。約有一更相次酒肉

都搬來擺在桌上。吳用勸他弟兄們喫了幾杯。又提起買魚事來說道九字你

這坐偌大一箇去處。卻怎地沒了這等大魚看此句緊入便見前阮小二道。實

不瞞教授說。這般大魚。只除梁山泊裏便有忽入梁山泊有我這石碣湖中狹

小。存不得這等大魚。吳用道。這里和梁山泊一望不遠。相通一派之水。如何不

去打些看他逼入阮小二歎了一口氣道。休說只二吳用又問道。二哥如何歎

氣惡極又阮小五接了說道二箇接了說道非寫後人教授不知在先這梁山

泊是我弟兄們的衣飯碗。如今絕不敢去完不說吳用道。偌大去處。終不成官司

禁打魚鮮又用一逼阮小五道。甚麼官司敢來禁打魚鮮。便是活閻王也禁治

不得說又完吳用道既沒官司禁治如何絕不敢去只管逼入去阮小五道原來教授

不知來歷且和教授說知說又不吳用道小生卻不理會得阮小七接着便道五小

要不和教授說用小七接着說也這箇梁山泊去處難說難言四字不通文墨之

也難言即難說也而必重之不通極矣然吾每見如今泊子裏新有一夥強人占

了不容打魚吳用道小生卻不知原來如今有強人我那里並不會聞得說阮

小二道那夥強人是一等為頭的是箇落第舉子喚做白衣秀士王倫第二箇

叫做摸着天杜遷第三箇叫做雲裏金剛宋萬以下有箇旱地忽律朱貴見在

李家道口開酒店專一探聽事情也不打緊如今新來一箇好漢另是一是東

京禁軍教頭甚麼豹子頭林冲十分好武藝這幾箇賊男女聚集了五七百人

打家劫舍搶擄來往客人我們有一年多不去那里打魚如今泊子裏把住了

絕了我們的衣飯因此一言難盡吳用道小生實是不知有這段事如何官司

不來捉他們阮小五道如今那官司一處處動彈便害百姓但一聲下鄉村來

倒先把好百姓家養的猪羊鷄鴨盡都喫了又要盤纏打發他千古同悼之

也如今也好教這夥人奈何那捕盜官司的人那里敢下鄉村來作者胸中一

路痛恨強人乃說到官司便憤之極若是那上司官員差他們緝捕人來都嚇得尿屎

齊流怎敢正眼兒看他阮小二道我雖然不打得大魚也省了若干科差十五

一篇捕蛇者說吳用道恁地時那廝們倒快活快活二字忽然倒插而阮小五道他們

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論秤分金銀異樣穿紬錦成瓮喫酒大塊喫肉如何

不快活我們弟兄三箇勞績成六箇字並空有一身本事怎地學得他們自來

問計之辭有吳用聽了暗暗地歡喜道正好用計了阮小七說道人生一世草

生一秋八字是弟兄三我們只管打魚營生學得他們過一日也好一日之奇

無一日神仙雖死他三箇不來便只管逼上去他三吳用道這等人學他做甚麼簡來了便倒漾開去行文神變之

極他做的勾當不是笞杖五七十的罪犯空自把一身虎威都撒下倘或被官

司拿住了反挑出官司二也是自做的罪阮小二道如今該管官司沒甚分曉

一片糊塗千萬犯了迷天大罪的倒都沒事千古同歎我弟兄們不能快活入正

前文快活二若是但有肯帶挈我們的也去了罷四字說阮小五道我也常常這

般思量。接一句藏下生平無我弟兄三箇的本事。又不是不如別人。誰是識我

們的。另自增出識我二字又加一倍精采。前只說得官司糊塗及快活不吳用

道。假如今便有識你們的。你們便如何肯去。阮小七道。若是有識我們的。中心

語之水裏水裏去。火裏火裏去。若能覈見用得一日。便死了開眉展眼。吳用暗暗

喜道。這三箇都有意了。我且慢慢地誘他。又勸他三箇喫了兩巡酒。不惟吳用

又得一寬也。且吳用又說道。你們三箇敢上梁山泊。捉這夥賊麼。換一頭用阮

小七道。便捉得他們那里去請賞也。喫江湖上好漢們笑話。定是小七語小快

可奇妙。不。吳用道。小生短見。也入梁山撞響是主句。敢上梁山捉賊是賓句。初亦為

宜直入主句矣。然其言畢。竟是口重語不好。便說故先用一賓句也。然既用賓句。跌過則

不得也。去那里撞響。卻不是好阮小二道。老先生。老先生叫得妙。說你不知我

弟兄們。幾遍商量。要去入夥。藏下無數生平聽得那白衣秀士王倫的手下人

萬明明朱朱貴貴三三人人在在外外。都說道。他心地窄狹。安不得人。前番那箇東京林冲上山時。

嘔他的氣。此句前左願右盼之妙。併王倫那厮。不肯胡亂着人。因此我弟兄們

看了這般樣。一齊都心懶了。一齊都三字妙阮小七道。他們若似老兄這等慷

慨。愛我弟兄們便好。○小七語老天然不從小二小五口中出阮小五道。那王倫若

得似教授這般情分時。我們也去了多時。不到今日。我弟兄三箇便替他死也

甘心。此句正寫心肯之極吳用道。量小生何足道哉。小生二字一頓奇筆妙筆如今山東河北

多少英雄豪傑的好漢。已說山東帶河北阮小二道。好漢們儘有我弟兄自不會

遇着。悼千古同快聽者眼得明。鄆城縣東溪村。晁保正。你們曾認得

他麼。疾入阮小五道。莫不是叫做托塔天王的晁蓋麼。疾入吳用道。正是此人。阮小

七道。雖然與我們只隔得百十里路程。緣分淺薄。聞名不會相會。吳用道。這等

一箇仗義疏財的好男子。如何不與他相見。此句不是反跌只阮小二道。我弟

兄們無事。也不會到那里。因此不能覓與他相見。吳用道。小生這幾年。也只在

晁保正莊上。左近教些村學。此句村學二字與前大財主家做如今打聽得他

有一套富貴待取。特地來和你們商議。我等就那半路里攔住。取了如何。奇筆

不圖至此又阮小五道。這箇卻使不得。他既是仗義疏財的好男子。我們卻去

壞他的道路。須喫江湖上好漢們。知時笑話。水滸則一百八

吳用道。我只道你們弟兄心志不堅。原來真箇惜客好義。我之道三字原來真箇四字都是順他性

格順他口氣語鎖住一篇奇文鎖住三位好漢皆仗此言我對你們實說。歷有次序果有協助之心。我教你

們知此一事。歷有次序我如今見在晁保正莊上住。保正聞知你三箇大名。特

地教我來。請你們說話。其辭未畢阮小二道。我弟兄三箇真真實實地。並沒半點兒

假。晁保正敢有件奢遮的私商買賣。有心要帶挈我。有妙一定是煩老兒來

定妙一若還端的有這事。還妙若我三箇若捨不得性命相幫他。時殘酒爲誓。

教我們都遭橫事。惡病臨身。死於非命。數語上淋淋瀝瀝阮小五和阮小七

把手拍着頸項道。這腔熱血。只要賣與識貨的。拉雜如火使讀者增長義氣吳用道。你們三

位弟兄在這里。不是我壞心術來誘你們。又自責一句真正設這件事非同小

可的勾當。目今朝內蔡太師。是六月十五日生辰。他的女婿。是北京大名府梁

中書。即日起解十萬貫金珠寶貝。與他丈人慶生辰。今有一箇好漢。姓劉名唐。

特來報知。如今欲要請你們去商議。聚幾箇好漢。向山凹僻靜去處。取此一

不義之財。大家圖箇一世快活。因此特教小生只做買魚來請你們。三箇計較成此一事。不知你們心意如何。阮小五聽了道罷罷。叫道七哥。我和你說甚麼來。罷罷只二字忽插入叫道二字作敘事然後又說出九箇字來却無一字是實而能令讀者心前眼前若有無數事情無數說話靈心妙筆一至於此阮小七跳起來道。一世的指望。語妙今日還了願心。語妙正是搔着我癢處。語妙我們幾時去。五字天生是小說吳用道。請三位即便去來。明日起箇五更。一齊都到晁天王莊上去。阮家三弟兄大喜。當夜過了一宿。次早起來。喫了早飯。阮家三弟兄分付了家中。跟着吳學究。四箇人離了石碣村。拽開脚步。取路投東溪村來。行了一日。早望見晁家莊。只見遠遠地綠槐樹下。晁蓋和劉唐在那里等。夏望見吳用。引着阮家三兄弟。直到槐樹前。兩下都廝見了。晁蓋大喜道。阮氏三雄。名不虛傳。且請到莊裏說話。六人俱從莊外入來。到得後堂。分賓主坐定。吳用把前話說了。晁蓋大喜。便叫莊家宰殺豬羊。安排燒紙。阮家三弟兄見晁蓋人物軒昂。語言洒落。三箇說道。我們最愛結識好漢。原來只在此間。今日不得吳教授相引。如何得會。三箇弟兄好生歡喜。當晚且喫了些飯。說了半夜話。半要知

則豈只是豪傑舉事只管商量此一件事
次日天曉去後堂前面列了金錢紙馬香

花燈燭擺了夜來煮的猪羊夜來煮的細妙頓此四字燒紙衆人見晁蓋如此

至誠盡皆歡喜箇箇說誓道梁中書在北京害民詐得錢物卻把去東京與蔡

太師慶生辰此一等正是不義之財我等六人中但有私意者天誅地滅神明

監察六人都說誓了燒化紙錢六籌好漢後提出六籌二字然正在堂後散福飲

酒只見一箇莊客報說門前有箇先生要見保正化齋糧晁蓋道你好不曉事

見我管待客人在此喫酒你便與他三五升米便了何須直來問我寫開莊客

道小人把米與他又不要只要面見保正晁蓋道一定是嫌少你便再與他

三二斗米去你說與他保正今日在莊上請人喫酒沒工夫相見寫開莊客去

了多時只見又來說道那先生與了他三斗米又不肯去自稱是一清道人不

爲錢米而來只要求見保正一面晁蓋道你這廝不會答應便說今日委實沒

工夫教他改日卻來相見拜茶只是開寫去莊客道小人也是這般說那箇

先生說道我不爲錢米齋糧聞知保正是箇義士特求一見晁蓋道你也這般

纏全不替我分憂。他若再嫌少時，可與他三四斗去。何必又來說我？若不和客人們飲時，便去厮見一面，打甚麼緊？你去發付他罷。再休要來說。偏不合莊客去了沒半箇時，只聽得莊門外熱鬧，又見一箇莊客飛也似來報道。那先生發怒，把十來箇莊客都打倒了。晁蓋聽得嚇了一驚，慌忙起身道：「衆位弟兄少坐。」晁蓋自去看一看，便從後堂出來，到莊門前看時，只見那箇先生身長八尺，相貌堂堂，生得古怪。正在莊門外綠槐樹下一頭打一頭口裏說道：「不識好人，晁蓋見了叫道：『先生息怒，你來尋晁保正。無非是投齋化緣，他已與了你米。』」且不自已，何故嗔怪如此？那先生哈哈大笑道：「貧道不爲酒食錢米而來。我覷得十萬貫，如同等閒。」逗一特地來尋保正。有句話說：「叵耐村夫，無理毀罵。」貧道因此發性。晁蓋道：「你會認得晁保正麼？」那先生道：「只聞其名，不曾會面。」晁蓋道：「小子便是。」出得快先生有甚話說？那先生看了道：「保正休怪。貧道稽首。」晁蓋道：「先生少禮。請到莊裏拜茶如何？」那先生道：「多感。兩人入莊裏來。」吳用見那先生入來，自和劉唐三阮一處躲過。且說晁蓋請那先生到後堂喫茶已罷。那先生道：「這裏

不是說話處。別有甚麼去處可坐。晁蓋見說。便邀那先生又到一處小小閣兒。內分賓坐定。晁蓋道。不敢拜問。先生高姓。貴鄉何處。那先生答道。貧道覆姓公孫。單諱一箇勝字。道號一清先生。小道是薊州人氏。北地也自幼鄉中好習槍棒。學成武藝多般。人但呼爲公孫勝大郎。爲因學得一家道術。善能呼風喚雨。駕霧騰雲。江湖上。都稱貧道做入雲龍。貧道久聞鄆城縣東溪村晁保正大名。無緣不曾拜識。今有十萬貫金珠寶貝。專送與保正作進見之禮。未知義士肯納受否。晁蓋大笑道。先生所言。莫非北地生辰綱麼。那先生大驚道。保正何以知之。晁蓋道。小子胡猜。未知合先生意否。公孫勝道。此一套富貴。不可錯過。古人有云。當取不取。過後莫悔。保正心下如何。正說之間。只見一箇人從閣子外。搶將入來。劈胸揪住。公孫勝說道。好呀。明有王法。暗有神靈。你如何商量這等的勾當。我聽得多時也。嚇得這公孫勝面如土色。非真有此等兒戲之事。只爲每

奇險可住。故特幻出一段。以作一回收場耳。讀者諒之。

正是機謀未就。爭奈窗外人聽。計策纔施。又早蕭

牆禍起。畢竟搶來揪住公孫勝的。卻是何人。且聽下回分解。

〔評〕 王望如曰。三雄捕魚爲業。其母無斷機之教。兄若弟又不知互相師友。無端要求快活。此不得不爲盜之勢也。智多星緩頰遊說。不介而孚。金聖嘆以學究少做不得。多人亦做不得之語。可治天下措大。居然宰相才。奈之何。不用以說敵國投誠。而說強人入夥也。

又曰。晁蓋疏財仗義之人。爲胙篋探囊之事。不曰聚利。而曰聚義。眞替天行道者耶。嘯聚也。以爲動關天文。烏合也。以爲形諸夢寐。太師生辰綱果註定。是強人應取之物也。

鄧狂言索隱

阮小二與吳用談林冲。「如今新來一箇好漢。是東京禁軍教頭。甚麼豹子頭林冲。十分好武藝。」則是梁山之威。實初張於林冲也。「老先生你不知我兄弟們。幾遍商量。要去入夥。聽得那白衣秀士王倫手下人。都說道他心地窄狹。容不得人。前番那箇東京林冲上山。嘔盡他的氣。王倫那厮不肯胡亂著人。因此弟兄們看了這般樣。一齊都心懶了。」則是梁山之衆。已歸心於林冲也。匪特此也。王倫之惡。播揚於山外。而傳說於山中。其訛訛之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火併之局。已定於此。史記陳

涉世家云。陳勝王凡六月。已爲王。王陳其故人嘗與傭耕者。聞之。之陳扣宮門曰。吾欲見涉。陳王聞之。乃召見。載與俱歸。入宮。見殿幄帷帳。客曰。夥頤。涉之爲王。沈沈者。楚人謂多爲夥。故天下傳之。夥涉爲王。自陳涉始。客出入愈益發舒。言陳王故情。或說陳王曰。客愚無知。顯妄言輕威。陳王斬之。諸陳王故人皆引去。由是無親陳王者。陳王以朱房爲中正。胡武爲司過。主司羣臣諸將。徇地至令之不是者。繫而罪之。以苛察爲忠。其所不善者。弗下吏。輒自治之。陳王信用之。諸將以其故不親附。此其所以敗也。恰與王倫情形相類。蓋草澤首事者。大抵若此。而作者深得史公筆意。故寫得較他史尤覺生動耳。口口聲聲罵盜賊。然一說到官僚。便比盜賊罵得凶。謂官僚之惡之害及平民。有甚于盜賊者也。口口聲聲罵盜賊。然一說到做盜賊。便覺盜賊做得過。謂官僚之惡之屈于盜賊。而專害平民也。世之人求爲官僚。憤其不得而痛罵之。罵之而又深羨之。苟其得之。則終無以異之。彼固以自爲官僚之名美也。然究竟免于盜賊者幾希。

如今那官司一處處動彈便害百姓。但一聲下鄉村來。倒先把好百姓家養的豬羊鷄鴨都喫了。又要盤纏打發他。如今也好教這夥人。奈何那捕盜官司的人。那裏敢下鄉村來。此作者政治上之痛言也。抵得椰子厚郭囊。蛇傳捕蛇者說許多文字。老氏無擾之語。透發到極點矣。老氏主張自然。故根本

的不承認政治。而以無擾爲宰世之方。其所謂重農者。不過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鑿井。順則不知而已。與儒家保民之旨迥異。不可一例而道之也。後人謂禮運之大同。爲老氏說。今乃或以共和爲大同。其實大誤。共和政體耳。去大同尙不知若干程度。且貨不必在己。力不必爲己。處處皆係作爲。與自然者大異。而與賢講讓。尤非聖人不死之旨。學說必歸成一家言。穿鑿附會。知識之所以不進也。

顧鄙人之重農。與老氏異。與儒家亦異。老氏爲消極的。今當爲積極的。儒家爲官治的。今當爲民治的。苟其注重土功。增高生產。自足以立富民富國之基。而無不足。荷蘭之水利。美洲之科學。德國之平民銀行。果能仿效而推行之。則土地所出。不惟足以供全國人民衣食住之量。抑且其他一切政治上之問題。胥由此解決。大抵收容游民。必先從墾荒治水。及工藝之最密切于農業者入手。蠶絲、棉織、榨油、樹畜等類。皆爲急務。非若其他工商業之發達。易于釀成豪強兼并之結果也。特是重農業專門之特別人才者。必先重農民之普通常識。與其生活事業之所必需。吁。苟非公共之國家。自爲大農。不足言也。井田之制。有美有惡。其成立之所自來。蓋亦可以深思其故。原人之世。得地則耕。本無所謂田主也。由會長時代進爲君主時代之期間。始各將其主權奉之於國家。揆諸老氏之意。且以爲煩重。儒家取之。則亦有由。水利旣興。溝洫亦治。而百畝之數。以今日計之。則不過十餘畝。其種有限。其工亦勤。士兵

工商仍由此出。政治上固利其土著而不致大亂。風俗簡樸。費耗亦少。衣食住之需要。易以自給。民無大富。亦無甚貧。原非空論。即彼之所謂君不甚貴。民不甚賤者。亦非盡屬虛誇之談。其國分立。而土地不廣。極端壓制。原不敢爲。惟國家專屬於君主。實惟大農奴之制度。全國皆爲大地主。而農民不過其傭奴。積久弊生。自然破壞。况俄人有井田農奴之害。而并無其利。大土地卽爲貴族。與封建時代等。又加以統一君權之極端壓制。則比之吾國之任民賣買者。尤爲苛虐。蓋以原始論。則田地本非箇人之所有。以後起論。則田地之有。又不出于代價。土地國有之學說實行。俄人之革命。其亦有激而然者矣。顧貧富貧賤之階級。懸絕而并至。固可以致大亂。卽有其一焉。將來亦正復難免。竊以爲政府之有力者。有信用于社會。卽于今日定爲一平均差等之價值。次第收買之可也。若其未能。則農業一途。由政府提倡設備。使出產增而田價漲。相其時機。始定爲一平均差等之價值。次第收買之。亦無不可。無不能也。否則本業不興。不能立國。私人過富。又將致亂。是世界永遠和平之計劃。終無有實見之一日。民生何辜。其能經幾番破壞哉。但重農之說。吾國之舊說。甚爲狹隘。而老氏之言。尤爲消極。今之學者。以地之所產。概屬農業。其範圍至爲廣大。鄙人固不欲駁斥其說。而不能不自明其意。鑛物之屬。利大者。其害亦大。重要之富源。不宜操之私人。以釀競爭。而金類殺人。尤便侵略。爲自衛計。國家固不可廢。平

心而論。實不得爲平民政治之本根也。糧食極爲重要。而畜牧林漁諸業。亦當然包涵于農業之中。政治上之作用。果能極力提倡。擴充其自然之利。而無擾以防其害。則謂之得老氏之意。亦無不可。特非所望于官僚政治時代耳。

三阮漁戶也。漁亦實業之一。而三阮乃爲游民。且水滸又于此託始。此何爲者也。民以食爲天。而食莫宜于五穀。固爲生人原始時代之要素。然其先茹毛飲血。則牧獵爲尙。久之而始有穀食之利。其時漁業亦當并興。顧獵漁非弱者所能。故必爲其人類中之較爲特強者。強者外競。而弱者內耕。是爲農業發達之原。而亦卽爲積久被壓之故。况漁業託于水鄉。不必土著。得錢甚易。不必終歲勤動。烟波浩渺。尤易藏奸。以一葉扁舟。日日戲玩于驚浪駭浪之中。其膽力亦便于磨鍊。作者以水滸命題。原因元代之陸軍強盛。制之者惟有水鄉。故山林嘯聚。亦必以彼短我長之見。特別尋其首事之根據地。石碣村之爲梁山門戶。而更多寫出汶港之亂雜。實有深意。則安得不于水軍人才先加之意乎。取此一套不義之財。大家圖箇一世快活。官僚貪酷媚上之財。一舉而劫之。固爲快心。然竟曰圖一世快活。此豈仗義疎財者之所當爲此哉。核其人品。實當下偷富濟貧之義盜遠甚。然而水滸傳中。絕不肯寫出此一人者。彼其人雖質美未學。而天然具有血性。惟於政治上絕對無關。且其爲利害於社

會上者。亦關係甚淺。箇人之孤僻性成。不足盡世變也。西譯小說。惟眩篋之王之行事。頗有類於此者。未必非含有排擊政治與資本家之意。然其範圍尙小。終不足與水滸之眼光相埒。吾國七俠五義傳諸書。亦頗於此等處注意。然必欲其輔佐清廉之官以治盜賊。而仍以官僚爲其結局。恐事實上大抵不合。且亦不甚可貴。下于聊齋儒林外史者。誠不知其凡幾。水滸不言此等人。而言外之意可見。筆底真覺有神。雖然。三阮不願取財于晁蓋。而極願夥劫于蔡京。則官僚之惡。實爲甘心盜賊者之所不齒。而盜賊之仗義疎財。無一不爲虛偽。絲毫都不肯放過。尊晁蓋所以奪蔡京。寫三阮之牢騷。亦非稱贊三阮也。

後堂前面。列了金錢紙馬。香花燈燭。擺了夜來煮的豬牛。燒紙。衆人見晁蓋如此志誠。盡皆歡喜。箇箇說誓。大亂之成。託始於此。今綜合七人而論之。劉唐老江湖也。江湖者。閒游浪蕩。游民之極端也。公孫勝。宗教也。宗教者。兼收並蓄。游民之藪澤也。蓋謂非有此等純粹游民。不足以知其事實而發其機括也。三阮漁戶而土著也。蓋謂非此等土著游民。不足以悉其地勢而得所根據也。吳用士也。蓋謂非此等優秀游民。不足以爲之謀劃發難也。晁蓋吏也。蓋謂非此等在官游民。不足以爲之收容集合也。而又參之以賭痞之白勝。雖只爲其供給奔走計。然亦謂非此等游民。不足以熟悉本地城市鄉村之

一切情形也。特別安排。鬚髮無遺憾矣。顧諸人中本多軍官。而七人中竟無一人。其文法毋乃疏漏乎。而不知此正水滸極用意處。斷不可以其無文字而忽之。蓋軍官本多極無知識之人。而又有「一飯碗在其手中。無論其時政治如何敗壞。彼必不肯輕棄其飯碗頭以謀革命。故凡誅鋤革命黨者。皆其人也。亦其職也。及乎時勢之潮流衝突不已。則始而寬之。以希冀後來之莫余毒。殆至世局大變。則又隨風附和之。而實則保全其飯碗頭主義。甚則且自以爲革命者之中堅。作者憑之。故必不肯以此等人爲主體。且實際上彼固亦終不能爲主體者也。論者疑鄙說乎。其所持理由。不過據陳涉兵變以爲言耳。不知自來兵變。無一非表面。而其實際上則皆爲黨會。黨會之秘密。造成潛勢力。非游民主之而誰主之。竊恐文明革命時代。真心爲民請命者。亦不足以逃出此範圍耳。燒紙發誓之行爲。謂非七人之流亞。而何。論者猶疑鄙說乎。不過以爲晁蓋之先。尙有王倫。而前書所寫。已經有魯達林冲之軍官耳。不知王倫之不足道。前評已經盡言。而作者特寫王倫。亦有別意。不得以此爲說。若魯達林冲。則固退閒得罪之軍官也。退閒得罪之軍官。固不必盡在軍隊中。仍覓其飯碗。然彼嘗既爲軍官以後。初脫軍籍。則其平日之對於革命也。必不能先集黨羽。必不能久孚信用。而捕殺黨人之有無。尙不計焉。故魯達之逃死雁門。只好依趙員外。只好做和尚。林冲之殺人草料場。亦只好依柴進。而皆不得直截爲盜。

賊。非徒其心之所不欲。抑亦其事之必不能矣。林冲之喜魯達。未必不以軍官。王倫之疑林冲。則實亦以軍官。既名曰官。則事實上與賊盜不相容。故斷無合大羣以首難之能力。若夫大官僚者。則盜賊之所不收。小官僚者。又得之不以爲輕重。作者穿透社會情形。乃得有合格之人物。豈隨手寫成者哉。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3 28248

